



布老虎传记文库·巨人百传丛书

军事家卷

麦克阿瑟

温致强编著



辽海出版社 ●

引 言

麦克阿瑟于 1880 年出生于一个美国军人家庭，1899 年考入西点军校，军校的校训使他心中常常想到的是“责任、荣誉、国家”。1903 年，他以优异的成绩毕业。1917 年，他奉命前往法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任上校师参谋长。因同德军作战英勇无畏、战功卓著，于 1918 年，38 岁的麦克阿瑟被提升为准将，出任美军彩虹师师长，成为当时美军中最年轻的将军。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他 39 岁那年，回国出任西点军校校长，成为西点军校历史上最年轻的校长。在他任内，西点军校废除了许多陈规陋习，面貌焕然一新。1925 年，他被提升为少将，又成为当时美军中最年轻的少将，并先后出任第 3 军区司令和驻菲律宾美军司令。1930 年，他成了美军历史上最年轻的陆军参谋长，全军唯一的四星上将。任期内，他在陆军体制、武器装备等方面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成绩显著，得到美国上下一致的好评。在这期间，他干了一件臭名昭著的事，那就是他亲自指挥军队使用催泪瓦斯驱散：因生活无着，聚集在国会大厦周围要求政府发放退役金的 2 万多名一战的退伍军人。麦克阿瑟直到临睡前还认为，“退役金大进军”是赤色分子的阴谋。

麦克阿瑟在太平洋战争中，指挥盟军消灭了大量日本侵略军，在夺取对日战争胜利中发挥重要作用。这些历史功绩，人们是不会忘记的。

战后，作为驻日盟军总司令，他成功地使日本社会从封建军国主义走向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道路，使日本摆脱了专制独裁统治，不再是战争的策源地了。当然作为一个反共分子，为了把日本建成为“反共堤坝”，他也干了许多镇压日本共产党和工人运动的坏事。

1950 年 6 月 25 日，朝鲜战争爆发了，战火烧到了鸭绿江边。中国人民志愿军为保家卫国入朝参战。10 月 25 日首战告捷，歼敌 1.5 万余名。1951 年 1 月 4 日，中朝军队重新攻占了汉城。这时麦克阿瑟力主扩大战争，甚至设想对中国进行核打击。3 月 15 日，“联合国军”又夺回汉城后，美国的决策者认识到，将中国志愿军赶出北朝鲜是不可能的，同中朝方面进行停战谈判方是上策。这时，因麦克阿瑟多次违抗命令，狂妄地散布扩大战争、破坏和谈的言论，4 月 11 日，他被解除一切职务。美国已故总统尼克松说过：

“麦克阿瑟是美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将领之一，也是一位最招摇的将领……他是一位非凡的人物，一位传奇式的人物。他的个性就像一个传奇故事一样，色彩斑斓又充满矛盾。他既是一位善于思考的知识分子，又是一位趾高气扬、惟我独尊的军人；既是一位独裁主义者，又是一位民主主义者……”

总 序

郭锷权

一个对人类充满美好遐想和机遇的 21 世纪正悄无声息地向我们走来。21 世纪是竞争的世纪，是高科技知识爆炸的世纪。竞争的关键是人才，人才的关键是素质。素质从哪里来？有人说，3（语文、数学、英语）+X=素质。素质= 传记人物的 EQ 情怀。这话有一定的道理。

翻阅《巨人百传丛书》书稿，不难发现多数巨人的伟业始于风华正茂、才思敏捷的青少年时期，我们的丛书记录着以下巨人们创造的令人赞叹的辉煌业绩：美国飞行之父、16 岁的莱特兄弟已是多种专利的小发明家；诺贝尔 24 岁首次取得气体计量仪发明专利；爱迪生 29 岁发明电灯；居里夫人 31 岁发现钷、钋、镭三元素；达尔文 22 岁开始环球旅行并伏案构思巨著《物种起源》；克林顿 46 岁出任美国总统；比尔·盖茨 28 岁成为全球电脑大王，并评为 1998 年度世界首富；普希金 24 岁开始创作传世之作《叶甫盖尼·奥涅金》……读着巨人们的一本本使人激动不已的奋斗史，他们追求卓越的精神和把握机遇的能力，使人肃然起敬，这一切对今天的青少年朋友无疑具有启迪、教育和诱惑力。正是基于这一点，我们编撰了这套丛书。获悉《巨人百传丛书》即将付梓，北京大学附属中学校长赵钰琳先生、清华大学附属中学校长赵庆刚先生、天津南开中学校长康岫岩先生和复旦大学附属中学校长曹天任先生先后寄来了热情洋溢的信，对丛书出版寄予殷切的期盼和高度评价。

北京大学附属中学校长赵钰琳先生说：“我们高兴地向广大青少年朋友推荐《巨人百传丛书》。在世纪之交，能有这样的精品丛书陪伴你，是智慧上的愉悦。”

清华大学附属中学校长赵庆刚先生说：“每一位具有世界影响的伟大人物，都蕴藏着一部感人至深的故事。”

天津南开中学校长康岫岩先生说：“高山仰止。巨人是人类的精英。世纪伟人南开中学最杰出的校友周恩来以及毕业于南开中学的四十多位院士校友和各界杰出校友们的业绩，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复旦大学附属中学校长曹天任先生说：“仔细阅读这套丛书，犹如看到他们的音容笑貌，言谈举止，感受他们的理想、信念、胸怀、情操，这将帮助你学习做人，学习做学问，学习做事业……”

有必要说明的是，《巨人百传丛书》的读者对象为初、高中学生和部分大专学生，因而在传主和传主内容的选择上有针对性的考虑，如果有挂一漏万或不足之处，敬请学界原谅。

1998 年 6 月于盛京

麦克阿瑟

第一章 人生的彩虹

1 将军的儿子

麦克阿瑟的祖父阿瑟出身于一个苏格兰世家，他的祖先曾参加过十字军东征。在 1825 年，他随寡母从苏格兰的格拉斯哥移民到美国马萨诸塞州的奇科比。说起来，他和后来成为美国总统的富兰克林·罗斯福和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还是远亲呢，他的外祖母是他们三个人的祖先。

1845 年小阿瑟在奇科比出生，人们称阿瑟为阿瑟第一，称小阿瑟为阿瑟第二。1849 年，已成为律师的阿瑟第一携夫人和 4 岁的儿子，迁往威斯康星州的密尔沃基。1851 年，他被推选为市检察官。1857 年，他当选为州第二巡回法庭法官。1871 年，格兰特总统任命他为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卸任以后，他埋头著书，同时在法学院兼职。1896 年 8 月，81 岁高龄的老阿瑟病逝。

在阿瑟第一任州巡回法官期间，美国北方资产阶级同南方庄园主在是否解放农奴，使他们成为自由人的问题上发生尖锐冲突。1860 年 11 月，主张解放农奴的共和党人亚伯拉罕·林肯当选为总统。南方有 11 个州宣布退出联邦以示抗议，并于 1861 年 2 月成立“南方同盟”，推选戴维斯为总统，同时招兵 10 万多人，准备同联邦政府武力对抗。同年 4 月 12 日，同盟军炮轰联邦军守卫的萨姆特要塞，从而揭开了美国历史上著名的南北战争的序幕。

这年，阿瑟第二只有 16 岁，他对农奴任人宰割的悲惨处境十分同情，毅然参加了解放农奴的战斗。在战争爆发的第二年，威斯康星州组建志愿兵团时，老阿瑟把儿子送到第 24 步兵团密尔沃基分队当副官，授中尉军衔。在以后两年半的作战中，阿瑟第二虽然很年轻，却在战斗中表现出机智勇敢和大无畏精神，受到上级指挥官的赏识。他曾多次受伤，多次受奖，获得过国家最高奖赏——国会荣誉勋章，并连连得到晋升，在 19 岁时他已成为北军中最年轻的上校团长。

1865 年 4 月，南北战争以南方联盟军司令罗伯特·李向联邦军投降而宣告结束。联邦军队随即开始大规模裁军，阿瑟第二所指挥的步兵团也被遣散。他曾想继承父业，去学习法律，当一名律师，但他总忘不了部队里轰轰烈烈的战斗生活。在那里，他曾获得过崇高的荣誉和很大的成功。律师职业与军人相比显得太单调了，他意识到只有军队才是他施展才干的地方。在当了一年普通老百姓后，他又重新穿上军装，进入正规部队，成为一名上尉军官。在以后的 23 年里，他经历了战后恢复和三次经济大萧条，他随部队去过很多地方，多半是在艰苦的西部边境地区驻扎，参加过讨伐印第安人的战斗，但一直没有晋升军衔。

1875 年，在新奥尔良的狂欢节最后一次舞会上，他认识了一位叫玛丽·平克尼·哈迪的姑娘。那年她 23 岁。他们俩人一见钟情。短暂的热恋后，于 5 月 19 日在诺福克姑娘家的庄园里举行了婚礼。

玛丽·平克尼·哈迪 1852 年出生于弗吉尼亚州的诺福克，父亲是一位有钱有势的棉花商人，还拥有一块面积不小的种植园。在内战时期，她的兄长和亲戚都参加北军上了前线。9 岁的平克尼和她的姊妹们为躲避战乱，搬到了加利福尼亚州。战后，她就读于巴尔的摩的一所中等专科

学校，并以优异成绩毕业。平克尼受过良好的家庭教育，她多才多艺，能歌善舞，会刺绣和绘画。她既有贵族的传统，又有不畏困难坚忍不拔的精神。

婚后，平克尼先后生了三个男孩：老大阿瑟·麦克阿瑟；老二马尔科姆；老三叫道格拉斯·麦克阿瑟。道格拉斯于1880年1月26日出生在阿肯色州小石城的军营里，他就是我们这本书的主人公。

道格拉斯出生后不久，他们全家迁往新墨西哥州的温戈特堡。1883年，年仅6岁的马尔科姆因患麻疹而死去。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后来说道：“二哥的死对母亲的打击是沉重的，但因此她对大哥和我更加怜爱起来。”

在道格拉斯4岁那年，全家又随父亲迁到了塞尔登堡，住在靠近格朗德河畔的一个小哨所里。在这里他整天都接触军队生活，看部队操练，听士兵给他讲经历过的战斗故事。他和哥哥从父亲那里学会了射击、骑马，他们每天都要骑马到处去玩耍。麦克阿瑟后来回忆说：“甚至可以说，在我会走路之前，我就会骑马、打枪了。我母亲在父亲的帮助下开始教育大哥和我。他们不仅是把知识传授给我们，更重要的是启发我们的责任感。我们从小就懂得，对于该做的正当事，不管个人做出什么样的牺牲，都要去实现它。我们的国家永远高于一切。我们绝不说谎骗人，也不去惹是生非。”麦克阿瑟从小就崇拜父亲，做什么事情都想学父亲的样子。美国已故总统理查德·尼克松曾说过：“麦克阿瑟的整个一生，包括他天不怕，地不怕，有时甚至近乎蛮干的表现，从某种意义上说，都是为了力争无愧于他的先父阿瑟第二·麦克阿瑟将军。”麦克阿瑟的一生经历，与他父亲阿瑟第二有很多相似之处：他们都因勇敢而获得过荣誉勋章，都在菲律宾达到了个人发展的高峰，他们自信心很强，都与文职官员矛盾极深。

1886年，麦克阿瑟6岁，开始在堪萨斯州的利文沃思堡上学。当他回顾在那3年里的学习生活时说：“我是个劣等生。”1889年7月阿瑟第二被调到华盛顿陆军司令部任高级副官助理，麦克阿瑟随父转学到华盛顿军队公立小学，他在那里学习4年，没有大的起色，学习成绩只是“一般水平”。

1893年阿瑟第二晋升为中校，奉命调到得克萨斯州休斯敦工作。道格拉斯的大哥考入安纳波利斯海军学校，13岁的他则进了西得克萨斯军队中学学习。随着年龄增长，他儿时那种贪玩，对学习不经心的情况已有根本改变，学业也有很大长进，他的才华逐渐开始显露出来。在体育运动方面，他是全校网球赛冠军，爱好棒球运动，他指挥的学校足球队防守严密，对手很难攻破他们的球门。在班里他是优等生，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毕业时学习成绩平均为97.33分。同学们都很羡慕他，因为他各方面都非常突出。在1897年6月的毕业典礼上，学校授予他金质奖章，并让他代表全校毕业生致告别辞，这是毕业生所能得到的最大荣誉。麦克阿瑟在回忆这段学习生活时说：“我是从那里开始起步的。”

中学毕业后，麦克阿瑟逐渐成熟起来，他已经有了明确的生活追求目标，那就是要做一个像他父亲那样的军人。他在军营中长大，长期受父亲的熏陶，具有军人的气质，他的志向就是报考当时的美国陆军最高学府——西点军校。按照西点军校的规矩，考生要有国会议员或政府要

员推荐才能报名参加考试。当时，找不到合适的人推荐他入学，虽经多方努力，校方还是不同意他报名，到西点军校读书的愿望落空了。但他并不灰心，家里也很支持他。在 1897 年秋，他父亲调到明尼苏达州的圣保罗工作时，他和母亲没有随行，而是回到了故乡密尔沃基，继续作报考西点军校的准备。在家乡他们认识了当地的一位国会议员，那位议员看道格拉斯的条件很好，同意推荐他报考西点军校。这样他更加努力学习，夜以继日地复习功课。在临考前，他担心考不上，因心情很紧张夜里无法入睡。他母亲非常关心，鼓励他说：“道格，如果不紧张慌乱，你肯定能考上。你一定要有自信心，我的儿子，不然的话，谁还会相信你呢。要树立起信心，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即使考不上，大家都会知道你已尽了最大的努力。”麦克阿瑟放下思想包袱，考试时发挥得很好，最后在发榜时，竟以第一名的成绩被西点军校录取。

在这个时期，发生了美国和西班牙之间的战争。这场冲突的诱因是：1898 年 2 月 15 日，停泊在古巴哈瓦那港执行护侨任务的美舰“缅因”号发生爆炸，顷刻间军舰沉入海底，舰上 354 名官兵中，有 266 人丧生。爆炸原因始终没有查明，美国舆论界认为是古巴的西班牙殖民当局干的。美国政府早就有扩张领土夺取西班牙殖民地古巴、菲律宾的野心，就以哈瓦那事件为由，在 1898 年 4 月 25 日向西班牙宣战，并分兵两路，直取古巴和菲律宾。宣战后不久，5 月 1 日晨，乔治·杜威将军指挥的美国亚洲分舰队，以 4 艘巡洋舰、2 艘炮艇的兵力，驶入菲律宾的马尼拉湾，向停泊在那里的西班牙舰从发动攻击，经过几个小时的激烈炮战，西班牙海军 10 艘破旧的军舰全部被歼。随后，麦金利总统派韦斯利·梅里特将军率一支 2 万多人的远征军前去菲律宾。6 月 1 日，阿瑟第二接到命令，让他到还在旧金山的梅里特将军那里报到，远征军的一个步兵旅将由他指挥，并晋升他为准将。

美国远征军到达菲律宾后，8 月 13 日阿瑟第二率部队打头阵，一举攻克了马尼拉。梅里特将军对阿瑟第二非常赏识，并任命他为马尼拉驻军司令。同年 12 月 10 日美国和西班牙签定《巴黎和约》，条约规定把菲律宾、波多黎各和关岛割让给美国，美国付给西班牙 2000 万美元作为补偿；古巴从此成了美国的保护国。一百多年前还在为摆脱殖民统治、争取独立而斗争的美国，现在却成了新的殖民帝国。美西战争实际上是一场重新瓜分殖民地的战争。

刚刚摆脱西班牙殖民统治的菲律宾人民，本来希望美国能帮助他们打败西班牙实现民族独立。可事实说明，美国人不是来解放他们的，他们取代了西班牙，推行的还是殖民统治。菲律宾人民失望了，美国人在菲律宾的所作所为，激起了人民的强烈义愤。1899 年 1 月，菲律宾人民在埃米利奥·阿奎纳多领导下成立了菲律宾共和国，在 2 月 4 日开展了保卫民族独立，反抗美国占领军的浴血战斗。阿瑟第二这时已经晋升为少将师长，在这场镇压菲律宾人民争取独立的战争中，他是战场上的主要指挥官。美国报纸经常在头版显著位置报道他立下的战功，一时间他成了美国人心目中的英雄。1900 年 5 月，他出任美国驻菲律宾军队总司令和军事总督，达到了他戎马生涯的顶峰。

阿瑟第二上任后，以强硬手段对付人民的反抗，对游击队进行围剿。他还在占领区建立集中营，并用火刑等残酷手段折磨被俘的游击队员。

同对，释放了在押的菲律宾前政府官员，劝诱他们与当局合作，还创办免费公立学校，搞些社会福利事业，改革古老而残酷的司法制度等来争取民心，并培植亲美势力，来分化菲律宾的抵抗力量。1901年3月抗战领袖阿奎纳多被俘，他接受了美国提出的条件，菲律宾的局势才得到控制。

值得一提的是，佩顿·马奇、约翰·潘兴等人，都是阿瑟第二的心腹，并因此在日后登上了高位。他父亲的这些老关系，对麦克阿瑟后来飞黄腾达起了重要作用。

在美西《巴黎和约》生效后，美国就着手在菲律宾建立殖民统治机构，并任命奥地司为第一任菲律宾总督。

2 在西点军校学习成长

在纽约市以北80公里的哈得逊河西岸有一块高地，那里依山傍水风景优美，是扼守哈得逊河入海口的战略要地。在美国独立战争时期，陆军总司令华盛顿（1789—1797年间任总统）为阻击英军在那里建了一座西点军事要塞。战争结束后，杰斐逊任总统期间（1801—1809年），美国开始大规模扩张领土，1803年它乘法国拿破仑战事不利、经济困难之机，花钱从法国手中买下比当时美国领土大一倍的路易斯安那州，后来又强占了西班牙的殖民地佛罗里达……。扩充军事实力为扩张政策服务，军队急需大批军事人才。在这种形势下，1802年，在杰斐逊总统的倡议下，国会通过决议，在西点要塞的旧址创办陆军军官学校。后来这所学校成为闻名世界的军校。美国许多著名的军事将领都是从这里毕业的。

道格拉斯·麦克阿瑟从小就梦想长大以后能考入西点军校读书，现在他的愿望终于实现了。1899年6月13日他怀着激动的心情跨入了西点军校大门，从此开始了他长达52年的军旅生涯。那年他19岁，身高1.8米，体重62公斤，身材修长匀称，黑头发、黑眼睛，长得英俊潇洒。

西点军校的宗旨是为陆军培养合格的人才。它的校训是“责任、荣誉、国家”。通过在学校的教育和严格管理，学员树立起职业军人所特有的自觉遵守纪律的观念、责任感和荣誉观念。所以学校用各种条令、条例对学员进行严格约束，事无巨细，什么都有规定。在这里既要按军事训练部门下达的任务完成各种军事训练科目，又要学完大学本科的全部课程。学习内容多，要求高，学员压力大，整天紧张地学习、训练，生活很艰苦，麦克阿瑟不以为苦，他认为这是在磨练自己，是在为今后承担更艰巨的任务作准备。

在西点军校的4年里，麦克阿瑟充分发挥了他的才智和潜力，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在学业上，他比别人更用功，晚上熄灯号吹响以后，他还点着灯在被窝里看书。由于他记忆力特别好，理解能力强，再加上勤奋学习，所以学习成绩优异，除在3年级时降为第四名外，其他各学年都是全班第一名。毕业时总平均分数是98.14分，据说这是25年来学员取得的最高分数。在体育方面，他擅长足球、网球，还是学校棒球队的一把好手，在比赛中经常得分。在军事方面，由于他从小在军营中长大，对各种队列、战术训练科目，耳闻目睹，都有一定的了解，有些还亲自

操练过，所以在军事训练中，对各种科目他都很精通，尤其擅长马术和射击，再加上他有组织和领导才能，在校4年中他连续3年都获得了同年级学员中的最高军衔：二年级被任命为学员队下士，三年级被任命为连部第一上士，四年级时获得大家都很羡慕的学员队第一上尉。在西点军校历史上，在他之前只有3个人同时获得过学员队第一上尉和毕业成绩第一的双重荣誉。

麦克阿瑟在学校很守纪律，即使是在军校极琐碎繁杂的规定面前，也很少能找到他的毛病。许多年以后，当同学们回忆当年的麦克阿瑟时，他们说：“他有领导风度，善于辞令”；“他从8岁起就自认为了不起”；“一旦下了决心，打死他也不会改变主意”；“凡是与他有关的事，他似乎都能领先”。他的这些性格特点在以后几十年的戎马生涯中都得到了充分的表露。

1902年7月4日是西点军校成立100周年的校庆日，数百名老校友欢聚一堂，美国总统、陆军部长和许多外宾出席了庆典。罗斯福总统在会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说一百年来，在我们伟大公民的光荣册上，西点军校的毕业生最多。在这次校庆活动中，麦克阿瑟看到那么多杰出的老校友，感触很深，他在心里暗暗地发誓：将来一定要把自己的名字刻在“伟大公民的光荣册”上。

1903年6月11日，西点军校举行应届学员毕业典礼，学校邀请了一些学员的家长参加典礼，麦克阿瑟的父亲应邀坐在主席台上。当麦克阿瑟以学习成绩第一和学员队第一上尉的身份，首先登台领取毕业证书时，他父亲为能有这样的儿子而感到自豪，他自己的心情也非常激动，耳边响起陆军部长鲁特讲的话：“……在你们离开陆军之前，你们将参加另一次战争……为祖国做好准备去应战吧！”

3 险些断送了前程

1903年美国正处于经济发展时期，它在国际上同老牌帝国主义国家争夺市场，国内阶级矛盾激化，罢工浪潮此起彼伏。那时军费开支主要用于海军，对陆军不够重视，正规部队只有10万人，军官职位空缺也不多。按照传统，西点军校的高才生，毕业后一般都到陆军最精锐的部队——工兵部队任职，在那里容易学到技术，晋升的机会也多。麦克阿瑟当然愿意到能发挥自己的才干又有发展前途的地方去，他选择了工兵部队。

一开始，他被分配到第三工兵营，不久就随部队去菲律宾执行勘察测量任务。菲律宾对他来说是既熟悉又陌生的。菲律宾是他父亲统治过的地方，这里的一切早就听他父亲说过；但他毕竟是第一次踏上这个宝岛，百闻不如一见，他游历了吕宋岛，亲自领略了这里美妙的风光。当时，菲律宾共和国总统阿奎纳多已被俘投降，但抵抗运动并没有被彻底消灭，还有不少游击队员在深山密林里坚持抗美斗争。有一次，麦克阿瑟外出执行任务时，遭到两名游击队员的伏击，有一颗子弹把他头上的帽子掀掉，呼啸着嵌进一棵树里。后来，麦克阿瑟得意地回忆说：“像所有的美国的牛仔一样，我的手枪弹无虚发，当场就把他们击毙了……”

在菲律宾工作期间，麦克阿瑟由于一个偶然的机，遇到了两个刚

从圣托马斯大学法律系毕业的大学生——年轻的菲律宾人曼努埃尔·奎松和塞吉奥·奥斯梅纳。他们相识后谈得很投机，很快就成了好朋友。后来奎松当过菲律宾参议院议长和菲律宾总统；奥斯梅纳后来当过众议院议长、副总统，在奎松去世后，他继任总统。后来麦克阿瑟曾长时间与他们友好共事，共同渡过危难，一起抗击过日寇的侵略。

在菲律宾执行测量任务是很艰苦的。那里条件很差，一年四季温度高湿度大，蚊蝇成群。麦克阿瑟得了疟疾，浑身忽冷忽热，一天要发作几次。那时治疟疾还没有特效药，眼看他病情越发严重了，不得已，于1904年10月，把他送回旧金山治病。

在这期间，日本对俄国不宣而战，1904年2月8日夜，日军舰队突然袭击旅顺口，后于2月10日正式对俄宣战。日俄战争爆发后，美国派遣经验丰富的老将阿瑟第二作为美国的军事观察员，去日本搜集情报。在接受任务时他提出需要一名副官，而且表示希望能让自己的儿子麦克阿瑟出任。因为当时麦克阿瑟的病还没有好，此事就搁置起来了。日俄战争是在中国的东北地区进行的，日本人很快就占了上风，接连攻占了大连和旅顺（日本人把它称为日本的关东州，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后才归还我国）。日军在对马海峡大海战中歼灭俄国舰队后，经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出面调停，1905年9月5日日俄两国在美国朴次茅斯签订了和约。

道格拉斯·麦克阿瑟经一年的治疗，身体痊愈后，得到了盼望已久的任命——担任父亲的随从副官。当时他的父母都住在日本，当他匆忙赶到日本时，日俄战争已经结束了。作为美国军事观察员还需要从战争准备、经济实力等方面重新评估日本的军事实力和战略动向，提出分析报告。阿瑟第二带着他的儿子拜会了许多日本军事要员，深入地调查了日本国情。麦克阿瑟与父亲一起分析了搜集到的材料，从而对日本的情况有了深刻的认识。后来他回忆说：日军主要将领都是一些“残酷无情、沉默寡言、冷若冰霜、性格坚强、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人物”，日本士兵训练有素，在武士道精神的教育下“勇敢无畏”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日本国土狭小，人口接近饱和，有着强烈的扩张领土的欲望。他和父亲都认为：日本“既然已征服了朝鲜和台湾，他们势必要伸手去控制太平洋，称霸远东，这一点是十分明显的”。美国政府基于这一判断，认为需要进一步掌握太平洋地区其他国家的情况，以便据此制定国家的政策。

不久，阿瑟第二接到指令，要求他把搜集情报的范围扩大到中国、印度和东南亚地区。按上司的意图，他制订了搜集情报工作的详细计划，并于1905年11月由麦克阿瑟陪同动身去香港，他们先后到过新加坡、缅甸、印度、爪哇、泰国、越南和中国的上海等地，通过各种渠道搜集情报，前后用了近9个月的时间。

这次远东之行，在父亲的指导下，麦克阿瑟大开眼界，增加了不少知识。那里，土地辽阔，物产资源极为丰富，与欧美截然不同，是一个极有潜力的地方。他对那些国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后来他回忆说：远东地区对他有一种“不可思议的神秘吸引力”。

1906年8月完成远东巡察任务后，他与父亲一起回国。

在此后的9年里，是他一生中最平淡、最不顺利的时期。

麦克阿瑟于当年 10 月被选派到华盛顿高级工兵学校进修一年。在校期间，他得到父亲的老部下陆军参谋长富兰克林·贝尔将军的推荐，业余时间任西奥多·罗斯福总统的低级副官。西奥多·罗斯福是美国历史上一位很有作为的总统（1901—1908 年在任）。麦克阿瑟非常仰慕他，能有机会在总统身边工作是他求之不得的。他充分利用这一有利条件，曾多次单独与总统长时间交谈，关于远东问题谈得特别多。他介绍了远东各国的情况和自己对远东形势的分析，还不时地回答总统的询问或提出自己的建议，供总统参考。在这个时期，麦克阿瑟经常参加白宫举行的舞会、鸡尾酒会和宴会等名目繁多的社交活动，以致使他放松了学习，对学校的各项活动也不如过去积极。他虽然聪明过人，但由于没有刻苦攻读，考试成绩也不理想。在高级工兵学校毕业鉴定中，校长依·埃弗勒斯·温斯洛写道：“我不得不遗憾地如实报告……总的看来……麦克阿瑟中尉的表现缺乏职业热情，他的工作能力比在西点军校的履历表上所记载的要低得多。”这份评价不高的鉴定，对他毕业分配新工作产生了不利的影 响。

麦克阿瑟毕业时，父母都住在老家密尔沃基，他父亲没有具体职务，处于半退休状态，母亲身体也不太好。可能是根据他本人的要求，麦克阿瑟被调到密尔沃基，担任威廉·贾德森少将的副官。

这样，麦克阿瑟又被调回到利文沃思堡，分配到 21 个连队中等级最低的一个连任连长。西点军校的高才生，在毕业五年后才得到这样一个低级职务，这使麦克阿瑟的自尊心受到严重挫伤。他整天无精打采，总认为别人瞧不起他，像个受气包似的。他母亲看到这种情形，感到儿子在部队已没有什么发展前途，不如早些另找出路。她瞒着儿子四处奔走，想在企业给他找个好差事。她亲自给西部铁路大王爱德华·亨利·哈里曼写信，请求雇用她的儿子。哈里曼安排助手对麦克阿瑟的情况进行调查，认为可以考虑。当派人找他谈话时，麦克阿瑟很惊讶，他根本不知道这件事，也从来没有想到要离开部队，所以他立即谢绝了人家的好意。他母亲得知后很不高兴，认为在部队干不好，为什么不能换一个地方去发展呢？这件事对麦克阿瑟触动很大，激发起他争强好胜的雄心壮志，认识到消沉下去肯定是没有出路的，为了使母亲放心和重新恢复自己过去的声望，一定要大干一场。从这以后，他发奋工作，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连队建设上去，每天带队行军 7—8 公里，亲自讲课，训练士兵骑马、射击、爆破、架桥，使部队素质和战术、技术水平很快得到提高，彻底扭转了落后连队的面貌。1911 年 2 月他被提升为上尉。后来当他回忆起靠自己的努力争取到信任和荣誉的心情时，自豪地说：“即使他们让我当将军，我也不会这么高兴。”从此后，他信心十足，靠自己的努力不断开创新的局面。就在麦克阿瑟事业有成，开始恢复自信心的时候，他父亲于 1912 年猝然去世，母亲也身患重病，但又查不出病因，这使他和哥哥都非常担心，最后决定让母亲跟他在一起生活。他曾要求调到密尔沃基，回到母亲身边，但没有被批准。

4 “彩虹师”师长凯旋

1912 年，他被调到设在华盛顿的陆军司令部工作。不久，这位英俊

潇洒、训练有素的年轻上尉，很快得到了参谋长伦纳德·伍德少将的赏识。翌年，伍德任命麦克阿瑟为参谋部的成员，后来更把他视为美国陆军的“智囊”。这项任命，使麦克阿瑟能有机会同大人物接触。他的工作主要是制定动员和战争计划，并准备送给国会审议，这大大地开阔了他的眼界。他以耿直坦率而闻名遐迩，他一向敢于直言不讳，如果他认为应该回答“不”，他就毫无顾忌地把它说出来。

此时，美国和墨西哥两国之间的关系急剧恶化起来。为了保护美国在墨西哥侨民的利益，伍德罗·威尔逊总统命令海军、海军陆战队和一个步兵旅进逼维拉克鲁斯，1914年4月21日，美国部队攻占了这座城市。与此同时，参谋长伍德开始组织一支更强大的陆军力量——野战部队，以备紧急之用。

1914年5月1日，伍德将军派遣麦克阿瑟作为他的耳目出现在维拉克鲁斯，侦察并报告任何可能“有用的”情况。麦克阿瑟一到那里，就大为吃惊地发现，那里缺少机械化运输工具，要是陆军开过来，只好完全依赖畜力运输。麦克阿瑟听说有几台铁路机车被藏在敌人防线后面，他就找来向导，悄悄地穿过敌人的防线，去查证这一传闻。在一次极其突然的遭遇战中，麦克阿瑟打死了7个敌人。他终于带回了宝贵的消息，那里的确藏着5台机车，其中3台完好，陆军可以使用。

因为这一功绩，伍德将军建议授予麦克阿瑟荣誉勋章，但却被陆军部否决了。麦克阿瑟风闻此事后，感到十分愤怒。于是他厚着脸皮写了一封信，向不同意授给他勋章的陆军部要员们提出质疑，并要求进行复议。授勋之事再一次被否决。

1914年7月28日，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日本站在同盟国一方；美国宣布严守中立。随着地面战斗的激烈进行，德国潜水艇在公海上横冲直撞，如入无人之境，对协约国（英、法、俄、意等国）构成了严重的威胁。开战一年后，随着英国客轮“卢西塔尼亚”号被德国潜艇击沉于爱尔兰海域，造成1200多人死亡（其中有100多个美国人）、美国舆论开始转向支持协约国。1915年12月7日，美国总统威尔逊宣布，美国有必要“进行备战”。在这种背景下，美国陆军部和海军部开始推行扩军计划。

这时，已经提升为少校的麦克阿瑟作为总参谋部的一个成员，协助扩建美国陆军。他给参谋长、陆军部长牛顿·贝克当助手，同他密切合作。

到了大战后期，美国为了在战后国际分赃中能占有一席之地，于1917年4月对德国宣战。如同大多数西点军校的毕业生一样，麦克阿瑟也热切希望能同部队一道开赴法国。他的机会很快就来到了。陆军部把26个州的国民警卫队合在一起，正式编成一个师，即彩虹第42师。之所以叫“彩虹师”，意寓这个师是由来自全国各地的人组成的，就像是一条横跨长空的彩虹。参谋部的威廉·曼准将任该师师长，麦克阿瑟任参谋长。因为麦克阿瑟那时军阶还比较低，他惊慌地说自己还不够格，陆军部长却说：“你错了，现在你就是上校了，我马上签发委任状。”就这样，麦克阿瑟被破格提升为上校师参谋长。

由于师长威廉·曼年事较高，不久就要退休，因此他对麦克阿瑟放任不管，麦克阿瑟自然就成了该师支配一切的人物。经过两个半月的紧

张的组建和训练后，2.7 万人的彩虹师便登船开往法国，编入了约翰·潘兴率领的美国远征军。该师于 1918 年 2 月中旬开进洛林南部一个“平静的防区”吕内维尔的堑壕。

麦克阿瑟是远征军中勇敢无畏，特别引人注目的人物。他着装与众不同：头戴一顶软帽（他拒绝戴金属头盔或防毒面具），身着高领毛线衫，绑着裹腿，脖子上围着长围巾，手拎着马鞭。新闻界很快便生动地称他是“远征军中的花花公子”。当人们问他为什么要那样打扮时，他竟回答说：“只有你与众不同，才能使自己出名。”

2 月 26 日夜晚，他自愿参加了法国人的突击队，在战斗中表现出异乎寻常的勇敢。战斗进行得非常激烈残酷，约有 600 名德国人被俘，其中一个德军上校是他亲手活捉的。麦克阿瑟因表现突出而获得第一枚勋章——十字军功章。后来，美国陆军也为这次行动授予他银星章。提起麦克阿瑟非同一般的勇敢，他的师长说道：“在没有懦夫的地方，他的勇敢精神还是显得那么突出。”有一次，在敌人炮击期间，他还若无其事地坐在指挥所里，大家都为他担心，他却幽默地说：“能打死我麦克阿瑟的炮弹，德国人还没有造出来呢！”

彩虹第 42 师在洛林地区前线坚守边 4 个月之久，在这 4 个月中，几乎一直不断地进行战斗。麦克阿瑟虽然是专职参谋长，但他不断深入前线，率领和激励部队勇敢作战，同他父亲在南北战争中所做的一模一样。他因作战英勇而获得服务优异十字勋章。他曾“轻微中毒”，因此而获得紫心勋章。该师于 6 月 21 日终于撤离前线时，军团司令官——一位法国将军，表彰了麦克阿瑟对彩虹第 42 师参谋部的出色指导。此时，该师已成为英勇善战的部队，麦克阿瑟也成为法国尽人皆知的美军指挥官。

与此同时，麦克阿瑟的 66 岁老母亲正在国内为他的晋升而四处活动。她曾亲自给潘兴将军写了一封“推心置腹”的信，恳请他提拔她的儿子当将军。她在信中向潘兴追忆了他们昔日的友情，追忆她同陆军部长贝克的友情，并一一列举了她儿子在西点军校的优异成绩。她指出，4 月间有三位比她儿子年轻的军官被提升为将军，其中包括他的同班同学休·约翰逊，此人“在 1903 班中远在我儿子之下”，他比道格拉斯小一岁。这封信是否打动了潘兴，那就不清楚了。不过麦克阿瑟还是于 6 月 26 日被提升为准将。据詹姆斯博士后来说，麦克阿瑟的母亲曾给潘兴写信表示谢意，说：“你决不会发现我儿子是不合格的。”

略事休整之后，彩虹师于 7 月 4 日又开回堑壕，配属给兰斯附近香巴尼前线的法国第 4 军。德国人把他们的精锐师都集中在这个地区，企图孤注一掷，最后夺取巴黎，赢得战争。激烈的战斗在 7 月 15 日打响了。彩虹师以令人畏惧的勇敢和顽强投入了战斗。麦克阿瑟准将——头戴软帽，手拎马鞭，身着卡其布军装，绑着裹腿——进攻时，总是第一个跳出堑壕，率领他的部下进行短兵相接的战斗。这次战役把不可一世的德国人打得落花流水，麦克阿瑟因作战英勇而获得第二枚和第三枚银星章。

协约国对德国人发起了全面进攻。第 42 师转而配属在蒂埃里堡的法

是授予作战中负伤军人的一种勋章。

国第6军，7月25日便投入了作战。战斗非常激烈，短兵相接，两军呈拉锯胶着状态。该师伤亡惨重，死伤接近半数。麦克阿瑟后来回忆说，他一连4昼夜没有睡觉。麦克阿瑟因为在这次作战行动中表现出大无畏精神而获得第四枚银星章。法国人授予他第二枚十字军功章，并推举他为仪仗军团的指挥官。

后来，该师撤到后方进行休整和重建。麦克阿瑟被免去师参谋长的职务，调去指挥该师第84步兵旅。9月10日，该师重返前线，加入了在圣米耶尔战线上的军团，第84旅——是主要的突击力量。该旅出色地完成了作战任务。在这次及随后的战斗中，麦克阿瑟因英勇无畏而获得第五枚和第六枚银星章。

9月末，协约国部队向默兹阿尔贡发起了大规模的进攻，这是战争中最后的一次大战役。第42师配属美国第5军，任务是攻占敌人的一个要塞——夏蒂隆山。10月11日夜，由于德军施放毒气，麦克阿瑟严重中毒，几乎双目失明，但他拒绝去医院。夏蒂隆山战斗尽管异常激烈，该旅还是攻占了要塞。因为参加了这次战役，麦克阿瑟（三年来第二次）被推荐应获得荣誉勋章和晋升为少将。但由于大战临近结束，所有将级军官的晋升都暂停了，所以荣誉勋章没有得到，也没有得到晋升。代替荣誉勋章的是，麦克阿瑟获得第二枚服务优异十字勋章，因“中毒”而获得第二枚紫心勋章。

该师经过短暂的休整后，于11月4日重返前线，向色当进击。次日夜间，由于指挥部下达了一项含糊不清的行军命令，美国部队陷入十分危险的混乱中。美国的一个师与另两个师迎头相遇，混杂在一起。麦克阿瑟十分气恼，当他去前方查看情况时，另一个旅的巡逻队偶然发现了衣装特别的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准将。一个年轻的少尉以为他是德国人，便把他抓了起来，用枪逼着把他押回司令部。幸亏没有开枪。麦克阿瑟很快便被认出来，友邻部队向他道了歉。他返回部队后又投入了战斗——又获得一枚银星章，这已是他获得的第七枚。

11月11日凌晨5时，德国人在停战协议上签了字。至此，历时4年零3个月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协约国的胜利而宣告结束。彩虹师虽然伤亡1.4万多人，但为美国立下了赫赫战功。战后不久，麦克阿瑟被提升为该师师长。

1919年春天，麦克阿瑟以母亲患病为由申请回国，获得批准。他于4月25日乘船抵达纽约。

第二章 大器早成

1 西点军校最年轻的校长

道格拉斯·麦克阿瑟于1919年4月从欧洲回国时，经过几年的战争，人民对战争已感到厌倦，人们寄希望于外交家，相信他们正在凡尔赛缔造着永久的和平。像麦克阿瑟这样的战场上的英雄，自然受到了冷落。

新任陆军部长佩顿·马奇将军也是西点军校毕业生，他热爱母校，也深知军校存在课程墨守成规，知识面狭窄，愚蠢地强调盲目服从等许多弊病，他决心整顿西点军校，使其重振声威。马奇是阿瑟第二的老部下，曾得到阿瑟第二的赏识，从上尉破格晋升为上校。当麦克阿瑟的母亲得知马奇正在物色西点军校校长时，她就及时提醒他不要忘了老关系，自己的儿子可以出任。经过调查，马奇认为除老上司这层关系之外，麦克阿瑟确实是个敢想敢干、具有卓越领导才干的人才，决定让他出任西点军校校长。

1919年5月12日，麦克阿瑟被召到华盛顿，马奇在接见麦克阿瑟时说道：“军校已落后时代几十年了，……你要使它重放光彩！”麦克阿瑟尽力推辞，说他是军人，不是教育家。他没有选择余地，只好勉强答应了，带着他的母亲动身前往西点军校，那时他母亲已经67岁，身体还是不好。

当时，西点军校一片混乱。为了向法国前线输送军官，教学时间缩短为一年，有5个班已于1917—1918年毕业，只剩下第四等级的学员了。一些已经毕业并任职的学员，又被召回军校，接受进一步训练，使西点军校成了一个不伦不类的训练班。教学质量差，学员素质差，酗酒闹事，打架斗殴的事时有发生。军校面临垮台的境地。国会的某些议员打算乘机撤销西点军校。

麦克阿瑟到任不久，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改进西点军校的目标：为下一次可能发生的战争培养合格的军官。

麦克阿瑟是个自由主义改良派，他在西点军校当了3年校长——自1919年6月至1922年6月。在这整整3年的时间里，他同军校内既得利益的各种派别展开了激烈的政治斗争。尽管他们在他前进的道路上设置了许多障碍，他还是非常出色地完成了自己的使命。为他撰写传记的詹姆斯博士这样总结说：“人们一致认为，是他而不是任何别人领导西点军校踏进迅速发展变化的世界，他是现代军事教育的先驱。的确，他在军事院校方面所做的开拓新路的努力，是他对建设美国现代军队做出的最重要的贡献之一。”

在麦克阿瑟任西点军校校长期间，他出人意料地深深坠入情网。据人们所知，这还是第一次。使他着迷的路易丝·布鲁克斯，是个富有的离了婚的女人，年约35岁。

路易丝生于纽约，是有钱的奥利弗·克伦威尔律师的女儿。在她很小的时候，父亲就死去了。她母亲改嫁给费城的一个银行家爱德华·斯托待斯伯里，传说他拥有1亿美元家产。1908年，23岁的路易丝同巴尔的摩的一个富有的承包商沃尔特·布鲁克斯结了婚。他们生了两个孩子。大战期间，他们夫妻俩在巴黎过着灯红酒绿、挥金如土的奢侈生活，是

“国际娱乐协会”的成员。他们与美国远征军总司令潘兴将军成为莫逆之交，并因此成为他参谋部的工作人员。曾传出流言说潘兴和路易丝关系暧昧，但实际上路易丝迷恋的是潘兴的助手，一个名叫约翰·奎克迈耶的光棍汉。1919年，路易丝在巴黎与沃尔特·布鲁克斯离了婚。战后，潘兴返回华盛顿，她也赶到华盛顿给潘兴当办事员，很可能是为了与奎克迈耶重温旧梦。大约一年后，她结识了麦克阿瑟。

与此同时，潘兴将军在1921年夏接替佩顿·马奇出任陆军参谋长之职。潘兴并不欣赏麦克阿瑟，他思想保守，反对麦克阿瑟积极推行的自由主义改革。在他接任参谋长几个月后便断然决定：麦克阿瑟必须离开西点军校。1921年11月潘兴通知麦克阿瑟，在学年结束之后，即1922年6月，将派他到菲律宾执行海外勤务。潘兴任命了一个思想保守的校长弗雷德·斯莱顿将军来接替他。

这一消息于1922年1月公诸于众，与此同时，麦克阿瑟宣布与路易丝订婚。两件事凑在一起，给新闻界提供了联想的空间。于是有人又重提起昔日关于潘兴将军和路易丝的流言蜚语，猜测潘兴一脚把麦克阿瑟踢出了西点军校，“流放”海外，是因为麦克阿瑟博得了这个女人的欢心。这件事大家都知道了，而且说得跟真的一样，潘兴将军不得不亲自出马，公开否认他因为一个女人而同下属将军争风吃醋。他对《纽约时报》记者说，“麦克阿瑟将军被派往菲律宾，是因为他是出类拔萃的……我非常了解他，他是我所遇到的最杰出的军人。所有那些流言蜚语纯系毫无根据的胡说八道”。

麦克阿瑟和路易丝于1922年2月14日情人节在斯托特斯伯里的棕榈海滩“向日葵”公寓结为伉俪。麦克阿瑟的母亲因反对这件婚事而拒不参加婚礼，并搬出西点军校，独自住在一家旅馆里。麦克阿瑟在6月结束西点军校工作，于年底带着路易丝和她的小女儿和儿子，乘“汤姆斯”号邮轮前往菲律宾，出任马尼拉军区司令。道格拉斯的母亲仍然体弱多病，她回到华盛顿同她的大儿子阿瑟住在一起。

在马尼拉担任的职务同在西点军校相比虽然俗不可耐，但回到阔别18年的马尼拉，麦克阿瑟的心情还是十分愉快的。现任军事总督是他昔日所崇敬的上司、退職陆军参谋长伦纳德·伍德，他们工作配合默契。只是路易丝却感到十分无聊，她留恋纽约和华盛顿旋风般的社交活动，对麦克阿瑟那种斯巴达式的枯燥生活和他在工作上花费大量时间极为不满，以致她怀念起同奎克迈耶的恋情，甚至说她真后悔没有同他结婚。

1924年，麦克阿瑟的母亲又为她儿子道格拉斯的升迁四处奔走说情了。她给潘兴将军写了一封热情洋溢、奉承讨好、推心置腹的信，她在信中厚着脸皮请求潘兴提升她的儿子当少将，她说“那还不是你大笔一挥就成了的事”。这封信是否起了作用，人们不得而知。但是，潘兴在离任前，还是把麦克阿瑟提升为少将，1925年2月15日开始生效。麦克阿瑟时年45岁，是陆军中最年轻的少将。

麦克阿瑟在得到晋升后，又被调回国内，统辖第3军区，司令部设在巴尔的摩附近，路易丝在那里有一处名叫“彩虹山”的豪华住宅。路易丝又投身社交活动，结交政治名流和实业巨头，忙得不亦乐乎，心情自然比以前好多了。但对道格拉斯·麦克阿瑟来说，这却是一段暗淡无光的岁月。他走上新的岗位之后不久，就被指定为审理威廉·米切尔准

将一案的著名军事法庭的法官。因为麦克阿瑟同米切尔既是同乡又是世交，这项任命使他左右为难，后来他在回忆录中说，这项任务是“我所接受的最令人厌恶的任务”。

所谓米切尔案是指航空兵副总司令米切尔准将狂热地鼓吹“空军决定一切”，主张空军独立，公然指责陆军部和海军部“无能和失职”，当局不得不以抗上罪对他提出指控。这个案件非常敏感，弄不好就要得罪人。麦克阿瑟在审讯中“一反常态地沉默”，他大部分时间都是用眼睛看着前来旁听的路易丝。这是麦克阿瑟在政治上所能采取的最聪明的态度。他是陆军中一颗正在升起，就要达到顶峰的新星，新闻报道中常常有他的消息，人们都认为他很可能是未来的参谋长。

麦克阿瑟在秘密表决时，继续采取中立的态度，其后他又用似是而非的说法，把他的实际表决结果弄得不甚明朗了。最后由于麦克阿瑟的关照，虽然米切尔被认定是有罪的，但没有被解职。在后来的数年间，米切尔及其一家在公开场合中一再对麦克阿瑟在审讯中所起的作用表示感激不尽。

在此期间，麦克阿瑟的家庭生活很不宁静。路易丝对军旅生活完全失去兴趣。她可能受到奎克迈耶在1926年突然去世的刺激，感到精神十分空虚。她力劝丈夫退出军界，创办私人企业去赚大钱。然而，对于大有希望升任参谋长的麦克阿瑟来说，这条道路毫无吸引力。或许是因为同床异梦，他们到了1927年8月便分居了，路易丝居住在纽约，麦克阿瑟仍然住在巴尔的摩名为“彩虹山”的寓所里。1929年6月18日，他们办理了离婚手续。

1928年夏天，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又被派往马尼拉，此次是担任最高军事职务，驻菲律宾部队总司令。

1928年秋天，共和党人赫伯特·胡佛当选为总统。他任命俄克拉何马州的石油大亨帕特里克·赫尔利为陆军部长，斯廷森为国务卿。胡佛和赫尔利都熟悉麦克阿瑟，他们远征法国时都曾在潘兴手下服务过。胡佛就职后六个月，即1929年6月，麦克阿瑟收到陆军参谋长查尔斯·萨默罗尔将军拍来的电报：“总统很想任命你为工程兵部主任。”这样的任命对别人来说无疑是个求之不得的好事，但对于一心想当陆军参谋长的麦克阿瑟来说却是一件左右为难的事。因为陆军参谋长历来都是由步兵“线内”选拔的，当上工程兵部主任，再想当陆军参谋长的希望就很渺茫了；如果拒绝这一任命，就可能被视为是不忠的表现，也有可能毁掉前程。

麦克阿瑟深知，萨默罗尔在一年左右的时间内就会辞去陆军参谋长的职务。萨默罗尔十分赞赏麦克阿瑟，曾私下暗示过他将推荐麦克阿瑟为他的接班人。按照陆军的传统，麦克阿瑟处于有利的竞争地位。他是资历较深的少将，有四年或更多的时间才到退休年龄。他受勋最多，为国会和公众所熟知。他还很年轻——而且胡佛总统曾声称他宁愿挑选一个没有染上陆军那种官僚习气的较年轻的人。当然会有一场竞争。在华盛顿仍有影响的潘兴将军，正到处活动，至少已提出了两个候选人，其他派系也竞相提出一些候选人来。

经再三权衡后，麦克阿瑟决定孤注一掷，他拒绝接任工程兵部主任职务。华盛顿一些有权势的人物正在为任命他当参谋长而四处游说，其

中除了萨默罗尔之外，还有麦克阿瑟前妻的继父爱德华·斯托特斯伯里（他在胡佛的竞选运动中做出了重大贡献）和陆军部长赫尔利。起初，因为麦克阿瑟离了婚，赫尔利对他相当冷漠，（他曾说：“在俄克拉何马州，任何管不住老婆的男人，都一文不值。”）但他终于改变了态度，同潘兴集团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1930年8月5日，在第四次马尼拉之行即将结束之际，麦克阿瑟收到陆军部长发来的电报：“总统刚刚介绍了你的详细情况，宣布由你接替萨默罗尔将军任参谋长。”

2 独一无二的四星上将

1930年9月19日，麦克阿瑟回国赴任。11月21日，他宣誓就任陆军参谋长。那年他刚满50岁，是陆军历史上最年轻的参谋长，也是全国惟一的四星上将。他的体弱多病、78岁高龄的母亲本来一直同守寡的儿媳玛丽·麦克阿瑟住在一起，现在也搬来梅尔堡一号公寓，和她的儿子一起居住。当他身穿上将军服回家时，他的母亲抚摸着他的肩章上的四颗星感慨地说：“道格拉斯，你父亲的愿望如今你全部都实现了。若是你爸爸能亲眼看到这一切该多好啊！”

1930年前后，美国经济陷入一片混乱之中。全国有800多万失业者，许多人住在贫民窟里度日如年，靠沿街乞讨活命。在这种情况下，陆军的开支理所当然地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几乎每一个人都倾向于削减军费。

道格拉斯·麦克阿瑟为保护陆军免被削弱而不知疲倦地、机智地进行斗争。他把大部分时间都消磨在国会的会议厅里，以事实为依据雄辩地和无情地抨击和平主义者，积极地为陆军辩护。“任何要维护自己尊严的国家，都必须准备保卫自己，”他在一次答辩中说，“历史证明了，一些曾经声名显赫的国家，由于忽视国防而销声匿迹。罗马和迦太基在哪里？拜占庭王朝在哪里？曾一度辉煌的埃及又在哪里？垂死呼嚎之声没有得到各国重视的朝鲜又在哪里？”本来他还可以补充说满洲现在在哪里？因为麦克阿瑟就任后不久，中国东北就落入了日本军国主义分子之手。由于麦克阿瑟到处活动，军事预算才以微弱多数被国会通过，军官人数才没有被削减。

由于经济大萧条席卷了全国，越来越多的家庭败落，生活无着。其中有些是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退伍军人，他们四处游说串联，要求立即补发退休金。1932年5月29日，那些一贫如洗，饥肠辘辘的退伍军人聚集在国会大厦周围请愿，并在宾夕法尼亚大街几幢空房子里落脚，还搭起了一些破烂帐篷栖身，舆论界把他们的聚会称之为“退役金大进军”。

虽然没有证据，但胡佛总统和麦克阿瑟却认为退役大军是共产党阴谋集团在幕后操纵的。为防止请愿演变为一场推翻政府的革命，胡佛命令麦克阿瑟让华盛顿地区的陆军部队处于待命状态。

6月17日，参议院否决了帕特曼议员提出的支付退役金的议案，大部分退伍军人失望地离去了，但仍有约一万人滞留在那里。当7月28日，警察驱赶他们的时候，在混乱中双方发生了冲突。华盛顿警察当局开了枪，当场打死2个退伍军人，打伤许多人。华盛顿警察当局看到局势已不可收拾，便求助于胡佛，胡佛立即召见陆军部长赫尔利。赫尔利果断地命令麦克阿瑟调动部队驱散“暴民”。

麦克阿瑟亲自率领陆军部队，开进华盛顿大街。他脱掉便服，穿上挂着一排排勋章的军装上了阵。与他同行的军官还有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少校（后来他当上了美国总统）和乔治·巴顿少校（二战期间美军著名将领）。陆军部队使用催泪瓦斯轻而易举地就把“暴民”驱散了，所幸双方都没有重大伤亡。当胸前挂满勋章的麦克阿瑟耀武扬威地驱逐那些曾与他并肩作战过的衣衫褴褛的退伍老兵时，有几十名记者不失时机

地拍下了这不光彩的情景。

当局势还不明朗时，刚愎自用的麦克阿瑟不听艾森豪威尔的劝告，又自告奋勇去会晤新闻界人士。在这次记者招待会上，他夸夸其谈，使人们误以为是他自告奋勇把退伍军人赶出了华盛顿。一时间全国一片咒骂声，麦克阿瑟成了众矢之的。那些自由主义者，尤其是纽约州州长富兰克林·罗斯福，把他视为一个非常危险的人物。

1933年1月，富兰克林·罗斯福宣誓就任总统。胡佛、陆军部长赫尔利以及麦克阿瑟在华盛顿的其他保守派同僚，都下了台。于是，一伙主张实施新政的人便粉墨登场了，他们提出了一大堆麦克阿瑟深恶痛绝的社会福利计划。

早在罗斯福在海军部工作期间，麦克阿瑟就认识他，麦克阿瑟说过：“不论政见有多么大的差别，我们之间的私人交情绝不会受影响。”

麦克阿瑟出任陆军参谋长时，美国陆军力量还很弱，他能掌握的兵力只有3万人，坦克只有1000辆，其中只有12辆是新式的，飞机有1500架，大部分是过时的。麦克阿瑟警告执政当局说：“陆军兵力及战备水平已处于危险状态。”

麦克阿瑟上任伊始，就提出了使陆军部队实现机械化的计划，这个计划推动了陆军现代化的步伐。麦克阿瑟还认为，在未来战争中，“如不掌握制空权，势必遭到惨败”。由于他的努力，航空兵得到一些发展，他上任后第4年，飞机已增加到2320架，而且全是新式的。麦克阿瑟还主持制订了总动员计划（规划），拟组建40万人的紧急战备部队，以对付突发事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许多人都认为麦克阿瑟发表的这些言论和采取的这些措施，都是很有战略眼光的。美国能在二战爆发前保持一支有准备的军队，应该说有麦克阿瑟一份功劳。

1934年，政府为了减少财政赤字，罗斯福命令麦克阿瑟把陆军预算削减将近百分之五十一，国民警卫队和后备军的预算也要大幅度削减。麦克阿瑟大为惊愕。他立刻到白宫，直截了当地陈说利害，他说：“在下次战争中，当美国士兵被敌人刺破肚皮，从被踩住的喉咙里发出诅咒时，我希望他骂的不是我麦克阿瑟，而是你总统罗斯福！”罗斯福气得面色铁青，大声喝道：“不准你跟总统这样讲话！”争论变得越来越激烈，最后麦克阿瑟一气之下，声称他要辞职。就这样，罗斯福做出了让步，说：“道格拉斯，别傻了！你去和预算局商量一下吧！”当他离开椭圆形办公室时，与他同行的陆军部长乔治·德恩兴奋地对他说：“这下子陆军有救了！”

1935年，美国陆军得到的经费稍有增加，达到2.84亿美元，兵力增加至16.5万人。同一时期，德、日、意三国正在加强备战，军费开支已超过财政支出的一半以上。德国在短时间内兵力已增加至50多万人。这一年10月，意大利出兵30万入侵埃塞俄比亚。

参谋长的任期是四年。因此，麦克阿瑟应于1934年秋届满下台。1934年1月，罗斯福就任总统一年后，他打算再任命麦克阿瑟为参谋长，作为对全国保守分子做出的一种姿态。消息泄露出来后，美国朝野有影响的人物有的赞同，有的反对。最后，他采取一个折衷办法。1934年12月12日，罗斯福宣布他将重新任命麦克阿瑟为参谋长，但不是为期4年，而是使他有足够的时间来争取陆军部1936年度预算得到国会的批准，那

一年的预算尽管受到世界范围内经济危机的影响，还是有了可观的增加，达到 3.55 亿美元。

在麦克阿瑟任参谋长期间，美国政府采取了一些措施来摆脱菲律宾。1934 年，国会通过了泰丁斯——麦克达菲法案，批准菲律宾于 1935 年起实行联邦政体，1946 年 7 月 4 日完全独立。这一行动使战争决策人不得不重新审查美国对菲律宾的军事政策。美西战争后，美国于 1898 年占领了菲律宾。为免遭潜在敌人侵犯，制订了一个保卫菲律宾的作战计划，称为“橙色计划”。这实质上是海军作战计划：在亚洲舰队支援下的一支小规模的美军警卫部队，将驻扎在菲律宾的主要岛屿吕宋岛上。假如吕宋岛遭到敌方海上力量的袭击，警卫部队及其海上支援力量将坚持 6 个月，迟滞敌人的行动，然后撤退到多山的巴丹半岛和马尼拉湾海口处科雷吉多尔岛一线，但决不能把敌人放进马尼拉湾。同时，美国舰队赶来救援，在海上将敌人海军力量歼灭。

1935 年 10 月 1 日，麦克阿瑟离任，由马林·克雷格任陆军参谋长。潘兴将军虽然曾反对麦克阿瑟出任参谋长，当 5 年任期届满时，对他的工作还是作出了中肯的评价：“对麦克阿瑟参谋长，我只有赞扬。他知道为了加强国防，我们需要加强军事实力。他主张进步，但不偏激。他敢于向上级提出正确的意见，这种精神特别令人钦佩。由他领导下的参谋部处事干练。他赢得了陆军和全国人民的信任。”

3 菲律宾的陆军元帅

1935年夏天，当麦克阿瑟的参谋长任期将满之际，他面临着今后的去向问题。他刚满55岁，还有9年才到退休年龄。如果去任较低级的职务，比如去当军长，那就降低了他的身份，他的继任者也会感到不好办。麦克阿瑟喜欢高高在上，大权在握，有名无实的挂名职务他是不干的。正在这时，麦克阿瑟的老朋友曼努埃尔·奎松赴华盛顿访问，他即将出任新诞生的菲律宾联邦的首任总统。奎松邀请麦克阿瑟到菲律宾去帮助他管理联邦，并规划它的军事防御。麦克阿瑟高兴地接受了邀请。他热爱菲律宾，由于他父亲在那里任过军事总督，麦克阿瑟这个名字在那里具有传奇色彩。十年的联邦地位，然后走向独立，这与他还能服役的年限相差无几。还有什么能比帮助缔造一个新国家更有意义呢？

罗斯福总统很快就批准了这一安排，但却出现了一个难题。麦克阿瑟究竟应该享有什么头衔和官职呢？如当高级专员，他就得退出现役，可他还不愿脱离军队。最后决定让他担任奎松的军事顾问，保留军籍。他除了领取陆军薪金外，每年还能拿到菲律宾政府给予的3.3万美元的报酬。

傲慢自负的麦克阿瑟希望等他到达菲律宾以后再宣布他继任者的任命。这样，当他出现在菲律宾时仍然佩戴着美国陆军参谋长的四星肩章，将会给菲律宾人留下更加深刻的印象。罗斯福对这个要求口头表示同意——1935年11月15日前不予宣布。但是到了10月1日，当麦克阿瑟及其随行人员还在赴马尼拉的途中时，罗斯福却改变了主意，任命马林·克雷格为参谋长，并立即生效。这样一来麦克阿瑟只不过是个两星少将了。他得到消息后，感到十分气愤和沮丧，说了许多尖酸话指责罗斯福。至于罗斯福为什么这么耍弄他，还没有哪种解释是令人满意的。

麦克阿瑟一行是乘“胡佛总统”号班船离开旧金山前往马尼拉的。这一行人数量相当多，除麦克阿瑟之外，还有他83岁高龄的老母亲，她身体非常不好；守寡的大嫂玛丽，她是来照料麦克阿瑟老母亲的；军医霍华德；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少校，他45岁，曾在华盛顿给麦克阿瑟当过两年副官，现在出任麦克阿瑟在菲律宾的参谋长。

在船上举行的鸡尾酒会上，麦克阿瑟结识了一名叫琼·玛丽·费尔克洛思的女士，她是去上海旅游的，很快就成了麦克阿瑟一行的非正式成员。费尔克洛思小姐那年37岁，尚未结婚，是个身高只有1.52米娇小玲珑的女子，她长着一双褐色的眼睛和一头黑色秀发，性格开朗活泼，说话风趣。麦克阿瑟很快就被她吸引住了，两人谈得非常投机。

费尔克洛思小姐的身世和个性，与麦克阿瑟的母亲很相似，这也许不是巧合。她是南方人，1898年12月28日出生在田纳西州的纳什维尔，在穆弗里斯巴罗附近长大，是一个有钱有势的面粉厂主的女儿。麦克阿瑟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她具有叛逆的性格，现在还是这样。”她的祖父理查德·比尔德是南部联邦陆军的上尉，在南北战争中，曾同麦克阿瑟的父亲对阵。他后来成为田纳西州政治界的知名人士。她的祖叔父有四人在南部联邦陆军中服务，其中有一人当上了田纳西州最高法院的审判长。她是听着内战时期的战斗故事长大的，脑海里想的几乎都与军事有关。她在穆弗里斯巴罗进入私立学校，然后又在纳什维尔的沃德—

贝尔蒙特私立学院就读一年。她父亲去世于 1929 年，给她遗留下一大笔钱。从那时起，她游历了世界上许多地方。她性格开朗，说话诙谐，知识渊博。

“胡佛总统”号途经香港时，麦克阿瑟的母亲健康状况恶化。到达马尼拉后，麦克阿瑟迫不得已取消了社交活动。他回到这座城市的欢快心情，由于眼见母亲病危而被罩上一层阴影。他和母亲以及大嫂玛丽住进了马尼拉饭店。在他们到达马尼拉不到两个月，麦克阿瑟的母亲患脑血栓去世。极度悲痛的麦克阿瑟把她暂时安葬在马尼拉公墓，准备以后移葬到阿林顿国家公墓，与他父亲合葬在一起。

显然因为爱情，费尔克洛思小姐决定不去上海了，她跟随麦克阿瑟一行到了马尼拉。在麦克阿瑟因母亲去世而心情悲痛的那段时间，她总是不离他的左右。因为麦克阿瑟还在服丧期间，对外界没有挑明他们的关系。但由于她时时陪伴着他，马尼拉的社交界都很关注，揣测此事会出现什么结果。

奎松于 1935 年 11 月 15 日就任菲律宾联邦总统。麦克阿瑟在艾森豪威尔等人的协助下，开始着手实施组建菲律宾军队的计划。按这个计划，到 1946 年，麦克阿瑟将要训练出一支 40 万人的部队，还要建设一支拥有 250 架飞机的空军和一支由 50 艘鱼雷快艇组成的海军。每年 800 万美元的军费将由菲律宾政府承担，美国以贷款形式提供军事装备，或者按价出售。如计划能够实现，到 1946 年菲律宾在军事上将能拥有自卫能力。

许多菲律宾人对麦克阿瑟的军备计划表示不满，因为开支巨额军费而增加了人民的负担。华盛顿对这个计划也持怀疑态度，有人担心菲律宾的军事化会引起日本人的严重不安，还有一些人认为训练和武装菲律宾人有可能导致武装暴乱。因此陆军部只提供了少量的武器装备，又都是陈旧过时的。

1936 年 10 月，德意两国签订了军事协定，结成了“柏林-罗马轴心”，11 月德日两国签订了“反共产国际协议”，这些标志着法西斯侵略集团已初步形成。面对日益迫近战争威胁，以英、美、法为首的西方国家却在做着和平的美梦。

1937 年初，奎松和麦克阿瑟一同赴华盛顿游说，为刚刚组建起来的菲律宾军队争取军援。他们的努力未能达到预期的目的，麦克阿瑟后来说：“我们的要求……被当成了耳旁风。”

麦克阿瑟借这次回国的机会，把他母亲的遗骨安葬在阿林顿的国家公墓。然后，他于 4 月 30 日在纽约市政大楼举行了简朴的仪式，同琼·费尔克洛思结了婚，他的助手戴维斯少校和诚挚的赫特医生是证婚人。不久，麦克阿瑟携琼及其一行返回马尼拉，而奎松则到欧洲去访问。

在马尼拉，这对新婚夫妇住进了马尼拉饭店五层侧楼顶上有空调的房间。这是一处豪华讲究的套房，除了几间卧室和洗澡间之外，还有一间书房，麦克阿瑟的 8000 多册藏书都摆放在那里。从宽大的窗户向外望去，风景如画的马尼拉湾尽收眼底。

麦克阿瑟回到菲律宾不久，美国国内掀起抨击麦克阿瑟的运动。很显然，如果没有得到罗斯福总统的默许，那是搞不起来的。1937 年 8 月 6 日，参谋长克雷格通过机要信件告诉麦克阿瑟，在马尼拉的两年服役时间结束之后（1937 年 10 月），请他返回美国接受其他职务。麦克阿瑟感

到非常意外，不知如何是好。奎松答应请麦克阿瑟任菲律宾政府的军事顾问，并授予他徒具虚名的菲律宾军队陆军元帅的军衔。1937年11月31日，麦克阿瑟出任菲律宾政府的军事顾问，并正式退出他为之服务38年的美国陆军。麦克阿瑟在公众中露面时，穿着一身他自己设计的不伦不类的“陆军元帅”服，使他看起来更像是“香蕉国”的独裁者。军服是用白色细呢料制作的，翻领的下边挂着红色勋章，镶有四颗星。他还手提一根金制元帅杖。美国的自由主义批评家嘲笑他是“吕宋的拿破仑”。菲律宾的批评家则对他的薪俸（1.65万美元）和免费住房等其他待遇抱怨不止。

1937年，日本法西斯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到年底就攻占了北平、天津、济南、上海、南京、杭州等地。奎松总统看到连庞大的中国军队都顶不住日军的进攻，就丧失了信心，竟当众说：“即使每一个菲律宾人都用现代化的武器武装起来，菲律宾也是无法保卫的。”

奎松还秘密访日，企图同日本签订出卖菲律宾的条约，但因政治形势压力太大而举棋不定。因为奎松对建军计划失去了兴趣，预算削减了一半，执行了4年多的建军计划，只有13.5万人完成6个月的培训，空军只有1百名飞行员，40多架陈旧的飞机，海军只有2艘鱼雷快艇。麦克阿瑟只能以这些可怜的力量来安排菲律宾的防务计划。

1938年2月21日，58岁的麦克阿瑟老来得子——琼为他生了一个儿子，给他取名叫阿瑟。他们雇了一个叫阿珠的广东妇女给孩子做保姆，琼为照顾好孩子，买了许多育儿方面的书，一面看书一面指导阿珠。有一天晚上，孩子总是哭，琼就对阿珠说：“书上说让他去哭，哭一会就好了。”过了一会，麦克阿瑟推门进来，责怪她们说：“你们坐在那里动都不动，让孩子哭个不停，到底是怎么回事？”说着他把孩子抱起，哄孩子睡着了。

1938—1939年，国际上发生了许多重大事件。1939年3月，希特勒德国吞并了奥地利，英法两国听之任之。日军攻占了中国的广州、武汉，夺取了13个省份、100多万平方公里。1939年9月1日，德国向波兰发动进攻。9月3日，英法两国对德宣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德军就攻占了波兰。

1939年12月，麦克阿瑟的参谋长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在任职4年后被调回国内，从而结束了在麦克阿瑟手下一连六年的工作。艾森豪威尔走后，参谋长之职由理查德·萨瑟兰上校来接任。萨瑟兰是个英俊的耶鲁大学毕业生，他1916年以现役军人身份进入陆军，曾随美国远征军在法国作战。在23年的和平时期，他在陆军的常规守备部队服务，或在美国和海外军校任职，1938年加入菲律宾顾问团。麦克阿瑟非常赞赏他精明强干的办事能力。但这个人有一个很大的毛病：总是给他的上司挡驾，常常做出本应该由麦克阿瑟本人做出的决定。他一来，甚至连吕宋老资格的将军们也觉得，要通过他会见麦克阿瑟是很困难的。

麦克阿瑟夫妇两人尽情享受天伦之乐。虽然他每星期有7天要去办公室工作，但这位将军还是同琼和绰号叫“中士”的小阿瑟在楼顶房屋里度过许多时光，或者读读书，或者在楼顶平台上散散步。麦克阿瑟

是个关心体贴妻子的好丈夫，更是个溺爱孩子的父亲，他对儿子寄予厚望，常常为他祈祷。

4 危机四伏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火越烧越旺。到 1941 年 4 月，德军已攻占了丹麦、挪威、荷兰、比利时、卢森堡和法国，并在北非推进至埃及边境；意大利军队占领了南斯拉夫和希腊。

德、意、日三国于 1940 年 9 月 27 日签订了“三国同盟条约”，互相承认在欧洲和亚洲建立新秩序的权利。在这之前，日军已攻占了法属印度支那北部，迈出了南侵的第一步。

1940 年 12 月 29 日，美国总统罗斯福发表讲话：“如果大不列颠一旦崩溃，我们美国人都将生活在枪口之下……我们必须成为民主国家的军工厂。”当时美国奉行“先欧洲后亚洲”的政策，即先对付德国再对付日本，在与德国对抗时，尽可能避免或推迟与日本的军事冲突。

1941 年 6 月苏德战争爆发了，美国这才认识到与日本迟早是要打起来的。1941 年 7 月 26 日，罗斯福总统宣布了对日采取一系列严厉而带挑衅性的措施。他冻结了日本在美国的一切财产，禁止与日本进行任何形式的贸易，禁止日本船只通过巴拿马运河。

面对严峻的军事形势，美国当局开始认识到驻菲美军力量过于单薄。1941 年 7 月，华盛顿采取紧急措施，力求迅速加强菲律宾的军事力量。华盛顿下令动员菲律宾陆军（12 个步兵团），与美国驻军部队合并。1941 年 7 月 26 日（宣布冻结日本在美国财产的同一天），麦克阿瑟应召服现役，领中将军衔，出任远东美军司令，统管远东全部的陆军和空军——不包括海军。新任陆军参谋长乔治·马歇尔卓有成效地加紧向菲律宾运送武器装备和给养。另外，他还保证提供 340 架轰炸机和 130 架战斗机。

华盛顿还下令加强亚洲舰队的力量。这支小小的舰队由好争吵但很受人尊敬的托马斯·哈特海军上将指挥。主要的攻击武器是 10 多艘潜艇，当时认为潜艇是最好的“近海防御”武器。到了 1941 年 10 月，亚洲舰队的潜艇已增加到 29 艘（6 艘老式的，23 艘新式的），成为美国当时最大的一支潜艇部队。舰队的潜艇装备了在绝密情况下研制成的磁雷管引爆鱼雷，据说一枚这样的鱼雷足以击毁一艘驱逐舰或轻型巡洋舰，二枚就足以炸沉一艘战列舰或一艘航空母舰。如果敌人的入侵部队向菲律宾靠近，潜艇可驶向大海消灭它。因此哈特海军上将和麦克阿瑟将军非常重视这支潜艇部队。

哈特海军上将在菲律宾还有另一种秘密武器：由密码破译员和日语语言学家组成的熟练的技术侦察分队。陆军破译员破译了重要的日本外交密码——“紫色”密码。海军破译员揭开了日本海军 JN—25 密码的秘密。马尼拉密码破译分队装备了阅读“紫色”密码和 JN - 25 密码的机器。这个以“卡斯特”闻名的破密队，在搜集日军重要情报方面，发挥了无法估量的巨大作用。

到了 1941 年秋天，由于军事力量迅速增强，麦克阿瑟很受鼓舞。他向华盛顿提出了新的作战计划。他认为只要给养和飞机能及时到达，并迅速动员菲律宾陆军（约 20 万人），答应增派的美军能够赶到，那么到 1942 年 4 月，不用撤到巴丹半岛，也完全能够制止住日军进攻的势头。

几天后，华盛顿从“紫色”密码机破获的日本外交电报中发现，与

日本进行的外交谈判已是徒劳无益。11月27日，海军部给哈特海军上将发来电报：

“可把这封电报视为战争警报。与日本进行的谈判已经陷入僵局。日本在几天后就可能采取侵略行动。日军的数目和装备及海军特混舰队的组成都表明，日本要对菲律宾、泰国、克拉半岛，或许还有婆罗洲，发动两栖进攻。你们要采取适当的防御措施……”

同一天，马歇尔将军向麦克阿瑟发出同样的警告：

“看来，与日本的谈判业已中断，谈判已无任何实际意义。日本政府不可能再回到谈判桌上来继续谈判。日本今后如何行动很难预料，但随时都可能出现敌对行动。如果敌对行动不可避免，美国也不打算开第一枪。”

华盛顿看出战争已不可避免，但在哪里开战还说不准。在华盛顿谁也没猜到会首先在珍珠港打起来。由于向夏威夷进发的日本航空母舰严格地保持无线电静默，密码破译员没有拿出什么情报。他们错误地向上报告说日本航空母舰仍在港口里停泊。

接到这两封电报后，麦克阿瑟和哈特简单地交换了一下意见，便命令各自的部队进入一级战备。只是麦克阿瑟极端错误地估计了日本人的能力和企图，主观地认为，如果日本人真要发动进攻的话，那也是1942年4月以后的事了。

1941年12月7日晨6时整（夏威夷时间），由南云忠一统帅的日军特混舰队的183架舰载飞机起飞，对美国太平洋舰队停泊在珍珠港海军基地的86艘军舰和飞机场发动了突然袭击。经过2个多小时的轮番轰炸，美军有18艘战列舰等大型舰只被炸沉、炸伤，损失了188架飞机，伤亡3681人；日军只损失29架飞机和几艘小型潜艇。

当9点40分（马尼拉时间凌晨3点40分），日军袭击接近尾声时，陆军作战计划处处长伦纳德·杰罗将军打电话告诉麦克阿瑟，珍珠港遭到日军偷袭（因情况不明，未谈损失多少）。得到消息后，麦克阿瑟惊得目瞪口呆。杰罗还提醒他：“如果过不久日本人向你发起进攻，那是不会出人意料的。”麦克阿瑟说：“不用担心，我们这里没问题。”

由于麦克阿瑟不相信日本人会在西太平洋这样广大的地区同时动手，他对日军袭击的危险缺乏足够的警惕性，以致疏于防范。

5 驻菲空军被歼

大难终于临头：日本人就在这天上午把麦克阿瑟半数以上的空军作战飞机摧毁在陆地上，从而注定了菲律宾灭亡的命运。这次失败究竟是怎样发生的，从来没有一个令人信服的说明。下面讲述的情况可能比较接近事实。

远东空军司令当时是刘易斯·布里尔顿少将，他是在一个月前随首批新式飞机于11月初抵达菲律宾的。一到菲律宾他就忙着组建部队，修建飞机场及其支援设施，准备迎接即将来菲律宾的大批飞机和人员。他来到菲律宾后发现，能用以保卫这些设施的雷达和高射炮很少，飞机备件也非常缺乏。他同陆军和海军的关系也未来得及协调。

那天上午，有5个机场可以起降布里尔顿的72架新式P—40战斗机，但只有马尼拉以北80多公里的克拉克机场和远在南边棉兰老岛的德尔蒙特两个机场，可以起降35架B—17重型轰炸机。几天前，麦克阿瑟为了安全起见，命令所有的35架B—17机转移到德尔蒙特机场，因航程限制，那个机场在日机攻击范围之外。但布里尔顿只派了17架B—17飞到德尔蒙特，因为他打算让即将到达的大部分B—17驻扎在那里。这样，德尔蒙特就没有地方可容纳他留在克拉克的18架飞机了。

当布里尔顿得知日军袭击珍珠港的消息后，他立即于清晨5点钟赶到麦克阿瑟在马尼拉的办公室。他有个大胆的想法，打算主动出击，派停放在克拉克机场的18架B—17轰炸机去攻击日本在台湾的军用机场和军舰。但令人难以相信的是，萨瑟兰不让他见麦克阿瑟。萨瑟兰拒绝批准布里尔顿进行这次袭击。萨瑟兰后来回忆说，当时他告诉布里尔顿准备好3架B—17，执行侦察任务，目的是了解日军舰船的大概位置。

在布里尔顿离开后半小时，约于清晨5点30分（日军开始袭击珍珠港后约4个半小时），华盛顿下达了作战命令。但约有3个小时的时间，萨瑟兰没有给布里尔顿下达任何命令，也没有进一步联系。B—17轰炸机像活靶子一样停在克拉克机场上。事后看来，当时应立即把这18架新型轰炸机转移到德尔蒙特机场去才是对的。

刚过8点，设在马尼拉以北约140公里伊巴机场的一部雷达发现朝吕宋岛飞来的日军飞机。后来才得知，原来日军准备在袭击珍珠港的同时，派驻扎在台湾的飞机去攻击菲律宾，后因台湾天气不好，攻击才推迟了7个多小时。

发出警报后，布里尔顿命令战斗机紧急起飞，命令克拉克机场上的18架B—17升空以免被摧毁。飞机升空后只是在盘旋，而没有飞往德尔蒙特，这说明布里尔顿仍在固执地准备攻击台湾。日军飞机攻击了克拉克机场以北和以西的地区，而未攻击克拉克。

在空中盘旋着的18架B—17约于10点至11点间返回克拉克机场，停在地面加油和保养。到了中午，飞行员都去吃午饭了。12点刚过，伊巴机场的雷达发现敌机，并及时向克拉克机场作了报告，但因收报员同飞行员一起去吃午饭而没有收到。很快大批日军战斗机和轰炸机飞临克拉克和伊巴机场，在未遇抵抗的情况下，经过近1小时的狂轰滥炸，克拉克机场的18架B—17和伊巴机场的55架P—40飞机全部被歼灭，只剩下17架P—40战斗机。经过这次打击，日军实际上已消灭了麦克阿瑟

在菲律宾的空军力量，使他失去了轰炸日军入侵舰只和进行空中侦察的能力。

在此后不久，以吕宋为基地的少数美军战斗机逐渐被日本人消灭了。德尔蒙特的 17 架 B - 17 轰炸机向敌人发动了几次无效的进攻，由于没有战斗机掩护，损失很大，麦克阿瑟只得命令剩下的飞机朝南飞往澳大利亚，以免全部被歼。布里尔顿少将后来因与麦克阿瑟发生矛盾，被调离菲律宾。

为驻菲美军空军飞机大量被歼一事，华盛顿方面狠狠地斥责了布里尔顿少将。麦克阿瑟公开站出来替布里尔顿辩护。人们都说，是因为他怕最终牵扯到自己，才这么干的。空军方面抱怨麦克阿瑟不理解空军力量，所以他不批准对台湾进行袭击。由于这一原因，以及那天上午下达的含糊不清的命令，布里尔顿的飞机才被击毁在陆地上的。

现在看来，麦克阿瑟的责任是不能推卸的。新增派的空军飞机是他手中掌握的惟一的重要力量，布里尔顿是他手下惟一最重要的指挥官，让人无法想像的是，麦克阿瑟竟没有立即同布里尔顿当面商量这样一件最重要的事情：如何保护这些轰炸机。显然，他授权萨瑟兰处理这样重要的事情，是严重的失职，为此他应被立即解职，甚至送交军事法庭审判。但是他是幸运的，因为随着发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使调查工作无法进行。不然的话，他很可能像珍珠港的海军司令赫斯本德·金梅尔海军上将和陆军司令沃尔特·肖特将军一样，早就身败名裂、销声匿迹了。

6 失败的潜艇战

几乎在空袭珍珠港和菲律宾的同时，日军兵分几路，向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香港、关岛等地大举进攻，太平洋战争全面爆发。

1941年12月8日（华盛顿时间），罗斯福总统在国会大厅发表了具有历史意义的讲话：“昨天，1941年12月7日，这是一个必须永远记住的耻辱日，美利坚合众国遭到了日本帝国海空军突然的进攻……美国和日本之间已处于战争状态。”下午4点10分，罗斯福佩带着悼念死难将士的黑纱，在对日宣战书上签了字。

不出几天，英国、加拿大等19个国家也相继对日宣战。

当时在菲律宾指挥美国海军亚洲舰队是托马斯·哈特海军上将。他生于1877年，是海军学院1897年的毕业生。虽然上司要求他与麦克阿瑟的司令部协同行动，但他是一个独立的军事指挥官，直接对华盛顿的海军部负责。哈特是一个态度冷漠，性情傲慢，严格遵守纪律的人。

托马斯·哈特一直认为日军进攻菲律宾已迫在眉睫。很久以前他就采取了严格的防范措施，如把军人家属送回国，使部队保持战备状态。他还根据海军部的命令，把亚洲舰队主要的水面舰只（3艘巡洋舰和13艘驱逐舰）调到远在南方的西里伯斯和婆罗洲的基地，以避免日本空军的袭击。

哈特和麦克阿瑟之间有些成见，很少联系，尽管如此，哈特看到空军飞机不断增加，也受到麦克阿瑟坚持战斗号召的鼓舞，就轻率地把潜艇留在了马尼拉湾。在日军轰炸克拉克和伊巴机场以后，根据上级命令，18艘潜艇于12月8日和9日驶出大海。

12月9日，看到克拉克和伊巴机场上损失情况的详细报告后，哈特海军上将大为震惊。他清楚意识到，失去空中支援以后，他的潜艇要从马尼拉湾出海作战已是绝不可能的了。3艘大型潜艇支援舰将成为“活靶子”。当天夜里，他就命令潜艇支援舰在甲美地海军基地装上给养和装备后向南逃逸。

第二天，即12月10日，日本飞机几乎未受任何拦击又出现在马尼拉上空。这一天日机袭击的目标是甲美地这个重要的海军基地。在日机长达2个小时的毁灭性轰炸下，这个基地完全被摧毁了。“海狮”号潜艇沉没，“海龙”号受到重创。基地设施和233枚超级磁性鱼雷都被摧毁。日机轰炸时，哈特上将站在距基地仅600米的司令部大楼上，眼巴巴地看着升起的烈焰和浓烟，因无可奈何而气得暴跳如雷。这次袭击后，潜艇作战计划就被取消了，但仍然有22艘潜艇部署在吕宋岛沿海。

为了占领菲律宾，特别是占领吕宋岛，日本侵略军动用了大规模的部队。当时有100多艘运兵船集结在高雄、基隆等台湾港口。这些船只将主要运送日军在吕宋岛两岸的林加延湾（12月21日）和东南岸的拉蒙湾（12月24日）登陆。为了支援运兵船，日本海军动员了包括轻型航空母舰在内的100多艘舰船，掩护运兵船向吕宋岛开来。

单独执行巡逻任务的美军潜艇，一艘接一艘地同敌人的军舰接火。潜艇发现目标后曾多次发射鱼雷，但是连一个目标都没有击中，艇长们个个垂头丧气，显然是所谓的超级磁性鱼雷出了问题。

除了鱼雷以外，还有一个完全出人意料的问题。在舰长中，很多人

都是海军学院的毕业生，接受过“处置危险情况”的训练，但在实战时却畏敌如虎。他们不是勇敢地去攻击目标，而是故意推迟或拖延，甚至下潜到海底，逃之夭夭。“旗鱼”号艇长在近海巡逻时，与一艘日本驱逐舰刚一交手就垮了，他一头钻进艇长室里，要求撤出战斗。其他潜艇也寻找种种借口，要提早结束巡逻返回马尼拉湾。

历来美国军事专家都认为，如果日本进攻吕宋，最理想的攻击地点是西海岸的林加延湾。登上林加延湾宽阔的浅滩，便是一片辽阔的平原，坦克和其他车辆可以纵横驰骋，能充分发挥它的优势，并可以迅速直逼马尼拉。日军也正是这样干的。日军主要的突击力量是陆军第14集团军的8万人战斗部队和支援分队，他们是分乘76艘运兵船于12月21日到达林加延湾集结。

不知道为什么，潜艇司令威克斯和参谋长法伊夫实际上完全放弃了对林加延湾的防守，只向那里派去1艘第一次世界大战时造的破旧潜艇，其武器装备是12枚老式鱼雷。因为这艘潜艇的无线电发生了故障，威克斯担心它遭遇不测，于12月16日命令它返回马尼拉。并派出新式潜艇“鱼”号代替它。一两天后，“鱼”号艇长抱怨潜艇微微漏水，要求允许返回马尼拉。这个要求被批准了。

12月21日傍晚，当“鱼”号潜艇上升到潜望镜深度，准备浮出面向马尼拉驶去时，艇长在潜望镜里看到一缕缕黑烟。这是入侵日军的主力，舰船一字摆开，长约30多公里，浩浩荡荡向林加延湾驶来。然而，他不是去迎战敌舰，而是急忙逃避。当威克斯接到报告后，随即撤消了返航马尼拉的命令，并让艇长发起进攻。但艇长并未执行这个命令，连一枚鱼雷都未发射。日军舰队从他身边安然通过并进入林加延湾。事后，艇长被解除了指挥职务。

当接到“鱼”号的报告后，威克斯向海湾入口处派出了6艘潜艇。潜艇艇长们受命潜入海湾进行攻击。可是，这时日军已在海湾口部署一道强大的由驱逐舰组成的警戒线，美军只有1艘老式“S”级潜艇钻了进去。艇长发起了一次真正勇敢的进攻，击沉1艘大型运兵船“早夫丸”号。在湾口外的潜艇向日军驱逐舰攻击，但一艘也未击沉。用潜艇保卫吕宋以失败告终，威克斯和法伊夫未能有效地守卫林加延湾，是不可宽恕的。他们本该被撤职查办的，但同麦克阿瑟情形相似，许多急迫的事情使调查工作无法进行。威克斯和法伊夫非但未受到惩处，反而被授予许多勋章，法伊夫还得到了晋升。

到了圣诞节，事情已很清楚了，日军控制了制空权，油库被炸，潜艇无法修理，对麦克阿瑟保卫菲律宾，海军是无能为力了。哈特海军上将乘潜艇到保卫爪哇岛海域的军舰上去了。潜艇一艘接一艘奉命离开马尼拉，向南驶去。12月底，威克斯、法伊夫也钻进潜艇扬长而去。

麦克阿瑟对海军、对潜艇的期望落空了，这使他感到非常愤怒，在发给华盛顿措词强硬的电报中，他尖锐地指责，海军没有打仗的意愿，海军将领缺乏迎击敌人的勇气，因此导致他和海军之间的关系十分冷淡。不管怎么说，他指望的海、空力量，已全部失效。

7 退守科雷吉多尔

麦克阿瑟的陆军分散于整个菲律宾群岛，准备在滩头阻击日军。训练有素和最精锐的部队，大都部署在吕宋岛。麦克阿瑟的空军力量在12月初损失过半以后，他本该根据新的情况修改他制订的坚持战斗的作战计划，应该立即把部队撤到巴丹半岛和科雷吉多尔岛，然后在滩头与敌交战。这样就会有足够的时间在巴丹半岛贮备粮秣弹药和构筑防御阵地。但麦克阿瑟仍对潜艇和神奇的鱼雷抱有幻想，指望着能有什么奇迹出现，可是悲惨的结局很快就到来了。

12月22日，正阳保间中将指挥的日本第14集团军在马尼拉西北180公里的林加延湾东岸发起了进攻。北吕宋部队在乔纳森·温赖特少将的指挥下投入战斗。温赖特用2.8万人抵抗保间8万人的突击部队。

温赖特的部队在滩头与日军接火，几乎是一触即溃。训练不良、武器低劣的菲律宾师，抵挡不住保间将军富有作战经验的正规部队。他们向后撤退，狼狈不堪，惊恐万状。数以千计的菲律宾士兵丢掉手中的老式步枪，争先恐后地向山里逃窜。惟一进行顽强抵抗的部队，是菲律宾第26骑兵团。

南部的战况也是这样。12月24日，7000日军在马尼拉东南110公里的拉蒙湾登陆。小乔治·帕克准将指挥南部吕宋部队和1.6万民兵投入战斗。这些民兵根本不是日本人的对手，很快便溃退下来，使日本人得以迅速向马尼拉推进。

至此，保间的意图已很清楚。他发起的两个钳形攻势，是要把麦克阿瑟的部队合围后歼灭。要避免被消灭，出路只有一条，那就是迅速向巴丹和科雷吉多尔撤退。

现在要执行这个计划，更加困难重重了。面对步步进逼的强大敌人，部队要撤离，勤务部队要向巴丹运送供部队几个月吃用的食物和弹药。这些任务都须在日军轰炸机的弹雨下急速完成。

这个计划的第一部分——撤离部队，竟获得惊人的成功。尽管敌人紧追不舍，在撤退中的损失还是很小。一共有8万美军和菲律宾部队撤到了巴丹半岛，还有2.6万菲律宾难民也撤到了那里。

当机立断地把部队撤到了巴丹，使日军制服这帮“顽固的巴丹杂种”的时间拖长了，打乱了日军的作战部署，使自己争得了一些主动权。军事历史学家认为这是一次“英明”的行动。麦克阿瑟后来在回忆录中掩盖了对实施这一计划的延误，只说：向巴丹撤退的决定是我作出的最重要、最关键的决策之一。

由于麦克阿瑟的司令部指挥失当，再加上奎松总统阻挠实施计划的第二部分——向巴丹运送粮秣和弹药，原本足够部队使用5年的稻谷被迫丢弃，结果巴丹守军到达时，发现那里只有很少的粮食、弹药和药品。1942年1月5日，麦克阿瑟不得不命令他的部队只发一半的口粮。

战争初期，麦克阿瑟、妻子琼和他们已经四岁的儿子阿瑟，继续住在马尼拉饭店里。这时，除保姆阿珠外，麦克阿瑟的助手锡德尼·赫夫陆军中校同他们住在一起，关系十分密切。在圣诞节之夜，当保间从南北两面合击马尼拉时，刚刚被提升为陆军上将的麦克阿瑟把赫夫叫来说：“锡德尼，带上琼和阿瑟，我们准备去科雷吉多尔。”赫夫找来一

辆卡车，他们带上一点衣物和私人物品，急匆匆地奔向马尼拉港码头。麦克阿瑟的财产几乎都丢弃在楼顶房间里：家具、银器、瓷器、衣物和书房里的 8 000 册书。他们乘客轮，横渡马尼拉湾，到达科雷吉多尔。奎松一家和他的政府官员，美国高级专员弗朗西斯·塞尔一家，也撤到了科雷吉多尔。

科雷吉多尔又叫岩石堡，是一个面积约 7 平方公里的岛屿。岛上山峦起伏，山峰高度在一二百米之间。岛上部署着 42 门大炮，马尼拉湾入口都在射程之内。地下通道纵横交错，与 400 多米长的马林塔主地道组成地下交通网。当时科雷吉多尔岛上有 1 万人，其中除 2000 人为老百姓外，其余都是军人。人们大多住在山洞里，或者住在岛西部高地“上坡”营房，或者住在码头附近低地的“下坡”营房里。

麦克阿瑟一家住在“上坡”营房的一套房子里。他们到达那里的第四天（12 月 29 日），日本飞机空袭该岛，把“上坡”营房夷为平地。

据赫夫回忆，那天听到空袭警报后，琼抱起阿瑟就跑到住房附近的坚固掩体里去了。麦克阿瑟无所畏惧地呆在院子里，站在住房附近，数着日本飞机的架数。后来，麦克阿瑟一家搬到“下坡”的营房里去住，距马林塔地道入口约 1.6 公里，麦克阿瑟的司令部就设在那里。每遇空袭，琼和阿瑟都是用吉普车从住处接到防空地道躲避。

有一次，麦克阿瑟正在家中办公，日机又来空袭，子弹穿过窗户打到他身边的墙上。他的副官慌忙冲进来请他出去躲避。看到副官进来，他若无其事地问道：“有什么事？”副官惊魂未定，傻里傻气地说：“谢天谢地，将军，我还以为你已被打死了。”他回答说：“还没有打死，谢谢你进来看看。”

奎松总统得知此事，立即给他写了一封信，劝他要对人民和军队负责，不要冒不必要风险，以防不测。后来麦克阿瑟说：“在战争期间，必须与部下共同分担突然死亡的风险，这样才能在官兵之间结成患难与共的兄弟关系。”

后来，马歇尔将军建议用潜艇把琼和阿瑟从科雷吉多尔撤出。麦克阿瑟和琼商议此事，但她拒绝离开。于是他给马歇尔复电：“我和我的家庭将同守岛部队共命运。”不久之后，麦克阿瑟把一支只有巴掌大的小手枪拿给赫夫看，说这是他父亲在菲律宾时使用的手枪，但没有这种子弹了。赫夫费了很大的劲才找到两粒合适的子弹。“谢谢！”麦克阿瑟对他说，“锡德，这样他们就不能把我活捉了。”

开战一个月后，日本人的许多预定目标都达到了。他们把美国驻珍珠港的太平洋舰队打得损失惨重，基本失去战斗力，还占领了威克岛和关岛，击沉了英国在远东的主力舰“威克斯亲王”号和“反击”号。他们占领香港、马来西亚，迫使新加坡在数日内投降。日本人还摧毁了麦克阿瑟的空军，并于 1942 年 1 月 2 日攻占了马尼拉，使麦克阿瑟在巴丹半岛的地面部队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进而向东南亚其他岛屿入侵。

这时对巴丹半岛上被围困的部队，华盛顿发表的声明十分肯定地说，已经进行了积极的援助。高级专员塞尔在对菲律宾人民的广播讲话中说：“肯定援助正在到来，援助的力量是足够强大的，必须把侵略者从我们的国土上赶出去……”麦克阿瑟十分相信这些声明，他在 1 月 6 日巡视巴丹半岛时，对部队说：“援助肯定无疑地正在来到。我们必须

坚持到援兵的到来。”

麦克阿瑟还蒙在鼓里，实际上美国军事决策者们已制订了先粉碎希特勒而后战胜日本的全球战略。因而，华盛顿紧盯着当时几乎被德国潜艇封锁所扼杀的欧洲和英国，以及非洲和中东。凡是可调动的空军和海军力量，大都被集中到远离巴丹半岛的另一个半球去了。虽然对巴丹也采取了一些增援措施，但是效果是小得可怜的。事实上，华盛顿方面已经在思想上放弃了巴丹半岛上的守军。

1942年1月9日，日军第65旅向美军防线发动了进攻，但被美军炮火击退。另一个团企图从翼侧迂回到美军防线侧后方时，陷入热带丛林中不能自拔，被迫停止了进攻。次日，麦克阿瑟收到日军司令部的一封信：“你的末日将临，这你心中清楚。你们给养严重缺乏，不能坚持多久了。你的部队一直在英勇作战，我钦佩你本人和你的部下的斗志。你的声誉已经保住了。为了挽救你的部队，避免不必要的流血，我奉劝你投降。”

对这封劝降信，麦克阿瑟不予理睬。1月12日，保间将军大举进攻帕克的部队。残酷的战斗中，菲律宾民兵第51师土崩瓦解，停止了抵抗。一个星期以后，保间的部队以同样猛烈的攻势，攻打温赖特的防区，菲律宾部队的一个营被打得七零八落，但其他部队仍然在坚持战斗。到1月20日，萨瑟兰到前线视察时，巴丹半岛上的部队显然坚持不住了。他建议向半岛中部撤退。到1月26日，部队完成了这次艰难的行动。这条防线部署就绪后，麦克阿瑟打电报给马歇尔，表示他的部队将“奋力全歼进犯之敌”。

日本人虽然仍在向前推进，但其攻势减弱。保间原来大大地低估了美菲联军的实力和顽强的战斗意志。经过一个多月的紧张战斗，他们的部队已精疲力竭了，却还未能控制马尼拉湾。他的后勤供应也很困难，正准备要求东京派遣增援部队。战后，两位战场上的死对头见过面，保间对麦克阿瑟说，那时他正在考虑放弃战斗，避开巴丹半岛。

在其后的8个星期里，巴丹战场上呈现出异乎寻常的平静状态。麦克阿瑟又有点飘飘然，他兴高采烈地宣称，日本人的进攻被制止了。但他很快便发现，食物快要吃完了，毫无补充的希望。他的部队实际上都在挨饿。到2月中旬，只有约半数官兵还能参加作战，数千人因为得了疟疾、登革热等疾病而丧失了战斗力。

士气一落千丈。华盛顿答应的增援在哪里？麦克阿瑟跑到哪里去了？因为麦克阿瑟只到巴丹半岛视察过一次部队，官兵很久都见不到他的面，因此群情激愤，谣言四起。有人说他在科雷吉多尔过着王公贵族式的豪华生活，可是他的部下却在巴丹半岛上挨饿。对于这种说法，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因为巴丹半岛上的士兵食物定额只有科雷吉多尔的四分之一，麦克阿瑟还命令将巴丹半岛上贮备的一部分食品运往科雷吉多尔岛，以备最后死守要塞时供官兵食用。那时，在巴丹半岛守军中广为流传着一支关于麦克阿瑟的歌谣：

麦克阿瑟这老狗，
吃吃喝喝啥都有；
可怜士兵守巴丹，

饿死多少无人管。

麦克阿瑟对关于科雷吉多尔岛上的新闻报道严加控制。有关科雷吉多尔的消息常常是不真实的，他追求虚荣，极少把荣誉归于他人或部队。在1941年12月8日至1942年3月11日发布的142份公报中，有109份只提到一个人——麦克阿瑟，这显然是那些阿谀奉承的新闻发布官们干的。

身患肺病住在地道里的奎松总统，因失望而对罗斯福总统越来越感到气愤，他允诺的援助在哪里？如果注定是要失败的，还有什么必要为抵抗日军入侵而牺牲那么多同胞！他和他的内阁于2月8日起草并通过一个异乎寻常的文件：罗斯福应当立即承认菲律宾完全独立；实现菲律宾中立化；与日本达成协议，日本和美国的部队都从菲律宾撤走；菲律宾陆军予以解散。

麦克阿瑟收到文件后，同高级专员塞尔进行了磋商。塞尔所持的观点是，如果美国的援助“不能到达，或不能及时到达而发挥作用”，那么奎松的建议“是正确的解决途径”。麦克阿瑟把奎松的建议和塞尔的主张电告罗斯福，同时谈到巴丹—科雷吉多尔的严酷形势：

“由于我没有空军或海军的支援，我这个司令部随时都有可能被摧毁。你要尽快作出决定，是采纳奎松的权宜计划还是要我继续坚持战斗，来进一步执行阻击任务……”

这份电报在华盛顿引起了很大的惊恐。罗斯福立即电复麦克阿瑟和奎松，拒绝了这个方案，但是同意菲律宾部队在必要时可以投降。对麦克阿瑟，罗斯福命令他坚守誓言，只要还有可能抵抗，美国部队就不要投降。麦克阿瑟答复说，他根本没有投降的念头，他要和菲律宾人民一起战斗到底。

后来有人分析说，麦克阿瑟实际上是想通过转送奎松的电文，来逼迫华盛顿方面尽快运送必要的补给品。

这时一些迹象表明，华盛顿方面认为巴丹半岛上的形势已无希望，它的陷落只是个时间问题。第一个迹象是海军作战部长金海军上将接到了命令，要他解散有价值的“卡斯特”密码破译分队，拆除科雷吉多尔岛上的全部装备和机器。第二个迹象是华盛顿建议把军政领导人员（及其家属）都撤离科雷吉多尔。麦克阿瑟同意把奎松和塞尔以及他们的随员送走，但他自己拒绝离开。琼也不愿离开，也不愿把小阿瑟送走。麦克阿瑟给华盛顿发电报说：“我非常感激把我的家属也列入这个名单，但我们已经决定与守岛部队共存亡。”2月22日，罗斯福直接给他下达了撤离科雷吉多尔的命令。起初，麦克阿瑟曾想辞去他的职务，作为自愿兵加入“顽固的巴丹杂种”。但最后他还是服从了罗斯福的命令，这样以后还有希望得到援兵，然后重返巴丹半岛。

按计划规定，奎松偕同他的家人和副总统等人，于2月20日乘“旗鱼”号潜艇撤离。“旗鱼”号潜艇返回后，又将高级专员塞尔一家及随员送到澳大利亚。海军派“大鲑鱼”号潜艇去接麦克阿瑟一行，他却不愿乘潜艇，决定乘鱼雷快艇撤离。他的随员都吓坏了，想方设法说服他不要乘鱼雷快艇。可是，麦克阿瑟是个根本听不进劝说的人。

后来有人说，这是麦克阿瑟为使海军难堪而故意耍的花招：请看，

我冲破日军封锁是多么容易！你们海军为什么就不能把补给品运进来呢？

第三章 胜败军家常事

1 深夜南逃后的沮丧

1942年3月11日傍晚，鱼雷快艇指挥官约翰·巴尔克利将PT-41号鱼雷快艇开进了科雷吉多尔港。甲板上高高地堆放着备用的汽油桶。乔纳森·温赖特少将，来到码头最后检查一下准备工作情况，并准备同麦克阿瑟等人告别。麦克阿瑟走后，巴丹和科雷吉多尔的部队由他指挥。挂着四星徽章的高级轿车很快开来了。麦克阿瑟只带7公斤重的小箱走下车子，看上去面容疲惫憔悴。每个随员只许带一个箱子和一个装罐头的食品袋。在快要离开时，麦克阿瑟让赫夫把四星徽章从车上摘下来一起带走。

同温赖特告别，令人感到心酸。他们两个人握过手，麦克阿瑟将一盒香烟和两瓶刮脸膏作为礼物送给温赖特。他说：“如果我能到达澳大利亚，你知道，只要有可能我会尽快回来的，能带来多少部队就带来多少。你得在这里坚守。”然后，麦克阿瑟举起他的软战斗帽，向送行的人致意告别，便登上了鱼雷快艇。

巴尔克利指挥的PT—41号鱼雷快艇上的乘客一共有9人：麦克阿瑟、琼、阿瑟（带着他心爱的玩具兔子）、阿珠、赫夫、萨瑟兰和其他三名军官。他们都在拥挤的快艇后部安顿下来。巴尔克利启动发动机，驾艇小心翼翼地穿过了海湾出口处的布雷区。在预定的集合地点同其他3艘鱼雷艇（PT-32、34、35）会合了。它们载着另外13名乘客，其中有麦克阿瑟的情报官查尔斯·威洛比、通信官斯潘塞·艾金和海军少将弗朗西斯·罗克韦尔。

那是一个漆黑的夜晚，鱼雷快艇高速航行在茫茫的大海上。因为阿瑟和阿珠占了铺位，麦克阿瑟和琼只好坐在下层后舱木地板上。赫夫回忆说鱼雷快艇像“软木塞”一样在海面上颠簸着。除琼和赫夫之外，其他人都晕船，现出一副可怜相。此时，麦克阿瑟对决定乘鱼雷快艇撤退，说不定已开始后悔了。

4艘鱼雷艇仍然保持着密集队形，向塔加瓦延开去，那是一个未被日军占领的小岛。要是日本舰只发现了他们，按计划巴尔克利将高速逃离，其他3艘则去迎战。可是后来在黑夜里，4艘鱼雷艇在大海上相互间失掉了联系，各自单独向预定集合地点航行。所幸的是谁也没有碰上日本舰只。

次日清晨，在黎明的微光中，PT-32号艇的艇长看见似乎有一艘日本驱逐舰快速追过来。艇长反应迅速，立即清理甲板准备战斗。他丢弃了备用的汽油桶，准备好了鱼雷发射管。这时乘坐该艇的艾金将军劝告艇长要在确实弄清情况后再开火。他照办了，也幸亏这么办了。他们很快弄清，所谓“驱逐舰”却是巴尔克利的PT-41号鱼雷艇。

由于途中PT-32号和PT—41号艇的发动机都出了故障，他们在下午5点左右才到达塔加瓦延。另一艘鱼雷快艇PT-34（罗克韦尔在艇上）已在那里等候。但鱼雷快艇PT-35号，却不见踪影，原来它已独自驶向最终目的地棉兰老岛的卡加延去了。

原计划“大鲑鱼”号潜艇在当天晚上到达，接他们去澳大利亚。因

罗克韦尔海军少将预言那天夜晚海上会比较平静，于是他们决定继续乘鱼雷快艇去卡加延，而把燃油不足的 PT - 32 艇留下，以便潜艇到达后，把麦克阿瑟一行已乘鱼雷快艇前往棉兰老岛的消息告诉艇长。

下午 6 点 30 分，PT - 34 和 PT - 41 号艇由塔加瓦延启航，向卡加延驶去。启航不久，天还不太亮，巴尔克利发现了一艘日本巡洋舰，两艘鱼雷快艇立即高速逃去。显然他们未被发现，但敌情是确实无疑的，两艘艇上的人都紧张异常。那天夜里海上风大浪高，令人胆战心惊。麦克阿瑟又晕船了。

后来，赫夫回忆说，那天晚上他经历了一生中“最不可思议的两个小时”。大约在午夜时分他刚打了个盹，麦克阿瑟把他叫醒了，滔滔不绝地同他说了两个多小时。麦克阿瑟回顾了近 6 年来在菲律宾的工作情况，他为加强防御力量所做的努力，战争的爆发和吕宋的抵抗运动。他大概“把想到的话都说出来了”。赫夫回忆说，此事“有点离奇”，“很富于戏剧性”，“很使人伤感”。“他一定是认为自己被人们从顶峰上推了下来”。

那天晚上，他们又未能按预定时间到达目的地。拂晓时，他们距卡加延还有 3 个小时的航程。大家都警惕地注视着空中和海上，看是否有日军的巡逻飞机或舰只。靠近港口时，他们还不敢肯定那里是否已落入日本人的手中。

鱼雷艇驶进港口后，大家祝贺巴尔克利出色地完成了任务，他们这次通过敌人控制的水域，航行了近 900 公里。不久，他们看到 PT - 35 号鱼雷艇也到达了，大家都松了一口气。

驻卡加延的美国陆军司令威廉·夏普准将告诉他们说，虽然日军就在附近，可是德尔蒙特机场仍然可以使用；但澳大利亚派来的 3 架破飞机，途中坠毁 1 架，因故障返航一架，剩下那架勉强飞到这里，但已不适合执行这项任务，打发它回去了。

尽管日军就在附近，他们也只好在卡加延等待。麦克阿瑟气得暴跳如雷。他发电报要求派安全的飞机来接他们。他们等了三天半，在澳大利亚的美国海军起先不理睬麦克阿瑟的要求，最后才勉强派了 3 架崭新的 B - 17 飞机来。飞机于 3 月 16 日傍晚到达德尔蒙特。经过近 1500 公里的飞行之后，飞行员们都精疲力竭了，但他们喝过咖啡后，很快便载着麦克阿瑟一行起飞了。

快飞到澳大利亚时，他们得到消息，说日军飞机正在空袭他们要降落的达尔文机场。于是飞机调头飞往距达尔文 80 公里的巴特勒机场。他们于 3 月 17 日 9 点 30 分着陆。以后他们转乘飞机和火车，到达了澳大利亚南部的墨尔本。在途中，应记者的要求，麦克阿瑟发表谈话：

“就我所知，美国总统命令我冲破日本人的防线，从科雷吉多尔岛来到澳大利亚，目的是组织对日本的反攻，主要目标之一是解放菲律宾。我现在脱险了，但我会打回去的。”

麦克阿瑟逃离科雷吉多尔的消息立即成为人们谈论的中心，成为二次大战期间一个鼓舞人心的故事。当时是美国历史上暗淡的时期，军事上一事无成，麦克阿瑟竟然耍弄了狡诈的日本人，使大家感到很兴奋。再加上罗斯福授予他荣誉勋章，更给他的事迹增添了光彩。

到澳大利亚以后的一段时间，是麦克阿瑟一生中最为消沉沮丧的日

子。虽然他获得了崇高的荣誉，像他父亲一样获得了荣誉勋章（这种父子都获得荣誉勋章的事，在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在澳大利亚又是一个路人皆知的英雄，可实际上，他内心正在忍受着痛苦的煎熬。

麦克阿瑟来到澳大利亚时，本来满怀希望地想从这里率领一支强大的军队打回菲律宾去，解救被围困在巴丹和科雷吉多尔的部队，可是他所看到的却是另一番景象。在整个澳大利亚，只有不到 2.5 万名陆军和空军人员，而且大部分是工兵和后勤部队，甚至连一个作战师也没有。空军总共只有大约 250 架飞机，仅有一小部分能用。盟国海军有 6 艘重巡洋舰和轻巡洋舰，以及美国亚洲舰队的 25 艘潜艇。这些潜艇都需要彻底检修；艇长和乘员经过 4 个多月的战斗生活都感到精疲力竭了，大肆吹嘘的所谓超级鱼雷其实根本无用，也使士气一落千丈。

大话他已说出去了，可现在他这个光杆司令拿什么打回去呢？那时就有人称他为“坐冷板凳的将军”。新闻记者克拉克·李曾这样写道：“当将军发现在澳大利亚的军事力量是那么薄弱，毫无希望援救他在菲律宾的部队时，确实感到大吃一惊。……他常常既伤感又无可奈何地说道：‘上帝怜悯我们吧。’”

当时，不要说没有反攻的兵力，就连澳大利亚自身也处于危险之中。日本人除了在婆罗洲、苏门答腊、爪哇和帝汶岛横行外，还占领了澳大利亚的领土新不列颠。他们以新不列颠为前进基地，继续用武力向西南和东南推进。他们在新几内亚的莱城和萨拉茅阿建立了基地，入侵布干维尔岛，并直接威胁澳大利亚前哨基地莫尔斯比港。日军占领所罗门群岛，对盟军从夏威夷至澳大利亚的海上通道和各补给基地，都是致命的威胁。

只有 700 万人口的澳大利亚随时都可能遭到日本人的侵袭，恐惧笼罩在人们的心头。澳大利亚的军事防御力量本来就薄弱得可怜，仅有的一点队伍又大部分是民兵，根本不可能击退日本人的进攻。当时，澳大利亚军事决策人已经准备撤退到“布里斯班防线”一带，把澳大利亚约 3/4 的领土拱手送给侵略者。这样一来麦克阿瑟不但没有营救出他在巴丹的部队，反而面临着这样一个令人痛心的现实，即澳大利亚本身也有可能变成另一个巴丹。对这个失败主义的消极战略，麦克阿瑟是坚决反对的，作为久经沙场的一员老将，他深知大敌当前，只有坚定信心才能取得最后胜利。

到墨尔本后不久，麦克阿瑟曾驱车 500 多公里，到堪培拉会晤澳大利亚总理约翰·柯廷。因为有共同的利益把他们联系在一起，他们的会晤取得了圆满成功，达成了“通力合作，坚持到底”的共识。在为麦克阿瑟举行的宴会上，他发表了讲话：“我们深信我们将取得最后胜利，这是任何人都阻挡不了的。为了实现我们共同的奋斗目标，我今晚在这里，向各位明确表示我们誓死夺取胜利的决心。”

此后不久，麦克阿瑟领导制订了一个积极的防御计划。这个计划的要点是：把防线推移到巴布亚东部，在新几内亚的欧文·斯坦利岭阻击敌人，即是在境外进行保卫澳大利亚的战斗。这个作战计划使人们受到鼓舞，也使军界一些人士感到困惑，因为预定的战区自然条件极为恶劣，实现这个计划的可能性不大。关于这个计划，麦克阿瑟后来写道：“这是我最困难，最危险的决定。它后来成为世界上最具战略意义的决定……”

一切都按着我的预计实现了，澳大利亚因此得救了。”

按照官方的说法，麦克阿瑟虽然人在澳大利亚，但仍然负责指挥巴丹、科雷吉多尔和菲律宾其他地区的部队。他也有十分正当的理由要求保留他的指挥权。如果把指挥权交给温赖特，当温赖特被迫投降时，温赖特就有权下令让美国在整个菲律宾的所有部队投降。只要麦克阿瑟还掌握着全部指挥权，温赖特就只能让巴丹和科雷吉多尔的部队投降，而其余的部队还能继续坚持战斗。

华盛顿显然不赞同这种观点，不然就是对麦克阿瑟不予理睬。3月20日，陆军参谋长马歇尔在未告知麦克阿瑟的情况下，就在一份送给温赖特的电文中，称他为“美国陆军远东总司令”。麦克阿瑟得知此事之后，向马歇尔提出抗议，陈述他的看法。马歇尔电告他“并没有把他解职”，但认为他在澳大利亚指挥美国在菲律宾的部队是不现实的。麦克阿瑟用外交语言告诉马歇尔，他“打心眼里赞同”华盛顿的安排，但在私下里他却感到十分愤怒。

1942年4月3日晚上，已得到增援的日军在飞机、大炮狂轰滥炸之后，开始向巴加克—奥里翁一线大举进攻。此时的巴丹守军已被恶劣的自然环境和饥饿拖垮了，个个骨瘦如柴，有的连枪都举不起来了，哪里还有战斗力。在日军的猛烈进攻面前，他们毫无还击之力，纷纷弃阵而逃。温赖特部队在巴丹的司令官小爱德华·金少将报告形势危急，他的部队无法再坚守了。

罗斯福总统在2月间颁发的“不准投降”的命令还没有解除，麦克阿瑟又从澳大利亚电令温赖特，“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许投降。“如果食物弹药不足”，麦克阿瑟说，“你们可以对敌人发动一次进攻，从敌人那里夺取。”同时附上一份详细的进攻计划。麦克阿瑟又向马歇尔报告说，他准备返回巴丹，亲自率领部队进行反击。尽管已毫无希望了，温赖特把这一切都转告了金少将，要求他立即进行反攻。金少将在冷静地分析情况后，认为不但反攻是不现实的，连守住阵地都很困难了，他的阵地已被日军分割，部队正在溃散。

4月8日下午，金少将发出了绝望的呼喊：“我们已经不能进行抵抗了！”到了午夜，为了挽救部下的生命，他命令在早上6时挂起白旗投降。他事先没有请示温赖特，因为他不想让温赖特承担责任。

4月9日早上，美菲军阵地上挂起了白旗。9时，金少将乘车去日军司令部，把手枪放在桌子上，就这样有7.5万人的美军投降了，这在美军历史上是没有先例的。

虽然是意料中的事，但巴丹美军投降的消息得到证实后，麦克阿瑟还是感到震惊、气愤和沮丧，并且无计可施。

这7.5万名饥病交加的俘虏兵，被日军驱赶着在丛林中长途跋涉100多里前往圣费尔南多战俘营。一路他们很难得到食物，坚持不住的，不是弃在路边就是被刺刀挑死。这次可怕的“巴丹死亡行军”，夺去7000多名战俘的生命。

麦克阿瑟得知“死亡行军”的详情时，伤心得流下了眼泪，他发誓要打回巴丹，报仇雪恨。为此，他把自己的“吉恩”号专机改名为“巴丹”，连司令部的代号也叫“巴丹”。当后来他的部队在布纳取得第一次胜利后，他只说了一句话：“在巴丹阵亡的将士今晚可以安息了。”

日军保间中将继续小心翼翼地向前推进，一直等到5月5日，他才率部登陆。那时，罗斯福已经放弃了“决不投降”的政策。5月6日中午，温赖特下令在科雷吉多尔升起白旗。

正如麦克阿瑟所担心的那样，保间要求温赖特命令菲律宾的部队全部投降，不然，就要屠杀科雷吉多尔岛上的1.1万多人。5月7日，温赖特通过无线电命令整个菲律宾的美国部队全部停止抵抗。麦克阿瑟被激怒了，他要求剩下的部队不惜一切代价继续战斗。他电告在棉兰老岛的夏普将军：“温赖特将军发布的命令无效。”他还给马歇尔发电报说：“我相信温赖特不过是一时失算，他的处境使他容易被敌人利用。”但这一切都是徒劳的。夏普和别的人都投降了——他们害怕在科雷吉多尔的部队遭受大屠杀。

麦克阿瑟在菲律宾的部队完蛋了。他认为温赖特没有做任何努力去抵抗，所以不能原谅他。当华盛顿建议给温赖特颁发荣誉勋章时，麦克阿瑟持反对意见，他认为别的人更有资格受领。由于马歇尔和陆军部长斯廷森坚持，温赖特还是得到了那枚勋章。

在麦克阿瑟还没有从驻菲美军投降的打击中恢复过来，他又受到一次新的打击。他曾经猜测，他会被任命为整个太平洋战区的最高司令官，由他单独指挥对日作战。马歇尔将军原来也是这么打算的，但是海军上将金认为，太平洋战争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场海战，他不信任麦克阿瑟，因而反对这项任命。他认为，太平洋战区应当由一名海军将领来指挥。结果达成一种妥协解决方式，英美联合参谋部把巨大的太平洋分成两个独立战区：驻珍珠港的切斯特·尼米兹海军上将指挥的太平洋战区和麦克阿瑟指挥的西南太平洋战区。这样一来，麦克阿瑟就要与一位资历不深的海军将领平起平坐了。这个地位比他预计的低多了，这使他感到难以忍受。

麦克阿瑟认为，华盛顿一直在耍花招，先是让他离开他在菲律宾的部队，去澳大利亚寻求根本不存在的援助。华盛顿方面从他手中夺去他在菲律宾的指挥权，交给了温赖特，这个人不去进攻，却反而可耻地投降了。华盛顿曾让他相信他将指挥太平洋战区，而后却又让他自己和尼米兹平分秋色。他真正拥有的，不过是澳大利亚未经训练的少量部队，而这块大陆本身也在受到威胁，即使他能守住澳大利亚，也要好多年才能打回菲律宾去。在气头上，他甚至指名道姓地攻击马歇尔，说海军部是个“阴谋小集团”，还说过，他最凶恶的敌人“不是在前线，而是在我背后的华盛顿”。

麦克阿瑟在墨尔本住了下来，在澳大利亚设立了军事指挥中心。他和琼、阿瑟、阿珠，以及他的参谋人员住在孟席斯饭店六楼。

麦克阿瑟一家常常应邀出席社交活动，在公共场合露面和发表谈话，但是除了与澳大利亚总理约翰·柯廷有密切的私人交往和工作关系之外，他们基本上不与别人交往。

在这段接连遇到挫折的日子里，麦克阿瑟对儿子更加关注了。赫夫回忆说，将军从在菲律宾时就开始了，每天早晨都要给阿瑟一件新礼物，实际上是两件同样的礼物，以便阿瑟能把一件给他的小伙伴。“有时我们很难找到不同的礼物”，但是因赫夫同国内一家玩具公司的一个海军老伙伴保持着联系，解决了这个问题。

除了家庭生活之外，麦克阿瑟的活动范围就局限在他的司令部了。以萨瑟兰为参谋长的参谋部几乎全都是由“巴丹帮”的人组成的，他们像琼一样以麦克阿瑟为中心，组成了一个怨恨和怀疑“外人”的排外集团。

2 扭转“风向”的海战

不管麦克阿瑟有多么大的误解，其实华盛顿方面，特别是马歇尔正在想尽一切办法给麦克阿瑟调遣人员和武器装备。还在麦克阿瑟到达澳大利亚之前好久，罗斯福和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就已决定，必须拯救澳大利亚，以便把它作为最后反攻日本的跳板。大约在麦克阿瑟到达澳大利亚的时候，罗斯福和丘吉尔就已经同意，把一直在北非作战的三个一流的澳大利亚帝国陆军中的两个师调回澳大利亚。此外，马歇尔将军还下令将第 32 和第 41 美国陆军师（当时正在美国受训）立即运往澳大利亚，随同一道运去的还有一些防空分队、工兵分队和支援部队，使美国部队的总数达到 10 万人。马歇尔还下令，迅速建立一支约有 8 个大队的以澳大利亚为基地的空军，使轰炸机和战斗机总数达到 535 架。金海军上将还派去了 6 艘驱逐舰、2 艘潜艇补给船及 6 艘老式的 S 级潜艇。同时，他还计划彻底检修在澳大利亚基地的 20 艘潜艇，使其适应战争的需要。澳大利亚制订的扩军计划也正在实施。

为协调指挥盟军部队对日作战，麦克阿瑟被任命为西南太平洋盟军的总司令，他不仅要指挥美国的部队，而且还要指挥澳大利亚、荷兰、新西兰和其他国家的部队。有好几个国家的军官在这个“国际性的”司令部里工作。麦克阿瑟指定澳大利亚的托马斯·布莱米将军指挥地面部队，可是其他关键性的领导岗位都被美国人占了。乔治·布雷特中将代替布里尔顿当了盟军空军司令。盟军海军司令是美国海军中将赫伯特·利里。萨瑟兰仍当参谋长。“巴丹帮”的其他人员受命担任剩下的高级职务。

麦克阿瑟根本不信任他的三个高级司令官。布莱米的职务不过是礼仪性的，麦克阿瑟及其总司令部玩弄各种花招，总是越过他，实际上在指挥地面部队。直到这时，麦克阿瑟还在怨恨海军不去救援他在菲律宾的部队，他就拿利里出气。他还因克拉克机场的惨败而抱怨空军，先是一连八天拒绝接见空军司令布雷特，见面以后又是一阵严厉的申斥。在这个令人不愉快的司令部里，鲁道夫·费比恩的“卡斯特”密码破译分队才是一件真正有价值的“秘密武器”。它作为战争的耳目一直完好地保存下来，如今它驻在墨尔本澳大利亚皇家海军情报处层层设防的蒙特雷大楼里。在行政上，“卡斯特”还是受美国海军的控制，但是它搜集到的绝密情报，每天都送给麦克阿瑟。这些情报使麦克阿瑟几乎在战争的每一个环节上都胜日本人一筹，成为一名料事如神的总司令。

“卡斯特”分队在墨尔本建立后不久，就获得一份激动人心的情报，可以说是二次大战中最有价值的情报之一。这是一份日军的作战命令，详细地说明了日本人在位于新不列颠岛上拉包尔的作战意图：他们将在 5 月初发动一次钳形攻势，实施两栖作战，企图以大部分兵力占领巴布亚的澳大利亚前哨阵地莫尔斯比港。一股小部队将在所罗门群岛的图拉吉

岛登陆，在那里建立水上机场，以支援莫尔斯比港作战，并为以后入侵新喀里多尼亚、斐济和萨摩亚铺平道路。入侵部队将由强大的海军部队支援，参加行动的有“翔鹤”号和“瑞鹤”号重型航空母舰，“祥凤”号轻型航空母舰，外加许多艘巡洋舰和驱逐舰。

华盛顿和珍珠港得到情报以后，都认为这个情报很珍贵，应该在美军航空母舰安全有保障的海域，给进攻莫尔斯比港的日军一次决定性的打击，最后决定尼米兹和麦克阿瑟采取联合行动。尼米兹将派出“约克城”号和“列克星敦”号两艘航空母舰（他的另外两艘航母“大黄蜂”号和“企业”号交给了吉米·杜利特尔去袭击东京），以及一些护航巡洋舰和护航驱逐舰。麦克阿瑟将派出能够出海作战的水面舰只和潜艇，并派出他所能拼凑起来的陆上轰炸机去执行侦察和轰炸任务。

5月4日至8日，日军和盟军部队在海上遭遇，进行了有名的珊瑚海大战。双方的航空母舰互相对垒，在视线以外以舰载飞机为武器互相发动攻击，这在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在4天的激烈混战中，美国舰载飞机击沉了日军“祥凤”号轻型航母和一艘入侵莫尔斯比港的大型运输舰，重创“翔鹤”号重型航空母舰。日本飞机击沉了美国驱逐舰和油船各一艘，击伤“约克城”号和“列克星敦”号两艘航空母舰。排水量为4.2万吨的“列克星敦”号很快就被无法控制的大火吞没，美国海军用鱼雷把它击沉了。从战术意义上讲，这次战役是以美军失败而告终，但从战略意义上讲，是美国胜利了。入侵莫尔斯比港的日军部队掉头撤走了，这是日军开战以来，第一次未能达到既定的目标。日本海军不可战胜的神话被打破了，盟军方面受到很大的鼓舞。尼米兹说，这是“一个将产生深远影响的决定性胜利”。

麦克阿瑟的海军和空军部队在战斗中只起了微小的作用。布雷特的少数几架飞机轰炸了莱城、拉包尔和布干维尔的基地，并执行了照相侦察任务。由于误会，布雷特的轰炸机攻击了麦克阿瑟支援尼米兹的美澳小型舰队（3艘巡洋舰，2艘驱逐舰），炸死9人，幸亏没有击沉舰只。

这次战役之后不久，大约在5月18日，“卡斯特”破译人员进一步提供了关于日军作战意图的有价值的情报。看来日军正准备在中太平洋地区采取一些重大的行动，不过到底是什么行动，还不得而知。无论采取什么行动，为了切断从美国和夏威夷至澳大利亚的交通线，日军必将会进一步向所罗门群岛推进，夺取除图拉吉之外的新喀里多尼亚、斐济和萨摩亚。此外，夺取莫尔斯比港仍然会被列在计划之内。但可能不是一场海战，日本人大概会在布纳登陆，再从陆上派出部队——越过海拔4000米的欧文斯坦利山脉——从背后进攻莫尔斯比港。

经过紧张而艰苦的努力，在珍珠港的“海波”分队终于破译了日军密码。日本海军上将山本五十六将向中途岛发动一次大规模进攻。中途岛是个面积只有4.7平方公里的小岛，地处连接美洲和亚洲大陆的太平洋航道的中部。日军夺取中途岛的目的在于建立海军航空兵基地，同时诱出美国太平洋舰队并将其歼灭。破译人员准确地提供了有关作战命令的情报，甚至得知“翔鹤”号在珊瑚海遭重创，“瑞鹤”号损失了它的飞机，因而这两艘航空母舰都不会参加这次战役。

美日海军于6月3日至6月6日，在中途岛海域进行了激烈交战。较量的结果，日本海军受到了致命的打击，共损失4艘航空母舰、1艘重

型巡洋舰、340架作战飞机、2400多名水兵和飞行员。美军损失1艘航空母舰、1艘驱逐舰和150架作战飞机。正如海军历史学家沃尔特勋爵所说的那样，对尼米兹和美国海军说来，这是一次“难以置信的胜利”。在一个月发生的两次海战中，美军给予日本海军航空兵以沉重的打击，从此它再也没有恢复元气，日军在海上发动进攻的能力被大大地削弱了。

日军接连两次受到重创丧失了海空控制权和战略主动权，只得放弃南进夺取新喀里多尼亚、斐济和萨摩亚的计划。太平洋的“风向”开始转变了。这就促使美国的太平洋战略发生了转变，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半年后，决策者们开始认真考虑战略反攻的问题了。大部分计划都集中在占领新不列颠岛上拉包尔的日军基地。如能占领这个基地，就能阻止日军继续向前推进，并迫使它后退至1100多公里之外的中太平洋基地特鲁克。

6月初，即中途岛大捷后不久，麦克阿瑟向华盛顿提出了一个大胆的作战计划：直接对拉包尔实施两栖攻击。他认为拉包尔那里“防御薄弱”，使用他指挥下的有效的攻击力量，再加上尼米兹的一个两栖作战师和航空母舰的支援，他就能像吃顿快餐一样迅速地攻占拉包尔。接着，又向华盛顿呈送了称为“塔尔萨-1”和“塔尔萨-2”作战计划，预计占领拉包尔的时间短得惊人，分别为14天和18天。麦克阿瑟之所以能提出如此大胆的计划，一是因为他的军事实力已得到了明显的加强；二是他受到两次海战的刺激，不甘心落在海军后面，他要争得太平洋战争的指挥权。

马歇尔将军和他的谋士们对麦克阿瑟提出的计划很感兴趣，但当马歇尔把计划提交参谋长联席会议讨论时，却受到了海军的冷遇。金海军上将认为，麦克阿瑟计划根本不现实。那时，日军在拉包尔以外还有6个空军基地，怎么可能在短时间内摧毁它们呢？（麦克阿瑟的战斗机从现有的基地上起飞达不到拉包尔，不得不单纯依靠无护航的轰炸机。）如果不能摧毁这些基地，日军飞机肯定会袭击航空母舰和海上的舰只。即使澳大利亚和美国部队都上岸，仍然还有很大的问题。拉包尔根本不是“薄弱环节”，从莫尔斯比港返回来的“日军有数千精锐部队仍在拉包尔。此外还严重地缺乏运输舰只，根本不能在短时间内将麦克阿瑟3个师和一个陆战队师从澳大利亚运过去。

金海军上将仍然希望太平洋战争主要由海军来露一手，而把麦克阿瑟的部队降到支援部队的地位。他傲慢地命令尼米兹准备一份由海军和陆战队占领拉包尔的作战计划。当麦克阿瑟得到这些消息时，感到非常气愤。不管怎么说，拉包尔在他的战区范围之内。6月28日，他给马歇尔发去了一份电报：

“十分清楚……海军想担任太平洋战争的总指挥，陆军的作用被降到次要地位，任人摆布……”

这封电报在参谋长联席会议上立即引起了轩然大波。陆、海军之间经过激烈争吵，最终总算“非常困难地”采取了一个折衷方案。会议的决议于7月20日送达尼米兹和麦克阿瑟。进攻的目标是拉包尔，不是用麦克阿瑟的迅速推进去占领，而是分为三个步骤进行：第一步由尼米兹实施，后两步由麦克阿瑟实施。第一步，是在8月1日重新占领东南所

罗门群岛的图拉吉及其附近岛屿。作战期间，麦克阿瑟将向尼米兹提供陆上的空中支援和有限的海上支援。第二步，是重新占领莱城、萨拉茅阿和东北新几内亚及所罗门群岛中的其他岛屿（新乔治亚、布干维尔）。第三步，即最后一步，是攻占拉包尔。

麦克阿瑟对这个妥协方案是满意的。他经过深思熟虑后，也许已经认识到了拉包尔不可能在 14 天或 18 天之内轻易到手。应当从所罗门群岛和新几内亚逐步包抄。在这个计划中，麦克阿瑟承担了分量最重的任务。攻占图拉吉以后，就看他大显身手了。

为了加强领导，尼米兹任命罗伯特·戈姆利海军中将任副司令，负责指挥攻占图拉吉及其附近岛屿的战斗。7 月 5 日，即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命令发出三天之后，密码破译人员就向尼米兹报告了令人惊悚的消息，说日本海军修建大队的人员在图拉吉岛附近的瓜达尔卡纳尔岛登陆，正在紧急修建机场。这是不祥之兆，因为一旦机场完工，日军将会重新夺回制空权，还将封锁海上通道。金海军上将不得不修改作战计划，要求部队在日军机场完工前，攻占瓜达尔卡纳尔岛。

几天后，在协调作战计划时，麦克阿瑟提出，在盟军力量得到加强之前，发动进攻只能招致失败，并要求将原定 8 月 1 日开始的作战行动无限期推迟。金海军上将在给马歇尔的电报中轻蔑地写道：“3 个星期以前麦克阿瑟还说，若能向他提供两栖作战部队和两艘航空母舰，他就能攻下拉包尔。现在他却感到，他不仅不能指挥这场旷日持久的战役，就连图拉吉战役也不敢参加了。”金只同意把图拉吉战役推迟一个星期，由于否决了麦克阿瑟的意见，并坚持向图拉吉—瓜达尔卡纳尔推进。后来，用海军历史学家塞缪尔·莫里森的话说，金海军上将“对战争做了一个最伟大的决策”。

3 疏忽大意的代价

根据参谋长联席会议制订的攻占拉包尔的作战计划，待尼米兹的部队攻克图拉吉—瓜达尔卡纳尔之后，麦克阿瑟应派兵夺取在新几内亚—莱城和萨拉茅阿，以及上所罗门群岛中的日军基地。对麦克阿瑟何时开始行动，没有特别限定时间，这既取决于副司令戈姆利海军中将能以多快的速度攻下图拉吉—瓜达尔卡纳尔，也取决于他的部队战斗准备所需要的时间。当然，更受到日本反击情况的制约。

尽管日军在珊瑚海和中途岛海战中受挫，但其最高司令部对夺取巴布亚境内的莫尔斯比港的决心没变。莫尔斯比距澳大利亚本土只有 430 多公里，如能攻占那里的机场，将使他们得以控制整个澳大利亚东北和盟军的海上通道。它还能掩护向所罗门群岛进攻的日军右翼。如失掉莫尔斯比，麦克阿瑟将失去向拉包尔或菲律宾前进的基地。

其实关于日军企图攻占莫尔斯比港的情报，“卡斯特”密码破译人员在 5 月 18 日就报告过。他们说，日军下一步企图经由布纳从陆上，翻越欧文斯坦利山脉，从背后攻打莫尔斯比。麦克阿瑟的参谋人员，主要是他的情报官查尔斯·威洛比，认为日军不可能越过崎岖不平，几乎难以逾越的欧文斯坦利山脉，也不相信它有足够的力量对莫尔斯比港造成严重威胁。

威洛比认为：“有人说日军将采取经由陆上的军事行动，从后勤保障困难、通信联络不顺畅和地形复杂的观点来看，是很值得怀疑的。”如果日本人在布纳登陆，其目的只不过是在那里修建机场而已。麦克阿瑟显然同意威洛比的观点，认为日军沿秘密山路翻越欧文斯坦利山脉威胁莫尔斯比港的可能性是完全不可信的。

由于这些原因，莫尔斯比港的防御被忽视了。麦克阿瑟只用一个澳大利亚旅来加强防御，而这个旅是由毫无作战经验的民兵组成的。此外，他还派为数不多的美国工兵，去修建位于莫尔斯比港和米尔恩湾的机场。为保卫机场建设，还派去了少量防空部队。这些机场将作为进攻莱城和萨拉茅阿的前进基地。守卫布纳以及布纳和欧文斯坦利山脉之间地域的少量澳大利亚部队没有得到加强。

到了7月，麦克阿瑟的谋士们认为，在即将发动的莱城—萨拉茅阿战役中，需要在布纳地区修建一个前进机场。当时的形势很微妙，布纳及其周围地区虽然掌握在澳大利亚人的手中，但如果盟军开始在那里修建机场，日本人肯定会作出反应，猛烈的空袭或海上攻击都是可能的。7月中旬，麦克阿瑟批准了在高度保密的情况下修建机场的计划，并暗中分四批派去支援部队（不仅有防空炮兵连，还有步兵）。

在这期间，正如密码破译人员报告的那样，日军正在抓紧进行攻占莫尔斯比港的作战准备，他们在拉包尔集结了大批运输舰只和补给船，以便向布纳运送进攻部队。在布纳附近修建机场的澳大利亚人风闻日军的作战计划后，立即向总司令部作了报告。由于当时总司令部正在从墨尔本向布里斯班搬迁，工作秩序比较混乱，总部对这一重要情报置若罔闻。

7月18日，日军百武晴吉中将在拉包尔码头，为堀井富太郎少将指挥的第17集团军南海支队送行。很快，澳大利亚的侦察机发现了日军运兵船队已从拉包尔出发，便立即报告了总司令部。麦克阿瑟命令布雷特将军出动轰炸机阻止日军登陆。

布雷特将军的B—17轰炸机对拉包尔作了一些零星的空袭。他的飞行员们精疲力竭，士气不振，飞机技术状态也不好，再加上因麦克阿瑟和布雷特之间的关系恶化，麦克阿瑟已决定解除布雷特职务等原因，在日军出动的关键时刻，有两天轰炸机未能出动，故空袭并没有给日军登陆行动造成多大的威胁。

7月22日，日军先头部队3000人在布纳登陆。当布雷特的轰炸机再次升空出击时，为时已晚，他们只击沉了1艘运输舰和1艘登陆舰，日军只有轻微的伤亡。日军登陆后，把数量不多的澳大利亚部队和土著民兵一扫而光，占领了滩头阵地，同时派出一支特遣部队，沿着科科达山路跨越欧文斯坦利山脉，直扑莫尔斯比港，途中他们打垮了封锁小道的一小股澳军和当地民兵。在其后的几天内，又有1.3万名日军在布纳登陆。并将滩头阵地扩大到北面的戈纳。

这突如其来的沉重打击，最初简直使麦克阿瑟不知所措。他不仅失去了首先到达布纳的机会，而且在他进攻莱城和萨拉茅阿之前，还面临着把1.6万名精锐日军部队赶出巴布亚的任务。

当麦克阿瑟和他的总司令部还在迷惑不解之际，日军已向南大踏步地挺进。7月29日，日军轻而易举地攻占了欧文斯坦利山脚下的科科达

机场，随后登上山间小路直奔莫尔斯比港。掘井为了加快行军速度，派出一支先遣队在前面用大砍刀在丛林中开路。日军士兵甚至唱着歌从后面追击溃逃的澳大利亚士兵。这时麦克阿瑟又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他说：“我指挥 76 务的队伍已经失败过一次，我要尽最大努力避免第二次失败。”

澳大利亚的一些将领感到悲观失望，他们估计新几内亚是保不住了，于是又谈起退守“布里斯班防线”的事。麦克阿瑟得到消息后说，再也不许散布那些失败主义的论调，不然他就辞职。为了作出坚决抵抗的姿态，他的家属也由远离前线的墨尔本飞到布里斯班。在记者招待会上，麦克阿瑟说：“我们决心在新几内亚保卫澳大利亚。……现在只有一个办法去夺取胜利，那就是进攻！进攻！进攻！”

戈姆利海军中将指挥的陆战队于 8 月 7 日在图拉吉和瓜达尔卡纳尔岛登陆了。两个岛屿很快就被美军占领了。但日本海军不甘示弱，在萨沃岛的一次夜战中，突然袭击了戈姆利的海军部队。他们发射了威力巨大的鱼雷，并进行了炮击，摧毁了举足轻重的 4 艘重型巡洋舰，歼灭了 1000 名美国和澳大利亚水兵。

8 月 17 日，日军山本五十六将军率联合舰队主力，开赴所罗门群岛以北海域迎击盟军舰队，企图夺回太平洋战场的主动权。8 月 24 日，双方舰队遭遇后发生激战，结果日军损失 1 艘小型航空母舰和 90 架飞机；盟军“企业号”航空母舰受到重创，损失 17 架飞机。此后，拉包尔的日军就开始在夜间用驱逐舰向瓜达尔卡纳尔岛运送去了足够的增援部队，使盟军的作战部队陷入危险境地。

到 8 月下旬，麦克阿瑟和戈姆利都发现他们已处在危险之中。拉包尔的日军能同时在瓜达尔卡纳尔和布纳两条战线上作战，证明日军比麦克阿瑟所预料的要强大得多。

4 撤换三军司令官

当总司令部终于意识到布纳处于危险境地时，麦克阿瑟急忙采取措施抗击日军的入侵。他命令善于打硬仗的澳大利亚第 7 步兵师开赴巴布亚，并让澳大利亚的西德尼·罗厄尔少将指挥巴布亚的所有部队。

这时，“卡斯特”密码破译人员在侦听拉包尔频繁的通信联络时发现，日军正打算在莫尔斯比港右翼的米尔恩湾实施登陆。因为那里有一个比莫尔斯比还优良的港口，美军的 3 个机场已开始在那里修建，所以米尔恩湾一旦落到日本人手中，那对盟军来说就是个灾难。米尔恩湾距莫尔斯比港只有 370 多公里，从那里出发，日军可以轻易地在莫尔斯比实施两栖作战。日军轰炸机从米尔恩起飞可以轰炸澳大利亚东北部、莫尔斯比港、瓜达尔卡纳尔，甚至布里斯班的新建空军基地也在其攻击范围内，这将对盟军构成严重的威胁。

这一次，麦克阿瑟对“卡斯特”密码破译人员搜集到的情报很重视，采取了防范措施。他命令澳大利亚第 7 师的一个旅同支援部队一道赶到米尔恩湾，使那里的总兵力达到 9500 人左右。一位具有战斗精神的澳大利亚人西里尔·克洛斯少将指挥这支部队，向罗厄尔将军负责，那时他已经在莫尔斯比港设立了司令部。这一切都是在高度保密的情况下进行

的，这样就不致使日本人怀疑他们的密码已被破译。

这一次，由于严重地低估了盟军在米尔恩湾的防御力量，日本人上了当。8月25日，他们派1500人实施登陆时，遇到了盟军的空袭和地面部队的顽强抵抗。4天后，日军又派出约800人的增援部队登陆，还是无济于事。经过大约一个星期的激战之后，日军命令残部全部撤退，在海滩上留下了600具尸体。

9月5日，就在日军从米尔恩港败退的同一天，堀井富太郎却率部沿科科达小路又向前跃进了一步。尽管丛林密布，小路崎岖，后勤补给极为困难，还受到澳大利亚军队的阻击，堀井还是取得了很大的成功。

在军事形势仍令人感到担忧的时候，麦克阿瑟撤换了陆、海、空三军司令官。其中海军司令是一个无足轻重的人，而其他两个人，后来成为麦克阿瑟的得力助手，在麦克阿瑟的战斗生活中都是举足轻重的角色。直到战争结束，他们与麦克阿瑟一直同舟共济。

麦克阿瑟的海军司令利里中将由阿瑟·卡彭德上将接替。他平庸无能，好管闲事，对麦克阿瑟没有多大帮助。他的任命是金海军上将轻视麦克阿瑟的又一表现。第一流的海军军官都被派给尼米兹或大西洋舰队去了。在那些岁月里，“麦克阿瑟的海军”只能得到平庸之辈。以澳大利亚为基地的盟军海军主力仍然是潜艇，现在已增加到大约31艘。目前指挥这些潜艇的是两名新调来的军官：小查尔斯·洛克伍德和拉尔夫·克里斯蒂。洛克伍德指挥弗里曼特尔基地的20艘潜艇。他正忙于清除那些胆小如鼠的艇长，着手解决鱼雷失效的问题。洛克伍德是尼米兹的人，6个月后，他就离任前往珍珠港指挥尼米兹属下的潜艇部队去了。

克里斯蒂指挥布里斯班基地的11艘老式潜艇。克里斯蒂远比洛克伍德善于交际，他和卡彭德交往甚密，同麦克阿瑟也建立了亲密的工作关系。他后来成为麦克阿瑟海军中的一颗明星。

克里斯蒂的旧式近程潜艇主要偏重于战术上的应用。他们在所罗门群岛和靠近通往拉包尔的南部海路上巡逻，主要依赖“卡斯特”密码破译人员和侦察机提供的情报，来掌握敌舰的活动情况。在巡逻中，这些旧式潜艇用老式鱼雷击沉了日军大型布雷舰，重型巡洋舰和大型运兵舰各1艘。

潜艇曾经在林加延湾使麦克阿瑟大失所望，可如今在澳大利亚，他简直被潜艇的战绩迷住了。

空军领导也作了意义重大的变动。布雷特在懊恼中乘船回国了，接替他的是51岁的乔治·肯尼。肯尼于7月下旬到达，那时正值布纳战役的早期阶段。肯尼有能力，工作认真，精明强干，很快就显示出卓越的才能。

肯尼后来在他著的《肯尼将军的报告》和《我所认识的麦克阿瑟》两本书中谈到他刚上任时的情况。在他首次会见麦克阿瑟时，将军“显得有点疲劳，拉长着脸，神情紧张”，花了半个小时的时间发泄他的不满：“布雷特的人，上校衔以上的军官，一个都不能用”，说飞行员是“对战争毫无贡献的乌合之众”，说他们同总司令部对抗，“简直到了不忠诚的程度”。

肯尼对这些尖刻的指责感到迷惑和惊讶。他坦率地表示将效忠于麦克阿瑟，并把那些碍事的人一扫而光。会见结束时，麦克阿瑟把他的一

只胳膊搭在肯尼的肩上说：“乔治，我认为我们会配合得很好的。”

一离开总司令部，肯尼就急忙赶到基地去视察。空军基地“骇人听闻的”混乱状态使他感到震惊。飞行员和地勤人员士气低落，地面上摆满了因缺乏小零件而停飞的飞机。肯尼还了解到，245架战斗机中，只有50架可以飞行；62架B-17轰炸机中只有5架能飞；领取飞机零件需办繁杂的手续。实际执行任务的飞行架次和投弹数，与飞机总数相比，实在低得可笑。飞行员技术水平低，起飞执行任务时，确实能飞抵目标的只是少数人，投弹命中率极低。

肯尼像一阵旋风似地迅速整顿了他的司令部。他撤掉了5名将军和许多校级军官，提拔了恩尼斯·怀特黑德准将任副司令。肯尼雷厉风行的作风激发了大家的工作热情，经过几个星期，能够起飞作战的飞机数量就增加了一倍。

随后肯尼制订了对拉包尔进行大规模空袭的作战计划。当萨瑟兰试图修改他的计划时，他气愤地冲进这位自以为是的参谋长的办公室，用铅笔在一大张白纸上点了一个点，然后对萨瑟兰说：“你对空中力量的了解就是这么一点，而我了解的就是这张纸这么大。”并威胁说：“如果你不同意，咱们就到隔壁去找总司令，看空军的事谁说了算！”在他的坚持下，参谋长只得同意他的计划。

当盟军部队在瓜达尔卡纳尔岛登陆时，肯尼已经牢牢地控制了他的部队。他的飞机从澳大利亚东北、莫尔斯比港和米尔恩湾出击，对敌军进行轰炸、扫射，并同敌战斗机在空中混战。8月7日，他给麦克阿瑟和戈姆利送了一件特殊的礼物。经过最大的努力，肯尼在当天早上派出18架B-17轰炸机飞往拉包尔，这是迄今为止太平洋战争中规模最大的一次猛烈空袭。肯尼声称他的轰炸机摧毁了在拉包尔地面上的75架日军战斗机，在空中击落11架（战后查证，实际没有消灭那么多敌机）。麦克阿瑟得到这个喜讯后欣喜若狂，下令嘉奖有功的飞行员。

8月下旬，总司令部将第1军（美军第32师和第41师已编入该军）交给了56岁的罗伯特·艾克尔伯格少将指挥。他是一个勤奋好学，人缘好，有能力的西点军校毕业生。他是在米尔恩湾战斗最激烈的时刻到来的。

艾克尔伯格将军到任后视察了部队。自4、5月以来，部队一直在澳大利亚进行训练。他来到时，以为这些师都经过丛林战的良好训练，可是，实际上“美军根本没有做丛林战的准备”。有一个士兵向他报告说，在长达数月的备战训练中，他们只进行过一次夜战训练。因为艾克尔伯格将军在报告中提到这些抱怨的话，总司令部认为是在指责他们，感到十分不高兴，后来让他坐了3个多月冷板凳。

当时肯尼定期往返莫尔斯比港，他向麦克阿瑟报告说，澳军司令西德尼·罗厄尔有一种“失败主义情绪”，已对他的部下造成不良影响，若不采取断然措施，我们就可能失掉莫尔斯比港。

为了打击日军，总司令部制定了一个冒险的军事计划。他们准备派澳大利亚部队去增援科科达山道上的守军，然后派一支强大的陆军部队从陆上绕过去，来一个“大迂回行动”。这支部队将穿过欧文斯坦利山脉，翻越一段陡峭山路，从背后袭击堀井少将，迫使他从科科达山道撤退下来。这是一次冒险行动。因为部队要穿越丛林密布的崎岖山道，需

要有一条很长的补给线。若是日军在瓜达尔卡纳尔岛迅速取胜，他们就可能把部队调往布纳，用两栖作战围歼这支战线拉得过长的部队。

布莱米将军亲自去莫尔斯比港落实这次具有决定意义的行动，并解除了罗厄尔的职务，以便在澳军部队消除消极影响。为了尽快将部队调到莫尔斯比，肯尼建议将美军第 32 师的 126 团和 128 团空运到莫尔斯比。参谋长不采纳这个建议，肯尼就直接去找麦克阿瑟，得到他的同意，这才有了“美军首次大量空运部队”的行动。

在此期间，瓜达尔卡纳尔岛的日军进展很不顺利。9 月 12 日夜，日本曾发动一次夺取机场的总攻，两天以后，以失败告终。受瓜岛形势的影响，堀井将军奉命在瓜达尔卡纳尔岛到手之前停止向莫尔斯比港出击。不久以后，因为瓜达尔卡纳尔岛的形势更加恶化，他又奉命从科科达山道撤退，在布纳海滩建立一道坚强的环形防御阵地。堀井大概是历史上最倒霉的一位将军，莫尔斯比港已经在望了，可是现在却要他后撤，前功尽弃了。

堀井开始后撤时，布莱米将军派澳军在科科达山道上追击，并且开始按麦克阿瑟的指示进行“迂回行动”。美军第 126 团向日军后方迂回行动，并向日军发动进攻，这是麦克阿瑟指挥的美国陆军对日军发动的首次进攻。他们穿过几乎无法通行的山道，翻越了欧文斯坦利山脉。

日军边打边撤，竭力推迟后撤的时间。盟军要赶在堀井的部队撤到布纳之前，把它在平原上包围后歼灭。

眼下虽说艾克尔伯格的部队已经投入了战斗，可他本人还在一旁坐冷板凳。艾克尔伯格在进攻布纳之前曾前往莫尔斯比，准备接受指挥任务，但是麦克阿瑟、萨瑟兰不信任他，让他立即返回澳大利亚去训练他的第 41 师。作为地位仅次于麦克阿瑟的美军指挥官，竟然不让他参与指挥作战，这简直使他“不敢相信”。艾克尔伯格是位忠诚守纪的职业军官，他服从了命令，坐一架参谋长故意给他安排的破旧飞机离开了前线。萨瑟兰还设法不让艾克尔伯格的名字在麦克阿瑟的新闻公报中出现，以致许多个星期过去了，美国公众对第 1 军少将军长艾克尔伯格还一无所知。

第四章 再创辉煌

1 初见曙光

日军为了集中兵力对付美军向瓜达尔卡纳尔岛发起的进攻，堀井将军奉命退守布纳滩头。到10月上旬，瓜岛上日军的兵力增加到2.2万人。10月22日，日军向美军控制的机场发动了第二次总攻，但再次遭到惨败。为夺取这次战役的胜利，日军做出巨大的努力，以致出动了联合舰队的全部“人马”。作为回敬，尼米兹的舰只也倾巢出动。在9月至12月的多次海上激战中，双方各损失24艘航空母舰、战列舰等大型主力舰，还有许多舰只遭到重创。

10月18日，尼米兹海军上将免去了戈姆利的职务，任命威廉·哈尔西海军中将指挥整个战役。哈尔西1904年毕业于美国海军学院，是美国海军的著名将领。

11月16日，日军最高统帅部调整了西南太平洋方面的陆军指挥系统，组建了以今村均上将为司令官的第8方面军，但今村均上任后也没能实现其夺回瓜岛的誓言。由于日军失去了海空控制权，部队的补给中断，再加上疫病流行，死亡人数大增；而美军的军力却得到了加强。到了12月底，日军被迫作出停止瓜岛作战的决定。1943年2月上旬，1万余名日军残部撤离瓜岛。

在此期间，澳军正在科科达“该死的山道”上追击堀井的部队，美军126团也在丛林中艰难地行进，因为自然条件恶劣，后勤供应跟不上，推进速度都非常缓慢。肯尼虽然派飞机空投了一些补给品，但能找回来的不多。

在后撤途中，堀井因木筏倾覆而淹死，上万人的部队因疾病、饥饿只剩下了几千人，但日军还是抢先了一步，得以与布纳的守军会合，并在戈纳—萨纳南达—布纳一线绵延约20多公里的海岸上建立了滩头阵地。麦克阿瑟原定的围歼日军的计划落空了。

11月14日，麦克阿瑟下达了进攻布纳的作战命令。左翼是由科科达小路下来的澳军第7师，由乔治·瓦齐少将指挥进攻北面的戈纳；右翼是爱德华·哈丁少将指挥的美军第32师进攻南面的布纳；中路126团继续向布纳推进。这些部队深信这次战役将像吃糕点那么容易，他们以高昂的战斗热情和乐观的情绪，于11月16日出动了。虽然他们所到之处，遍布沼泽和丛林，但是每个人都相信，胜利已经在望了。遗憾的是总司令部完全低估了滩头阵地上日军的实力。自初夏以来，负责情报工作的查尔斯·威洛比和其他一些人就一直小视日军的实力水平，认为日军在科科达山道上和其他地方已遭到惨重损失，猜测日军不会超过2000人，防御一定很薄弱，如果日军在瓜达尔卡纳尔岛上再后退一步，设在拉包尔的日军司令部就可能命令这些部队全部撤退。实际上，在戈纳—布纳一线，还有6000名左右日军，他们牢牢地坚守在一系列防御工事里，美国陆军历史学家把这些工事称为一大“杰作”。

为亲自督战，11月6日，麦克阿瑟和他的主要助手萨瑟兰、肯尼、威洛比等人，离开布里斯班，在莫尔斯比港设立了前沿司令部。将军和他的随员搬进一幢坐落在一座小山上的两层楼房里办公，不知为何人们

称这幢小楼房为“政府大厦”。像在墨尔本和布里斯班一样，麦克阿瑟还是独处一室，他很少离开警卫森严的司令部。

一上阵交手，美澳军两个师立即遭到坚守在战壕里的日军的殊死抵抗。他们很快就陷入了困境，被倾盆大雨和丛林疾病弄得狼狈不堪，又严重缺乏补给品，特别是食物，伤亡极其惨重。在主要由新兵组成的美军第32师中，因指挥不力，部队士气低落。令人遗憾的是，总司令部不顾客观情况，又责难起哈丁和他指挥的第32师来了。麦克阿瑟不断呼吁哈尔西海军中将提供海上支援，可是哈尔西拒绝了麦克阿瑟的要求，因为他不能用那些幸存的珍贵舰只在巴布亚以东的危险水域去冒险。

在无望的进攻使伤亡人数急剧增加的情况下，麦克阿瑟准备派正在澳洲训练的美军第41师来增援。这时托马斯·布莱米建议派澳大利亚部队来增援哈丁，因为“他们知道如何作战”，言外之意是美军不知道如何作战。麦克阿瑟认为澳大利亚最高军事指挥部正在看他的笑话，气得他火冒三丈，这时他想到了艾克尔伯格。

麦克阿瑟迟疑不决地派人去请艾克尔伯格，他于11月30日到达莫尔斯比港，那时战役已经开始两个星期了。他同麦克阿瑟、萨瑟兰和肯尼在“政府大厦”的阳台上举行了一次特别会议。他发现麦克阿瑟和萨瑟兰对当前的形势都感到十分惊恐。麦克阿瑟对他说：“鲍勃，我要派你到布纳任司令官，撤掉哈丁。我送你去，鲍勃，我还要你撤换那些不会打仗的军官。只要能打胜仗，谁都可以当指挥官。时间是关键，日军随时都可能登陆增援。”他停了一下又补充说，“鲍勃，我要你夺取布纳，否则就别活着回来。”

第二天，艾克尔伯格就飞往布纳前线。他发现第32师的领导“都不在”，部队处于放任自流状态，疫病流行，食物只能按定量的三分之一供应，士兵们都快饿死了，哪里还有战斗力。他向哈丁将军及几个校级军官发了一通火。他立即采取措施，大力改善食物供应，扭转形势。他还深入前线，亲自率领一个连投入战斗，并高喊“小伙子们，跟我来……”他差点被一个隐蔽的日军狙击手击中。当时，除艾克尔伯格以外，所有的美军将官都负了伤，撤离了战场。

12月9日，左翼澳军经过殊死的白刃战终于攻下戈纳。这对麦克阿瑟是个刺激，催促进攻的电报一封接一封地送到艾克尔伯格手中。在高温和大雨中，艾克尔伯格不顾惨重的牺牲，率部对日军发起一次又一次的冲锋。到12月14日，进攻终于取得进展，布纳被攻克了。艾克尔伯格收到了麦克阿瑟发去的贺电。

经过短暂的休整并得到一些增援之后，艾克尔伯格于12月18日重新发起进攻。他们再次受到了日军的顽强抵抗，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血的代价。到圣诞节时，在战场上甚至出现了令人绝望的局面。就在残酷的战斗胜负未定的时候，总司令部却发了一份战报：“在圣诞节期间，我方的行动只限于例行的安全防范，日军的抵抗已被制止。”对此，艾克尔伯格感到吃惊和气愤。

1943年1月3日，日军终于溃退了，美军以高昂的代价，赢得了这次对日作战的胜利。

1月8日，麦克阿瑟在返回布里斯班后发表了一份公报：“巴布亚战役已经到了结束阶段，堀井少将指挥的在巴布亚的日军可以说已被歼

灭。”其实那对萨纳南达的重要防御工事还没有攻下来，有 7000 多名日军在那里顽抗，澳军的进攻在那里严重受阻。

1 月 11 日，艾克尔伯格开始负责指挥在巴布亚的全部盟军，并立即派出澳美联军对萨纳南达发起进攻。进攻遭到顽强的抵抗，盟军伤亡惨重。所幸的是，激烈的战斗刚开始一天，位于拉包尔的日军总部就命令日军从海上撤退。在其后的一个星期中，当撤退还在进行时，战斗仍在十分激烈地进行。到了 1 月 22 日，澳美联军发起钳形攻势包围了萨纳南达，全歼了未能撤离的日军。

从 1942 年 7 月 22 日至 1943 年 1 月 22 日，巴布亚战役整整进行了半年。美军投入的兵力为 3 万人，其中阵亡 3000 人，5400 人负伤，毙敌 7000 人。这是太平洋战争中盟军损失最大的战役之一，比同期进行的瓜岛战役伤亡人数将近多一倍。在 1 月 28 日发表的一份让人难以理解的虚假战报中，宣布战斗结束了，麦克阿瑟夸耀盟军总的损失很小。

当时日军之所以能抢先在布纳登陆，是因为总司令部不相信“卡斯特”密码破译人员的情报。如果他们当时根据得到的情报采取了措施，盟军的伤亡当可大大减少！对总司令部说来，幸亏这次大错在“超级秘密”的幌子下掩饰过去了，麦克阿瑟才能洋洋得意地夸耀，他在澳大利亚的国界以外为保卫澳大利亚而战。

2 重创日军的“俾斯麦大海战”

1943年上半年，布纳和瓜达尔卡纳尔两战区有长达6个月的时间处于休战状态。参加过那里苦战的疲惫不堪的盟军士兵，被调回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进行休整，用新来的部队换防。

麦克阿瑟在离开两个月之后回到布里斯班。由于巴布亚战役取得了胜利，他一扫开战以来的抑郁心情，精神为之一振。63岁的麦克阿瑟“像刚度假回来似的，他目光闪亮，步履轻快，有时还同记者说说笑话”。

总司令部设在布里斯班中心区一幢九层的大楼里。麦克阿瑟一家住在伦农饭店里。琼对做饭这一套虽然并不高明。但因将军不喜欢吃餐厅准备的饭菜，她还是决定由自己亲自做饭。

麦克阿瑟在下属面前，表现冷淡孤傲。他很少与士兵们交谈，他认为那是下级军官的事。在下属的心目中，他是个严肃而令人敬畏的人。几乎没有人敢到家里去打扰他，只有热情豪放的乔治·肯尼是个例外。他住在麦克阿瑟的楼下，他一想出什么“妙主意”，就上楼去敲门，诡称他要喝一杯咖啡。然后就谈他的“妙主意”，有时一直谈到凌晨两点，“琼坐在那听着听着，常常昏昏沉沉地睡去”。

1943年1月，罗斯福、丘吉尔和联合参谋部在卡萨布兰卡开会研究全球战略问题。金海军上将坚持认为，应不断对日本人施加压力，并敦促将对日作战的盟军部队增加一倍。丘吉尔和他的顾问们，勉强同意了这一主张。于是，金宣布麦克阿瑟和哈尔西可在1943年5月夺取拉包尔。他还建议，攻陷拉包尔之后，尼米兹就应当向中太平洋推进，目标是及早夺取吉尔伯特群岛。

3月，麦克阿瑟派肯尼和萨瑟兰去华盛顿，参加参谋长联席会议主持召开的会议，研究确定1943年太平洋战区的作战计划。萨瑟兰提出了“埃尔克顿”计划。这个计划在实质上同参谋长联席会议1942年7月2日的指令是一致的，只是麦克阿瑟增加了赌注。除手里的部队外，他还需要增加5个师，45个空军大队，以及许多海军舰只和登陆艇。萨瑟兰提出计划时的傲慢态度，使与会代表感到惊讶和反感。会议开了两个星期，最后参谋长联席会议同意给麦克阿瑟派去有限的支援部队：2个或3个师，并增加一些飞机和舰艇。

太平洋战争的新作战计划于3月28日发布。主攻目标仍然是拉包尔。在西战区，要求夺取莱城、萨拉茅阿和在新几内亚境内的其他地区。在东战区，要求夺取上所罗门群岛中的新佐治亚和布干维尔。具体的作战时间安排和协同问题由麦克阿瑟和哈尔西自己去决定。虽然在哈尔西战区内的海军归尼米兹调遣，还是任命了麦克阿瑟担任这次战役的总指挥。

4月15日，哈尔西飞往布里斯班，同麦克阿瑟进行第一次会晤。这次会见很快使他们俩结成了莫逆之交。哈尔西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我向他汇报5分钟之后，我就感到好像我们早已结成终生的挚友。我很少见到像他这样，在这么短时间里就给我留下这么强烈印象，这么讨人喜欢的人。那时，他已经63岁了，可是看上去不过50岁出头。他的头发乌黑发亮，眼睛清澈明亮，仪态端庄稳重。即使他身着便服，也能立即认出他是军人……我们有过争论，但总是愉快地结束。他虽然是我

的上司，但从不把他的意志强加给我。在少数情况下，我不同意他的意见，我就对他说我不同意，于是我们认真进行讨论，直到一方改变主意为止。我们讨论问题时的情景，在我脑海里留下深深的印象：他在办公室里踱来踱去，在他那空荡荡的写字台和乔治·华盛顿的肖像之间的地板上，留下明显的磨痕；他手里拿着玉米棒芯做的烟斗（我很少见到他抽它）。”

麦克阿瑟与哈尔西会晤后，制订出了执行“埃尔克顿”作战计划的详细方案。作战行动将于6月开始。第一步，哈尔西的部队将进攻所罗门群岛中的新佐治亚。同时，麦克阿瑟的部队将进驻新几内亚东海岸以外的伍德拉克岛和基里维纳岛，那里还未被日军占领。联合作战行动的代号为“车轮”。

5月间，罗斯福和丘吉尔在华盛顿再次晤面，称为“三叉戟会议”，会议主要目的是解决进攻日本战略问题。麦克阿瑟认为，通往东京的道路只有一条，那就是集中他所辖战区内的全部力量，向新几内亚推进，经菲律宾、台湾，直指日本。金海军上将断然反对这个主张，他认为赢得战争胜利的最佳方法是，一步一步地展开岛屿争夺战，海军及其陆战队通过中太平洋向前推进——顺序是吉尔伯特群岛、马绍尔群岛、卡罗林纳群岛、马利亚纳群岛、台湾、日本。

最后，罗斯福和丘吉尔达成了妥协，认为可以有两条通往东京的道路，即麦克阿瑟的道路和金上将的道路。实际上还是金上将的道路，这意味着尼米兹将在中太平洋发动攻势。

麦克阿瑟对这一决定感到不快，他给马歇尔发电报打电话，继续反对两条道路的主张，认为夺取中太平洋诸岛，达不到“任何具有战略意义的重要目标”，这样分散力量是徒劳无益的。但他未能动摇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决心。

在地面战斗暂时停歇的6个月里，麦克阿瑟最为关注的，是如何防止日军进一步增援莱城和萨拉茅阿的守军，因为盟军将向那里发起进攻。歼灭日军增援部队的任务交给了以布里斯班为基地的潜艇部队和肯尼的空军部队。

当时，布里斯班的潜艇只有12艘，由詹姆斯·法伊夫指挥，他曾计划用潜艇来“保卫”林加延湾，结果失败了。潜艇部队主要从“卡斯特”密码破译人员那里获取关于敌舰活动的有价值的情报。不久，发现敌人从帛琉至拉包尔、威瓦克开辟了一条新补给线。于是，法伊夫沿新几内亚北海岸部署了几艘潜艇，以便切断敌人这条交通线。达德利·莫顿指挥的“鲑鱼”号潜艇对一个小型护航队进行了一次引人注目的截击，击沉日舰3艘。其中一艘是运兵舰，当近千名日军落水后，莫顿将潜艇浮出水面，然后用轻武器毫不留情地把他们打死。

3月初，总司令部从“卡斯特”密码破译人员那里得到情报说，日本人在拉包尔组成了一个向莱城—萨拉茅阿运送兵员和器材的大型运输船队。有8艘运兵舰，大约装有7000名士兵，还有一些装备。船队由8艘驱逐舰护航。麦克阿瑟要求肯尼以优势兵力去对付这支船队。

肯尼亲自指挥这次作战，他很快集中了在巴布亚的207架轰炸机和154架战斗机。另外还有86架轰炸机和95架战斗机在澳大利亚东北部的各基地集结待命，一旦需要，立即出动。肯尼向日舰可能经过的海域派

出侦察机群进行搜索。

运输船队被发现了，可是因为天气不好，不能采取行动，飞行员感到很恼火。3月2日清晨，天气终于好转。7点55分，首批29架轰炸机飞临日军船队上空。当巨大的轰炸机一群一群地发出刺耳的呼啸声俯冲下来时，日军高射炮手吓得不知所措。许多枚炸弹击中日军舰只，有2艘运输舰被击沉，有2艘受重创燃烧起来，有800多名士兵被巨浪吞噬。

第二天，肯尼派出100多架飞机，两次对船队进行攻击，随后出动的飞机更多，达到330架。这些飞机把运输船队差不多全歼了，16艘舰只中，只有4艘驱逐舰未曾受创，其余不是被击沉就是受到重创。

3月3日至4日夜间，美军派出8艘鱼雷快艇去搜寻残存的敌舰。后来目击者是这样描述的：“落海逃生的数千名日军坐在小艇上在海面上飘泊。几天来，我们的快艇遇到许多满载日军的小艇，并把它们击沉了。这是一项很不愉快的任务，可是没有别的办法。要是让这些小型艇靠岸，带着步枪的日军必然会给沿岸我方阵地造成严重威胁。”

肯尼在半夜把麦克阿瑟唤醒，向他报告了这个好消息。肯尼后来回忆道：“我从来没有见到过他这么兴高采烈。”麦克阿瑟得意地把这次战斗称为“俾斯麦大海战”。他马上草拟了一份给参战将士的贺信：“请向获得辉煌战绩的全体将士转达我对他们的感谢和祝贺。这一次最彻底的歼灭战，必将载入史册。你们的业绩将永远使我感到骄傲和自豪。”

接着，总司令部发布了一份过分夸大战果的公报。麦克阿瑟宣称，日军12艘运输舰和10艘战舰全部被击沉，淹死日军1.5万人。“卡斯特”密码破译人员破译了日军向东京的报告：16艘舰只中有12艘被击沉，约3000名士兵失踪。

3 出色的莱城战役

经过 6 个月的休战后，麦克阿瑟决定按“车轮”计划，采用“蛙跳战术”，对日军发动全面进攻。

麦克阿瑟提出的“蛙跳战术”要点是：集中兵力攻占敌人防守薄弱又适合作前进基地的地区；避免进行会造成大量伤亡的正面进攻；用空军掩护盟军的每一次作战行动，切断敌人的补给线，使其处于困境而无所作为。

盟军动员了巨大的军事力量，在绵延 1000 多公里的陆域和海域全面出击。一支部队指向所罗门群岛，另一支指向新几内亚东海岸，目的是围歼盘据在拉包尔的日军。

6 月 30 日，哈尔西的两栖部队 6 000 人在新佐治亚登陆。该地区只有 4 500 名日军，可是他们牢牢地控制着丛林，凭借坚固工事，下决心战斗到底。哈尔西的部队陷入了可怕的丛林战的困境。在他们得到增援后，部队人数达到近 6 万人，他才于 7 月底攻下这个令人讨厌的地方。战斗中有 1000 名美军阵亡，近 4 000 人受伤。

哈尔西登上所罗门群岛后的下一个进攻目标，是科隆邦加拉岛上的普兰塔欣镇日军机场。当查明那里的日军有 1 万多人后，哈尔西向麦克阿瑟建议，攻打科隆邦加拉应采用避实就虚的战术，先迂回到防御薄弱的佛拉拉佛拉岛，使镇上的日军“无用武之地”。麦克阿瑟同意了这个建议。8 月 15 日，哈尔西的 6 000 人在佛拉拉佛拉岛登陆，没有遇到任何抵抗，夺取全岛后，在那里修建了简易机场。拉包尔的日军司令部见势头不对，命令科隆邦加拉的 1 万名日军尽快乘驳船迂回撤退。尽管哈尔西的驱逐舰和鱼雷快艇作了巨大的努力进行阻击，大部分日军还是逃到布干维尔去了。

到了 10 月，盟军在新佐治亚和佛拉拉佛拉已经有了 4 个前沿机场，下一个攻击目标布干维尔就在盟军飞机的作战半径之内了。

1943 年春天，在布里斯班的陆军司令部里发生了一次重大的人事变动。解除了澳大利亚人托马斯·布莱米对美军部队的直接指挥职务。此外，美国陆军高级将领艾克尔伯格虽然赢得了布纳战役的胜利，但还是被排挤在一旁。一位比艾克尔伯格资历深的美陆军上将沃尔特·克鲁格，来到澳大利亚。他被任命为“美军第 6 集团军”司令，并指挥全班人马。这样，克鲁格就成了艾克尔伯格的上司。

克鲁格同麦克阿瑟在战前就是老朋友。克鲁格在陆军中是一个罕见的人物，是一个没有进过西点军校的将军。他出生在德国，靠自学和自我奋斗，从一个列兵一直晋升到上将。麦克阿瑟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我认为应该把他作为一个陆军司令官所作的卓越贡献记载在美国历史上。”

“车轮”计划中最困难的任务是攻克莱城、萨拉茅阿及其附近地区，麦克阿瑟把这个任务交给了英勇善战的澳军第 7 师、第 9 师和新编第 3 师，由托马斯·布莱米将军负责指挥（这样就把他降到了一个同特遣队司令相当的地位）。次要任务是夺取伍德拉克和基里维纳等外围岛屿，以及在新不列颠登陆，则交给了克鲁格指挥的美国陆军，克鲁格集团军被命名为“白杨树”部队。

6月30日，克鲁格以“白杨树”部队的两个团发动了对伍德拉克和基里维纳的进攻。由于得到了空军和海军的有力支援，部队顺利地在那里登陆。麦克阿瑟夺取这两个岛屿的主要目的是用来建立空军前沿基地。这两个岛屿距拉包尔，比布纳地区的几个前沿基地还近得多，机场建设开始后两个星期，伍德拉克岛就能供飞机起降了。

6月30日，盟军还以很少的代价，攻占了位于布纳和萨拉茅阿中间的拿骚湾，使那里成为进攻萨拉茅阿和莱城的前沿基地。

在这两个目标中，莱城的战略地位最为重要，那里有一个良港和一个可供利用的机场。那里的防御也比萨拉茅阿薄弱。在莱城—萨拉茅阿地区的1万名日本守军中，“主力”部署在萨拉茅阿。基于这些原因，莱城成了主攻目标。

夺取莱城的作战计划是麦克阿瑟主持制订的，因这个作战计划构思大胆缜密，在极端缺乏海上支援的情况下，还是取得了辉煌的战果，使莱城之战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盟军最出色的军事行动之一。

攻占莱城的作战计划要点是：空袭后，由陆上向萨拉茅阿进军，给敌人造成萨拉茅阿是主攻目标的错觉。然后澳军第9师从海上攻击莱城，新近调来的美军第503伞兵团同时在莱城纳德扎布机场实施空降。空降部队占领机场后，肯尼再把澳军第7师越过莱城空运过去，与第9师形成前后夹击之势，以彻底歼灭莱城守军。

7、8月间，当这个计划最后确定下来时，肯尼的飞机正在对日军空军基地发动猛烈攻击。8月17日，肯尼的战机突然袭击了日军韦瓦克空军基地，日军新近调到那里去的200多架飞机有半数被摧毁，在随后进行的空战中又击落敌机近100架。这样，日军在新几内亚的空军几乎全部被歼灭了。

不久，拿骚湾的部队开始向萨拉茅阿发起进攻。根据作战计划，他们要穿过艰难的丛林地带，在9月初到达萨拉茅阿的外围。这次前进可不容易，丛林疾病使1200名美军失去了战斗力。

9月4日拂晓，对莱城的进攻开始了，海军的5艘驱逐舰用大炮猛轰莱城以东的滩头阵地。然后澳军第9师潮水般地冲上海滩。日军发动的空袭没有什么效果，部队迅速向内地推进，向西直抵莱城的日军要塞。

第二天，伞兵部队出动。在实施首次大规模空降行动之前，麦克阿瑟检阅了伞兵部队。后来麦克阿瑟在回忆录中谈到当时的情景：他发现，“许多士兵很自然地在这次行动感到不安。于是我认定，我陪他们一起去是很有必要的。我不想让他们就这样去接受战争的洗礼，我同他们在一起，也许在心理上能使他们得到安慰”。因此，当肯尼请求麦克阿瑟允许他与伞兵战士一起登机时，麦克阿瑟说：“你说得对，乔治，我们俩人一起去，他们也是我的孩子。”肯尼忙加劝阻：“不，那没有意义，您已经60多岁了，又是总司令，难道有必要冒险去让一个月薪5美元的日本飞行员在您身上打一个洞吗？！”麦克阿瑟决心已下，那是很难改变的。他认真地回答说：“我并不担心被子弹打中，我就怕晕机，我不愿在这些孩子面前因为呕吐而丢脸。”为了总司令的安全，肯尼决定亲自驾机为他护航。

这次空降行动，共出动302架飞机。先是对纳德扎布机场进行轰炸、扫射，并投放烟幕弹。然后，1700名伞兵乘96架C—47运输机飞临机场，

10点20分开始跳伞，10点24分全部着陆（有3人死亡）。伞兵迅速占领了机场。运输机又回去接运澳军第7师。

麦克阿瑟在飞得高高的B—17式轰炸机上观看跳伞。由于这次勇敢的飞行，麦克阿瑟被授予空军勋章。

9月8日，日军司令部按照东京的指示，将萨拉茅阿的部队撤往莱城。9月12日，萨拉茅阿的盟军肃清了残存的日军后方警卫部队。

9月10日，澳军第9师空运到纳德扎布后，开始由陆上向莱城推进，只遇到象征性的抵抗。日军已开始放弃莱城，向北逃往胡翁半岛山区。到9月15日，包括来自萨拉茅阿的幸存日军共有9000人，大部分已从莱城撤出，逃往北部山里去了，澳军第7师和第9师会合后，占领了莱城。

获得这次惊人的胜利之后，9月15日，麦克阿瑟命令他的司令官扩大战果。澳军第7师乘车（或乘飞机）向北推进320公里，直抵拉穆山谷，在夺取卡亚皮特和杜姆普之后，进攻受阻。9月22日，澳军第9师对胡翁半岛东端的芬施哈芬日军守备部队（4000人）发动进攻，经过一场激战之后，于10月2日夺取了芬施哈芬。日军进行反击，双方经过近两个月的拉锯战，最后澳军还是守住了阵地。至此，新几内亚的大部分地区已从日军手中夺取过来了，盟军取得了进军新不列颠岛和向西跃进的跳板。

8月，罗斯福、丘吉尔和盟军联合参谋部的参谋长在加拿大魁北克召开“四方会议”时，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因担心直接进攻拉包尔会造成巨大伤亡，建议迂回拉包尔。罗斯福和丘吉尔对这个建议表示赞同，这样，“车轮”计划最终以攻占布干维尔和新不列颠南部而告终。

会议有关决议于9月17日送达麦克阿瑟，他觉得金海军上将的太平洋战略现在占了上风，西南太平洋部队的作用被忽视了，心中感到不安。

按“车轮”计划，盟军下一个攻击目标是布干维尔。哈尔西提出11月1日在敌人防御较弱的奥古斯塔皇后湾登陆的作战计划，得到麦克阿瑟的批准。

为了支援对布干维尔的攻击，10月12日，肯尼派出349架飞机轰炸拉包尔，接着又进行了4次轰炸。他的飞行员们像往常一样夸大其词，声称给拉包尔造成了严重的破坏。

11月1日，哈尔西的部队登陆，攻击一小股约300人的日本守备部队。战斗进行得相当顺利，到黄昏时分，已经有1.4万人上岸，并建立了坚固的滩头阵地。在这个环形防御地带，部队很快就扩大到3.3万人。海军修建大队人员上岸后开始修建机场。一支强大的海军力量（包括两艘航空母舰）担任作战警戒。

日军对这次袭击疯狂地进行反击。从特鲁克调去173架飞机和数艘舰只，企图粉碎盟军的登陆行动。“卡斯特”密码破译人员很快将日军的动向向总司令部作了报告。11月4日凌晨，侦察机发现了这支舰队，并紧紧地尾随着它。麦克阿瑟和哈尔西都决定让它不受干扰地进入拉包尔，待舰队抛锚后再发起攻击，就像日军袭击珍珠港那样也给它来一个突然袭击。

11月5日上午11点30分，从航空母舰上起飞的100架飞机攻击了拉包尔。1小时后，肯尼又派出100架飞机飞临拉包尔上空。这次联合作

战行动沉重地打击了敌人，炸伤 6 艘巡洋舰和 2 艘驱逐舰。日军被迫取消了对进攻布干维尔盟军部队的海上攻击行动。哈尔西因胜利而欢欣鼓舞，他在这一地区又集结了 5 艘航空母舰，6 天后，派出 185 架飞机再次袭击拉包尔。被打伤的日舰已经逃离，但飞机对港湾内的其他运输船只进行搜索轰炸，使日军受到相当大的损失。

11 月 20 日，尼米兹的部队进占了吉尔伯特群岛的塔拉瓦和马金。尼米兹为攻下层层设防的塔拉瓦，共投入 1.8 万人的兵力，付出伤亡 3 000 多人（1000 多人阵亡）的沉重代价，才取得胜利。在麦克阿瑟看来，这场战斗有力的证明了，中太平洋的进攻战是构想低劣的冒险行动。

12 月中旬，麦克阿瑟发动了对新不列颠的进攻，美军在两个不同的地点登陆：一小股部队（第 112 骑兵团）于 12 月 15 日在南岸的阿拉维登陆，主力部队（第 1 陆战师）于 12 月 26 日在西北端的格罗斯特角登陆。两个地方日军的防御都很薄弱，因而美军只用了 1 天时间，付出微小的代价，就把阿拉维夺到手了。格罗斯特角是强攻下来的，大约有 300 人阵亡，有 1000 人受伤。

战后，有许多专家都认为，在决定避开拉包尔之后，再在新不列颠南登陆就是多余的了，因为已不需要在那里修建为进攻拉包尔的军队使用的前沿基地了。

在新几内亚，澳军第 7 师在拉穆山谷受阻后，掉头向西北方向的马丹进发。澳军第 9 师则从芬斯哈芬港出发，沿海岸向西挺进，迫使从马丹打回来的日军第 20 师再次向西面的赛多尔撤退。澳军第 5 师接到总司令部的命令后，赶来增援第 9 师，并开始对日军进行迅猛追击。同时，麦克阿瑟还指示克鲁格立即在赛多尔实施两栖登陆，以切断日军的后路，从东西两面夹击日军。

1944 年 1 月 2 日，美军第 32 师 126 团 6 000 多人在赛多尔登陆，随后向东进军以包围日军。但狡猾的日军指挥官足立将军在盟军的“钳形攻势”合拢之前，已率部向南绕过赛多尔，然后转赴马丹。麦克阿瑟围歼日军的目的未能达到。虽然日军在溃逃途中，有数千人因病饿而死，但日军第 20 师和从基亚里撤出的日军第 5 师在马丹会合后，总兵力仍有 1 万余人。像在布纳、莱城一样，麦克阿瑟未能大量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这一次又让一股强大的日军部队从他眼前溜掉了。

1943 年 10 月，麦克阿瑟的海军司令卡彭德海军上将被解职。他在任时间只有一年半，因过于胆小怕事又爱挑剔，特别是他常常越过总司令部同尼米兹和金联络，引起大家的不满。

这时金海军上将可能已经意识到，由于给麦克阿瑟派去了不称职的海军将领，蒙受最严重损失的还是美国海军。因而这次命令托马斯·金凯德前往布里斯班去指挥“麦克阿瑟海军”（即第七舰队）。于 11 月下旬接过了海军指挥权的金凯德，是一名出色的海军将领，曾指挥过瓜达尔卡纳尔和阿拉斯加的海军部队。

金凯德到任后不久，归他指挥的潜艇增加到 30 艘。那时位于米尔恩湾等地的几个前沿加油基地已经建成，潜艇的活动范围也扩大了。由于查尔斯·洛克伍德的努力，鱼雷的技术问题终于解决了。那些过分小心谨慎的艇长多数已被有战斗经验的青年军官取代。由于上述一些原因，到了 1943 年底，潜艇部队的战绩已大为改观了。1943 年下半年，有 72

艘敌舰（大部分是运油船）被麦克阿瑟的潜艇部队击沉。以弗里曼特尔为基地的“泥鱼”号潜艇，因为得到了准确情报，一次巡航就击沉 9 艘敌舰（战后查到日军的记录，实际击沉 5 艘）。

4 冒险的赌博——攻占洛斯内格罗斯岛

1943年底，三巨头罗斯福、丘吉尔和斯大林在德黑兰会晤，研究全球战略。他们重申在太平洋战区要双管齐下，会合点定在吕宋—台湾地区。他们还规定了1944年要达到的具体作战目标和时间。麦克阿瑟和哈尔西要夺取拉包尔周围的日本据点，完成占领拉包尔的“车轮”计划。新爱尔兰岛西北端的卡维恩应在3月攻下来，阿默勒尔蒂群岛的马努斯应在4月攻下来。同时，麦克阿瑟要沿新几内亚北海岸继续向西推进：汉萨湾（2月），亨博尔特湾（6月），新几内亚西端的福格尔科普半岛（8月）。在中太平洋，尼米兹的作战目标和时间安排是：马绍尔群岛（1月），波纳佩岛（5月），特鲁克（7月），马里亚纳群岛（10月）。菲律宾应于何时攻下，还未明确。

马歇尔上将参加三巨头会晤后，决定取道太平洋回国，以便亲自了解情况并与麦克阿瑟详谈。他于12月13日到达莫尔斯比港。麦克阿瑟当时在古德伊纳夫岛，克鲁格将军的第6集团军司令部设在那里。马歇尔到达莫尔斯比港时，是肯尼代表麦克阿瑟去迎接的，按照军事礼节和惯例都不应该是这样的。肯尼陪同马歇尔粗略地视察了新几内亚，然后于12月15日把他送到古德伊纳夫岛。

在整个战争期间，这是马歇尔和麦克阿瑟唯一的一次会面。他们讨论了全球战略和太平洋战局。麦克阿瑟在回忆录中说，他和马歇尔进行了“长时间开诚布公的讨论”。麦克阿瑟抱怨对太平洋战区重视不够，人员和给养不足。麦克阿瑟写道，马歇尔把这一切都推到金身上，说是他顽固地坚持要使太平洋战争成为显示海军力量的战争，想以此来洗刷美国海军在珍珠港蒙受的耻辱。这次他们谈得很融洽，告别时态度都很友好。

按照“车轮”计划的时间表，麦克阿瑟和哈尔西的下一个目标是卡维恩岛和阿默勒尔蒂群岛中的马努斯岛。12月，麦克阿瑟和哈尔西在尼米兹的配合下，开始空袭和用舰炮轰击卡维恩岛。在圣诞节这一天，尼米兹的2艘航空母舰驶向南部水域袭击了卡维恩岛上的港口，以便阻止从海上对该岛的任何增援。1944年2月15日，哈尔西的部队占领了无人防守的格林岛，并在那里修建了简易机场，使陆上起飞的飞机距离拉包尔不到185公里，距离卡维恩岛350公里。

因尼米兹在马绍尔群岛的作战行动拖延，2月13日，麦克阿瑟的总司令部将攻占卡维恩岛和马努斯岛的时间都定在4月1日。

麦克阿瑟把进攻马努斯岛的任务交给了克鲁格将军和他的“白杨树”部队。肯尼的飞机开始攻击马努斯岛及其附近的洛斯内格罗斯岛。飞机不时地扫射和轰炸这两个岛屿。侦察飞机也在严密地监视。2月23日晚上，一份侦察报告表明“日军可能已把部队从洛斯内格罗斯岛撤回马努斯岛”。第二天晚上的报告似乎进一步证实了这个情报。一架侦察机曾在洛斯内格罗斯岛低空飞行了半小时，发现机场被废弃，那里没有高射炮，也没有人迹。经过3天的观察，连晒在外面的衣物都没有。肯尼说：“洛斯内格罗斯是一只熟透待摘的苹果。”他向总司令部建议：用小股部队迅速占领洛斯内格罗斯岛，修复机场，再空运大部队去；或者，在夜晚用驱逐舰来回穿梭把部队运上去。如能在那里站住脚，再进

攻马努斯岛就容易多了。肯尼说：“我们不需要碰运气，如果日军炮火猛烈，我们可以把这看作是火力侦察，然后撤回。”

负责情报工作的查尔斯·威洛比对这个建议持怀疑态度。根据得到的情报估计，在马努斯和洛斯内格罗斯有4 000名日军，主力部署在洛斯内格罗斯（后来事实证明这个数字是很精确的）。

麦克阿瑟考虑到，如能不用尼米兹的航空母舰支援，提前通过偷袭把日本人眼皮底下的洛斯内格罗斯岛攻下来，那将会把公众的注意力从中太平洋转到他负责的西南太平洋战区来。在2月24日晚上举行的军事会议上，他不顾许多人的反对，果断定下2月29日在洛斯内格罗斯岛登陆。思想保守的克鲁格被弄得目瞪口呆，深感困惑。

几天后，克鲁格派出潜入岛上的侦察兵报告说，岛上的日本人像“蚂蚁一样多”，这时作战准备工作已经完成。当时有人说：“这是一场牌全在敌人手中的军事赌博。”麦克阿瑟回答说：“我打赌，如果我运气非常好的话，我下10元赌注可以赢回100元。”

麦克阿瑟决定要亲自参加这次冒险的作战行动。2月27日，他由布里斯班飞到米尔恩湾，登上了金凯德海军上将的旗舰“凤凰”号轻巡洋舰。克鲁格看到他在那里大为惊讶。他敦促麦克阿瑟回去。后来克鲁格在回忆录中写道：“他明确地禁止我参加这次登陆攻击战，而现在他倒要自己这样做。我争辩说他这样暴露自己是不必要的，也是不明智的，如果他发生什么意外，那将造成灾难。他聚精会神地听我说着，并感谢我的好意，但是说道：‘我必须去。’”很明显，如果登陆失败或需要撤退，麦克阿瑟觉得自己应当在场。

2月29日上午，部队在洛斯内格罗斯岛登陆，遇到微弱的抵抗。两个小时，他们就占领了主要目标莫莫特机场。刚到下午，1000人都上了岸，好像去郊游一样。那时日军还未从惊恐中清醒过来，他们正在集结部队，准备晚上反击。

麦克阿瑟和金凯德于下午4时登陆。大雨滂沱，滩头断断续续地传来狙击的枪声。目击者描写道，一个军官担心麦克阿瑟的安全，想硬让他回到登陆艇上去。“先生，请原谅，”他指着附近一片丛林说，“几分钟前我们在那里打死了一个日军狙击手。”麦克阿瑟反驳说：“很好，这是对付他们的最好办法。”他说完径直向简易机场走去。他对战地指挥官蔡斯将军说：“无论出现什么复杂局面，你都要保住已占领的阵地。你已咬住了它，不要松口。”然后，“浑身湿透，上下都是污泥，冷得发抖”的麦克阿瑟回到了“凤凰”号。他走后，岸上的人都松了一口气。那天夜里，日军大举反击，但是遇到了顽强抵抗。

不久，大批增援部队上来了，肯尼也开始进行他所答应空中掩护，经过一周的战斗，美军占领了该岛。随后，克鲁格派兵登上了马努斯岛，占领了主要目标——机场。未用多久，就全歼4 000余名日军，除俘虏75人外，其余全部被击毙。阿默勒尔蒂群岛连同重要的锡阿德勒港都是麦克阿瑟的了。美军损失不大，阵亡326人，伤1189人。这场冒险的赌博赢了，甚至连金都认为这是“绝妙的一招”。

攻下马努斯岛以后，麦克阿瑟计划把位于该岛的锡阿德勒湾修复后，作为哈尔西的海军舰队基地。当修建工作开始后，尼米兹十分傲慢地向金海军上将及参谋长联席会议建议，他的管辖范围要扩大到包括马

努斯岛和锡阿德勒港，他的第5和第3舰队要使用这个基地。

当麦克阿瑟收到这个建议的副本时，顿时大为恼火，他立即写信给马歇尔提出抗议，说尼米兹侵犯了他的指挥权。他还把哈尔西叫到布里斯班。哈尔西后来写道：“还未来得及说一句问候的话，我就看到麦克阿瑟正强压着怒火……我未参与起草这个文件，甚至在文件发出前也未听说有此事。但麦克阿瑟把我、尼米兹、金和整个海军看作是一个可恶的阴谋集团，是想要削弱他的权力。他虽然感情冲动，却未破口大骂，这一点比我强。当然他也用不着那样，骂人只会让别人误以为他没有雄辩的口才。谈话进行了约一刻钟，他说他不会屈从于上头的压力，他已发出命令，在马努斯管辖权确定以前，只修建供他指挥下的舰只使用的设施他说完之后，用烟斗指着我问道：‘比尔，我做得对吗？’我和金凯德在场的军官都说：‘不对，先生！’麦克阿瑟笑着说：‘嗯，如果有这么多拔尖人物都不同意我的意见，看来只好再认真研究研究我的提议了！比尔，你说呢？’我说：‘将军，我不同意您的意见。不仅如此，我还要提醒您，如果坚持您的意见，那您就是在妨碍正在进行的战争。’他的助手们紧张得一声不响。我估计，他们都未曾料到会有人敢用审判官的口气跟他说话。”

一个小时后，就散会了。哈尔西还以为他已取胜了。但是第二天早晨，麦克阿瑟“又疯了”，把他叫了去，又争论了一个小时，毫无结果。下午又接着辩论，这第三次又把以前的话拿出来再说一遍。最后，麦克阿瑟终于让步了。他说：“你胜利了，比尔。”

麦克阿瑟在阿默勒尔蒂群岛的胜利，奇迹般地缩短了“车轮”计划的日程。很明显，没有必要再去进攻卡维恩岛这个据点了。3月中旬，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采纳了哈尔西原来的建议，绕过卡维恩，去夺取无防守的埃米罗。哈尔西在3月20日轻而易举地完成了这个任务。一周后，日军放弃了布干维尔岛，从而结束了打了一年半之久的所罗门战役。与此同时，澳军在新几内亚进逼马丹，迫使日军向西撤到威瓦克。

到了1944年3月，盟军已完成了对拉包尔和卡维恩的包围，有10多万日军被封锁在那里。随着战场向西推进，他们被远远地抛在后面，等待他们的将是因给养断绝而走向灭亡的命运。

5 奇袭荷兰蒂亚

在布里斯班，随着“车轮”计划的完成，麦克阿瑟和总司令部面临着一场新的战役：沿整个新几内亚北海岸向福格尔科普半岛推进。

从监听到的日军将领之间无线电通话内容得知，日军地面部队当时处于混乱不安之中，他们正在争论是否把第18集团军留在汉萨湾—威瓦克地区，或者向西撤到荷属新几内亚一线。日军最高统帅部似想撤退，当地指挥官估计麦克阿瑟下一步要进攻汉萨湾—威瓦克，想在滩头迎击盟军，在万不得已时再撤退。

盟军获悉，日军在荷属新几内亚的荷兰蒂亚（现称“查亚普拉”）将构筑新的防线，他们在那里已修建了几个飞机场，组建了新几内亚空军指挥部；派修建大队去扩建那里的港口；还制订了从中国和日本调几个新的师来增援荷兰蒂亚及附近地区的计划。待这些部队到达，并与从汉萨湾—威瓦克撤下来的第18集团军会合后，荷兰蒂亚就将成为另一个拉包尔要塞，横在麦克阿瑟西进的道路上。

掌握了这些重要情报后，总司令部便开始拟订一个大胆的计划：放弃汉萨湾—威瓦克，直接向800公里外的荷兰蒂亚发起进攻，那里日军只有1.2万人。如果盟军能在敌人增援部队到达之前，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夺得荷兰蒂亚，那么，盟军就能粉碎日军加强荷兰蒂亚的战略计划，并可以切断第18集团军的退路，把它包围在进攻马丹的澳大利亚军队和在荷兰蒂亚的盟军之间。如计划能够实现，盟军的轰炸机活动范围可向西推进700多公里。

问题是这一步跃进得太大，超出了肯尼的多数战斗机作战范围，他无法为海军提供近距离空中支援。麦克阿瑟要跃进这么一大步，就需要大批航空母舰，可是金凯德海军上将的手中没有航空母舰。尼米兹控制着太平洋上所有的航空母舰，他愿意中断中太平洋的作战行动，来助麦克阿瑟一把吗？

总司令部里有些人对这一计划顾虑重重，给这个计划起了一个不恰当的代号“妄动”。但麦克阿瑟听到关于此事的汇报后，热情却很高。因为他考虑到，尼米兹在马绍尔群岛的进展和对特鲁克的空袭，成了公众注意的中心，如能对荷兰蒂亚发动大胆的攻击，不仅将把公众注意力吸引到麦克阿瑟的战区来，而且还将把他夺取新几内亚的时间提前几个月，这将使许多盟军士兵的生命免遭涂炭。

麦克阿瑟把这个建议呈送给参谋长联席会议，并附上表示赞赏的评语。正值参谋长联席会议接近完成对太平洋战局的重新估价时，建议送到华盛顿，并马上被补充进计划里。

几天以后，1944年3月12日，参谋长联席会议下达修改后的太平洋战略计划。这个计划重申“双管齐下”的思想，两路大军会合点定在棉兰老岛。麦克阿瑟要在4月15日拿下荷兰蒂亚，尼米兹要在6月15日拿下马利亚纳群岛，9月15日占领帛琉群岛。两支部队要在9月15日集中力量攻取棉兰老岛。麦克阿瑟进攻荷兰蒂亚时，尼米兹要尽力提供航空母舰支援。

为贯彻“妄动”计划，麦克阿瑟任命艾克尔伯格将军为进攻荷兰蒂亚的“白杨树”部队的司令官，自从布纳战役后，他一直在担任不起眼

的职务。根据总司令部的命令，金凯德和巴比开始组织一支由 113 艘舰船组成的庞大舰队，用来运送 5.2 万人的进攻部队和给养，并提供海上支援。

3月25日，尼米兹和他的参谋人员飞到布里斯班，与麦克阿瑟及他的参谋人员会晤，商谈航空母舰支援登陆事宜。麦克阿瑟亲自到机场迎接尼米兹——他可没有用这样的礼节迎接马歇尔。他还举行了十分丰盛的宴会款待尼米兹。在接连几次的会晤中，尼米兹介绍了他的计划：他的12艘快速航空母舰将在3月末攻击帛琉群岛，然后返回马绍尔群岛补充给养，再驶往荷兰蒂亚参加战斗，只是发动进攻的时间要推迟到4月22日。另外，尼米兹还将给金凯德8艘小型航空母舰，提供近距离空中支援。麦克阿瑟对这样安排感到很满意。

尼米兹对这次会晤很满意，他在写给金上将的报告中说：“我们一行在整个访问期间，受到了周到真诚热情的接待，没有什么可挑剔的。会议开得很好，很顺利。”

这次会面，尼米兹发现麦克阿瑟精明能干，很有吸引力，就是有点主观武断，好装腔作势。

随着进攻日期的临近，总司令部开始着手采取一些欺骗敌人的佯动，目的是使日军误以为盟军下一个进攻目标是汉萨湾—威瓦克。他们故意泄露出假的进攻计划；空军飞机在这个地区上空投放照明弹，模拟照相侦察；拉尔夫·克里斯蒂的潜艇还把空橡皮艇遗弃在海滩上。截获的电报表明，欺骗活动进行得很成功。

肯尼也在苦心欺骗。他的主要目标是摧毁荷兰蒂亚几个机场上的400余架日军飞机。这时他已有许多架航程足以掩护重型轰炸机到荷兰蒂亚的P—38战斗机。他要在日军飞机一架挨着一架地摆在机场上时，在大白天进行轰炸，一举予以摧毁（就像日军在克拉克机场摧毁美军大批飞机那样）。为麻痹日军，使其相信他的战斗机飞不到荷兰蒂亚（若果真如此，他的轰炸机只有在晚上才能行动），他禁止P—38飞机飞到艾塔佩以外。他每晚派一架轰炸机到荷兰蒂亚胡乱扔一阵炸弹，对汉萨湾—威瓦克却一直保持很大的空中压力。这一策略后来产生了那么好的效果，是肯尼未曾料到的。

3月30日、31日和4月3日，肯尼出动他的全部空中力量对荷兰蒂亚发动3次袭击。每天都派出有75架P—38护航的由65架重型轰炸机，还有171架中型和轻型轰炸机组成的机群进行猛烈轰炸，他把日军约400架飞机几乎全部都摧毁在地面上。

一切准备就绪后，金凯德庞大的舰队从新几内亚西部的基地出发，向北迂回使敌人摸不清它的真正意图。这支舰队包括从尼米兹那里借来的8艘小型航空母舰。麦克阿瑟在金凯德的旗舰“纳什维尔”号巡洋舰上，艾克尔伯格在巴比的指挥舰“斯旺森”号驱逐舰上建立了指挥所。克鲁格则在驱逐舰“威克斯”号上，这是一艘雷达观察舰，行驶在护航舰队前24公里处。令人奇怪的是，没有一架日本飞机发觉这支庞大的舰队。

尼米兹的快速航空母舰于3月30日和31日攻击了帛琉，轰击了在帛琉及其附近岛屿上一切能够看到的目标，共摧毁150架日军飞机。完成任务后，航空母舰返回马绍尔群岛，补充给养，又向新几内亚驶去。4

月 21 日，它们袭击了位于荷兰蒂亚以西 200 公里处的瓦克德—萨尔米日本空军基地，炸毁 33 架飞机，然后它们按计划出现在荷兰蒂亚附近海域。

在这期间，金凯德的舰队掉头向南驶去。4 月 22 日，兵分两路，一路袭击荷兰蒂亚，另一路袭击艾塔佩。突袭取得了成功。日军执勤部队正在吃早饭，他们丢下饭碗，向大山里逃去，只象征性地向后打了几枪。

第一梯队冲上滩头 4 小时后，麦克阿瑟就召集克鲁格、艾克尔伯格、巴比和新闻界代表乘登陆艇上了岸。他们在滩头巡视了两个小时。虽然麦克阿瑟已经 64 岁了，但步履仍很稳健。回到“纳什维尔”号后，麦克阿瑟拿出巧克力冰淇淋来庆祝胜利。艾克尔伯格后来回忆说：“在赤道地区能吃上冰淇淋可真痛快。我一下子就把自己的吃完了。盟军司令笑嘻嘻地把他那杯一口未动的冰淇淋给了我，我也一口气就吃光了。”

当时，盟军对威瓦克的日军第 18 集团军会有什么反应，心里还没有底。艾塔佩距威瓦克只有 160 多公里，日军是否会设法从陆上夺回艾塔佩，然后再进攻荷兰蒂亚呢？为了准备迎击日军可能发动的进攻，克鲁格派兵增援艾塔佩，并下令沿德里尼莫河构筑牢固的防御阵地。为预防日军迂回到侧后方去，多伊准将还把他的防线向纵深伸展。

麦克阿瑟在回布里斯班以前，向艾克尔伯格提出了一个一般人都想不到的建议。他建议他们再向西跃进 200 公里，趁日军还未站住脚时，一举攻取瓦克德—萨尔米，据说那里防守薄弱。这一建议使艾克尔伯格有点吃惊，他表示反对，因为荷兰蒂亚本身的局势就够危险了，再加上有情报说萨尔米岛上到处都是日本兵。尽管如此，艾克尔伯格还是指挥“白杨树”部队于 5 月 18 日向瓦克德岛发起了进攻。虽然遇到了日军的顽强抵抗，经过 4 天战斗，付出阵亡 40 人的代价，还是攻下了瓦克德。一周后，工兵加长了瓦克德机场的跑道，使得重型轰炸机可以在那里起降。为了保护瓦克德岛免遭日军炮火的轰击，美军还在岛对面马劳湾登陆，经过几天战斗攻占了那里，有 400 名美军在战斗中阵亡。

后来，日军第 18 集团军真的从威瓦克向艾塔佩的美军发动了进攻。当麦克阿瑟再向西跃进时，那里进行了几个月残酷的丛林战，“白杨树”部队的许多兵力被牵制在那里。最后，第 18 集团军崩溃了，参战的 2 万多人几乎损失了一半。美军伤亡 3 000 余人，其中 500 人阵亡或失踪。克鲁格到了 8 月 25 日才宣布控制了这一地区的局势。其后，澳大利亚军队接防，向威瓦克发起了进攻，又歼灭日军 7 000 人。威瓦克直到 1945 年 5 月 10 日才攻下来——这已是在艾塔佩登陆之后一年的事了。

盟军取得的一系列胜利，使日本人大为震惊，东京要求迅速采取有力行动，制止盟军这种肆无忌惮的推进。看来只有一个解决办法：集中所有日本海军舰只，孤注一掷，竭尽全力与美国太平洋舰队决一雌雄。为此，东京在 1944 年 5 月下达了所谓的“阿号”作战计划。

当时，日本海军只能集中 9 艘第一线航空母舰，而且，航空母舰上的飞行分队又多数未受过严格训练，也没有实战经验。然而，尼米兹却有大约 15 艘快速航空母舰和小型航空母舰，多数飞行员经验丰富，英勇善战。为了克服悬殊的力量对比，日军企图把美国太平洋舰队诱入日本陆基飞机能够达到的水域，然后一举歼灭。对他们来说，理想的决战地区是帛琉和新几内亚之间的海域。在这一地区，日军以比阿克、莫罗太、塔劳、棉兰老岛及更小的岛屿为基地的飞机，可以与日本航空母舰上的

飞机合力打击美国舰队。

此外，日军对“大和”号和“武藏”号两艘超级战舰寄予很大的期望。这两艘6万吨级战列舰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战舰，每艘战列舰上都有一组由9门44厘米口径大炮组成的主炮群，历史上没有哪艘战舰的火力能同它相比。他们确信，在同美军航空母舰对抗中，这两艘庞然大物，一定能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5月中旬，日军开始在西里伯斯海集结航空母舰、战列舰、巡洋舰、驱逐舰和勤务舰。这些舰只大都隐蔽在塔威塔威岛、达沃岛和棉兰老岛。增援的陆基飞机已飞到帛琉、比阿克及其他基地，以弥补在历次战役中日本空军所遭到的严重损失。陆基海军航空兵和航空母舰上的飞行分队一样，严重缺员又未受过多少训练。然而，日军很乐观，好像决定性的海战胜利已经在望了。

美军“卡斯特”密码破译人员在严密监听着日军的动向，并把情报及时送给了麦克阿瑟和尼米兹。尼米兹得知这一消息后兴奋不已。他当然不会被诱入帛琉水域这个陷阱。他的下一个目标是远在北面的马里亚纳群岛中的关岛、塞班岛和提尼安岛。他倒是很希望在进攻马里亚纳群岛时，能引诱日军舰队进入他的水域，那样他就可以稳操胜券了。

在这期间，克里斯蒂和洛克伍德指挥的潜艇已有很大的进步。1944年，在马里亚纳战役以前，它们击沉大约300艘日军舰船。有很多装载着人员和物资，前去增援驻扎在新几内亚、马里亚纳群岛等地日军的舰船，在途中就被潜艇击沉了。日本舰队在塔威塔威和达沃集结后，由于不断受到潜艇的袭扰而不敢出海进行必要的训练。潜艇严密地监视着塔威塔威和达沃，报告每艘日本舰只的动向，这在以后的战役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进攻、进攻、还是进攻，这是麦克阿瑟的作战信条，他决定加快对新几内亚的攻势，尽快向西挺进。下一个目标是斯库敦群岛中的比阿克岛，它位于瓦克德岛西北290公里，荷兰蒂亚以西560公里。这是一个很奇特的岛屿，岛四周被珊瑚礁环抱着，岛上地形起伏，有山岭、平地 and 沙洲，上面长满了浓密的热带丛林，地面以下到处是蜂窝状、相互联通的多层洞穴。淡水极少。

攻占比阿克岛的任务交给了克鲁格的“白杨树”部队。克鲁格派霍勒斯·富勒少将指挥美军第41师去完成这个任务。富勒少将是艾克尔伯格在西点军校的同班同学。金凯德海军上将提供5艘巡洋舰，21艘驱逐舰和多艘两栖舰艇进行海上支援。肯尼派飞机从瓦克德岛上新的基地起飞，进行近距离空中支援。

在从空中和海上对比阿克岛实施猛烈轰击后，富勒的部队于5月27日登陆，这在瓦克德岛登陆之后只有10天。从搜集到的情报分析，估计日军守岛部队约4000人。情报人员在5月初曾截获到日军要加强比阿克岛防御力量的命令，但要加强到什么程度，没有弄清楚。

登陆时没遇到什么抵抗，海上毫无动静，只是受到来自空中的一点攻击。富勒的部队兴高采烈地向最近的机场跑去。他们没有费事携带大炮，也未向前派出搜索部队。他们忽视了右翼的悬崖，用克鲁格的话说，这是战术上的疏忽。其实日军采用了“诱敌深入”的打法，先把美军放进来，然后从附近的山洞中，居高临下地向他们射击，“郊游”似的登

陆立刻变成了一场噩梦。

这次情报人员犯了大错误。由于要实施即将开始的“阿号”作战计划，日本海军便要倚重比阿克岛上陆基飞机。如果比阿克若落入盟军之手，不仅会使他们少一个起决定作用的基地，而且会在决战地区使盟军占上风。所以，几个星期以来，日本海军一直在增援比阿克岛上的驻军，还向那个地区派去 100 多架飞机。比阿克岛上的日军数实际上是 11400 人，其中有 4 000 名日军是由中国调来的富有作战经验的老兵。

当日本海军得知比阿克岛已被包围，马上下令再进行增援。这一行动的代号是“魂”，增援部队来自塔威塔威和达沃，它们分成三批出海。第一批舰队由 13 艘舰只组成，企图运载 2 500 人去比阿克。克里斯蒂的 4 艘潜艇紧紧跟踪着，并不断地进行袭击，但未使敌舰受到多大损失。不过，潜艇关于敌人舰只位置的报告，使总司令部得以监视日军舰队的行动。当日军舰队发现美军派出的大舰队后，就龟缩回去了。

“魂—2”行动规模较小，只派出 6 艘驱逐舰，还有几艘驳船。肯尼得到消息后，派飞机进行攻击，击沉 1 艘驱逐舰。在日军舰队返回港口时，“座头鲸”号潜艇又击沉了 1 艘驱逐舰。

“魂—3”行动的规模较大，可以看出日军已下了决心。它包括 2 艘超级战列舰“大和”号和“武藏”号，5 艘巡洋舰，7 艘驱逐舰和其他一些舰只。这个舰队于 6 月 10 日从塔威塔威一出海，就被“哈德”号潜艇发现了。

那天夜里，艇长迪利报告说这支庞大的舰队已经出港了，它装载着日军部队，向比阿克岛方向开去。可是，就在这期间，6 月 10 日，尼米兹开始轰击塞班岛，为登陆作火力准备，这一行动逼迫日军把执行“阿号”作战计划的地点和时间作了修改。6 月 13 日，“魂—3”舰只受命停止进攻比阿克岛，转去参加“阿号”作战行动。如果“魂—3”舰队按计划到达比阿克岛，它将会轻而易举地歼灭金凯德全部的水面舰只，以及盟军在比阿克附近的两栖部队和支援舰船，并把日军增援部队送到这个岛上。

除了派出军舰外，日本海军命令新到达的 100 多架飞机发起攻击，它们反复轰炸比阿克岛和瓦克德岛。由于肯尼过于自信，把飞机密集地摆在瓦克德岛机场上，日军飞机摧毁了 60 架飞机，炸毁了一座弹药库，严重地削弱了盟军的防空力量，对肯尼和金凯德来说，万幸的是，这些北方来的日本海军飞行员，多数人因患丛林病而躺倒，一周之后就不能驾驶飞机了。

到了 6 月上旬，比阿克岛上富勒将军的部队已处于绝望的境地。6 月 13 日，富勒报告说，日军正在派进增援部队，他也要求增加援军。麦克阿瑟很不满意，冷漠无情地打电报催促克鲁格，立即解除富勒的职务，并把艾克尔伯格和他的参谋人员派往比阿克岛。艾克尔伯格心情沉重地接替了他的同班同学和老朋友。

艾克尔伯格与在布纳战役中的情况一样，补缺担任了盟军的作战指挥官。不久，盟军得到了增援。艾克尔伯格无所畏惧地出现在第一线，或者乘坐在小型单翼侦察机上，以激励部队的战斗精神。为了消灭日军，他们不得不用火焰喷射器和炸药，把顽固的日军赶出洞穴后再加以消灭。6 月 23 日，日军葛目上校把军官们召集到一个山洞里，命令拼死一

战。艾克尔伯格写道：“然后他按照武士道传统跪下，用他的战刀剖腹自尽。”

到6月28日，战场上的形势已经好转，艾克尔伯格才把指挥权移交给多伊将军。为奖励他的出色战绩，麦克阿瑟提升艾克尔伯格去指挥一个新的集团军——第8集团军，这个集团军已准备好去进攻棉兰老岛。

比阿克岛上残余的日军，直到七月底才肃清。双方伤亡惨重。岛上的日军只有200多人被生擒。有的可能撤走了，但多数被打死或自杀了。盟军阵亡400人，伤2300人，还有7000人生病。

6月15日，尼米兹庞大的舰队向位于比阿克岛以北约1600公里的海军陆战队。他们首先在塞班岛登陆，日军凭借坚固的工事进行猛烈的抵抗。

当日军从进攻前的空袭判断，塞班将要受到攻击时，就开始实施“阿号”作战计划，不过不是在原来计划决战的地区。从日本人的心目中，马里亚纳群岛是浩瀚的西太平洋的“要冲”，失掉马里亚纳群岛就会大祸临头。6月13日，日军最高统帅部发出坚守到底的命令。这一天，日本舰队无线电静默，悄悄驶出塔威塔威。被克里斯蒂的一艘潜艇“小银鱼”号发现。就在这同一天，“魂—3”舰队的舰只奉命停止进攻比阿克岛，加入这一舰队。在向集结海域前进时，“魂—3”舰只被洛克伍德的“海马”号潜艇发现了，另一艘潜艇“飞鱼”号报告说日本舰队的主力正在通过圣贝纳迪诺海峡。

美日两支舰队于6月19日至21日，展开了著名的菲律宾海大海战。日军原想使用马里亚纳群岛上的飞机来弥补航空母舰之不足，但是没想到，交战的第一天，日军向尼米兹的433架飞机发起了4次进攻，结果每一次都惨败而归，约损失了330架飞机，美国飞行员把这次海上空战开玩笑地称为“马里亚纳打火鸡”。同一天，洛克伍德的两艘潜艇“大青花鱼”号和“棘鳍”号击沉2艘日本第一线航空母舰“大风”号和“翔鹤”号。第二天，尼米兹的舰载机击沉“飞鹰”号航空母舰，重创“千代田”号和“瑞鹤”号。受到这些惨重打击以后，幸存的舰只逃回日本。海上大决战以日军失败而告终。

进攻马里亚纳的战役进展迅速。经过浴血奋战后，最后夺得了塞班岛。7月21日，进攻关岛，3天以后进攻提尼安岛。经过昏天暗地的血战后，这两个岛也被盟军攻占。双方伤亡惨重，约6万日军被击毙，美军阵亡5000人，伤2万余人。

这次战役的胜利对太平洋战争的进程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它突破了日军的防御圈；基本切断了日本与南方资源供应地的联系；从此以塞班岛为基地的美军B—29型重型轰炸机可以对日本本土进行空袭。

马里亚纳群岛的失守，在日本引起了极大的恐慌。东条英机总理大臣不得不承认日本已面临空前严重的危机，并于7月18日率全体阁员辞职。东条及其一伙由伊势将军的政府取代。

尼米兹在马里亚纳群岛的胜利大大减轻了麦克阿瑟的压力。日本舰队已跑得无影无踪，在塔威塔威和达沃，再没有什么能严重威胁金凯德的海军和比阿克岛上的“白杨树”部队了。

麦克阿瑟在不到5个月的时间内从荷兰蒂亚前进到880公里外的桑

萨波。在一年的时间内，他从米尔恩港前进了 2400 公里，占领了新几内亚，再往西北 800 公里，就是棉兰老岛了。

6 失败的竞选

1944年是美国总统选举年。民主党的候选人还是罗斯福，尽管他的健康情况越来越差。共和党的候选人还不明朗，温德尔·威尔基虽然在1940年被罗斯福击败，但还是党内有权威的人物。可是，这时纽约州州长托马斯·杜威的影响日益扩大。

几年来，人们经常谈论麦克阿瑟当总统的可能性。他在那些右翼极端主义者、美国至上主义者、不满罗斯福的人和一些中间派共和党人中间是很受欢迎的。1942年，他在巴丹和科雷吉多尔岛的表现，使他成为家喻户晓、神话般的人物，一些人认为他能代表共和党击败罗斯福。密执安州议员阿瑟·范登堡在党内很有威望，他说：“如果麦克阿瑟能活下来，我将在1944年选他当总统。”范登堡认为：如果威尔基和杜威两人票数差不多而出现僵局时，“黑马”麦克阿瑟就可能成为合适的候选人。

麦克阿瑟和他的一些朋友都写道，他对当总统确实不感兴趣，没有认真考虑过在1944年被提名为候选人的事，他无意于此。可是艾克尔伯格拜会麦克阿瑟后，在1943年6月13日的日记里写道：“我的上司谈到下一年共和党候选人提名一事——我看出他希望当候选人，我也希望能这样。他有能力竞选成功。”艾克尔伯格还在一书中写道：“在1944年大选以前，他曾多次同我谈到选举总统的事，但他往往把自己的愿望隐藏起来，说要不是他瞧不起和憎恶罗斯福，他才不会有这样的想法呢。”詹姆斯博士经过调查认为：麦克阿瑟起初确实想当候选人，并积极鼓动他的助手为此四处奔走，而在公开场合，他却装出一副满不在乎或不得已而为之的样子。

范登堡的活动在1943年春天达到了高潮。他小心翼翼地公开表示他可能是麦克阿瑟的支持者。当他听说，陆军部长斯廷森公开重申军队规定，禁止现役军人做任何公职的候选人时，范登堡愤怒地说，这是有意要把麦克阿瑟排斥在下届总统选举之外。

范登堡虽未直接与麦克阿瑟接触，却意外地收到麦克阿瑟发来的电报，电报上写道：“十分感谢你的诚挚友谊。希望将来能有机会报答你。我有许多话要对你说，可惜现在还不能说。你明智练达，是我的良师益友，我想你会知道我对你是绝对信任的。”这使范登堡感到欣喜异常，他认为这表明麦克阿瑟愿意被提名为候选人了，他立即开始幕后活动，为实现他的计划而招兵买马。这时新闻界一些反对罗斯福的实权人物也加入进来，开动有巨大影响力的宣传机器支持麦克阿瑟。一时间，赞扬麦克阿瑟的故事、社论、匆忙拍出来的电影和竞选小册子散发到全国各地。

因为麦克阿瑟人在前线，不可能回国参加竞选活动，范登堡已意识到，他卷入了一场棘手而且取胜可能性很小的活动。他必须小心翼翼地防止激怒罗斯福而进行“政治迫害”（比如撤消麦克阿瑟的指挥职务）。范登堡所希望的是，一旦共和党内选举出现僵局，便会使代表们被迫采取折衷方案，转而选举麦克阿瑟为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

1944年2月，范登堡在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我为什么支持麦克阿瑟》的文章，公开表明了支持麦克阿瑟的政治立场。

然而，范登堡的“黑马”战略在1944年春就受到了致命的打击。在威斯康星州的选举中杜威取得胜利，24名代表里，史塔生得了4票，麦克阿瑟得了3票，威尔基1票未得到。希望在选举时会出现僵局的可能性极小了，即使出现僵局，麦克阿瑟凭着他的软弱无力的表现，也只能失去当“黑马”的机会了。范登堡评论说：“大势已去，剩下的只有吵闹了。”

4月14日，可能是为了帮助麦克阿瑟挽回败局，也可能是为了提高个人的威望，内布拉斯加州一个保守派议员阿伯特·米勒，公开发表了他在1943年9月18日和1944年1月27日给麦克阿瑟的两封信和1943年10月2日和1944年2月11日麦克阿瑟的两封复信，这一下子引起了轰动。

舆论认为，这几封信不但表明麦克阿瑟不忠于军人的职守、急切地渴望当总统候选人，在反对他的人看来，这些信件还足以证明他对总司令罗斯福是不忠诚的。舆论的反应是如此强烈，以致麦克阿瑟不得不发表公开声明。他在4月17日在布里斯班说：

“我注意到米勒议员发表了我写给他的私人信件。我的这些信件决不是为了发表而写的。任何正直的人在仔细阅读过这些信件后都会看到，它既没有政治目的，也没有完全同意米勒议员的观点。我坚决反对那些不怀好意的解释，说它们批评了政府的政策，批评了某个身居高位的人。立法机构的一个成员写信对我个人进行赞扬和友善的评论，我的复信只是表示致谢而已。把这些信件作其它的解释，那就歪曲了我的本意。我没有收到米勒议员的第三封信，据说在那封信里他劝我争取成为美国总统的候选人。

“我要再说一遍我过去所说的话，我不是总统候选人，我也无意于此。我把一切都用在指挥作战上了。我惟一的抱负就是完成已赋予我或将赋予我的任务，帮助我可爱的祖国打赢这场生死攸关的战争。”

但是批评的浪潮并没有平息，他不得不在4月30日第二次发表声明，主要是否认他曾积极谋求提名一事。他说：

“自荷兰蒂亚战场回来后，我注意到一些报纸上的文章以强硬措词公开宣传一种广为流传的说法：前线有一个服现役的高级将领正在谋求当总统候选人，这势必损害我们正在致力进行的战争。我已多次声明，我不是这个公职的候选人。不过，鉴于这种情况，为了表明我的观点，我要求不要再把我的名字以任何形式与总统提名连在一起。我不妄想提名，也决不接受提名。”

到6月26日，共和党在芝加哥召开选举会议时，杜威是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已成定局。范登堡要为麦克阿瑟做的最后一件事，就是阻止把这位将军的名字列在提名单上。他认为，如果选举结果，麦克阿瑟只“得到一张或二张票”，那将是很丢面子的事。选举最后结果是，杜威得1056票，麦克阿瑟还是被列入候选人提名单上，不过他只得到1票。

7 珍珠港会晤

1944年上半年，盟军在各条战线上都取得了很大胜利：苏军已解放了大部分国土，并开始向东欧推进；盟军于6月4日攻占了罗马；6月6日，艾森豪威尔将军率庞大的盟军部队在诺曼底登陆；中、美、英三国军队已进入缅甸与日军交战；麦克阿瑟已完全控制了新几内亚；尼米兹已控制了马里亚纳群岛。在这种形势下，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开始考虑如何加速太平洋战争的进程。多数人认为，强大的尼米兹海军应该更直接地与日军交锋。金海军上将还建议，把麦克阿瑟部队的主力移交给尼米兹，绕过菲律宾，由尼米兹负责攻占台湾，然后尽早对日本本土发动进攻。马歇尔上将和亨利·阿诺德空军上将对这个建议表示赞同。

1944年6月12日，参谋长联席会议通知麦克阿瑟和尼米兹说，他们正在考虑是否可能绕过以前选定的目标，而直接攻取台湾和日本本土等新目标，以加快太平洋战争的进程。这个通知使麦克阿瑟感到意外，他知道这表明海军的意见占了上风，要把菲律宾丢在一边不管了。

麦克阿瑟于6月18日对“通知”作了有说服力的回答。他告诫马歇尔，日军对台湾的防守和拉包尔一样，固若金汤。绕过菲律宾直接去进攻台湾，从军事上讲是“完全错误的”。

马歇尔6月24日的回答更加使他感到不安。曾经坚定支持“双管齐下”战略的马歇尔，现在开始倒向海军一边。他告诉麦克阿瑟，根据他们所掌握的情报，日军正在大力加强重点防守目标（帛琉、棉兰老岛等）的防御力量，进攻这些目标必然要付出惨重的代价，战争的进程也会因此受到影响。马歇尔还告诫说：“至于重新夺取菲律宾问题，我们必须注意不要让我们个人的感情和对菲律宾的政治考虑破坏我们的远大目标，这目标就是早日结束对日战争。”他还说绕过去并不等于放弃，解放菲律宾和战俘的捷径是攻占日本本土。最后，他说如果麦克阿瑟想去华盛顿详细陈述自己的意见，那很好。他将向总统说明情况，总统肯定“会同意他为此目的而回国的”。

但是，罗斯福却另有妙计。他要去太平洋上的珍珠港会见麦克阿瑟。他之所以这样做，可能是因为麦克阿瑟近来在政治上名声不小，担心麦克阿瑟回到华盛顿后可能会引起一些麻烦，那将不利于心平气和地讨论问题和做出决定，最终可能会给罗斯福带来不利的政治影响。如在珍珠港同麦克阿瑟会见，这些担心的问题都不会出现。

罗斯福在第4次被提名为总统候选人后不久，就登上了去夏威夷的“巴尔的摩”号巡洋舰。同时，马歇尔通知麦克阿瑟，要求他到珍珠港参加一个重要会议并作汇报。他没有说明原因，也没有说有谁参加会议。麦克阿瑟在回忆录里写道，他“有理由肯定”是罗斯福总统要到那里去，会议讨论的问题将“与我有密切关系”。麦克阿瑟没有带计划也没有带地图，只带了5名助手，乘坐他的“巴丹”号飞向珍珠港。

其实，麦克阿瑟心里很清楚，参谋长联席会议一致通过了绕过菲律宾的决定。在要员中，只有他一人坚持认为要解放菲律宾。要推翻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决定，只有罗斯福总统才能办得到。对麦克阿瑟来说，这次可是把总统拉到自己一边的天赐良机。

罗斯福和麦克阿瑟都在7月26日那天到达珍珠港。麦克阿瑟到达后

首先赶到老朋友罗伯特·理查森将军的家里。他是尼米兹所属的海军陆战队司令。麦克阿瑟想通过熟人了解一些情况。“巴尔的摩”号刚刚停靠码头，罗斯福就派人去叫尼米兹、哈尔西、麦克阿瑟和其他人。麦克阿瑟来得最晚。

罗斯福和麦克阿瑟已有7年没见面了。麦克阿瑟从外表上看依然显得年轻，变化不大，而罗斯福看上去却苍老多了，他身体消瘦得几乎只剩一把骨头，行动也迟缓，上下车都需要搀扶，同几年前相比，简直判若两人。麦克阿瑟感到很吃惊，后来他回忆说：“显然，他的有生之年已屈指可数了。忽然，我意识到死神也在向我靠拢。人的一生是短暂的，如在有生之年不能实现许下的诺言，那该是多么遗憾的事啊！”

接见结束后，麦克阿瑟回到理查森的住所，并与他共进晚餐。饭后，麦克阿瑟情绪低沉，在房间里踱来踱去。他抱怨罗斯福选在这个时候同他讨论如何打败日本的问题，完全是为了竞选的一场政治表演；他还对“治理不当”和在战争中所犯的“严重错误”表示担忧。

第二天，麦克阿瑟拜见了罗斯福和他的助手威廉·莱希海军上将。然后，罗斯福由麦克阿瑟和尼米兹陪同，坐着大型敞篷轿车视察了陆、海军部队。

那天晚宴后，他们聚集在会客厅里讨论战略问题。麦克阿瑟回忆说，尼米兹随身携带了“许多地图、计划、手稿、各种统计资料和其他形象化的图表。我开始意识到我是在单干。”他还说尼米兹“有着光明磊落的高尚品质”，当他得知我事先不知道要讨论什么问题时，感到有点震惊。

罗斯福简单地说明此次会议的目的后，尼米兹第一个发言，他拿出来的就是金海军上将的计划。麦克阿瑟后来回忆说：“显然总统知道这个计划的基本思想，但也明显地表示怀疑。在讨论时，他完全持中立的立场。”

轮到麦克阿瑟讲话时，罗斯福拿起教鞭指向棉兰老岛问道：“道格拉斯，我们从这里再向哪里进攻？”麦克阿瑟回答道：“总统先生，先进攻莱特，然后吕宋。”麦克阿瑟接着再次详尽地陈述了收复菲律宾群岛的理由，他特别强调了对菲律宾人民所承担的道义上的义务。麦克阿瑟充分发挥他的讲演才能，讲话非常简洁而又有说服力。会议一直开到午夜，休会时总统仍未作出最终决定。

第二天上午，他们又在罗斯福的寓所会晤。尼米兹和麦克阿瑟两人都详述了自己的观点，会议是在诚恳的气氛中进行的。莱希后来在他的回忆录里说，他本来预料会发生激烈的争吵，后来却被他们那平心静气讨论问题的态度所感动，他认为他们两人是“完成这个伟大任务的最合格的将领”。麦克阿瑟可能已觉察到尼米兹对金的计划并非真心拥护，于是告诉罗斯福说，不必担心他们两人之间的意见分歧。“我们的观点是完全一致的，总统先生。我们完全互相了解。”

当天晚上，麦克阿瑟乘“巴丹”号专机返回布里斯班了。这次会晤虽然没有作出什么具体的决定，但是确实改善了麦克阿瑟和罗斯福之间的关系。

在以后的几周内，参谋长联席会议在决策上处于一种优柔寡断的状态，他们仍坚持让尼米兹执行9月15日进攻帛琉群岛计划，并要求麦克

阿瑟集中力量在 11 月 15 日进攻棉兰老岛。除此之外就没有什么别的安排了。在这期间，马歇尔将军受到麦克阿瑟的影响，已转到麦克阿瑟的立场上来了。

此时，麦克阿瑟已把他的总司令部迁到荷兰蒂亚，在那里他和助手们一起重新审查了进攻棉兰老岛之前扫清外围的作战计划。原计划先攻占哈尔马赫拉岛作为跳板，现得到消息那里的日军有 3 万多人以后，麦克阿瑟及时调整计划，决定先进攻该岛以北的莫罗太岛，那里防守薄弱，只有 1000 人的日军。

按计划安排，9 月 15 日进攻莫罗太岛的同一天，尼米兹进攻帛琉群岛。支援帛琉的航空母舰，可同时支援麦克阿瑟进攻莫罗太岛的部队。其后不久，麦克阿瑟的部队将要跃进到塔劳岛。然后按原计划于 11 月 15 日进攻棉兰老岛。

为了支援美军的登陆行动，哈尔西指挥的舰队于 9 月 11 日到达菲律宾海域，准备对莫罗太和帛琉进行空中攻击。9 月 12 日和 13 日两天，他出动飞机 2400 架次，对菲律宾中部的日军机场进行轰炸。他的飞机击落 173 架日军飞机，在地面上又摧毁 305 架。所受的抵抗小得令人难以置信，哈尔西只损失 8 架飞机和 10 名飞行员。他写道：“我们发现菲律宾中部的防守薄弱、缺乏防御设施。”发现这一情况后，哈尔西立即向尼米兹建议：取消进攻帛琉，麦克阿瑟取消进攻塔劳和棉兰老岛，把尼米兹进攻帛琉的部队交给麦克阿瑟，“尽快”攻取莱特岛。尼米兹看到这个建议后瞠目结舌，他不同意取消进攻帛琉的建议，但同意其他的各项建议（包括把他的部队交给麦克阿瑟指挥），并立即把哈尔西的建议向金海军上将作了汇报，当时金正在魁北克同罗斯福、丘吉尔在一起开会。

这对于参谋长联席会议来说，是个令人兴奋的好消息，是加快太平洋战争进程的一个好办法。当时马歇尔也在魁北克，他立即把这个建议转给麦克阿瑟。当时麦克阿瑟正在金凯德的旗舰“纳什维尔”号上指挥在莫罗太岛的登陆行动。因为“纳什维尔”号在实施无线电静默，无法与他联络。萨瑟兰同肯尼（他早就建议绕过塔劳直取莱特）及总司令部其他人磋商后，以麦克阿瑟名义发电报给马歇尔，说哈尔西的建议是完全可行的。

萨瑟兰的电报中午到达魁北克，这一天是 9 月 15 日，正是应该在莫罗太和帛琉登陆的日子。参谋长联席会议经过 90 分钟的讨论后，给麦克阿瑟和尼米兹下达了取消进攻雅浦、塔劳和棉兰老岛的命令，同时命令 10 月 20 日进攻莱特，这比原计划提前了两个月。这样绕过菲律宾进攻台湾的方案，就变成了仅仅是绕过吕宋岛夺取台湾的问题了。

同意进攻莱特的决定使麦克阿瑟感到振奋，在菲律宾有了莱特这个小小的立足点以后，将使他有可能实现返回菲律宾的历史性诺言。他打电报给参谋长联席会议，说这样安排将使他能提前两个月，于 12 月 20 日在吕宋岛登陆。虽然当时还没有同意进攻吕宋，但这个新计划和时间安排是很吸引人的。慢慢地，参谋长联席会议中，阿诺德和莱尼都站到麦克阿瑟一边来了，只剩下金上将还顽固地坚持要先夺取台湾。到了 9 月底，从一开始就对进攻台湾不热心的尼米兹，也同意先进攻吕宋了。

10 月 3 日，参谋长联席会议发布了指导太平洋战争的新战略的指令。麦克阿瑟要在 12 月 20 日占领吕宋，在此之前，于 12 月 5 日在民都

洛登陆并在那里建立空军基地。

这样，麦克阿瑟的主张终于被采纳了。他的“我会回来！”的著名诺言很快就要实现了。

8 杀回菲律宾后的大海战

9月15日麦克阿瑟在“纳什维尔”号军舰上观看他的“白杨树”部队冲上了莫罗太岛海滩，约500名日军纷纷逃窜，美军未费吹灰之力就占领了那里。部队登陆两小时后，麦克阿瑟上岸仔细巡视了3个多小时，然后返回设在荷兰蒂亚的总司令部。

同一天，尼米兹的部队在帛琉群岛登陆，那里可就是另一番景象了。在帕莱利岛上，有1万名训练有素的日军在那里挖壕固守，如同在布纳岛上的情况一样，他们巧妙地利用复杂的地形和几百个自然山洞，构筑了坚不可摧的防御工事。美军用了几个星期才把日军主力消灭，又过了几个星期才肃清零散的日军，而美军也遭到重大伤亡，阵亡2000人，8000人受伤。

麦克阿瑟回到荷兰蒂亚后，在山坡上的新住所里，聚精会神地考虑即将进行的莱特岛战役，他已预见到这将是一场苦战。情报部门估计，莱特岛上有2.2万名日军，其中包括曾在巴丹半岛上作过战，战斗力很强的第16师，而且日本舰队的主力舰只都集结在离莱特岛不远的新加坡和婆罗洲。这支包括“大和”号和“武藏”号两艘超级战列舰在内的舰队，肯定会攻击在莱特岛登陆的美军部队。

麦克阿瑟在荷兰蒂亚逗留两天后，返回布里斯班。他于9月21日签发了进攻莱特岛的作战计划。

莱特战役是迄今为止太平洋战争中最大，也是最复杂的一次战役。克鲁格的第6集团军担负这一作战任务，参战部队有4个突击师，总共有20万人。为把克鲁格的部队运送到莱特岛并提供海上掩护，金凯德海军上将集结了由700多艘舰只组成的庞大舰队。其中有18艘小型航空母舰，6艘老式战列舰、11艘巡洋舰和86艘驱逐舰。

完成这个计划的关键是尼米兹的快速航空母舰要给予大力支持。哈尔西指挥的第3舰队有105艘舰只，以18艘快速航空母舰为核心，组成4个分舰队。在编制上，哈尔西直接隶属于尼米兹，而不由麦克阿瑟指挥。但哈尔西与麦克阿瑟的海军司令金凯德建立了密切联系。哈尔西的主要任务是掩护麦克阿瑟的部队登陆。在给他的书面作战命令中，还有另一项指令即：“如有机会或能创造机会消灭敌舰主力，那么消灭敌舰队主力就是首要任务。”

作为进攻前准备，第3舰队不停地在海上游弋，控制制海权，并用舰炮连续轰击日军机场。9月21日和22日两天，哈尔西派出飞机轰炸马尼拉，摧毁了405架日军飞机和一些舰船。后来他又袭击科龙湾，摧毁了10多艘舰船。10月10日至14日哈尔西袭击冲绳和台湾，又摧毁520架日军飞机，但从台湾起飞的日军飞机用鱼雷重创了“休斯敦”号和“堪培拉”号2艘巡洋舰，以后哈尔西的舰载机反复轰炸了吕宋岛和马尼拉等目标。

肯尼的陆基飞机从新几内亚、比阿克和莫罗太岛上的机场起飞，袭击了日军在棉兰老岛上的各个空军基地，甚至还轰炸了远在婆罗洲的炼油厂。哈尔西和肯尼的空袭使日军飞机受到了严重的损失。

与此同时，金凯德强大的两栖部队在马努斯岛和荷兰蒂亚集结，于10月10日起锚出海。10月14日，麦克阿瑟和琼告别时说：“我一时不

会回来了”。她明白他的意思，在攻占吕宋以前，他将一直在前线作战。她说：“一旦你认为我回马尼拉安全没有问题时，就马上派人来接我。”麦克阿瑟飞到荷兰蒂亚，在那里逗留4天，然后登上金凯德的“纳什维尔”号旗舰。萨瑟兰、肯尼、惠特尼和参谋人员同麦克阿瑟一起上舰。奎松于1944年8月1日去世，菲律宾流亡政府总统由奥斯默纳继任。

在两天的航行中，麦克阿瑟心情激动，一直难以平静下来。31个月前，他乘鱼雷快艇侥幸逃出了日军的包围圈，现在他终于回来了，而且还率领着由800多艘舰船组成的庞大舰队，这又怎能不使他感慨万千呢！

10月19日夜，在漆黑的夜幕遮掩下，庞大的美国舰队驶近了莱特湾。副官惠特尼问麦克阿瑟：“将军，有这么强大的舰队归你指挥，您一定会有大权在握之感吧！”麦克阿瑟回答说：“不，不是这样，我想到的是，许多美国的好子弟，明天一早就要死在海滩上了。”说完，他回到舱内，翻开“圣经”念道：“仁慈的上帝啊，保佑这里的每一个人都平安无事吧。”

10月20日黎明，金凯德舰上的大炮怒吼着向岸上轰击，炮声震耳欲聋。上午10点，克鲁格4个师的突击队在杜拉格和塔克洛班登陆。日军一反常态，未在滩头抵抗。他们让美军上岸，然后用迫击炮和大炮一齐开火。冒着敌人密集的炮火，登陆艇一批接一批地冲向岸边，把成千上万的部队运送上岸。

整个上午，麦克阿瑟一直站在“纳什维尔”号的舰桥上，注视登陆战进展情况。午饭后，麦克阿瑟、萨瑟兰、肯尼、惠特尼等人以及新闻界代表，乘坐一艘小型登陆艇驶向刚刚被美军占领的雷德海滩。麦克阿瑟坐在船舱里，他身穿新卡其布军装，戴着墨镜，头上戴着人人都熟悉的战斗帽。他口袋里装着他父亲的小手枪，这样就可以“保证我永远不会被敌人活捉”。他们快靠岸时，麦克阿瑟对萨瑟兰说：“啊，不管别人信不信，反正我们到了这里。”

在离岸还有几十米远的地方，登陆艇在没膝深的水里搁浅了。麦克阿瑟跳到水里，涉水上岸。肯尼后来回忆说，他们上岸时，经过被日军炮火击中的4艘大型登陆艇的旁边时，有一艘还在燃烧，“而且，好像有许多日军狙击手就在附近射击，从步枪劈劈叭叭的响声来判断，他们离我们不超过100米。”

这样出人意料的涉水上岸，以及麦克阿瑟戏剧性地打回到菲律宾，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最令人难忘的情景之一。

从登陆艇到岸边虽然只有几十米的距离，但在麦克阿瑟看来，“这几十步却是我有生以来意味最深长的几十步。当我走完这几十步，站在沙滩上时，我知道我确实回来了，回来消灭巴丹的死敌来了。在那些日军的尸体上，还闪跃着本田将军的王牌第16师的徽章。”

麦克阿瑟和奥斯默纳总统跟随部队登陆，主要是为了发表无线电广播讲话，以鼓励菲律宾人民和游击队奋起抗日。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邓恩主持这一活动，他带来一台无线电发射机，并与“纳什维尔”号上的大功率主发射机相连，用几个频率同时进行广播。

下午2时许，麦克阿瑟站在蒙蒙细雨中发表了令人难以忘怀的讲话，他的语调充满了激情：“菲律宾人民，我回来了！托上帝的福，我们的部队又踏上了菲律宾这块洒着我们两国人民鲜血的土地上了。……当战

线推进到你们那里时，你们要挺身而出战斗，利用一切机会去打击敌人。为了你们的故乡和家园，要去战斗！为了你们的子孙后代，要去战斗！为了那些神圣的死难者，要去战斗！不要害怕，你们都是坚强如钢的人。去争取正义的胜利，就是万能的上帝为我们指明的道路。”

随后奥斯默纳总统也讲了话，他号召菲律宾人民与美军通力合作。

登陆比预想的要顺利，到傍晚，已有6万人的部队和10余万吨装备、物资上了岸。美军已在两个登陆场向岛内推进1.6公里，塔克洛班机场已攻下来。

麦克阿瑟回到“纳什维尔”号战舰上，向罗斯福报告了顺利登陆的消息。第二天，总统发来贺电：“举国上下都感激你，全国都在为你和你的部下成功地反攻回去而祈祷。”

其后两天，麦克阿瑟的部队继续向前推进，并完全控制了塔克洛班。10月23日，麦克阿瑟和奥斯默纳参加了在塔克洛班省议会大厦前举行的菲律宾文官政府复位仪式。麦克阿瑟向聚集在那里的人们宣布，以奥斯默纳为首的菲律宾国民政府重新建立起来了。他的讲话很短，语气平静，但人们却为他讲的每一句话欢呼。随后，军号吹响，美菲两国国旗同时缓缓升起。麦克阿瑟转身同奥斯默纳握手，并说道：“现在，我和我的同事们要告辞了。”

东京的战略家们在莱特战役打响以前就决定，要在菲律宾与美军决一死战。如果失掉了菲律宾，日本通向南方的生命线，就被切断了，就意味着打输了这场战争。于是，日军最高统帅部发布了大规模增援马尼拉的命令。许多运输增援人员和物资的舰船，在途中遭到了美军潜艇的拦击（1944年9月至11月，共击沉204艘日军舰船），但是大多数舰船还是突破了拦截到达了目的地。

日本海军当局仍然希望能一举歼灭美国太平洋舰队，取得干净利落的胜利。他们估计盟军下一步会大举进攻菲律宾（他们估计是先进攻棉兰老岛，而不是莱特岛）。于是，他们制定了一个计划，即有名的“奏捷—1”计划来与美军对抗。这个计划要摧毁哈尔西和金凯德的海军力量，并把麦克阿瑟赶出滩头。然而，这是一个垂死挣扎的计划。他们要投入一切可以集中起来的力量，同盟军决一死战。日军还采用了两种自杀式的武器：“神风队”的“自杀飞机”和潜艇发射的有人驾驶的鱼雷，即人们所说的“自杀艇”。

为了与盟军决战，日本联合舰队总司令丰田副武把他的舰队分成5个分舰队。战役开始时，由栗田健男中将和西村祥治中将等人指挥的3个分舰队部署在新加坡；一个部署在琉球群岛的天见（位于冲绳以北），由志摩清英中将指挥；另一个在日本内海，由小泽治三郎中将指挥。新加坡的分舰队承担主攻任务。小泽的舰队以4艘航空母舰为核心，将明目张胆地驶出大海，这是个诱饵，其目的是要把哈尔西的第3舰队诱出莱特湾，从而使它无法掩护美军滩头阵地。如果得手，以战列舰为核心的栗田和西村的分舰队便进攻莱特湾，然后派在新加坡的另一支以巡洋舰为核心的分舰队，护送运兵船从马尼拉向棉兰老岛运兵。在莱特岛的背后登陆增援。

10月17日和18日两天，当克鲁格的先头部队在莱特岛外围的岛屿登陆时，日军已在实施“奏捷—1”作战计划。在天见的志摩舰队，也准

备加入进攻金凯德的那两个分舰队一起行动。这些舰只驶离新加坡，都到文莱湾加油。日本内海的“诱饵”舰队也起航出海。志摩的舰队包括2艘重巡洋舰、1艘轻巡洋舰和4艘驱逐舰，它照直向南驶向苏禄海。

日军为运兵船护航的重巡洋舰“青叶”号和轻巡洋舰“鬼怒”号，于10月22日夜首先离开文莱湾。那时，美军已在护航舰队的航线上埋伏了6艘潜艇。“青叶”号在途中被美军潜艇“鲷鱼”号发射的2发鱼雷击中，因破坏严重，不得不由“鬼怒”号拖到马尼拉。

两支主攻舰队也于10月22日离开文莱湾。栗田指挥的分舰队，美国人称之为中央舰队，包括超级战列舰“大和”号和“武藏”号、3艘老式战列舰、10艘重巡洋舰、2艘轻巡洋舰和15艘驱逐舰。它的使命是穿过吕宋岛南面的锡布扬海，进入圣贝纳迪诺海峡，然后掉头向南，于10月25日拂晓抵达莱特湾。西村指挥的分舰队，被称为南方舰队，包括2艘老式战列舰，1艘重巡洋舰和4艘驱逐舰。它的任务是出苏禄海，通过苏里高海峡，从南面进攻莱特湾。

23日晨，美军两艘潜艇发现了栗田的中央舰队，并立即向敌舰发起攻击。栗田的旗舰“爱宕”号被4枚鱼雷击中，18分钟后沉入海底，栗田落海后被己方的驱逐舰救起。另一艘重巡洋舰“摩耶”号也被鱼雷击中，引起弹药舱爆炸而沉没。重巡洋舰“高雄”号受到重创，被迫返航。

在日本内海的“诱饵”舰队，被称为北方舰队，于10月20日起锚出海。它包括重航空母舰“瑞鹤”号；3艘轻航空母舰“瑞凤”号、“千岁”号和“千代田”号；2艘战列舰“日向”号和“伊势”号；3艘轻巡洋舰和8艘驱逐舰。美军的3艘潜艇监视着日本内海的出口，但它们未能发现北部舰队出海。如果日军知道这个舰队未被发现，他们定会大失所望，作为“诱饵”，他们希望被美军发现。

24日清晨，哈尔西派出侦察机侦察敌情。8点12分，得到报告说发现了日军中央舰队，哈尔西立即命令他的3个分舰队在圣贝纳迪诺海峡东端附近海域集结待命（另一个分舰队正返回乌里西加油）。然而就在这时，日军陆基轰炸机攻击了哈尔西的舰队，重创“普林斯顿”号航空母舰，“伯明翰”号巡洋舰去救援时，因“普林斯顿”号发生爆炸也受重伤，不得不返回美国进行修理。

这一天，哈尔西的飞机在锡布扬海攻击了日中央舰队，战斗非常激烈。日“武藏”号战列舰是1937年开始建造，花了5年时间才建成的，该舰全长263米，被称为“打不沉的超级战列舰”。然而，在这次海战中，“武藏”号被17枚炸弹和19枚鱼雷击中，终于载着1000多名水兵沉入海底。在战斗中，美军还重创重巡洋舰“妙高”号，使它不得不撤回文莱湾。

经过一天的战斗，哈尔西为取得的辉煌战果而欣喜若狂。飞行员们报告说，日军中央舰队差不多全被消灭了，少数幸存的舰只也逃之夭夭，这些夸大的好消息哈尔西都轻率地相信了。其实，栗田下令西撤后不久，他见美军没有追击，便又命令舰队折回来，再次向莱特方向驶去。

小泽的北方舰队作为“诱饵”，在那一天里，正千方百计地要吸引哈尔西的注意力。它施放浓烟，解除无线电静默状态，派出驱逐舰作为前卫，希望能够被哈尔西发现，还派出飞机攻击哈尔西的舰只。但那天哈尔西正忙于对付中央舰队，无暇顾及。直到傍晚，哈尔西的一架侦察

机才在吕宋岛东北海面发现日军这支航空母舰编队。

这时哈尔西必须作出重大决定，是追赶北方舰队，还是仍然靠近金凯德的登陆部队？他推断，既然中央舰队已被消灭（这是严重的错误估计），金凯德就可以轻而易举地对付南方舰队和志摩的舰队，而他的任务则是消灭敌人的航空母舰。于是，哈尔西命令他的全部舰只向北奔向“诱饵”。

晚上 8 点多钟，哈尔西给金凯德发去一份电报，并抄报尼米兹和金上将，通报了日军中央舰队的动向，指出中央舰队正驶向圣贝纳迪诺海峡；而他则率 3 个分舰队北进，拟于次日清晨突袭敌航空母舰编队。金凯德以为哈尔西会留下部分舰只把守圣贝纳迪诺海峡，迎击栗田的舰队，以保障莱特岛北翼的安全，所以对日军中央舰队再次东进并没有感到不安。当时，无论是金凯德还是尼米兹，都确信哈尔西会留下一支以战列舰为主的舰队，监视圣贝纳迪诺海峡，以保护美军的右翼，都误以为他只是率 3 个航空母舰大队北上的。

由于哈尔西过高地估计了北方舰队的规模，他不想分散自己的力量。事实上，他连一艘警戒海峡的驱逐舰也未留下。

同一天，在遥远的南方，日军南方舰队及紧紧尾随的志摩的舰队，在驶向苏里高海峡时，在苏禄海被盟军的飞机发现。金凯德派军舰飞机出击，3.5 万吨级的老式战列舰“扶桑”号和一艘驱逐舰被鱼雷击中沉没。西村的旗舰 3.5 万吨级的“山城”号战列舰也被鱼雷和炮弹击中，西村被炸死，“山城”号沉没。“最上”号重巡洋舰和 1 艘驱逐舰受重创。

随后而来的志摩舰队的“阿无限”号巡洋舰被鱼雷击伤，他的旗舰“那智”号又与受伤的“最上”号相撞。志摩意识到中了埋伏，于是下令撤退。金凯德的水面舰只和飞机紧追不舍，击沉一艘驱逐舰并又一次击中“最上”号，这一次它伤势严重，日军只好把它炸毁了。到了拂晓时，南方舰队只剩下一艘受伤的驱逐舰，随志摩的舰队向西逃去。

正在金凯德的第 7 舰队在南面追击志摩的舰队时，栗田的中央舰队神不知鬼不觉地溜过圣贝纳迪诺海峡，突然出现在萨马岛以东海域。得到消息后，金凯德大惊失色，一面急忙命令舰队停止追击，尽快回防莱特湾，一面打电报询问哈尔西，是否仍在守卫圣贝纳迪诺海峡。3 个小时后，他才收到回电：“没有守卫海峡，我的舰队正在同日军航空母舰交战。”这就意味着，金凯德要仅凭部署在萨马岛附近的 6 艘小型航空母舰和 7 艘驱逐舰、护卫舰与强大的栗田舰队作战。

7 点多钟，栗田的舰队发起了攻击，美舰全速向南逃避，并以舰载飞机、驱逐舰、护卫舰与敌舰周旋，肯尼的陆基飞机也给予了一些支援。在战斗中，日军还派出了“神风队”的“自杀飞机”来攻击美军舰只，有多艘小型航空母舰受到重创，“圣艾欧”号被它击沉。这是一场力量相差悬殊，而且异常激烈的战斗。除“圣艾欧”号外，美军“甘比尔湾”号小型航空母舰，1 艘驱逐舰和 1 艘护卫舰被击沉。日军 7 艘护卫舰中 3 艘被击沉，其余受伤，2 艘重型巡洋舰被击伤。

此时，在遥远的北方，哈尔西的舰载飞机向北方舰队发起了进攻。正在鏖战时，哈尔西得到了令人惊愕的消息，说中央舰队正在进攻金凯德的航空母舰，金凯德急需援助。但他未过分担心，他想，金凯德的 16 艘小型航空母舰加上战列舰，可以应付中央舰队所剩无几的舰只。尼米

兹给他的命令中包含有这样重要的内容，即他的主要任务就是摧毁“敌舰队的主力”。哈尔西没有意识到北方舰队是“诱饵”，也不知道它的装备脆弱，他以为两者中它的威胁更大，摧毁这支舰队对整个莱特战役的安全是完全必要的。

所以，他继续进攻北方舰队。他的飞行员们干得很出色。在白天的轮番攻击中，他们把4艘航空母舰全部击沉，还击沉了1艘驱逐舰，重创“多摩”号巡洋舰，该舰在夜里被美军的潜艇击沉。北方舰队的其他舰只在猛烈的空袭下，逃回了日本内海。北方舰队虽然损失惨重，但它完成了把哈尔西诱出莱特湾的任务。

当时，萨马岛海域的形势确实十分危急，一旦栗田突入莱特湾，美军登陆部队将面临灭顶之灾。坐镇珍珠港的尼米兹很关心战斗进行情况，就打电话问哈尔西的舰队现在的位置。为防止敌人破译，按照惯例，编码人员要在电文中塞进一些无意义的词句，但这一次加进了一组很不恰当的词。交到哈尔西手中的电文是：“全世界都想知道你舰队的位置。”哈尔西没想到“全世界都想知道”是加入的，误认为尼米兹在训斥他，阅后勃然大怒。一气之下，他命令舰队调头南下，前去支援金凯德，致使全歼北方舰队的目的没有达到。

那天，由于日军舰队之间通讯不畅，北方舰队诱敌成功的事，栗田还不知道，他还以为攻击的小型航空母舰就是哈尔西的快速航空母舰，所以打起仗来有些顾忌，未敢大胆地向莱特湾突进。特别是西村和志摩的舰队都没有准确消息，美军增援舰只又正在驶来，这些情况使栗田失去了信心，于9点多钟下令各舰退出战斗，向北穿过圣贝纳迪诺海峡，向西驶去。哈尔西的飞机后来才发现它，击沉了一艘巡洋舰。26日清晨，当栗田的舰队穿过锡布廷海，驶到班乃岛以西海域时，哈尔西的飞机又击沉、击伤巡洋舰各1艘。

莱特湾大海战就这样结束了。后来尼米兹说，就规模和错综复杂的程度而言，这一仗是海战史上绝无仅有的。对于麦克阿瑟和金凯德来说，这次战役好危险啊！如果日军中央舰队继续进攻，就会轻易进入莱特湾，并会摧毁所见到的一切，麦克阿瑟就会像上次在巴丹半岛上那样束手无策。

日军为实施“奏捷—1”计划付出的代价是惊人的：损失4艘航空母舰、3艘战列舰、10艘巡洋舰、9艘驱逐舰。美军总共损失1艘航空母舰，2艘小型航空母舰、2艘驱逐舰和1艘护卫驱逐舰。

这一仗，日本海军主力基本被消灭，从此它再也不能同美国海军对抗了。

在这几天海战中，麦克阿瑟为使“纳什维尔”号战舰能投入战斗，把司令部转移到陆地上。

海战后，有些人对哈尔西的表现说三道四，在麦克阿瑟的总司令部里也有人说闲话。当听到有人批评哈尔西时，麦克阿瑟就敲着桌子说：“行啦……不要再对他说长论短了。在我的心目中，他仍是一位能征善战的海军将领。”麦克阿瑟还给哈尔西打电报说：“我们与你合作多年，我们希望你能取得辉煌的胜利。当你采取行动支援我们时，这里的每一个人都感到很放心，并深受鼓舞。”麦克阿瑟和哈尔西一样抱怨分散指挥所造成的混乱。麦克阿瑟后来写道：“我认为，在这次海战中发生的不可

幸事件，不能归咎于哪位指挥官的判断失误。险些发生大灾难的根源在华盛顿，他们让我和 8000 公里以外的尼米兹——两位相互独立的关键性的指挥官，指挥同一战区、同一战役。”

9 艰难的莱特岛战役

日军虽然在海战中遭到惨败，但他们没有就此善罢甘休。他们很清楚，莱特岛战役的胜败，对他们是生死攸关的大事。为了守住莱特岛，日本投入了一切可以投入的飞机，猛烈攻击盟军在莱特湾的舰船和岛上的部队。他们几乎每天都从马尼拉派出护航舰队，向莱特岛后侧的奥莫克运送援兵。疯狂的空袭使金凯德的舰船蒙受很大损失，急需物资的供应受阻，还严重影响了机场和道路的修建。不久，又没完没了地下起倾盆大雨，到处都变成了一片无边的泥沼。

大海战后，美军舰队已撤回基地休整，补充给养，空中支援只有靠肯尼了。盟军登陆后7天，到10月27日，肯尼才把34架飞机调到未完工的塔克洛班小机场。但是，机场的修建质量和设备很差，而且雨季到来，天气不利于飞行，再加上日军飞机不断地空袭，使肯尼的空中支援行动受到限制。正是由于这些原因，日军运兵船才得以较顺利地向奥莫克运送增援部队，到11月上旬，日军共向岛上运去5万多名官兵和大量物资。这些增援部队的到来，加之恶劣的天气和泥泞的地面，严重地限制了盟军在莱特岛的作战行动。

当时的形势是非常严重的，如果不尽快制止日军的增援行动，莱特岛就会变成另一个瓜达尔卡纳尔岛，美军将被迫在沼泽和丛林里进行一场长期的浴血战斗。麦克阿瑟紧急要求哈尔西的第3舰队回来给予空中支援。哈尔西于11月初，带领他的4个分舰队中的3个回到莱特湾。他对吕宋岛进行了两天的攻击，摧毁439架日军飞机，并轰炸了港口里的舰船，击沉“那智”号重巡洋舰及其他一些舰只。

“卡斯特”密码破译人员探听到消息，11月10日—11日夜里，又有一个大型运输船队（15艘船）驶出马尼拉向奥莫克。麦克阿瑟要求哈尔西派所有的飞机去阻击这个船队。11月11日拂晓，哈尔西派347架飞机，在距奥莫克岛1.6公里的海域发现了这个船队。经过几次攻击，这个船队全部被歼，有1万多名日军官兵葬身鱼腹。

在11月的下半个月，哈尔西的飞机反复轰炸了吕宋岛上的机场和港口，击沉了以前受到重创的“熊野”号重巡洋舰、“木曾”号轻巡洋舰、5艘驱逐舰及大约10艘商船。日军飞机和“神风队”也对哈尔西的舰只进行了反击，重创美军的3艘航空母舰。

到11月底，空军的情况稍有好转。应麦克阿瑟的请求，尼米兹派来87架陆战队飞机，这些飞机为克鲁格的地面部队提供了有限的空中支援，保护了塔克洛班和杜拉格机场，使其免遭日军飞机在夜里进行的空袭。

盟军的登陆部队并未摆脱危急状态。克鲁格的陆军成功地登陆后，便开始陷入泥潭。“泥潭”这个词无论就比喻或字面上的意义来看，都是恰如其分的。由于连降大雨，主要进攻目标莱特谷地变成一片沼泽，日军巧妙地利用沼泽地进行防御，盟军的伤亡情况达到惊人的程度。

在塔克洛班陆上指挥所里指挥作战的麦克阿瑟，显得特别勇敢镇定。许多人后来回忆说，他在敌机扫射、轰炸声中，若无其事地主持会议，给他的参谋人员下达指示。麦克阿瑟有好几次险些送命，会议室里弹痕累累，百孔千疮。

那段时间，在指挥部里还发生了一件事：萨瑟兰将军把他的秘书，一个澳大利亚女人，带到塔克洛班来了。因为这样做违反了军队的纪律，大家都感到很意外。有传言说，萨瑟兰将军和这个女人关系暧昧，麦克阿瑟被激怒了，同时也担心总司令部出现丑闻，他严肃地训斥了萨瑟兰一顿，并立即让萨瑟兰把那个女人送回国。自此以后，这个自以为了不起，其实最被人看不起、见风使舵的萨瑟兰，在总司令部里便失宠了。

11月初，盟军已有10余万兵力参战，与其对抗的是7万多名决心死战到底的日军，战斗比以前任何一次都更艰难、更残酷。

到11月中旬，克鲁格的部队已在沼泽地里紧张地战斗了3个星期，精疲力竭，士气低沉。他们什么都缺，尤其缺乏弹药、食品和药品。到11月底，又增派3个师参加战斗，这时盟军在莱特岛上的兵力已达到18万人，但胜利仍然遥遥无期。

在困境中，麦克阿瑟富于想象力地提出一个大胆的计划：在正面发起进攻的同时，派兵在奥莫克登陆，切断日军与这个补给基地的联系，从背后分割已在莱特岛上挖沟筑垒的日军。

这个计划被批准后，克鲁格派新调来的第77师担任进攻任务。这个师于12月7日，完全出其不意地在奥莫克登陆。在滩头上，他们几乎未遇到什么抵抗，但日军的“神风队”战斗机却使两栖部队的5艘舰船受到重创。日军地面部队从突袭中清醒过来之后，展开了争夺奥莫克的激烈战斗。到12月10日，该港完全被美军占领。第77师继续向前推进，于12月21日与在奥莫克进行正面进攻的第10军会师，这时岛上大部分地区已被盟军控制。12月26日，麦克阿瑟宣布，除了要肃清残敌之外，莱特岛战役可以说已经结束了。

费力不讨好的肃清岛上日军的任务，落到了艾克尔伯格将军的肩上。他在圣诞节这一天接替了克鲁格，总司令部已派克鲁格负责计划于1945年1月9日对吕宋岛发起的进攻。对于“肃清残敌”的说法，艾克尔伯格曾愤愤地写道，这种说法太不确切，“为‘肃清残敌’去死是不值得的”。他的部队又用4个月才肃清了莱特岛上的日军。在大约7万日本守军中，总共只有828人被俘，有不到1000人乘小船逃掉了，多数被击毙（或病饿而死），其中起码有三分之一是在所谓的“肃清残敌”中被盟军击毙的。盟军也付出很大代价，共伤亡1.55万人，其中有3500人阵亡。

就在过早地宣布莱特岛战役取得胜利之后，麦克阿瑟又得到一颗将军星。当时国会创立了一种新的特级军衔，授予那些战功卓著的将领。马歇尔、麦克阿瑟、艾森豪威尔和“航空兵”的阿诺德均被提升为五星上将。同时莱希、金、尼米兹被提升为海军五星上将。

在圣诞节后的第二天，在司令部举行的简单仪式上，参谋人员将新领章钉在将军的衣领上。那领章是用6国的硬币熔化后铸成的，这6个国家都派有部队在麦克阿瑟的指挥下作战。在庆祝会上，麦克阿瑟发表了简短的讲话：“我作为这次战役的总司令，对所有参战的官兵，在最困难、最复杂和最危险的情况下，所表现出来的决心、刚毅和勇气，表示敬佩和感谢！”

盟军原计划于 12 月 5 日开始进攻民都洛岛，于 12 月 20 日开始进攻吕宋岛。后因担心不能掌握制空权，又缺乏舰船，再加上莱特岛战役进展不利，便把进攻时间分别推迟到 12 月 15 日和 1 月 9 日。

进攻吕宋岛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麦克阿瑟指挥的最大最复杂的一个战役，这一仗是从民都洛岛开始打起的。进攻吕宋岛的作战计划是麦克阿瑟主持制订的，他把指挥民都洛岛作战的任务交给了部下，自己则在莱特岛督战。

为了进攻民都洛岛，金凯德派去一个执行掩护和轰炸任务的分舰队，这个分舰队由 6 艘小型航空母舰、3 艘战列舰、3 艘重巡洋舰和 8 艘驱逐舰组成。登陆部队共 3 万人，将分乘 135 艘舰船、23 艘鱼雷快艇和其他舰船登陆。这些部队分别从莱特湾和帛琉出发。

12 月 13 日，进攻部队在驶往民都洛岛的途中，被一架日军飞机发现。在这一天及以后的几天里，这支奔向进攻目标的舰队受到“神风队”的猛烈攻击。旗舰“纳什维尔”号和一艘驱逐舰受到重伤，不得不返回莱特湾。12 月 15 日，已到达民都洛岛海滩附近的分舰队，受到多批“神风队”飞机的攻击，舰船以密集的防空火力击毁许多架“自杀飞机”，从莱特岛飞来的肯尼的飞机也击落许多架“自杀飞机”。但是，有些“神风队”的飞机还是突破了防空火力网，彻底击毁了 2 艘登陆舰。

登陆部队未遇到什么抵抗。民都洛岛上只有 500 名守军，他们在盟军登陆后，惊恐地逃到山里去了。中午时，盟军占领了所有的目标。天黑时工兵部队已开始修建两个简易机场。5 天以后，肯尼就把战斗机转移到了民都洛岛。

为了支援民都洛岛登陆，哈尔西的 13 艘快速航空母舰于 12 月 14 日至 16 日，出动飞机 1671 架次，重点是袭击吕宋岛上的机场。它们在那里不间断地巡逻，这就使日军完全失去了从吕宋岛向民都洛岛派出飞机或“神风队”的可能性。在空袭行动中，哈尔西声称摧毁了 270 架日军飞机，其中大约 208 架被摧毁在地面上。

后来，在 12 月 18 日，哈尔西的舰队受到了大自然的致命打击。由于气象预报员未能发现的台风突然袭来，3 艘驱逐舰倾覆沉没，另外 7 艘受重伤，约有 186 架飞机被大风卷下甲板成为一堆废物。有 800 名官兵丧生。台风给舰队造成的损失不小于一场大海战。4 天后哈尔西返回乌里西基地。

日军知道失去民都洛岛后会有怎样的严重后果，所以在海军元气大伤，士气低落的情况下，仍派出一支分舰队去攻击在民都洛岛登陆的盟军。这支由 1 艘重巡洋舰、1 艘轻巡洋舰和 6 艘驱逐舰组成的舰队，于圣诞节前夜，从法属印度支那的金兰湾出发，向民都洛岛驶去。在恶劣天气的掩护下，在距民都洛岛 320 公里时，这支分舰队才被一架美国海军飞机发现，飞机发出了警报，但飞行员把重型巡洋舰误认为是“大和”号超级战列舰了。

这时金凯德为准备吕宋战役，已撤回了支援舰队的主力，在民都洛岛海域只留下 20 多艘鱼雷艇，如果“大和”号闯进来，那后果就不堪设想了。接到报告后，麦克阿瑟立即命令金凯德派 4 艘小型航空母舰和 8 艘驱逐舰前去增援。

26日深夜，日舰对岛上的机场进行了短时间的炮轰。当盟军的鱼雷艇出海反击时，肯尼在民都洛岛的100多架飞机已经升空。日舰很快就被赶跑了，一艘鱼雷艇击沉了一艘日军驱逐舰。

在这期间，进攻吕宋岛的盟军主力部队已在各港口集结。克鲁格指挥的地面部队有20万人，另外还有8万人的预备队，准备早些时候再登陆。第6集团军的第1军和第14军承担突击任务。参战的舰船在1000艘以上。这次登陆战，是太平洋战争中到那时为止最大的战役。

麦克阿瑟重新夺取吕宋岛的作战计划和三年前日军攻占吕宋岛的作战行动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主攻部队第1军和第14军将在林加延湾海岸登陆，沿宽广开阔的平原向马尼拉进军。少量部队在苏比克海湾西北的海岸和马尼拉湾南面的纳苏格布海岸登陆，他们的任务是封锁巴丹半岛和科雷吉多尔岛（这样日军就不能像当年麦克阿瑟那样撤退了），并准备从马尼拉的后方或南面以闪电攻势夺取马尼拉。这次战役的主要目的是，歼灭日本的有生力量；另一个重要目的是，在盟军战俘被日军屠杀前就把他们救出来。

这些情况，日军最高统帅部已经准确地预料到了，连发起进攻的时间都预料到了。由山下奉文上将指挥的日军守卫部队有27.5万人，本来是可以进行滩头防御的，但因缺少空中支援，后勤补给困难，他们已无心在滩头打一场决一雌雄的硬仗。他们现在的策略是：不指望打胜，只要能缠住麦克阿瑟，尽量推迟盟军对日本本土的进攻就行。他们曾考虑过像麦克阿瑟当年那样，固守巴丹半岛，但后来考虑到巴丹太小，容不下27万人，又否定了这个计划。后来他们决定把部队分成3个集团，进行纵深防御：尚武集团15.5万人部署在吕宋北部，由山下指挥；振武集团9万人部署在吕宋东部，由横山静雄指挥；建武集团3万人部署在克拉克西部以保卫机场，由冢田理喜智指挥。

作为总攻的前奏，哈尔西的舰队于12月30日离开乌里西，向北方的台湾驶去，他要袭击那里的日军基地，以阻止日军从台湾派飞机支援吕宋岛。同时，盟军的空军飞机频频出击，不断轰炸吕宋岛上的日军空军基地。从马里亚纳群岛起飞的B—29“超级堡垒”式轰炸机攻击了台湾、琉球群岛和日本南部的空军基地。连续不断的空袭摧毁了许多日军飞机，有效地阻止了日军对吕宋岛的空中支援。

1945年1月2日，执行支援登陆部队任务的金凯德的舰队，向林加延湾驶去。这是一支由164艘军舰组成的强大舰队——12艘小型航空母舰、6艘战列舰、6艘巡洋舰、39艘驱逐舰和护卫驱逐舰，以及其它舰船。

在途中，这支舰队遭到日军“神风队”飞机的多次袭击，有1艘小型航空母舰和2艘驱逐舰被击沉，有3艘巡洋舰、2艘战列舰和多艘驱逐舰受重创，有300多名官兵阵亡。尽管如此，这支舰队仍按计划驶抵林加延湾，对海滩附近的日军阵地进行了长达3天的炮击，并为登陆部队扫清了航道。

1月4日，麦克阿瑟登上“博伊斯”号巡洋舰，开始率登陆部队北上。当庞大的舰队接近吕宋岛时，麦克阿瑟手拿玉米棒芯烟斗站在巡洋舰的舰桥上，目不转睛地凝视着他熟悉的景物。后来他写道：“周围只能听到发动机有节奏的声响和海浪拍击船体发出的声音，气氛看来平静又显得紧张，大家都在严阵以待。我想起三年前那个漆黑的夜晚，当时我是

怀着一定要打回来的决心，驶过也是这样浪涛翻滚的海面。在赌场上，赌徒们有一句名言：一去不复返。但是，当我给自己常用的烟斗里加烟丝时，心里感到一阵温暖。我想到，那些小赌徒们也许说得不对，并非都是一去不复返的！”

1月15日下午，日军好像知道麦克阿瑟在哪艘舰上似的，几艘小型潜艇攻击了“博伊斯”号，“博伊斯”号在“凤凰座”号的提醒下，采取了规避动作，暂时躲开了鱼雷攻击……1月9日拂晓，登陆部队到达林加延湾，海上的景象极为壮观，放眼望去，到处是舰船。这时，“神风队”又来攻击，有1艘战列舰、2艘巡洋舰和1艘驱逐舰被击中。但登陆行动未受影响，9点30分，登陆部队分乘几百艘登陆艇向岸上冲去，部队未遇到多少抵抗就登上了海滩。麦克阿瑟在军舰上看到这壮观的场面，感到“热血沸腾，无限欣慰”。

部队登陆后，第1军和第14军的士兵迅速向内地推进，扩大了滩头阵地。约5个小时后，麦克阿瑟、萨瑟兰和其他参谋人员乘登陆艇上岸。虽然这时海军修建大队已修好了靠船用的临时码头，麦克阿瑟却不使用码头，像在莱特岛战役中一样涉水上岸。后来有人评论道：“他在莱特岛涉水上岸是无意的，但这一次却是故意做给别人看的。”

那天晚上，为防止日军舰队袭扰登陆部队，哈尔西率第3舰队大胆地驶入南中国海这片敌人控制的水域，并在那里逗留了11天。他没有遇到日本海军主力，就派飞机袭击了印度支那沿岸香港和台湾等地的日军，击沉日军舰船44艘，击毁飞机100多架。从此，南中国海的制海权已掌握在盟军手中。

11 夺回马尼拉

1945年1月13日，吕宋岛登陆后的第4天，麦克阿瑟离开了“博伊斯”号，把司令部搬到达古潘镇。在莱特战役中，他多半在幕后指挥，而这次他却出现在前台，完全像个战场指挥官了。他不怕把自己暴露在敌人狙击手的面前，乘坐敞篷吉普车深入到前线各个角落，鼓励士兵，亲自去抓那些战术细节。

一天深夜，肯尼到司令部来向麦克阿瑟汇报工作。半夜12点，他才乘吉普车回来。肯尼见他面对丰盛的晚餐却没有一点食欲，就担心地问他：“您不舒服吗？”他说：“乔治，我太累了，吃不下去。”肯尼第二天清晨动身前，去向麦克阿瑟告别时，值班军官告诉他说：“总司令两个小时前就上前线了。”“什么？”肯尼叫道：“这家伙准是疯了，这样干不了多久，人就要吃不消了。”

克鲁格的部队，左翼第1军和右翼第14军在几乎没遭到抵抗的情况下，4天只向前推进16公里，麦克阿瑟很不满意。登陆前他曾向华盛顿保证，登陆后两周内就能解放马尼拉。马尼拉远在180多公里以外，按照现在这个速度前进，攻到马尼拉时，日军早就把战俘杀光了。要求加快推进速度的另一个原因是，尼米兹要求，他借给金凯德的舰只一个月后要送还，他要用来进攻硫磺岛。因此，为了对付日本海军的威胁，尽快夺取克拉克机场供肯尼的飞机使用，是非常必要的。

克鲁格是个小心谨慎的将领，他担心躲藏在山里的大批日军（他的情报处长说有12.5万人）会发动全面进攻，切断他与林加延湾供应基地的联系。克鲁格还争辩说，他没有足够的浮桥来代替被日军破坏的桥梁，也没有足够的交通工具，所以他推进的速度才这么慢。

情报部门提供给麦克阿瑟的情报却是：躲藏在山里的日军只有7.5万人，所以麦克阿瑟态度非常坚决地要求克鲁格必须立即加快推进的速度。后来克鲁格写道：“麦克阿瑟将军好像一点也听不进我的话。当我们向南推进时，敌人很可能利用我们的战线拉得太长的弱点进攻我们的侧翼。这种危险性似乎并未引起他的重视。”

事后有可靠人士说，麦克阿瑟曾派萨瑟兰去告诉克鲁格，要是麦克阿瑟不得不亲自来催促克鲁格的话，“肯定他会发脾气的，并将解除老同事的职务……”

也许是传过去的话起了作用，克鲁格于1月18日勉强下达了新的作战命令：第14军要向前推进，夺取克拉克机场，第1军保护它的后方和左翼。到1月21日，克鲁格的部队攻占了林加延湾以南80公里处的打拉。到1月24日，又前进了16公里到达班班河，克拉克机场就在眼前了。在这里，由于遇到日军越来越顽强的抵抗，克鲁格命令暂时停止前进，以便补足给养，部队进行整编。

与此同时，第1军继续向东和东南方向推进，狙击隐藏在山区的日军，以保障后方安全。日军凭借洞穴和埋入地下的坦克负隅顽抗。“他们没有投降的”，麦克阿瑟后来写道，“每一个日本兵都坚持战斗到死。你必须砸碎他的脑袋，或用刺刀捅他个透亮。”日军在圣曼努埃尔发动了一次规模不大却很激烈的反击。“我们的战线动摇了。”麦克阿瑟写道，“我十分担心敌人突入防线，就亲自赶到那里去了。”麦克阿瑟还

写道，这一地区的步兵指挥官小詹姆斯·多尔顿上校“是我们最杰出的战地指挥官之一，我和他一起把部队稳住。敌人终于被打退了。”麦克阿瑟由于在这次战斗中表现出勇敢无畏，被授予第三枚“服务优异十字勋章”。麦克阿瑟建议提升多尔顿为准将，华盛顿很快就批准了。可惜，不久多尔顿就在战斗中阵亡了。

经过短暂的休整后，克鲁格的第14军向克拉克机场发起了进攻。在这次激烈的战斗中，第40师在进攻中首当其冲，任务十分艰巨，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巨大的代价。到了第4天，终于攻占了克拉克机场。在麦克阿瑟斩钉截铁的命令下，第14军的其他部队又向南推进了40公里，于1月30日到达距马尼拉郊区大约40公里的卡隆比特。就这样，在12天的时间里，麦克阿瑟亲自督战，第6集团军距它的最终目标——马尼拉不远了。

当时，由于第14军在马尼拉周围做好了进攻准备，按原订作战计划，在苏比克湾西北和马尼拉南面的纳苏格布登陆的时机已经成熟。第8集团军司令艾克尔伯格将军被从莱特岛召来，麦克阿瑟要他率第11军和第11空降师来完成这次登陆任务，以实现马尼拉的最后合围。

1月29日，艾克尔伯格指挥的第11军3万人在圣安东尼奥附近上岸，它的背后就是布置在三描礼示山上的日军阵地。他们的主要任务是向东猛攻猛打，阻止三描礼示山上的日军向巴丹半岛逃窜，并夺取圣马塞利诺机场。这支部队很快夺取了苏比克湾北岸的奥隆阿波（战前那里是美国海军基地），但1月31日在巴丹半岛北部的齐格扎格隘口遇到了日军的顽强抵抗。日军的抵抗很快被粉碎了，第11军快速向南推进，与第14军胜利会师后，该军便划归克鲁格指挥了。

1月31日，第11空降师由艾克尔伯格将军率领，在纳苏格布登陆。麦克阿瑟有意安排艾克尔伯格去执行一项特殊任务——率领这支小队向马尼拉“冲刺”。艾克尔伯格在肃清莱特岛“残敌”的战斗中吃尽了苦头，这次能有机会去完成解放马尼拉的光荣任务，这对他是很有吸引力的。

艾克尔伯格的第11空降师未遇到什么抵抗就顺利登陆了。上午9点45分，纳苏格布已被他们占领。他们在菲律宾人民的欢呼声中迅速前进。他们推进速度是如此之快，以致惊慌失措的日军来不及破坏桥梁。他们一路上还虚张声势，力图使日军相信（正像公开宣布的那样）整个美军第8集团军都登陆了。当他们在海拔720米的塔盖泰山上受到日军顽强阻击时，肯尼的飞机于2月3日从民都洛岛把伞兵空运来。在增援部队的支援下，经过激烈战斗，他们终于攻上了山顶，站在山上已可以看到“马尼拉市的房屋在阳光下闪着白光”，这里离马尼拉只有40公里了。

1月底，麦克阿瑟得到情报说，随着盟军的步步逼近，山下奉文上将已无力把盟军战俘全部运回日本，他把幸存的战俘集中关押到马尼拉附近的几所战俘营里，他说：“不能让麦克阿瑟看到一个活着的巴丹老兵！”由于不堪忍受日军变本加厉的迫害，在即将得救的时候，许多战俘悲惨地死去了。对此，麦克阿瑟非常痛心，为了能救出他们，他制订了一个大胆营救计划。

当盟军部队还在马尼拉以外100多公里时，麦克阿瑟就命令于2月1日刚刚登陆的骑兵第1师师长威恩·马奇，尽快组建一支“快速突击部

队”，穿过被包围的日军，冲进马尼拉去解救战俘。由威廉·蔡斯准将指挥的这支几百人组成的特种部队，很快就乘坦克和机动车辆出发了。部队边走边打，快速向马尼拉穿插，在敌人还未来得及炸桥前就夺取了桥梁。2月3日下午7点，部队进入马尼拉市，这是盟军进入马尼拉的第一支部队。在菲律宾游击队的协助下，这支部队在大街上横冲直撞，冲散了三五成群惊慌失措的日本兵，到达了关押战俘的圣托马斯大学。坦克冲开了校园的前门，救出了3700名战俘。这支部队的另一部分占领了马拉卡南宫。第二天，2月4日，第37师的先头部队从老比利比德监狱救出了1500名盟军战俘，其中800名是被日军称为“好斗的巴丹杂种”的巴丹老兵。解放这5000余名战俘，是太平洋战争中最动人心弦的时刻之一。

2月7日，麦克阿瑟不顾手下人的劝阻，搭乘第37师的一辆坦克进入马尼拉。进城后他立即到圣托马斯和老比利比德监狱去看望被解救的战俘。后来麦克阿瑟写道：“尽管在我的一生中有许多令人心情激动的时候，却没有那一次比我访问圣托马斯集中营时那动人的情景，更让人心潮澎湃了。当我到达那里时，炮声依然隆隆地响着，那些可怜的饿得半死的战俘们激动地大声呼喊起来。我走到跟前时，数以千计情绪激动的人立即向我涌来，把我挤到墙边。他们衣衫破烂，污秽不堪，个个泪流满面。他们用仅有的一点力气挣扎着靠近我，跟我握手。有一个人张开双臂抱住我，一头扎在我的怀里，毫无顾忌地放声大哭起来。许多人歇斯底里地又哭又笑，都争先恐后地对我说‘谢谢您！’他们拉住我的衣服，紧紧地拥抱我、吻我，作为一个救命者，这一时刻对我来说是十分美好的，也是永远难忘的。”

到了老比利比德监狱，那些顽强的巴丹老兵，看到自己的总司令来了，尽管他们骨瘦如柴，站都站不稳了，他们还是以立正姿势站立起来，仿佛在接受检阅一样。看到这种情景，麦克阿瑟不觉泪流满面，他说：“我来晚了，但毕竟还是赶回来了。我将给你们所需的一切医疗照顾，身体养好后就送你们回国！”

在此期间，2月4日，艾克尔伯格亲自指挥的第11空降师，在距马尼拉4.8公里处的伊穆斯遇到日军的顽强阻击，因为缺少重武器，无法攻克敌人坚固的工事。待克鲁格派去重型火炮，才将敌人歼灭。随后克鲁格接过了第11空降师的指挥权，不幸的艾克尔伯格，没有能首先进入马尼拉，只好沮丧地回到莱特岛继续指挥他的部队“肃清残敌”。

当2月7日麦克阿瑟进入马尼拉市区后，他立即迫不及待地发表了一份公报：“现在，我站在马尼拉街头宣告，我军已突入马尼拉市区。我军正在迅速肃清残敌，秩序很快就会得到恢复。菲律宾群岛彻底解放已指日可待了！”

全世界都为此感到振奋。罗斯福、丘吉尔、蒋介石甚至乔治·巴顿都发来了贺电。罗斯福在贺电中说：“由于这次战役行动迅速，用兵艺术高超，使我们对您的胜利更加表示赞赏。”

在马尼拉市被解放的那部分城区，“到处一片欢腾，人们走上街头，载歌载舞”。麦克阿瑟所到之处，人们都高呼“马布嗨”（“万岁”）。麦克阿瑟曾下令举行一次祝捷游行，可是当他得知盟军控制的地盘还很有限时，只得将游行取消。他意识到，在重返马尼拉的漫长道路上，“最

后的几公里是最艰难的了”。

到2月12日，马尼拉的2万名日军已收缩到南海滨区，他们躲藏在老城区坚固的建筑物里拼死抵抗。他们储备有大量的武器、弹药、食物和水。他们铁了心要战斗到最后一人。

争夺马尼拉的战斗是极其残酷的。不经过殊死搏斗，日军决不肯放弃一寸土地。肯尼曾请求允许对守敌进行轰炸，为了减少平民伤亡，麦克阿瑟没有同意。他对肯尼说：“我们要用大量的重炮，在日军防线上打开突破口。不要着急，慢慢来，这样才能减少我们的伤亡。”话虽这么说，经过20多天的激烈战斗，马尼拉还是变成了一片废墟，马尼拉70万人口中，有10万平民在双方交战中丧生。

争夺马尼拉旅馆的战斗于2月21日打响，3年前麦克阿瑟一家人就住在那里。翌日，麦克阿瑟挂念着他的家具和藏书，未等战斗结束，就去看他的住宅了。后来他这样写道：“在两旁枪手的保护下，我登上了通向顶楼的楼梯，我们是一边打一边走上去的。我的住宅里除了灰烬之外，一切都荡然无存了。很显然，这里曾是一个指挥所。指挥所的上校被我们击毙在烧焦了的门旁。摆在门口的花瓶打碎了，这花瓶是1905年父亲出使日本时，天皇亲自送给他的，花瓶的碎片散落在那上校的身旁，成了他葬身之处的陪葬物。指挥这次搜索任务的那位年轻的中尉提着枪口还在冒烟的枪，脸上挂着胜利的微笑，对我大声喊道：‘干得很顺当，长官！’但是，对我来说，此刻并未体验到胜利的喜悦。我可爱的家被毁了，我正在品尝着这颗苦果。”（麦克阿瑟的银餐具，数千本图书，还有凯迪拉克牌轿车等，后来还是找回来了。）

到2月27日，马尼拉的战斗终于基本结束了。在这场历时23天的战斗中，日军有3000人逃掉了，其余1.7万人被击毙。盟军伤亡6600人，其中阵亡1000多人。

1945年2月27日这一天，麦克阿瑟在助手们的陪同下，来到在战火中奇迹般幸存下来的马拉卡南宫，参加恢复菲律宾立宪政府的仪式。奥斯默纳总统及全体内阁成员已在那等候他了。仪式正式开始后，麦克阿瑟身穿笔挺的军服，走到话筒前发表演讲，他滔滔不绝地讲民主、献身精神和自由。他讲到：“现在，总统先生，我代表我国政府庄严地宣告，把宪法规定的全部权力交还给共和国政府。这样，你们的国家又可以自立于光荣的自由民族大家庭中，由你们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你们的首都虽然遭受了严重的破坏，却会成为名符其实的东方民主堡垒。你们不屈不挠……”

此时，麦克阿瑟的声音哽咽了，大厅里鸦雀无声。后来麦克阿瑟写道：“对我来说，这是一个令我心痛如绞的时刻，几乎每一个幸存的菲律宾大人物都来了，可在我脑海里浮现的却是故人的亡灵：先父、奎松……”接着，奥斯默纳总统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高度评价了盟军为解放菲律宾所作出的牺牲，以及麦克阿瑟的杰出贡献。最后，他宣布：“为了感谢麦克阿瑟将军为我国人民的解放事业所作出的伟大贡献，为了表达对他在这场空前的战争中表现出的高超指挥艺术的敬意，我代表菲律宾人民、菲律宾政府，授予麦克阿瑟将军菲律宾‘荣誉公民’称号。”这时大厅里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在克鲁格宣布马尼拉市区已被盟军占领后的第3天，琼带着小阿瑟

于3月6日抵达马尼拉。麦克阿瑟同他们已有5个多月未见面了，这是一次欢乐的团聚。麦克阿瑟一家在前线团聚，招致一些爱挑刺的记者的批评。后来，总司令部不得不对外宣布，琼的到来主要是为了帮助照顾战俘。事实上也确是如此，她到马尼拉以后就积极地投入到工作中去，报上的批评自然减少了许多。

12 光复巴丹

当马尼拉争夺战还在激烈进行的时候，麦克阿瑟已开始采取收复巴丹半岛和科雷吉多尔岛的行动。

科雷吉多尔岛控制着马尼拉湾，在夺回该岛之前，马尼拉湾的港口设施就不能安全地使用。除此之外，巴丹和科雷吉多尔还有着深刻的象征意义，在美国国旗飘扬在这些地方的上空之前，吕宋岛的战斗就谈不上结束。

由于很难获得日军的情报，盟军对日军的实力作出了错误的判断。有人认为，在巴丹坚固的阵地上有约6 000至8 000名日军在那坚守，而在科雷吉多尔岛只有约900名日军。

2月14日，解放巴丹和科雷吉多尔的战役开始了。威廉·蔡斯准将指挥的两个团沿东海岸迅速推进，出乎意料地只遇到轻微的抵抗。从奥隆加波登船的一个团，于2月15日在马里韦莱斯登陆，实际上未遇到任何抵抗。该团迅即向北运动，同向南而来的两个团会合。看来半岛上的日军远远少于估计的数字。

在此期间，肯尼的飞机和金凯德的海军舰只对科雷吉多尔进行了猛烈的轰炸和炮击。2月16日拂晓，第503空降团2 000名伞兵，在民都洛岛分两批搭乘运输机在科雷吉多尔西部高地空降，因为行动突然，日军措手不及，没给伞兵造成什么伤亡。两小时后，来自马里韦莱斯的1000人的两栖部队登了陆，因完全出其不意，没有遇到抵抗。盟军部队很快在马林塔山建立了牢固的立足点，并开始向日军发动进攻，但遇到顽强的抵抗。很快他们就发现，岛上的日军有5 000多人，而不是原来估计的900人。

麦克阿瑟对巴丹半岛上战斗进展情况非常关心。2月16日，他离开当时还在激烈争夺的马尼拉，率几个参谋人员乘两辆吉普车去巴丹。他兴致很高地沿半岛东海岸疾驶南下，很快便超过先头部队8公里多，如果不是一座断桥挡了路，他们可能走得更远。路上他的助手提醒他小心别被日军的狙击手打中，他却说：“这3年我的心已伤透了，再中一枪也算不了什么。”

肯尼的一小队P—38型战斗机在空中发现了这两辆吉普车，飞行员认为他们一定是日本人，便准备进行扫射。幸而小队队长多个心眼，先用无线电同蔡斯进行查证。蔡斯知道麦克阿瑟准在这条路上的什么地方，因而未予批准，不然的话，后果就不堪设想了。

盟军在科雷吉多尔岛登陆后的10天中，同那里的日军进行了一场恶战。此时的日军已完全失去统一指挥，他们分散守卫在一条条地道中，互相不能协调支援，对外面的情况一无所知，他们往往采取炸毁地道，与盟军士兵同归于尽的方式以对天皇表示效忠。

到2月26日，大多数抵抗都停止了。盟军共击毙4500名日军，剩下的500人不是逃跑就是被活埋在坑道里了。盟军伤亡1000人，其中阵亡200多人。

麦克阿瑟一生都追求戏剧性和传奇性。这次重返科雷吉多尔岛的所有行动都是他精心导演的。3月2日，麦克阿瑟和他的“巴丹帮”，像当年逃离那样，这次他们又乘4艘鱼雷快艇回来了，他们是沿原路上岛的。麦克阿瑟称上岛那一刻为“戏剧性和浪漫的时刻”。他察看了马林塔地道和其他熟悉的地方，一切都变成了令人心寒的废墟。他然后前往“顶峰”参加一项仪式。在那已被破坏的石头营房前，第503空降团团长沙治·琼斯上校走上前来，向他敬礼并说道：“长官，我向您呈交科雷吉多尔要塞。”麦克阿瑟授予琼斯一枚服务优异十字勋章，并满怀激情地回答说：“我看见我们的旗杆还矗立在那里。命令你的士兵把国旗高高升起来吧！今后决不允许任何敌人再把它降下来！”

麦克阿瑟还在那里发表了热情的讲话，他的讲话以“巴丹的英雄主义和牺牲精神永存！”结尾。

马尼拉攻克不久，麦克阿瑟开始着手清剿据守在山区阵地上的17万日军。克鲁格原打算用11个师来完成这项艰难的任务，但因麦克阿瑟已下令艾克尔伯格去攻占巴拉望、宿务、棉兰老等南部诸岛，为加强力量，把克鲁格的两个主力师调给艾克尔伯格了，给克鲁格只留下9个疲惫不堪的师去清剿吕宋岛上的“残敌”，克鲁格要想完成任务变得更加困难了。

克鲁格在一个狭小的山区，面对的是太平洋战争中任何人都未曾面对的准备决一死战的日军集团，他们总兵力有17万之众，清剿任务之艰巨是难以想像的。与这样的敌人作战，夺取每一个阵地，每一条地道都必须付出沉重的代价。日军武藤将军后来这样写道：“美军占优势的炮火把丛林都炸光了，因为有推土机开路，坦克和大炮意想不到地出现在我们阵地的面前。我们的部队不怕流血牺牲，英勇地摧毁了他们的推土机、坦克和大炮，但敌人还是一寸一寸地向前推进。”

清剿行动进行了6个多月，克鲁格以巨大的伤亡为代价，击毙了10多万日军，但并没能把他们消灭干净，藏在高山据点里的日军6万多人，直到战争结束后，才陆续走下山来投降。

由艾克尔伯格指挥的解放菲律宾南方诸岛的战役进展迅速。参谋长联席会议认为菲律宾军队能完成解放南方诸岛的任务，只是时间迟早的问题，不同意动用美军去进攻那些岛屿。但由于麦克阿瑟强调对菲律宾人民的“责任和义务”，坚持自己的主张，华盛顿方面也就默认了。

艾克尔伯格在整个菲律宾战役中都不走运，这次是他最后的表现机会了。战役的进展和效果都是不同凡响的，事实证明他确实了不起。在42天里他总共实施了52次登陆作战，其中大多数进展顺利，但有一小部分——特别是宿务和棉兰老的战斗比较艰苦。棉兰老原是菲律宾战役的第一个进攻目标，结果成了最后一个被解放的岛屿。麦克阿瑟对艾克尔伯格指挥的战斗“感到十分满意”。

战后，一些历史学家对麦克阿瑟削弱克鲁格的部队，发动南菲律宾战役的决定进行了指责。

麦克阿瑟还向参谋长联席会议提出进一步南征的计划，建议由艾克

尔伯格的第 8 集团军去攻取婆罗洲和爪哇。参谋长们有点勉强地同意了进攻婆罗洲，但不同意去攻打设防十分坚固的爪哇。进攻婆罗洲的任务后来交给澳大利亚军队去完成。到那时为止，他们一直在新几内亚和布干维尔忙于扫荡残敌。他们要求在战争中发挥更积极的作用。

5 月 1 日和 6 月 10 日，澳大利亚将军布莱米指挥部队，分别在塔拉坝和文莱登陆。因日军正忙于本土防卫，已顾不到那里，因此战斗进展顺利，很快攻占了那里。在南征作战行动已接近尾声的时候，麦克阿瑟开始进行战场“大巡视”（艾克尔伯格语）。6 月 3 日，麦克阿瑟、艾克尔伯格和随行人员在马尼拉登上“博伊斯”号巡洋舰启程。他们在民都洛稍事逗留后，继续前往棉兰老，这大致是当年麦克阿瑟乘鱼雷快艇从科雷吉多尔出逃时走过的路线。6 月 5 日，他在棉兰老登岸，巡视过去常去的老地方，特别是德尔蒙特乡间俱乐部，他和“巴丹帮”就是在那里等候 B—17 飞机把他们送往澳大利亚的。

麦克阿瑟还视察了宿务和内格罗。他从内格罗顺便乘鱼雷快艇去了一趟罗奈的伊洛伊洛。麦克阿瑟一行接着到了巴拉望，肯尼在那里与他们会合。“博伊斯”号于 6 月 8 日下午离开那里，同驶往婆罗洲文莱湾的进攻部队一同前进。

6 月 10 日，在澳大利亚人登陆后两个小时，麦克阿瑟、肯尼及随行人员也上了岸。听到附近一片射击声，肯尼感到很紧张。麦克阿瑟却显得毫不在乎不断往前走着，显得非常开心。过了一会儿，站在麦克阿瑟身边的一个摄影记者被敌人的狙击手击中了肩膀。肯尼怕出问题，坚决地把麦克阿瑟拉回到军舰上去了。

第二天，6 月 11 日，麦克阿瑟第二次登岸。在穿过了一块 800 多米的沼泽地后，他们爬进一辆吉普车向前开去，肯尼说这是“去寻找更多的麻烦”。他们到了丛林深处，被一位澳大利亚上校拦住了。麦克阿瑟向上校解释说：“我看到前方 4 百多米处有你们的士兵，我要到那儿去看看。”那位上校没有被他的五星军衔吓住，回答说：“那是我们的前沿突击队，就是在这里，也是在敌人火力范围内了。”麦克阿瑟一边往前走一边说道：“如果你看不见他们……你就不能打击他们。”那位上校转向惠特尼，咧开嘴笑了笑说：“这是我生平头一回看到一位总司令要当尖兵。”后来，使大家如释重负的是，他觉得再没有什么可看的了，这才同大家一同返回“博伊斯”号。

7 月 1 日，澳大利亚军队在婆罗洲的巴厘巴板登陆后不久，麦克阿瑟同他的随行人员一起也在那登陆了。他们选择一个小山丘作为观察阵地，周围都是澳大利亚士兵，他们正趴在散兵坑里向敌人射击，那里距敌人阵地只有 200 来米。突然，日军一挺机枪响起来，除了麦克阿瑟之外，大家全都卧倒在地上。他站在那里，毫无畏惧地把身体挺得笔直，手中拿着地图，好像没事似的。后来一个目击者说，麦克阿瑟“给人的印象是，日军造的子弹没有一发能把他打倒”。

过了一会儿，那挺机枪又扫射起来，打落了他们身旁树上的枝叶。麦克阿瑟转身对身旁的一位军官说：“顺便说一句，我想最好派几个人干掉那挺机枪，免得它伤了什么人。”

当夜，“博伊斯”号再次启航，并于 7 月 5 日返抵马尼拉。这时，南菲律宾和婆罗洲的战役已经基本结束了。

像麦克阿瑟一直期望的那样，菲律宾群岛（加上婆罗洲）被解放了。这对于他来说，是一次非同凡响的个人的胜利。他顶住华盛顿无休止的反对，发动了这次战役。在莱特战役和吕宋战役结束后，他事先未征得华盛顿的同意，不顾一切地扩大了作战范围。他赢得了菲律宾人民对他的感激之情。战后，菲律宾政府决定发行印有麦克阿瑟肖像的钱币和邮票，上面的铭文是“保护人一解放者”。如果金海军上将的战略占了上风，假如把菲律宾绕过去，情况可能就会大不一样了。为解放菲律宾，盟军付出的代价是高昂的（这一点与总司令部发表的战报的说法是不同的）。盟军总共伤亡 6.2 万多人，其中阵亡 1.4 万人。当然，日军的伤亡还要大得多，日军约有 45 万人死亡。

13 伤亡惨重的冲绳战役

1945年初，正当麦克阿瑟向马尼拉进军之际，美国的决策者们已开始集中精力讨论着最后击败日本的作战方案和时间安排。大家都认为进攻日本本土是迫使其投降的惟一手段，但攻占硫磺岛和冲绳岛后，下一步如何打法，意见分歧很大，有的主张在中国上海附近的海岸登陆；有的主张对日本本土最南端的岛屿——九州实施直接进攻，然后在数月内进攻本州；还有人主张，由驻马里亚纳和冲绳的 B—29 轰炸机实施大规模空袭，在不进行登陆的情况下迫使日本人投降。

虽然对下一步的作战方案意见不能统一，但有一点，大家的看法还是完全一致的，那就是对日本本土实施登陆作战将会造成巨大的伤亡，据估计至少要损失 50 万人，而且需要长达一年半的时间。这样，为尽快结束战争，减少伤亡，争取具有巨大军事实力的苏联参战，就是上策。因此，在三巨头（罗斯福、丘吉尔、斯大林）参加的雅尔塔会议上（1945年 2 月 4 日—11 日），罗斯福总统以牺牲中国的利益为代价，争得了苏联参加对日战争的承诺。斯大林同意在德国投降后的 3 个月内参加对日作战，罗斯福、丘吉尔答应斯大林提出的维持外蒙古的现状，大连港必须国际化，苏联可租用旅顺港作为海军基地，苏联与中国共同经营中东铁路等条件。条件虽然苛刻，但苏联出兵后，就能对日本形成南北夹击的态势，从而可以减轻对美军的压力。

战后，可能出于政治考虑，麦克阿瑟（及他的助手们）宣称他一贯反对让苏联人染指太平洋战争，既然日本已被打败，我们为什么还要作出让步，让他们去扩大在远东的势力和提高他们的威信呢？但是历史学家在研究这段历史时，找到了证据，说明麦克阿瑟“撒了谎”。有三位将领（包括海军部长詹姆斯·福雷斯特尔）写的书面材料都证明，麦克阿瑟不仅赞成而且坚持要求苏联人参战。当时，麦克阿瑟曾致电参谋长联席会议说，当盟国拟对日本实施登陆时，“如在我们发起攻击之前，苏军能从西伯利亚发动进攻并与日军进行大规模交战的话，那么我们的危险和损失将会大大减少”。

在雅尔塔会议上，最后商定的打败日本的作战计划要点是：苏军参战后，美军将首先在九州，然后在本州登陆。九州登陆（“奥林匹克行动”）定于 1945 年 9 月 1 日开始。这次行动以克鲁格的第 6 集团军为主。本州登陆（“桂冠行动”）定于 1945 年 12 月 1 日实施。这次行动以艾克尔伯格的第 8 集团军为主。麦克阿瑟对这个计划是赞同的。

由于麦克阿瑟和尼米兹谁都不想当配角，于是又遇到了令人头痛的老问题：由谁来指挥这次战役？罗斯福总统在 4 月 12 日逝世前，作了这样的折衷安排：麦克阿瑟和尼米兹谁都不担任总指挥，将战役指挥权划分成三部分，尼米兹指挥包括金凯德的第 7 舰队在内的所有海军部队；麦克阿瑟指挥所有的陆上部队和战术空军部队；一位名叫卡尔·斯帕茨的空军将领指挥以 B—29 超级“空中堡垒”式轰炸机为主力的战略空军力量，这些轰炸机的基地设在马里亚纳、冲绳和中国。像麦克阿瑟和尼米兹一样，斯帕茨直接向参谋长联席会议负责。根据原来的划分，日本本土属于尼米兹负责的中太平洋战区，因此总司令部认为，任命麦克阿瑟指挥所有的地面部队是他的一次胜利。

因盟军在莱特岛的进攻受挫，不得不推迟对硫磺岛和冲绳岛发起进攻的时间。这两次作战都得到了由海军上将雷蒙德·斯普鲁恩斯指挥的快速航空母舰部队的有力支援。

数月来，日军一直在增援硫磺岛，并在山上构筑了复杂的防御阵地网。在这段时间内，尼米兹的飞机，水面舰只和潜艇一直在阻击日军的增援行动，并对该岛进行轰炸。到2月份，进攻部队启航后，人们普遍认为攻占这个面积不过20平方公里的小岛，不会是很困难的。

对硫磺岛的炮火准备于2月16日开始。6艘战列舰、5艘巡洋舰和大批的驱逐舰对该岛进行了3天猛烈的炮击。2月19日这一天，在再次进行猛烈轰击后，海军陆战队随即向海滩发起猛攻。由于日军的防御工事十分坚固，所有的炮击都只造成了微小的破坏。登陆部队一上岸，立即受到日军的顽强抵抗。登陆当天，美军就有2400人阵亡。进攻硫磺岛的战斗，是海军陆战队有史以来进行的最艰苦的战斗。在向岛上推进过程中，美军不得不在岩缝和山洞中与日军展开肉搏战。原计划5天就攻占该岛，结果战斗持续进行了整整一个多月，到3月26日，岛上的1.9万名日军才被消灭，被俘的只有200人。陆战队和海军遭受了骇人听闻的损失：伤亡2.6万人，其中阵亡7000人。神风队“自杀飞机”撞上了5艘舰只，其中包括不走运的“萨拉托加”号快速航空母舰和“俾斯麦海”号小型航空母舰（后来沉没了）。虽然如此，这一战役还是值得的，因为硫磺岛距日本较近，可为B-29轰炸机去日本进行护航的战斗机提供一个最佳基地。

4月1日，美军两个陆战师和两个步兵师（总兵力为5万人）在冲绳岛登陆。在此期间，以台湾为基地的日军轰炸机和“神风队”的“自杀飞机”向在冲绳海域的美国海军发动了最猛烈的攻击。他们击沉了美军26艘舰只，击伤368艘，其中一些已无法修复。在这些攻击中，美海军遭受到的严重损失，甚至超过了珍珠港灾难。

日本海军为粉碎美军在冲绳的登陆行动，曾进行了一次拼死的反击，一次自杀式的攻击。4月6日，巨大的“大和”号战列舰，“矢作”号轻巡洋舰和8艘驱逐舰驶出濑户内海，它们的燃油只够进行一次单程航行。按这个丧失理智的计划，这些舰只在冲绳的登陆区内冲岸搁浅，然后向美舰射击，直至弹药耗尽或被击毁，但洛克伍德的两艘潜艇“线鱼”号和“铲鲟”号，在得到“卡斯特”密码破译人员的警报后，很快就发现了这支舰队并向上级报告了它的位置。翌日，4月7日，在一次出色的交战中，斯普鲁恩斯的飞机击沉了“大和”号、“矢作”号及两艘驱逐舰，还重创了另外两艘驱逐舰，日本人后来不得不将其炸沉。剩下的4艘驱逐舰逃回了濑户内海。

在冲绳岛长达83天的血战中，日军约有9万人被击毙，1万人被俘，另有10万平民被打死。美军伤亡6.5万人，其中阵亡1.3万人（水兵占5000人）。400多艘舰船或被击沉或被击伤。美军在这次战役中的损失超过了太平洋战争中的历次战役。

14 无情的打击

盟军对日本本土的袭击，早在 1942 年 4 月，即珍珠港事件后不久就开始了。首次执行轰炸任务的 16 架 B-25 轰炸机是从太平洋上“大黄蜂”号航空母舰上起飞的。这些飞机飞到东京上空后，慌慌张张地扔下几颗炸弹就飞开了。他们原来准备到中国的机场降落，但由于油料耗尽，机组人员只得弃机跳伞，有些人被当地的中国农民救起。

直到 1944 年秋天，盟军攻占了塞班岛和关岛以后，从这些岛屿上起飞的 B-29 轰炸机才开始对日本本土构成了威胁。起初，这些袭击大都收效甚微。从关岛飞到东京，往返航程是 4800 公里，为了完成这一飞行，不得不将载弹量限制在 3 吨，仅相当于最大载弹量的三分之一。在护航战斗机驻扎到硫磺岛之前，B—29 为了保护自己，不得不在 8 000 多米的高空投弹，命中率不高。

到了 1944 年底，东京一些地区贴出了标题为“新年快乐”的告示。通告说：“在形势可能更加严峻的情况下，让我们满怀必胜的信心和决战到底的精神庆贺新年，今年我们要结束战争。”可是，新年对于他们来说，并无快乐可言。1945 年是从盟军猛烈空袭东京开始的。

为了彻底摧毁日本的战争潜力和瓦解日本人的抵抗意志，为进攻日本本土创造有利条件，盟军从年初开始就加强了对日本本土的空袭和海上封锁。

2 月底，斯帕茨改变了轰炸战术。他决定在夜间低空投掷新式燃烧弹烧毁日本的城市。在 2 月 25 日、26 日两天夜间，首次试用了这种炸弹，约 200 架 B—29 轰炸机投掷的燃烧弹，烧毁了 5 平方公里的东京市区。3 月 9 日夜，美军航空兵在柯蒂斯·李梅将军的指挥下，出动 334 架 B—29 轰炸机由关岛起飞，携带近 2000 吨燃烧弹，再一次袭击了东京。

半夜，美军飞机从不到 200 米高的超低空，向居民稠密的上町地区投下了第一批燃烧弹。接着，轰炸机一批一批地飞来，把 1667 吨燃烧弹倾泻在占地仅为 30 平方公里的上町地区，那里立刻变成一片火海。火焰像毒蛇一样追赶着人们，成群的人倒地死去。有些跳到水里的人，被烧滚的水活活煮死。

天亮了，风停了，大火也燃尽了。一位第二天早上赶来抢救的日本医生这样写道：“在黑色的隅田河面上，漂浮着数不清的尸体。那一具具尸体都被大火烧得像木炭一样，你分不清哪些是男哪些是女。”

经过这次袭击，东京四分之一的城区被烧毁，25 万幢建筑物变成了断壁残垣，有 8 万多人丧生，100 多万人无家可归。

在以后的 10 天里，美军又出动轰炸机 1595 架次，对东京、大阪、名古屋和神户共投掷燃烧弹 9373 吨，给城市造成了严重的破坏，并有数十万人员伤亡。后来肯尼回忆说，在这段时间里，他指挥的以冲绳为基地的飞机也参加了空袭，每天都出动飞机 600 架以上。

海军对日本本土的袭击是从 2 月 16 日开始的，2 月 17 日和 2 月 25 日连着进行 3 次。3 月 18 日，斯普鲁恩斯指挥的第 5 舰队，再次对濑户内海的目标进行了攻击，击毁日军飞机 160 架。但是美军的舰只也受到日军飞机的回击。“富兰克林”号航空母舰险些沉没，损失了 800 多名官兵。

6月2日，哈尔西指挥的第3舰队从袭击了九州的日军飞机场。7月1日起，哈尔西率舰队出海，3次袭击东京，两次袭击北海道，3次袭击濑户内海。

面临绝境，日本统治集团一面企图垂死挣扎，准备在本土与盟军决战，一面进行试探，看是否有可能体面地投降。

6月22日，冲绳失守后，裕仁天皇把最高御前会议成员召集在一起，说一定要找出一个结束战争的办法。这一点做起来要比说起困难得多。因为日军将领中有许多顽固不化的战争狂人，为了顾全“脸面”，坚持战斗到死，也存在着这些狂人废黜天皇、夺取政权的危险。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必须找出说服盟国允许保持天皇制度不被废除的办法。

日本认为让苏联人充当调解人较为合适，这样还可以阻止苏联对日宣战，但苏联不准日本谈判特使入境。

华盛顿对日本这些试探和谈的行动一清二楚，密码破译人员破译了东京同日本驻莫斯科大使之间的电报。

在此期间，在美国国内，决策者们正在寻求不必进攻日本本土，又能迫使日本无条件投降的途径。根据冲绳战役推断，如发动进攻，盟军伤亡可能超过100万人。一些人认为，尽快使用即将研究成功的原子弹是个办法，在6月18日新任总统杜鲁门召开的一次会议上，陆军部长史汀生和马歇尔都主张使用原子弹，轰炸一个能突出显示其威力的目标。陆军助理部长麦克洛伊则强调，应事先给日本人以适当的警告，再给它一次宣布投降的机会。

7月16日，在德国的波茨坦，美、苏、中、英四国领导人会晤。就在这一天，杜鲁门得到了原子弹试爆成功的喜讯。7月24日，杜鲁门告诉斯大林，美国已拥有能尽快结束战争的威力巨大的炸弹，其用意一方面是炫耀，另一方面是暗示苏联已无参战的必要。斯大林平淡地表示很高兴，并说苏联仍将于8月份对日宣战。同一天，杜鲁门批准了给战略空军司令斯帕茨将军的命令：“1945年8月3日后，一俟天气条件允许目视轰炸，第20航空队第509混合大队，即对下列目标之一投掷第一颗特种炸弹：广岛、小仓、新泻和长崎。”

7月26日，“波茨坦公告”发表，该“公告”促令“日本政府立即宣布其所有武装部队无条件投降”，并警告说，若不立即投降，日本将遭彻底毁灭。7月28日，铃木首相在记者招待会上称：“我认为，‘波茨坦公告’只不过是‘开罗宣言’的翻版，因此政府不予重视，我们对之‘默杀’（不予评论的意思）。”美国人把“默杀”理解为“置之不理”、“拒绝接受”。杜鲁门得知这个消息后，只说了一句话：“现在没有选择余地”

8月6日，第一枚原子弹投在广岛，造成7.2万人死亡，6.8万人受伤，被炸现场惨不忍睹。8月7日，杜鲁门总统发表了震惊世界的广播声明：“16小时前，一架美国飞机在日本重要基地广岛投下了一颗炸弹。它不是普通炸弹，是一颗原子弹，它的威力超过2万吨TNT炸药……我们将彻底摧毁日本的作战能力。请记住，日本政府必须接受7月26日的‘波茨坦公告’，否则，遭到彻底灭亡的只能是日本人民。”

然而，日本政府仍然执迷不悟。

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当晚，强大的苏军在华西列夫斯基元帅的

指挥下，迅速开进中国东北同日本关东军交战。麦克阿瑟说：“苏联参战是应受欢迎的……每死一个苏联人就可以少死一个美国人。”

8月9日，第二颗原子弹投在长崎，炸死4万人，炸伤6万人。对于投掷原子弹，麦克阿瑟认为，从军事角度看，为了迫使日本投降，使用这种炸弹“是完全不必要的”。这个看法很可能是正确的，因为在那时，日本无疑已到了彻底崩溃的边缘。但是这种炸弹，对于即将进攻日本本土岛屿的每一名步兵、水兵和飞行员来说，无疑是个大喜讯。

8月9日晚，裕仁天皇为连日来争论不休的最高御前会议作了决断：

事实已经证明，战争不能再继续下去了，旷日持久的流血和暴行已超出帝国和人民的忍受限度。尽管“波茨坦公告”的条件是不能容忍的，但是现在到了我们不能容忍也得容忍的时候了。

8月10日，日本向华盛顿、伦敦、莫斯科和重庆传信（通过瑞士和瑞典的外交渠道），称它将接受“波茨坦公告”——条件是完整保存天皇制度。美国国务卿詹姆斯·贝尔纳斯起草了盟国的答复，其中主要的有两点：天皇必须向盟军最高指挥当局投降；然后，由日本人民通过自由选举最终决定天皇的地位。

与此同时，美国对日本不断地施加压力。从马里亚纳和冲绳，每昼夜都出动数百架轰炸机猛烈轰炸日本城市。哈尔西于8月9日率领舰队对本州的北部进行了袭击，他的飞机击毁了200架日本轰炸机。8月13日和14日两天，哈尔西出动1000架次的飞机，再次对东京进行袭击。

残酷的现实告诉日本决策者，任何幻想都是脱离实际的，出路只有一个，那就是无条件投降。

15 日本投降

1945年8月14日上午，天皇表示接受盟国提出的全部条件，要求内阁立即起草投降诏书，并说要发表广播讲话。当天午夜，几名少壮派军官冲击皇宫，杀死了天皇的近卫师长，还放火焚烧了铃木首相的官邸，他们坚决反对投降。但他们的兵变因得不到支持而很快瓦解了。

8月15日上午，美军出动800多架轰炸机再次轰炸了东京。到了中午11点，广播电台按时播出天皇讲话的录音：

朕已命政府通知美国、英国和苏联政府，帝国接受联合宣言的条款。……继续战斗下去，不仅将导致日本民族的最后灭亡，也将导致人类文明的灭绝……

同一天，杜鲁门总统宣布停止敌对行动，放假两天进行庆祝。“整个东半球都为战争的胜利结束而欢欣鼓舞”。

太平洋战争结束后，有许多重要问题急待解决：安排数百万日本军人投降、美军进占日本以及建立一个军事占领当局等，解决了这些问题，“波茨坦公告”的各项条款才能得到落实。也是在8月15日这一天，杜鲁门总统任命麦克阿瑟为驻日盟军总司令，把解决上述问题的任务交给了他。得到消息后，麦克阿瑟立即致电杜鲁门：“我对您如此慷慨地给予我的信任深表感谢。”

麦克阿瑟受命后，立即紧张地开展起各项准备工作。作为第一步，麦克阿瑟致电东京，要求他们速派一个由高级军方人员组成的代表团到马尼拉来，商讨投降书内容和美军进占日本有关事宜。由日军副总参谋长川边中将率领的一个16人的代表团，于8月19日离开了东京，他们分乘两架涂成白色，带有绿十字标记的飞机。在麦克阿瑟的坚持下，飞机的无线电识别信号是“巴丹”。这个代表团于当天晚上抵达马尼拉，随后被护送到总司令部，沿途有许多菲律宾人向他们扔杂物，并叫喊：“八格牙路！”（“混蛋”）麦克阿瑟远远地看着他们到来，但没有去迎接。他们在前厅放下佩刀后，萨瑟兰以冷冰冰的礼仪迎接他们，拒绝同他们握手。在会议厅里，双方代表落座后，萨瑟兰宣读了第1号命令，指定各地日军应向谁投降，并告诉他们，正式投降仪式将于9月初在东京湾的一艘军舰上举行。日本人按指示交出了标明战俘营及日本军事设施位置的文件和地图。

第二天，谈判继续进行，主要讨论美军乘飞机在日本登陆的计划安排和投降书的内容。空运美军的计划规定，美军飞机将于8月23日在横滨以西32公里的厚木机场着陆。日本人须撤走在这个地区的所有部队，卸掉所有飞机上的螺旋桨，并在横滨的新大饭店安排美军官兵住宿。日本人请求推迟3天，最后确定一切准备工作应于8月26日前完成。当一切达成协议后，日本代表团返回了东京。

麦克阿瑟挑选艾克尔伯格的第8集团军作为美军在日本登陆的先头部队。艾克尔伯格随即挑选驻扎在冲绳的第11空降师和第27步兵师首先出发。阿诺德将军借给肯尼300架巨大的四引擎C-54型运输机，将部队从冲绳运往日本。麦克阿瑟将同第一批美军一起出发的消息使大家都感到大吃一惊。大家都竭力劝说麦克阿瑟取消这一冒险行动，但没有成

功。最后，艾克尔伯格请求给予两天的准备时间，以确保控制形势。艾克尔伯格后来写道：“实际上他只给了我两小时。”

因受台风影响，第一批美军推迟到8月28日才在厚木机场登陆。后来才知道，在这前一天，即8月27日，航空母舰“约克城”号上的一个年轻而鲁莽的海军飞行员“完全无视命令”，只身一人驾机在厚木机场降落，他才是战后踏上日本国土的第一个美国人。他强迫惊慌失措的日本人书写并挂起一幅标语牌：“欢迎来自第3舰队的美军。”只是，那位海军飞行员的姓名一直不得而知。

与此同时，所有前去参加投降仪式的大人物陆续都来到东京。8月28日，哈尔西的庞大的第3舰队有258艘舰只，开进了东京湾。他的旗舰4.5万吨级的“密苏里”号已被指定作为举行投降仪式的场所。8月29日，尼米兹乘一架水上飞机从关岛飞来，在“南达科他”号战舰上升起了他的旗帜。在这同一天，麦克阿瑟和总司令部的一些高级将领，在马尼拉登上“巴丹”号C-54型运输机，飞往冲绳，肯尼和艾克尔伯格正在那里检查空运准备情况。

8月30日，天气开始晴朗起来。艾克尔伯格于早上6点30分乘飞机离开冲绳。他后来说，一路上他心里忐忑不安，麦克阿瑟就在后面不远的地方，在厚木的美军人数还不多，什么事情都是可能发生的。艾克尔伯格的责任是确保这一喜气洋洋的时刻不会变成一场悲剧。

不久，麦克阿瑟和他的总司令部随员们就乘“巴丹”号飞机出发了。在飞往日本本土的途中，看来他心情很激动，他手中拿着烟斗在机舱过道里踱来踱去，同惠特尼谈到日本的未来。他谈到：首先要摧毁日本的军事力量，要利用日本政府这个工具来实行占领，……当时，人们都还不知道，他是否能成功地占领日本这个被征服的国家。

飞机开始降低飞行高度，准备在厚木机场降落。从空中可以看到数不清的防空炮位，惠特尼联想到日军在战争中的所作所为，联想到他们经常给敌人布下种种可怕的陷阱，不觉越发担心起来，飞机飞得这样低，高射炮是不可能打不中目标的。惠特尼后来写道：“难道‘死亡’这个在战场上横行的怪物，不知多少次放过了麦克阿瑟，只是为了到最后胜利的时刻才杀伤他吗？我屏住了呼吸，注视着这里的一切。”

看来惠特尼完全不必这样担心，心情紧张而谨小慎微的艾克尔伯格控制了那里的一切。第11空降师的约500名官兵已先期进占那里，他们保持着高度的警惕以防发生意外。在厚木机场，每3分钟就有一架C-54降落，有更多的美军到达。当麦克阿瑟的飞机于下午两点降落时，在乐队演奏声中，艾克尔伯格和几名官员走上舷梯迎接他们的上司，并向他敬军礼。在和艾克尔伯格握手时，麦克阿瑟用平静的语气低声说道：“噢！鲍勃，墨尔本到东京真是路途遥远啊，看来这条路终于走到了尽头。”

日本人安排一支由老式破旧汽车组成的车队接他们去横滨，麦克阿瑟乘坐的是一辆“搞不清是哪个年代”的“林肯大陆牌”汽车。这时，肯尼和他的高级参谋人员已乘另一架飞机赶到了，然后随麦克阿瑟一起进城。肯尼等人像往常一样佩着手枪。肯尼回忆当时的情景时说，麦克阿瑟命令他们把枪收起来放在飞机上。肯尼认为这是一个好主意，“这将给日本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对他们来说，一切都很明白，他们已经彻底失败了。”尽管如此，还是有全副武装的“20名高大英俊的美国士

兵”爬进一辆卡车，加入车队，负责麦克阿瑟的保卫工作。

从厚木机场到横滨市区只有 32 公里的路程，路两旁站着 3 万多名全副武装的日军警卫队，他们全都背朝着车队，有人说他们是按着警卫天皇的规格来向美军表示敬意的，也有人说是为了防止发生射击事件。大家一路上提心吊胆地注视着他们，生怕发生意外。

车行两个小时才到新大饭店，日本人安排麦克阿瑟一行在那里下榻。车队到达后，艾克尔伯格在饭店周围布设了一道“环形防线”，由第 11 空降师的“500 多名老兵守卫”，没有发生不愉快的事件。当天晚上，麦克阿瑟对他的助手们说：“弟兄们，我们这次是军事史上最大一次冒险。我们现在踏上了敌人的国土，只带那么一点军队，却要看管住 19 个全副武装的师。只要走错一步，阿拉摩的悲剧就会重演。”

在其后的两天中，麦克阿瑟一直在新大饭店中避而不出。美国步兵和陆战队乘飞机和舰船大批开进日本。

当时在日本本岛约有 35 万名盟军战俘，许多人被释放后，在各地流浪。美军进占日本后，用大约两周时间，把他们找回来，办完手续后，陆续被送回国。

战俘中职务最高和最有名的是两名将军，一名美国人，一名英国人。这两个人是放弃科雷吉多尔而投降的乔纳森·温赖特和在新加坡投降的阿瑟·珀西瓦尔。他们被监禁在我国沈阳市。他们二人应麦克阿瑟的特别邀请绕道重庆抵东京，他打算让他们参加 9 月 2 日在“密苏里”号上举行的投降仪式。

当天晚上，麦克阿瑟的副官跑进办公室告诉他，温赖特将军到了，他马上起身去迎接。记者威廉·邓恩写到当时的情景：“麦克阿瑟将军冲出他的办公室，穿过大厅，去迎接向他走来的面色焦黄、骨瘦如柴的温赖特。不等进行诸如敬礼这样正式的礼节，麦克阿瑟一把抓住他的手，半拥半抱地搂住他的肩膀……，我从未见过麦克阿瑟将军表现出这样的激情。”

麦克阿瑟马上邀请温赖特与他共进晚餐。他后来回忆说：“他面容憔悴而苍老。他瘦骨嶙峋，身上穿的军服满是褶子。他拄着一根手杖，步履艰难地行走着，他眼窝深陷，脸颊凹进，头发雪白。皮肤看起来像旧皮鞋面。我拥抱他时，他尽力做出微笑的样子，但当他试图说话时，他的声音哽咽了。三年来，他一直为放弃科雷吉多尔而感到耻辱。他认为再也不会让他指挥军队了。这使我大为震动。‘怎么，吉姆’我说。‘只要你愿意，你原来的军队还是你的。’”

9 月 2 日是星期天，天空阴云密布，凉气袭人。这天早上，出席投降仪式的盟军官员们，包括温赖特和珀西瓦尔，陆续来到停泊在东京湾内的“密苏里”号战舰上，尼米兹和随员于 8 点 5 分到达；麦克阿瑟和随员于 8 点 43 分到达。甲板上和舰桥上挤满了前来观看的官兵。

8 点 56 分，日本代表团乘美国的“兰斯多思”号驱逐舰到达，其中有外交部长重光葵（他装有一条假腿），陆军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以及其他 9 名外务省和陆、海军的官员。文职官员们穿长礼服，戴大礼帽，

阿拉摩是美国得克萨斯州圣安东尼奥的一座建筑物，1836 年被 4000 名墨西哥军队包围，里面的美国人全部被杀。

军人穿着“不合身的”军服。日本人站得笔直，一言不发，表情阴沉。他们被领到二号炮塔附近的一块空甲板处。那里站着数十名盟军高级军官，他们根据军衔高低站成里外三排，中间摆着一张水兵的餐桌，上面铺着一张绿色桌布。桌上放着文件和一个笔架。

具有历史意义的时刻来到了。9 时许，扩音器里传出一位牧师的祈祷声和美国国歌“星条旗永不落”。在乐声中，麦克阿瑟、尼米兹、哈尔西、温赖特和珀西瓦尔从舰舱中走上甲板。麦克阿瑟表情严肃，直接走到桌子边的一小排扩音器前，宣布仪式开始。温赖特和珀西瓦尔站在他身后的显要位置上。麦克阿瑟首先致辞说：

.....在这个庄严的时刻，我们将告别充满血腥屠杀的旧世界，迎来一个十分美好的新世界。在这个新世界中，我们将致力于维护人类的尊严，实现人类追求自由、宽容和正义的美好愿望。这是我真诚的希望，我相信这也是全人类的希望。

然后麦克阿瑟要求日本代表在投降书上签字。外交大臣重光葵第一个走过来，他慌慌张张地摘下帽子、手套，放下手杖，似乎不知该在哪里签名。麦克阿瑟转过身去说道：“萨瑟兰，告诉他在哪里签名。”在萨瑟兰的指点下，重光葵代表天皇和日本政府在投降书上签了字。战争至此正式结束了。在他之后签名的是梅津美治郎将军，然后是麦克阿瑟签字，随后美国、中国、英国、苏联、澳大利亚、加拿大、法国、荷兰和新西兰等国的代表，也先后签了字。待有关的人签完字以后，麦克阿瑟最后说道：“现在，世界已恢复了和平，让我们为上帝保佑和平永存而祈祷吧。仪式到此结束。”整个仪式只用了十多分钟的时间。

日本代表拿到一份日文文件副本，呆板地鞠了一躬。在他们离开“密苏里”号时，他们受到例行的礼遇，以表明他们现在已不是敌人了。这时乌云散开，太阳露了出来，约有 2000 架盟军的飞机以密集的队形，从东京湾上空飞过。当轰鸣声消失后，麦克阿瑟走到另一个扩音器前，向全世界发表了意味深长的演讲。

此后不久，杜鲁门总统向马歇尔将军建议说，他应该邀请麦克阿瑟回国，这样全国可以举行盛大游行或类似的活动以表达人民的感激之情。邀请于 9 月 17 日发出，但麦克阿瑟以日本的“形势复杂而困难”为由拒绝了邀请。杜鲁门很生气，于 10 月 19 日又发出邀请，这次是以“总统要求你.....”的字样开头。麦克阿瑟以日本的“局势非常危险，大有一触即发之势”为由，再次拒绝了。杜鲁门更加生气了，总统的建议实际上就是命令。尽管麦克阿瑟并没有违抗命令，但他的答复起码是不恭敬的。他还于 9 月 17 日，在未征得华盛顿同意的情况下，在东京宣布，40 万名占领军将削减一半，这进一步激怒了杜鲁门。这样，本来还算友好的杜鲁门同麦克阿瑟之间的关系，很快开始变得紧张起来。

第五章 不以成败论英雄

1 驻日盟军总司令

1945年9月8日，麦克阿瑟及哈尔西、艾克尔伯格一行乘车前去东京美国大使馆。横滨到东京35公里，一路上他们再次目睹了战争给日本造成的巨大破坏，昔日繁荣的城区如今已变成瓦砾废墟，田野一片荒芜，一路上很少见到行人，偶尔见到几个行人，也是面容憔悴、麻木不仁的样子。

美国大使馆位于东京繁华地段，占地有两个足球场那么大，前后有三幢豪华的大楼，中间还有一个大花园。除办公楼稍有损坏外，其他建筑物都在大轰炸中奇迹般的保存下来了。

当麦克阿瑟的车队驶进使馆院内时，第11空降师的仪仗队已排成检阅队形在那恭候。下车后走到台阶上时，麦克阿瑟对艾克尔伯格说：“把我们的国旗展开，让它在东京的阳光下光荣地飘扬吧！”随着国旗的升起，乐队奏起了“星条旗永不落”国歌，在那一大群军人中，许多人的眼睛都湿润了。麦克阿瑟注视着慢慢升起的国旗，眼中闪着泪花。通往东京的漫长道路终于走到头了。

麦克阿瑟选中大使馆作为他的私人官邸。战争期间虽然那里没有被日本人占领，但到处都是乱糟糟的，许多房间里积满了污水。麦克阿瑟无意中在地上拾到一张完好的乔治·华盛顿画像，后来他写道：“它使我激动得难以言表，它竟能在那里静静地等候着美国武装力量的到来。”

麦克阿瑟的家人一行于9月19日乘飞机到达厚木，他们当中有琼、阿瑟、阿珠和一个新成员——阿瑟的家庭教师英国人菲利浦·吉本斯夫人。麦克阿瑟由一名助手陪同到飞机场去接他们。在去东京的路上，琼看见路旁有日本士兵，就问丈夫：“安全没有问题吧？”麦克阿瑟回答说：“绝对安全。”

麦克阿瑟选中“一号大楼”作为总司令部办公楼，那里原是一家日本大保险公司的办公楼。考虑到他所处的地位，他的私人办公室是很简朴的。这间胡桃木镶壁，带空调的小房间位于6楼，据说那里以前是间储藏室。屋中的摆设有一套“皱皱巴巴、垫得又软又厚的皮面沙发”，以及一张普通的桌子，上面盖着绿尼台布，还有一个玻璃门书橱。屋里没有电话。墙上挂的是华盛顿和林肯的画像。在林肯的画像下面挂着一张字幅：“如果要我去解释所有对我的攻击，那还不如不干了，随便去作点别的什么事。我要尽全力去干我知道怎样干和我能干的事情。我打算就这样一直干到底。如果结局是圆满的，别人攻击我的话就一钱不值。如果结局是悲惨的，即使有十个天使替我辩解那也无济于事。”

把家和办公室安顿好之后，麦克阿瑟就开始过起非常有规律的生活。他的小天地就是家和办公室。他每周工作7天，每天都工作到很晚。他从不过节假日，甚至连圣诞节和复活节也不例外。他从不参加晚会和招待会，也从未到日本各地旅游过。在近5年里，他只有两次离开过日本：1946年7月4日，他飞往马尼拉参加菲律宾独立日的庆祝活动；1948年8月15日飞往汉城，参加“大韩民国”宣告成立的仪式。这两次出访都是一天的日程。

麦克阿瑟一家，一般早上 7 点左右起床。然后全家用早餐，饭前麦克阿瑟要作 20 分钟健身操。他的家里养了 4 条狗，一条名叫“布莱基”的长耳狗，特别得宠。一早起来，几条狗到处跑来跑去，家里显得十分热闹。说到他家养的狗，还有个趣事：有一次，日本首相吉田茂去麦克阿瑟的办公室，发现他情绪不好。一问才知道，原来他特别喜欢的“布莱基”突然死掉了。过后，吉田茂不声不响地设法弄来那只狗的照片，让农业大臣去找一只一模一样的来。那位大臣还真找到一只。当吉田茂亲自把狗送到麦克阿瑟府上时，他和儿子都高兴得不得了。

约 9 点钟，一天的工作开始了。麦克阿瑟先看报纸，然后处理邮件。在这期间，惠特尼会从“一号大楼”打来电话，向将军简要报告新闻通讯社的重要新闻。在足球比赛季节，还要报告每一场主要比赛的结果。麦克阿瑟是一个足球迷。大约在 10 点 30 分或 11 点，他离开家到办公室去。他总是一个人坐在凯迪拉克牌黑色轿车的后排座位上。起初有两名士兵乘一辆吉普车做他的警卫。麦克阿瑟不喜欢警卫，后来便撤掉了。后来有一次，他的车在路上出了毛病，不得不搭乘一辆吉普车去上班，这使车上的士兵大为惊奇。以后，警卫又恢复了。

从大使馆到“一号大楼”车子只要开 5 分钟。一路上都是绿灯，使他可以畅通无阻。抵达“一号大楼”后，麦克阿瑟走下车来，向仪表堂堂的值勤卫兵敬礼，大步走向供他专用的电梯，升到六楼。

几年来，他的这一路线一直没有改，以致成了吸引游客的一景。常常有一大群人聚集在大使馆和“一号大楼”两处，想亲眼看看盟军总司令。要是有个刺客混在人群中刺杀麦克阿瑟，那是最容易不过的事了。总司令部对这一危险一直表示担心，但麦克阿瑟并不在意。他是一个宿命论者，认为该他死的时候，躲也躲不掉。

麦克阿瑟在办公室里处理完公文之后，开始接待预约的客人。他是个健谈的人，常常一个人谈起来就没个完。一旦他同来访者交谈起来，就开始在灰色地毯上踱来踱去，并点燃他的烟斗，很难让他停下来。

麦克阿瑟通常于下午两点离开“一号大楼”，按原路线乘车回家用午餐，那是他同琼和孩子一起放松的时间。如果有客人来访，麦克阿瑟一进屋，琼就会抬起头来，故作惊奇的样子，说道：“噢，将军回来了！”麦克阿瑟走过去吻一吻她。她会笑着说：“哈啰，老板先生”，或“哈啰，将军。”（她当众从来不称他道格拉斯或道格。）午餐前一般不上鸡尾酒。麦克阿瑟夫妇不拘“礼节”，即不让客人按军衔或外交头衔入座，有些讲究礼仪的人，就感到很习惯。

除了特殊情况，麦克阿瑟在日本生活的 5 年时间里，日复一日，就是这样过来的。这是一种简朴的，近乎苦行僧的生活。这种生活方式是麦克阿瑟强加给自己的，这样就能集中精力去解决战后日本面临的那些空前艰巨复杂的急迫问题。

2 在废墟上建设新日本

1945年9月，麦克阿瑟以驻日盟军总司令的身份来到东京，这位65岁的美国将军作为战胜国的代表，成了日本7000多万人民的统治者。面对战争废墟和全面崩溃的日本，除了要摧毁日本的战争潜力，还要把专制独裁、军国主义的旧日本改造成为民主法治的新日本，任务的艰巨性是难以想像的。

借鉴历史的经验教训，麦克阿瑟清醒地认识到：“虽然我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我还是感到现在是我一生中处境最困难的时候。权力是一回事，而如何使用权力又是另外一回事。”他要把日本变成为“世界上所大实验室，在那进行从极权军事统治下解放人民和从内部使政府自由化的实验”。在进驻东京之初，麦克阿瑟就宣布：“我的职责并不是压制日本，而是使它能重新站起来。”并确定了“占领军当局的所有政策，都通过包括天皇在内的日本政府贯彻”的原则。

对天皇如何处理，是个敏感的政治问题。大多数美国人认为，裕仁天皇同东条英机一样是战犯，应把他作为普通战犯送交法庭审判后处决，斯大林、蒋介石和英国首相艾德礼都持这样的观点。但麦克阿瑟认为这样对待天皇是不公正的，况且日本人崇敬天皇，如果处决天皇，势必“引起灾难性的后果”。在他的强烈要求下，天皇的名字从战犯的名单上被划掉了。不仅如此，他还要求对天皇的待遇“不应有任何降低之处，凡是一位君主所应得到的礼遇都要给他”，以求得到天皇的支持，通过他对日本人民的影响，来实现重建这个国家的宏伟理想。

刚到东京后不久，麦克阿瑟的一些参谋人员坚持说，为了显示一下权威，他应该把44岁的天皇传到盟军总司令部来。麦克阿瑟远比他的参谋人员更了解日本人，他“拒绝了这一建议”。他解释说，“这样做将会伤害日本人民的感情，因为在他们看来，这样做是折磨天皇”。更为重要的是，麦克阿瑟不愿意贬低天皇的身份。

9月27日，天皇和他的一名助手去拜会麦克阿瑟。天皇身穿燕尾服和带条纹的裤子，头戴大礼帽。麦克阿瑟在门口热情地迎接他，并陪同他穿过长长的客厅，走到客厅另一端的火炉旁就座。除了他们两人之外，只有天皇的译员奥村胜藏在场。麦克阿瑟觉得裕仁有些紧张。为了缓和气氛，麦克阿瑟愉快地回忆起在日俄战争结束后老天皇接见他的情景。他还递给裕仁一支美国香烟，裕仁犹豫了一下，接过了香烟，但又慢慢地放下了，他不抽烟，此刻又不好拒绝麦克阿瑟的敬烟。当麦克阿瑟递烟时，他注意到天皇的手在颤抖。

面对着他救下来的这个人，麦克阿瑟有些担心，裕仁也许要为自己辩解，对控告他是一名战犯提出异议（当时他还不可能知道，自己的名字已从战犯的名单上被划掉了）。但恰恰相反，他承担了全部战争责任。天皇出乎意料地对麦克阿瑟说道：“我之所以到您这里来，麦克阿瑟将军，是要把我自己交给您所代表的各个大国来裁决。我对我的人民在战争中做出的一切政治、军事决定和采取的一切行动承担全部责任。”听了这些话，麦克阿瑟对天皇“如此勇敢地承担一种意味着将被判处死刑的责任”的言行深为感动，并心怀敬意，“我原来只知道他是一位由于出身血统而成为君主的人，但在那个时刻，我深深感到，坐在我面前的

这个人，就其个人品质来说，是一位日本高尚的绅士。”这次会见时间很短，临别前他和天皇在一起照了相。第二天，当日本国民从报纸上看到穿军装的麦克阿瑟和穿燕尾服的天皇站在一起的照片时，都感到很惊讶。

为了能够实现日本的非军事化，首先要解除它的武装。当战争结束时，日本还有近 700 万军人。其中约半数在日本本土，另一半及 300 多万日本平民在海外。遣散军人和使那些在海外的日本人返回祖国的工作量是非常巨大的。麦克阿瑟很清楚，“遣散这些老兵，要比在战场上消灭他们困难得多”，如果激怒了这些富有战斗经验的老兵，特别是他们有几百万之众，那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麦克阿瑟把日本原陆军部和海军部改名为军事人员遣散局，让他们负责这项棘手的工作，占领军当局只负责监督和协调。这样遣散军人变成日本人自己的事了，巧妙的避免了日本军人同占领军当局对抗。日本人办事效率很高，在极端缺乏运输工具的条件下，在一年多的时间里，把 300 多万军人和数量相当的平民撤回到国内。大多数人都找到了工作，能吃上饭。占领军当局还发出通告，被遣返的军人如遇到困难，可以要求帮助，各地占领军当局将尽力帮助他们渡过难关。

除上面所说的工作外，遣散局还释放了被日本人抓来当劳工的 150 万中国人和朝鲜人，并把其中约 100 多万愿意回国的人送回国。

战争结束时，在日本全国及诸如台湾等地，有堆积如山的军事装备和补给品。例如在日本，有 12000 架各种型号的飞机，其中 4000 架可以使用，还有无数的坦克、步枪及其他武器装备。艾克尔伯格的部队用几个月时间搜遍日本，炸毁了弹药库，烧掉了飞机，或把武器扔进大海。生产作战物资的军工厂被关闭，海军基地和造船厂被摧毁，机场被犁掉，销毁的这些作战物资的价值达数十亿美元。采取这些措施的目的是，防止日本像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那样迅速重振军备。

为了彻底摧毁日本的战争潜力，麦克阿瑟还下令解散日本的大财阀。

多年来，日本约 80% 的工业和金融财富被诸如三菱和三井这样少数大财阀紧紧控制着。麦克阿瑟和他的助手们认为它是专制主义、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化身，他们左右国家政治和平民的生活，靠战争牟取暴利，解散财阀是日本非军事化必由之路。由于日本方面认为，国家的繁荣要依靠这些财阀，因此对解散财阀工作持消极态度，美国也不想承担日本复苏经济所需的费用，最后这项工作草草收场。到 1951 年 7 月，宣布这项工作结束时，应该解散的财阀有 1200 家，实际解散的只有 9 家。虽然如此，财阀的权势还是受到了一些削弱。

1946 年 1 月，盟军总司令部开始实施一项所谓“清洗”的计划，目的是禁止一切军国主义分子、帝国主义分子或极端民族主义分子担任公职或在工业生产部门中担任关键性职务。“清洗”的设想是在波茨坦会议期间首先提出来的。麦克阿瑟“对这一想法是否明智曾感到怀疑”，在实行中“尽量地宽容”。根据“清洗”计划要求，任何在军队中当过军官，在某些极端民族主义组织或在被占领国或在军工企业中担任过重要职务的人，都在清洗之列。全国总共约有 20 万人被禁止担任公职（包括 1800 名财阀家族成员），约 1300 个带有政治性的组织被解散了。“清

洗”打破了保守的行政人员和政客们对权力中心的控制，使新的没有政治污点的领导人得以上台。虽然被清洗的人没有被关入监狱，但他们就业遇到了困难。后来有人认为，清洗并不完全成功，有时是不公正的。占领结束后，给一些人“恢复了名誉”。

战后，对日本战犯进行了审判。审判的目的是惩办那些负有发动战争责任、准许进行或亲自犯下暴行的人，通过审判还可以使日本人明白发动战争或犯下暴行是要受到严厉惩处的。战犯被分成甲、乙、丙三级。甲级战犯是像东条那样的大人物。这样的战犯有 25 名，在东京受到由 11 国法官组成的国际军事法庭的审判。6 名将军和 1 名文职官员被处以绞刑，16 人被判处无期徒刑，另外 2 人被判处较轻的徒刑。乙级战犯是 20 多名高级将领，他们的部队犯下暴行而受到盟军总司令部军事法庭的审判。在菲律宾与麦克阿瑟直接交战，并迫使他丢下在巴丹的部队，连夜逃到澳大利亚的保间和山下两个日本将军，因指挥“死亡行军”造成几千名“巴丹”战俘死亡等罪行而被判处死刑。保间的妻子曾向麦克阿瑟求情，也没能得到赦免。4200 名丙级战犯是那些被指控犯有较小暴行或虐待战俘的人。他们受到了各级盟国军事法庭的审判。700 人被判处死刑，400 人被宣判无罪，其余的被关进监狱服刑。

早在战前，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就把神道作为煽动民族主义狂热的手段。神教的主要特征是推崇天皇和自我牺牲。神教后来逐渐变成了正式的国教（神道教），在战争期间对军队起了很大作用。神教宣称，一个人在战斗中死去就可以成神。

盟军总司令部从一开始就采取了消灭神道教的措施。1945 年 12 月 15 日，神道教作为国教被废除了。约 8000 座神教纪念碑被推倒，天皇的画像被从学校摘走了。1946 年 1 月 1 日，裕仁天皇以新年诏书的方式发表了“凡人宣言”：“朕站在人民一边，总是希望能与人民同甘共苦的。朕与人民之间的关系，是建立在互相信任和互相爱护的基础之上的，这种关系并非简单地依靠神话和传说。不要因为把天皇奉为神明，而产生大和民族优于其他民族，并注定要统治世界的错误观念。”

为了使他本人“更像一个凡人”，麦克阿瑟鼓励天皇像欧洲君主那样巡视日本，观看体育运动会，出席音乐会及其他公众集会。就这样，天皇成了一名较为普通的君主。

日本的警察部队是一个全国性组织，由东京的官僚们控制。战争期间，它变得酷似纳粹的盖世太保。它被用来镇压人民，煽动战争情绪。在占领初期，麦克阿瑟下令将警察部队分散，每个超过 5000 人口的城镇都有权保留其当地警察部队，这些警察部队仅向当地政府负责。这一措施有效地摧毁了令人憎恨的全国统一指挥的警察部队，但也产生了许多问题。有些地方没有足够的警察维持治安，而且职业警察的素质也急剧下降，以致普遍发生警察腐败现象。占领结束后，日本人重建了全国警察部队，实施了更为有效的控制。

在实施日本非军事化的同时，麦克阿瑟还积极地推行他制订的日本民主化计划。日本的民主化思潮在战前就已产生，许多日本人对民主制度持欢迎态度。盟军总司令部利用了人民的民主化倾向，加快了日本的民主化进程。

修改宪法工作是从 1945 年 10 月开始的，1946 年 2 月 3 日，麦克阿

瑟提出了修改宪法的三个原则：1.天皇处于国家元首的地位，皇位世袭；天皇根据宪法行使职能。2.日本要废止运用国家权力发动战争，放弃以战争手段作为解决争端的手段；日本不得拥有军队。3.废除日本的封建制度。

这部宪法经日本临时议会审议通过，于1946年11月3日颁布，于1947年5月3日起施行。这部宪法保障了日本向现代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的平稳过渡，对战后日本经济的复兴起了重大作用。宪法的改革精神深入到日本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麦克阿瑟后来得意地谈到：“这部宪法也许是占领军当局惟一最重要的成就，因为它给日本人民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自由与权利。”

1946年4月10日，就在新宪法草案出台不久，根据新的选举法，1300多万妇女首次获得了选举权。在战后举行的第一次国会选举中，有466人当选为议员，其中有39名女议员。公布选举结果后的第二天，有位日本立法界人士去见麦克阿瑟，心神不安地对他说：“我很遗憾地告诉您，选举中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麦克阿瑟有点奇怪，忙问是什么事。那个人说：“有一个妓女被选进了众议院。”麦克阿瑟又问：“她得了多少选票？”那人叹口气说：“25.6万张。”麦克阿瑟郑重地对那个人说：“我可以这样说，这么多选票恐怕不全是靠她那不光彩的职业得来的吧。”

妇女解放，常常是麦克阿瑟最津津乐道的事。他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我们在日本完成的一切改革事业中，我感到最满意的莫过于妇女的地位提高了。”

1946年年初，由于日本全国粮食短缺，引起政局动荡。日本全国可耕地只占国土面积的16%，粮食不能自给，主要靠进口。战争期间可以到国外掠夺，战败后既无资金进口粮食，也没有物资同外国交易，更没有运输货物的船队。供应居民的粮食每天只有200克，时常还不能保证，一些人只好靠野菜充饥。

当时麦克阿瑟公开表示：“只要我当盟军总司令，就不会让一个日本人饿死。”与此同时，麦克阿瑟向华盛顿要求调运美军的库存粮食到日本来救急。美国众议院拨款委员会不同意用军粮援助不久以前的敌国。麦克阿瑟再次申诉了自己的理由，报告的最后一句话是：“情况就是这样，给我面包或是给我子弹！”最后他终于得到了面包（从美国运进350万吨食品），实现了自己的诺言，同时也赢得了日本人民的敬佩和信任。

麦克阿瑟在日本推行的土地改革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战前，日本的耕地有一半掌握在地主手中，这些地主靠收取佃农的高额地租生活。这种制度造成生产力水平低下，农民生活极为困苦。麦克阿瑟制订了解放农民的方针，1946年6月提出了土改方案，政府征购了约3000万亩农田，然后以分期付款的方式转卖给佃农。到1950年，日本85%的可耕地到了自耕农手中。麦克阿瑟后来称这一改革是“有史以来最成功的一次，是占领军当局所取得的最有深远意义的成就之一”。

麦克阿瑟所推行的改革，对战后日本的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1951年4月他离职时，日本首相吉田茂在广播讲话中动情地说：“麦克阿瑟将军为我国所做的贡献是历史上的一个奇迹。是他把我国从投降后

的混乱衰落境地中拯救出来，并把它引上了恢复和重建的道路，是他使民主精神在我国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牢牢扎根。”

3 反共急先锋

多年来，麦克阿瑟一直是个强硬的反共份子。早在 1932 年 7 月，担任陆军参谋长期间，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他就把为要求补发退休金而集合起来的退伍军人，说成是由共产党领导的暴乱分子，说这些饥肠辘辘的退伍军人举行的集会，很可能酿成一场推翻政府的革命。于是由他亲自率领军队，使用催泪瓦斯，把昔日与他并肩作战的老兵驱散。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世界的政治格局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美苏之间的对立日益尖锐。苏联要扩大共产主义的影响，美国要遏制“共产主义威胁”。在美苏的较量中，麦克阿瑟扮演了一个反共急先锋的角色。

战后，苏联占领了库页岛、南萨哈林，向南直到三八线的朝鲜北半部，以及中国东北的部分地区。苏联还想扩大他们在日本的影响。苏联驻日本联络官库兹马·杰列维扬科中将曾提出要求，由苏军占领日本的北海道，这些部队将不受麦克阿瑟指挥。这个要求被麦克阿瑟断然拒绝了。

在 1945 年 12 月举行的莫斯科外长会议上，美国迫于苏、英两国的压力，同意在华盛顿和东京分别成立远东委员会和盟国对日理事会。远东委员会由曾与日本交战的 11 国代表组成，该委员会负责制订对日政策，在必要时有权重新审查盟军总司令部的指令，是盟国有关日本问题的最高决策机关。但因美、中、苏、英四大国均有否决权，所以很难做出一致的决定，就是做出了决定，也得麦克阿瑟去执行，主动权仍在美国人手中。盟国对日理事会只是个咨询机构，并没有什么实权。麦克阿瑟认为设立这两个机构是想监督他，是美国政府在苏联的压力下做出的让步，他感到十分气愤。在东京，麦克阿瑟向新闻界发表了一份声明，说他对莫斯科会议“不负任何责任”，而且关于他不反对这一计划的说法是“不正确的”。

虽然远东委员会和盟国对日理事会这两个机构徒具虚名，但是苏联还是经常在远东委员会上批评麦克阿瑟的占领政策，而美国方面一般不反驳。麦克阿瑟认为美国政府对共产主义态度软弱，非常不满。后来惠特尼写道：“在我们这些参谋人员看来，在日本发生的每一次同共产党人的交锋中，华盛顿都不支持我们，这似乎反映出他们的冷漠态度。我们不断接到报告说，有人在暗中反对麦克阿瑟和他的占领政策，而这些持反对意见的人似乎都集中在国务院，他对华盛顿有人阴谋反对他感到难以置信。”

1945 年秋，在中国，国民党军队在美国支持下向共产党的解放区发动了大规模进攻，遭到共产党军队的迎头痛击。在这种情况下，杜鲁门总统于 12 月发表了对华声明，表示赞成中国“召开全国主要政党参加的会议，以谋求早日解决目前的内争”，并派乔治·马歇尔到中国去“调停内战”。麦克阿瑟对美国这一种面对现实的立场感到不可理解，为什么在蒋介石得势的时候，美国政府“不但不帮助蒋委员长去夺取胜利，反倒安排一次内战调停”。当蒋介石于 1946 年 6 月撕毁停战协定，悍然发动全国内战后，麦克阿瑟又抱怨美国政府未能及时大力援助蒋介石，并认为这是美国历史上所犯的最大错误之一。

在日本，1947 年初，全国工会会员已达 500 万人。为谋求生存权利，

工会向政府提出了以提高工资为主的一些要求。日本政府持强硬态度，不但不解决问题，还影射工会领袖实际上是共产党人。工会方面对政府的敌视态度十分气愤，宣布2月1日举行全国总罢工，直到达到提高工资和打倒吉田内阁等目的为止。

在形势一触即发之际，麦克阿瑟向吉田茂保证：如果发生总罢工，盟军总司令部将进行镇压。后来他写道：“我不愿做那些妨碍工人维护自己权利的事，但我也决不允许少数共产党领导人，利用罢工作为政治武器来破坏经济发展。”因此，他在1月31日发布命令，禁止举行总罢工。

日本工会领导人在占领军当局的强大压力下，被迫屈服了。

在这期间，杜鲁门在美国参众两院发表了总统咨文，系统地阐述了向“抵抗共产主义势力扩张”的非共产党国家提供援助的意义和具体安排，后来人们称之为“杜鲁门主义”。这个咨文发表后，国际反共势力气焰更加嚣张起来。

1948年1月，美国陆军部长罗雅尔在旧金山发表了“要使日本成为抵挡共产主义洪流的堤坝”的著名演说，主张“不仅要使日本独立，而且面对远东存在的新的极权主义战争威胁，日本应以强大而稳定的民主政治为基础去完成防御任务”。罗雅尔的演说标志着美国对日本占领政策的改变，美国要开始利用日本的军事潜力为其亚洲战略方针服务了。

1948年4月，美国国务院官员乔治·凯南在视察日本后，向马歇尔报告说：“如果确实不能取得盟国的赞同召开媾和会议，我国应在日本单独采取行动，要把日本经济重建到能够自立的程度，这样就能防止共产主义的入侵。这一点，我和麦克阿瑟将军的意见完全一致。而且鉴于美苏关系在世界范围内正在恶化，把日本作为亚洲防共堤坝，在军事上更具有重要意义。”从1948年6月起，美国向日本提供了总额多达20亿美元的援助和贷款。麦克阿瑟是美国“防共堤坝”政策的忠实执行者。

到了1948年，麦克阿瑟早已剥下了天皇的神圣外衣，但他现在却取代天皇成了日本的绝对统治者，摆出了他自己似乎就是上帝一样的架势。他深居简出，不参加社交活动，过着修道院一般的生活。除了惠特尼之外，很少有人能见到他。他拒绝举行记者招待会，常常诘难那些批评盟军总司令部某项政策的美国或外国记者，或把他们从日本驱逐出去。助手们对麦克阿瑟充满敬畏，对他们来说，麦克阿瑟是“在世的最伟大的人”，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将军。麦克阿瑟自己也说过：“我现在只看得起两个人——乔治·华盛顿和亚伯拉罕·林肯。”

在这种不正常的心态下，再加上一些热心的助手和国内支持者的鼓动，麦克阿瑟决定参加1948年总统竞选。这次他不再扭扭捏捏了。他以东京“一号大楼”简朴的办公室为基地，在不超过现役军官必须遵守的法律界限内，公开进行寻求得到提名的活动。

麦克阿瑟之所以再次参加总统竞选，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他在日本的成功实践及得到的普遍赞誉，使他觉得自己有能力治理好国家；其次，他对华盛顿的当权派不满，希望“有朝一日把国务院搅个天翻地覆”；他还想利用他的声望捞取一些政治资本。

在威斯康星州，麦克阿瑟的威望很高，而且拥护他的人大都是有钱

的人，有足够的竞选经费。因此，人们预料他会大获全胜。在竞选中，威斯康星州的参议员乔·麦卡锡支持候选人哈罗德·史塔生。因此，他对麦克阿瑟发起了无情的攻击，将他同两名“体力虚弱的总统”威尔逊和罗斯福相提并论，并不断提到他的离婚。麦克阿瑟的反对者们还提出了对密尔沃基的英雄比利·米切尔的军事法庭审判一事，指责麦克阿瑟对他的定罪投了赞成票。

好像命运在故意捉弄人一样，预选结果史塔生获 19 票，麦克阿瑟只得了 8 票。本来在威斯康星州预选失败就意味着麦克阿瑟竞选结束了，可是到了 6 月下旬，共和党在费城召开全国代表大会时，有人又把麦克阿瑟列在提名人选之中。结果在第一轮投票中，麦克阿瑟获得了 1094 票中的 11 票，在第二轮投票中得了 7 票，在第三轮投票时就一票都没有了。汤姆·杜威在第三轮投票中以全票当选为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

这最后的结局，对爱面子的麦克阿瑟来说是个沉重的打击。当惠特尼向麦克阿瑟报告这一消息时，将军“心情十分沉重地垂下了头”。这使琼也感到十分失望，本来她对这次竞选抱有很大的希望，她还指望丈夫当选后，他们一家人能回到美国去，年已 10 岁的儿子小阿瑟还未见过美国是什么样呢。

1948 年美国总统竞选，最后以杜鲁门击败汤姆·杜威告终。麦克阿瑟事后说，他的支持者的一些言行激怒了杜鲁门。麦克阿瑟后来在回忆录里以自我解嘲的口吻写道：“我一点儿也没有要当国家元首的愿望，因为在治理日本期间，我已干够了这种事情。我所犯下的最大错误，是没有更坚决地拒绝置身于政治舞台，像事先预料到的那样，这一企图没成功，而惟一可以看见的效果就是那个执政的民主党对我进行了大量的政治诽谤……，从那时起，报复何时落到我的头上就只是个时间问题了。”

1948 年 10 月，日本芦田内阁垮台了，麦克阿瑟再次把保守的反共份子吉田茂扶上台。此时在通货膨胀严重的情况下冻结了工资，许多中小企业破产，失业者激增，引起广大劳动人民的强烈不满，在这种形势下，工人运动再次蓬勃开展起来，共产党的影响也再次扩大。在 1949 年 1 月举行的大选中，共产党的得票增加了近 200 万张，在议会中的议席由 4 个增加到 35 个。

面对共产党的势力日益扩大，吉田茂在麦克阿瑟的支持下，开始对共产党采取镇压的政策，把左翼团体列为取缔对象，利用行政整顿和定员法，驱逐共产党员和左翼工会会员。7 月 4 日发生国铁总裁下山定则死亡的“下山事件”。7 月 12 日发生电车冲出轨道的“三鹰事件”；8 月 17 日发生列车颠覆的“松川事件”。对这一系列事件，吉田茂都说是共产党和工会干的，并以此为借口逮捕了许多共产党人，并判处重刑。直到 15 年后人们才知道，那几起事件根本不是共产党干的，这时人们才想到，说不定那几起事件是有人为镇压共产党人找借口而故意在背后捣的鬼。

到 1950 年 6 月，麦克阿瑟对日本共产党的态度更加强硬，6 月 6 日，他宣布共产党为非法组织，下令解散日共。6 月 7 日他又下令禁止发行日共机关报“赤旗报”，并在日本全国范围内禁止一切集会和游行示威。从 7 月份起，在机关、厂矿、学校全面清理共产党人及其同情者，有 2

万多人被开除。

在“清共”的同对，麦克阿瑟积极推动与日本单独媾和。1951年，在中、苏等国没有参加的情况下，对日和约在旧金山签署，确立了日本独立的地位，同时也确立了日本在政治和军事上对美国的从属关系。

到1948年底，尽管美国已给了蒋介石100亿美元的军事援助和同等数额的经济援助，蒋介石还是连连败北，他的军队土崩瓦解。1949年1月7日，蒋介石辞去中华民国总统，把这一职务交给李宗仁，便逃到台湾去了。他早已把中国的外汇和金融储备转移到了那里。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标志着一个拥有数亿人口的社会主义国家出现，它使世界政治力量的对比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在“白皮书”中无可奈何地写道：“中国内战的不祥结局，不是美国政府所能控制的。这是一件不幸的事，但也是不可避免的。我国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已做了能做的一切努力，都无法改变这个结局。”

因为“丢掉了中国”，对杜鲁门不友好的共和党人对总统和艾奇逊大加指责。共和党人早就想把民主党人从白宫赶出去，于是他们就利用这个机会大做文章。他们说艾奇逊是屡犯错误的白痴，是共产党的同盟者，有的甚至说他是叛徒。

麦克阿瑟明智地对待蒋介石的失败，拒不公开发表评论，但他是同情蒋介石的。后来他写道：“只经过一击，海约翰时期以来苦心经营的一切就都丧失了。这是我们的力量在亚洲大陆崩溃的开始，也是那个遭人奚落的‘纸老虎’的诞生之日。”

海约翰 1898 ~ 1905 年间任美国国务卿，主张各国在华享有平等贸易权。

4 朝鲜战争爆发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了。

朝鲜原是个统一的国家，1905年日俄战争后沦为日本的保护国，1910年被日本吞并。直到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灾难深重的朝鲜人民才得到解放。不幸的是，朝鲜人民的命运没有引起大国的重视，只是原则同意，战后朝鲜将成为美、俄、英、中四国共同控制的托管国，时间约为25年左右。

随着太平洋战争接近尾声和苏军参战，美国和苏联仓促达成协议，对朝鲜实施联合占领。美国五角大楼的一位陆军上校查尔斯·博尼斯蒂尔武断地选中了北纬38度线作为分界线。这不是一条自然疆界，而是博尼斯蒂尔从地图上找到的。这条线似乎很合理地将这一国家划成两部分。苏联从未正式接受这条界线，但在实际上他们是遵守这条分界线的。就这样，大国用人造的、漫不经心的方式，把统一的朝鲜分割了，从此产生了无休止的冲突，造成了数不清的人间悲剧。

1945年9月4日，约翰·霍奇中将指挥的美军第24军的一支先遣队乘飞机到达汉城的金浦机场。9月8日，第24军的主力部队乘船抵达汉城的小海港仁川。到这时，苏军已用武力解放了朝鲜北纬38度线以北地区，并封锁了边界。南北之间很少有接触，美军同苏联红军在欧洲易北河胜利会师那样的感人场面没有了。

1945年12月，美苏协商后达成协议，在对朝鲜托管5年后，举行决定这个国家前途的自由选举。

1948年5月10日，在美国的支持下，南朝鲜首先开始行动，他们选出一个新的国民议会。5月31日议会开会，选举美国人抬出来的李承晚博士为议会主席。李承晚那年73岁，曾在海外流亡多年。议会起草了一部新宪法，并选举李承晚当“大韩民国”的总统。1948年8月15日，李承晚宣誓就职时，麦克阿瑟还专程由日本飞到汉城出席了李的就职仪式。麦克阿瑟在讲话中谈到：“隔绝南北朝鲜的人为障碍（指三八线）必将予以撤除。”李承晚在谈话中明确提出“北进统一”的口号。

对于南朝鲜的分裂活动，北朝鲜针锋相对。1948年8月25日，北朝鲜经选举成立了最高人民议会，9月9日以金日成为首相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成立了。到了这年年底，美苏军队先后撤出了朝鲜半岛，只留下了人数不多的军事顾问团。就这样，朝鲜作为一个民族是获得了独立，但作为原来一个统一的国家，现在却彻底分裂了。

美军撤走后不久，“纽约时报”刊登了一篇对李承晚的采访谈话，在谈话中，李承晚引用了麦克阿瑟的话：“就我本人而言，我愿做我所能做的一切来帮助和保卫朝鲜人民。我将像保卫美国或加利福尼亚免遭侵略一样去保卫他们。”这一令人吃惊的表白也许是麦克阿瑟为了恫吓北朝鲜人而发表的，但它与华盛顿的政策是背道而驰的。这一言论使杜鲁门、艾奇逊和参谋长联席会议感到惊愕。事实上，华盛顿已将麦克阿瑟在朝鲜的责任明确地限定为：在动乱情况下，撤出美国平民和军事人员。

关于国家的前途，北朝鲜曾提出，在没有外来干涉的条件下举行全朝鲜普选，以实现南北朝鲜和平统一。北朝鲜的建议没有得到韩国的响

应，他们坚持要“北进统一”。

为了“北进统一”，韩国积极扩充军备，加紧战争准备。1948年11月底，议会通过了武装部队组织法，设立了国防部。到1949年年中，军队的规模已扩大到10万人，编成8个师，这支军队得到了价值1亿美元以上的美国剩余装备，并得到了美军顾问的“指导”。

面对韩国的战争威胁，北朝鲜也作了充分的准备，认识到必要时也得通过战争来实现祖国统一。到1950年，朝鲜人民军已拥有13.5万人，编为10个师，它拥有150辆苏制T-34型坦克，大量的重火炮和至少180架飞机。

从1950年起，南北朝鲜间的关系日趋恶化，双方在三八线附近不断发生武装冲突，这些冲突随时都可能演变为全面战争。1949年3月1日，麦克阿瑟将军在东京同英国记者沃德·普赖斯会晤时发表的谈话，完全改变了他以往向李承晚做出的，他将“亲自”前去援助南朝鲜的保证。在谈到美国在远东的“防线”时，他说：“这一防线起自菲律宾，一直经过琉球群岛，其中包括主要防御堡垒——冲绳，然后再折返，通过日本和阿留申群岛直到阿拉斯加。”“折返”这个词，显然把朝鲜排除在防线之外了。麦克阿瑟这次谈话至少部分地代表了美国政府的观点。美国一直认为朝鲜没有什么重要战略意义，对朝鲜问题一直不太重视，当南北朝鲜之间爆发战争的危险迫在眉睫时，美国政府才认识到朝鲜形势的严重性，并开始积极加强韩国的军事力量。

1950年年初，美韩两国先后签订了《美韩临时军事协定》、《美韩经济援助协定》和《美韩共同防御协定》。5月，美国经济合作总署朝鲜分署署长约翰逊向国会作证时说：“用美国武器装备起来，由美军顾问训练的10万南朝鲜军队已经做好准备，随时都能参战。”美国国务卿杜勒斯于6月18日前往韩国视察了三八线。第二天，他在韩国国会发表演说时声称：“美国将在物质上和道义上援助韩国……，只要你们在争取人类自由的伟大历程中继续发挥出色的作用，你们决不会是孤立的。”6月21日杜勒斯从汉城来到东京，他告诉麦克阿瑟，南朝鲜军队已做好充分准备来对付北朝鲜的威胁。

6月19日，就在杜勒斯发表演说的当天，北朝鲜向韩国提出建议：为实现祖国和平统一，愿派协议团去韩国协商，但韩国不予理会。在北朝鲜看来，杜勒斯汉城之行的目的是鼓动韩国开战。

1950年6月25日早上，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发表了第一份有关韩国军队越过三八线向北方发动了进攻的新闻公报：“南朝鲜政府国防军，于6月25日凌晨3点多，沿三八线全线向北方地区发动了突然袭击。在海州西部、金州方面、铁原方面，已深入三八线以北地区1至2公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内务省，已命令共和国警备队击退侵入三八线以北地区的敌人。”

北朝鲜军队在受到攻击后，立即进行反击。在用重炮轰击后，坦克和步兵击溃了敌人的进攻，并跨过三八线，摧毁了韩国军队的阵地。在人民军的强大攻势下，除少数韩国军队顽强抵抗之外，大多数都溃逃了，所有的重型武器装备都遗弃了。

战斗开始后6个多小时，南北朝鲜交战的消息才传到东京。那天见到过麦克阿瑟的国务院官员威廉·西博尔德后来写道，将军对此并不“十

分在意……相反，麦克阿瑟满怀激情地表示，他相信韩国军队能够振作起来并坚持下去”。当然，朝鲜的事务并未交麦克阿瑟负责，他的责任仅仅是在必要时下达命令撤出在汉城的 1500 多名美国人，他才能轻松地这些话。当时正在日本访问的杜勒斯，得到消息后，立即致电艾奇逊：“如果韩国人无力阻止这次进攻，即应动用美国军队，哪怕会招致苏联人的反击。”

不断从朝鲜发来的报告表明，这一次形势要严重得多。麦克阿瑟根据自己的职权，下令立即向韩国运送大批弹药，并命令他指挥的美国海空军为运送弹药的船只护航。他向华盛顿报告说：“敌人的兵力使用和战略企图都是令人担心的。”

美国政府得到消息后，迅速作出反应。首先它利用苏联因抵制联合国安理会，于 1 月份撤回其代表的机会，在朝鲜战争爆发的第二天，操作安理会，通过决议谴责“北朝鲜军队对韩国发动的武装进攻”；呼吁交战双方立即停火；同时要求所有成员国为执行这一决议“提供一切帮助”。次日，杜鲁门总统主持召开了国家安全会议，会后向麦克阿瑟发去了第 1 号指令：指定麦克阿瑟指挥在朝美军的一切行动，继续向韩国提供弹药；组成军事调查团，去韩国了解事态发展和提供必要的援助；动用包括海军、空军在内的武装力量，确保美国人撤离韩国时的安全。紧接着，联合国安理会在美国的操纵下，再次通过决议要求成员国向韩国提供一切必要的援助以“击退武装进攻”。随后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声明，宣布美国参战。随即，参谋长联席会议向麦克阿瑟下达了第 2 号指令：“为了直接支援韩国军队，要以远东海、空军攻击越过三八线的北朝鲜军队。行动的目的在于，把北朝鲜军队从韩国赶出去。”

美国之所以如此迅速地决定干涉朝鲜的内战，这正如杜鲁门声称的：他决定介入这场冲突，并不单单为了一个小小的韩国，而是要借此遏制共产主义势力。美国学者韦格利后来指出：“在共产党和非共产党世界之间的边界上，很难再选到一个比北朝鲜更好的地方，作为利用美国军事力量挫败共产党军事冒险的战场了。”

6 月 28 日，南北双方交战的第四天，朝鲜人民军已攻下汉城。在东京的麦克阿瑟也感到问题严重了，在接到华盛顿的指令后，这位服役 50 年，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 70 岁老将军，立即行动起来。他下令海军、空军立即出动，并在韩国设立由约翰·查奇领导的前线指挥部，负责指挥美军作战和为韩国军队提供援助。

为了掌握交战情况，麦克阿瑟决定亲临前线视察。6 月 29 日，天气不好，不宜飞行。助手们极力劝麦克阿瑟等天气好些再去，但他认定的事情是没有人能说服他改变的。他直接给专机驾驶员安东尼·斯托里中校下命令，要他立即起飞，飞行员只好服从命令。那架著名的“巴丹”号专机载着麦克阿瑟和他的参谋长爱德华·阿尔蒙德少将、空军司令乔治·斯特拉特迈耶中将等 15 名随行人员飞向硝烟弥漫的战场。

当斯托里中校驾驶“巴丹”号专机准备在距汉城 32 公里的水源机场降落时，北朝鲜空军的两架苏制雅克战斗机出现在水源上空，斯托里中校赶紧把飞机拉起来，加速飞离机场。飞机上的人都很紧张，睁大眼睛盯着向他们飞来的雅克战斗机。飞机由一个小点，逐渐变大了，这时有人默默地祈祷着：“上帝啊！请您保佑。”当年日本帝国的海军大将山

本五十六的座机，是在有 6 架战斗机护航的情况下，被美国飞机击落，而葬身大海的。现在这架孤单单的毫无战斗力的运输机，是否也会有遭到同样毁灭的命运呢？麦克阿瑟平静地半躺在座椅上，吸着那久已不用的玉米芯制的大烟斗，轻轻吐出淡蓝色的烟雾，对战斗机的出现毫不在意。司令官的镇静自若，使得飞机里气氛有了缓和。他知道在空中自己只是一名乘客，一切都要看飞行员如何应付了。也许是上帝发了慈悲，雅克战斗机又转身向水源机场飞去，在那扫射一阵，又投了几颗炸弹，才向北飞去，“巴丹”号没有被发现。专机在上午 11 点着陆。麦克阿瑟一行下飞机后，立刻赶到设在一所小学校里的美军前线指挥所。李承晚总统、美驻韩国大使穆西欧和美国军事顾问团高级顾问，早已在那里等候他的到来。斯托里中校担心雅克战斗机再返回来，击毁“巴丹”号专机，在麦克阿瑟等人下飞机后，便立即起飞返回东京去了。

在学校的教室里开了一个简短的会议后，麦克阿瑟对在场的人说：“让我们到前沿去看看，要想对战争情况作正确判断，唯一的办法就是到前线去看看他们怎样作战。”他们乘 3 辆破旧的汽车，向北面 48 公里处的汉江驶去，汉江在北朝鲜控制的汉城以南 1.6 公里。他们穿过大批逃难的人群和溃退的韩国军队，来到一个小山顶上，从那里可以听见迫击炮的射击声。他们在那里逗留了约一个小时，视察了韩国军队的防线。然后他返回水源机场，“巴丹”号正等候在那里。下午 4 点，着陆 4 小时 45 分钟后，麦克阿瑟一行乘“巴丹”号专机返回日本。

去朝鲜视察后，麦克阿瑟一行亲眼看到了韩国军队不堪一击的现实情况，开战只有 4 天，10 万人的正规部队中，只有 1 万人还能与总司令部保持联系，其余已不知去向。麦克阿瑟认识到：“韩国的军事力量已经耗尽……他们即使得到空军和海军的支援，也不可能阻止敌人的迅猛攻势。”他在 6 月 30 日给美国陆军参谋长柯林斯的电报中提出建议，要“守住目前防线并在今后确保夺回失地的惟一办法，就是向朝鲜战场派出美国地面战斗部队……我建议立即派一个团的战斗部队增援上述至关重要的地区，如有可能，再从驻日部队中抽调两个师的兵力，及早作好反攻准备。”当华盛顿正犹豫不决的时候，麦克阿瑟的建议促使杜鲁门总统下了决心。

6 月 30 日，华盛顿给麦克阿瑟下达了第 3 号指令：可以派有限的地面部队到韩国，主要任务是确保通讯联络畅通，保卫釜山港和飞机场；可以用海、空军攻击北朝鲜，但不得接近中国和苏联边境。在随后召开的国家安全会议上，又批准了麦克阿瑟的要求：从驻日美军中抽调两个师的兵力投入朝鲜战场；同时决定，使用海、空军力量封锁北朝鲜海域。

当时，在日本只有 11 万人的美国占领军，其中大部分属于第 8 集团军，司令官是沃尔顿·沃克中将。该集团军下辖四个不满编师，即第 1 骑兵师，第 7、第 24、第 25 步兵师和 7 个防空营。麦克阿瑟接到指令后，立即命令由威廉·迪安少将指挥的第 24 步兵师出动。迪安在 7 月 1 日派出的先遣支队乘飞机到达釜山后，立即向北赶到 190 公里外的大丘前线；随后第 24 师主力部队于 7 月 2 日、3 日两天陆续到达朝鲜，威廉·迪安少将担任所有地面部队的指挥官。

这时，韩国“陆军本部”已撤退到水源，并在汉江一线组织防御，等待美国援军到来，朝鲜人民军于 6 月 30 日开始，兵分多路同时强渡汉

江，于7月4日攻占水源。7月5日在汉城以南50公里外的乌山地区，朝鲜人民军同美军第24师先遣支队交火，并迅速突破美军防线。美军在遭受到重大损失后，被迫仓皇撤退。美军第24师先遣支队指挥官史密斯中校曾经说过：“朝鲜人民军一见到我们，就会狼狈逃窜。”这种看法当时在美军中是普遍存在的。美军在朝鲜战争中的第一仗就遭到惨败，这使麦克阿瑟等人大为震惊。麦克阿瑟在向华盛顿报告时承认“北朝鲜军队可以和上次大战中任何优秀的军队相媲美”，他已经感到釜山阵地很难守住，要打赢朝鲜战争光靠第8集团军是远远不够的，所以他向华盛顿提出要再派一个拥有4~5个满员步兵师的集团军、1个空降兵团、3个坦克营以及增派飞机、军舰等要求，而且越快越好，以实现他海陆空立体作战和两栖登陆的作战方案。

在麦克阿瑟为争取增加兵力而伤脑筋的时候，华盛顿的一些决策人物都怀疑朝鲜战争可能是苏联“声东击西的一招”妙棋，目的是把美军牵制在亚洲，从而削弱美国在欧洲的军事力量。如果美国把过多的军事力量投入朝鲜半岛，那不是上了苏联的圈套吗。美国的战略重点毕竟还是在欧洲，所以对麦克阿瑟的增派兵力的要求未予答复。7月7日，在美国操纵下，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了组建“联合国军”的决议，7月8日，麦克阿瑟被任命为“联合国军”总司令。

朝鲜人民军于7月7日发起大田战役，直逼锦江。麦克阿瑟又紧急调第25步兵师和第1骑兵师入朝。这时驻日本占领军只剩下第7师担任守备任务，兵力空虚。麦克阿瑟再次请求华盛顿增援，在信中毫不掩饰他的愤怒，使用强硬的措词，说如不给援兵，巴丹的悲剧就会重演……这次华盛顿有了答复，在强调欧洲军事地位的重要性后，答应满足他的部分要求，同意增派第2步兵师、第1陆战旅和3个坦克营归他指挥。这时在朝鲜战场上，美军兵力已得到明显加强。麦克阿瑟任命沃克将军为驻朝美军总司令，统一指挥美军和韩国部队。

大田是朝鲜南方的战略要地，是韩国的临时首都。朝鲜人民军很重视这次战役，人民军总司令金日成亲临前线指挥。7月13日，人民军利用美军第25师刚到朝鲜还没有展开之际，发挥夜战、近战的优势，避开美国空军飞机的袭击，于夜间强渡锦江成功。同时，兵分三路迂回至大田城的南、西、北侧，7月19日完成了对大田的包围。20日拂晓，人民军开始对大田发起总攻，战斗进行得十分激烈。美军第24师先用大炮轰击后，然后再用坦克开路，企图夺路突围，但退路已被切断。在白刃格斗中，美军装备优势起不了作用，结果美军遭到惨败，损失大炮200多门，坦克20余辆，有3万多人伤亡或被俘，连师长威廉·迪安少将都成了俘虏。第24步兵师实际上已被全部消灭了。在战斗中，美第25师和第1骑兵师被阻击在外围，未能发挥增援作用。对第24师的覆灭，麦克阿瑟非常心痛，但他不承认失败，而用花言巧语把这场灾难说成是一场卓越的狙击战，打得巧妙而且勇敢。

正在朝鲜人民军同美韩军队激烈交战期间，美国政府得到情报，中国人民解放军正准备进攻台湾，以消灭逃到那里去的国民党残余部队。美国政府认为在这个时候，如果中国的国共两党交战，不符合美国的利益，因此于7月27日，命令麦克阿瑟将他的第7舰队部署在台湾海峡，以阻止那里可能发生的战争。杜鲁门总统也不再提“不干涉中国收复台

湾”的立场，公然提出台湾地位未定的谬论，并推行“台湾中立化”政策。

“台湾中立化”政策受到共和党人的大肆攻击，他们说杜鲁门和艾奇逊先是“丢掉了”中国，现在又来束缚蒋介石的手脚，他们认为只要有了美国的援助，国民党就能“光复大陆”，重新夺回中国，为什么不放手让蒋介石去干呢！杜鲁门在压力下作出一些让步，同意向蒋介石提供军事援助，向台湾派出军事调查团，允许国民党飞机对大陆进行侦察，但不许空袭。

在这种形势下，麦克阿瑟认为有必要到台湾去同蒋介石磋商一些问题，给蒋介石鼓鼓气。经参谋长联席会议同意（杜鲁门和艾奇逊都不知道），他于7月31日率一个由16人组成的盟军总司令部代表团前往台湾。他们分乘两架飞机出行，其中一架是“巴丹”。因为天气不好，飞机迟到了一个半小时，蒋介石亲自到台北机场候机厅里恭候。飞机降落后，麦克阿瑟同蒋介石握手时说：“您好，大元帅。感谢您到这来迎接我。”

麦克阿瑟同蒋介石进行了两天会谈，还由宋美龄出面举行了正式国宴招待他们。后来惠特尼写道：“大元帅在这样盛大的社交场合英语讲得十分蹩脚，但他的夫人作为女主人却光彩照人，这才弥补了一些遗憾。”

关于麦克阿瑟访问台湾一事，艾奇逊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他们“大为吃惊地从8月1日的新闻报道中看到麦克阿瑟将军到了台湾，吻了蒋夫人的手，并同她丈夫举行了会谈”，艾奇逊还写道：“大元帅从台湾得意洋洋地宣称，由于我们能再次同老战友密切合作，胜利就得到了保证。”杜鲁门写道：“这一切意味着——许多报刊也这样认为——麦克阿瑟摈弃了我的使台湾中立化的政策，而他却热衷于一项更冒风险的政策。”

对于麦克阿瑟发表的不负责的言论，杜鲁门感到十分气愤。当麦克阿瑟了解到对他的一些批评或攻击言论后，他认为有必要“纠正”那些“错误言论”，因此发表了一个声明。在声明中，他说了许多向政府挑战的话。这些话更气得杜鲁门暴跳如雷。在1945年6月，杜鲁门刚上台不久，他就在考虑，“对那个趾高气扬、权势很大的五星上将麦克阿瑟先生究竟该怎么处理。”杜鲁门还说过：“我们居然不得不派这个自命不凡的老顽固出任要职，真是太令人遗憾了。我真不明白，罗斯福当年为什么不把温赖特调出来，而让麦克阿瑟去为国捐躯。”

在当时，一气之下杜鲁门完全可以解除麦克阿瑟的职务，也许是顾忌到他有非常高的威信，杜鲁门表现出极大的克制。8月4日，他派出助手艾夫里尔·哈里曼前去东京，向麦克阿瑟解释美国的政策，并征询他对远东问题的看法。杜鲁门还让国防部给麦克阿瑟发去一份措词强硬的电报：“为了国家的利益，决不允许美军采取可能引发全面战争的任何行动。”

哈里曼在东京同麦克阿瑟会晤后，在一份备忘录里向杜鲁门报告说：“麦克阿瑟认为我们对待蒋的态度是粗暴而又轻率的，这样做并没有改善我们的国际地位……关于如何处理台湾问题和如何对待大元帅问题上，我们仍有意见分歧。他答应按总统指示精神行事，但不是心悦诚

服的……作为军人，他服从总统的命令。”对此，杜鲁门很不放心，8月13日，又让参谋长联席会议给麦克阿瑟发去一份指令：未经参谋长联席会议同意，不得在台湾派驻美军。

麦克阿瑟访台风波刚刚平息，半个月后，他又惹出事端。8月17日，麦克阿瑟接到“第51届全国参加对外作战老兵大会”的邀请，请他到芝加哥参加大会并发表讲话。他没有去参加会议，却给大会发去了一封供宣读的信。麦克阿瑟在信中谈到：“台湾若落在敌对国家的手中，那它就好比成了一艘位置理想，可以实施进攻战略的不沉的航空母舰和潜艇支援舰，依靠它，就可以挫败冲绳和菲律宾友军的防御或反攻作战行动……那些鼓吹太平洋绥靖政策和失败主义的人提出这样乏味的论点。如果我们去保卫台湾，我们就会失去亚洲大陆。没有比这毫无价值的说教更荒谬绝伦的了。说这些话的人不了解东方。东方人尊重和服从富有进取心的，坚定有力的领导人，而最蔑视那些胆小怕事和优柔寡断的领导人，这就是东方人的心态，可惜他们不能理解。”

这一信件原准备在8月28日发表，但在8月26日就透露给了新闻界。杜鲁门和艾奇逊得到消息后感到非常吃惊和恼怒。杜鲁门后来写道：“他从台湾的立场出发，要求实行一项军事侵略政策……我毫不怀疑，全世界读到这封信都会这样理解，而这封信的本意也一定是这样的。”杜鲁门还写到：“我曾认真考虑过解除麦克阿瑟将军远东战区司令官的职务，由布莱德雷将军接替。我将只让麦克阿瑟继续指挥对日本的占领，把朝鲜和台湾从他手中拿过来。但经过仔细斟酌后，我决定不走这一步。这样做势必要把他降级，而我无意伤害麦克阿瑟将军本人。”

经过研究，杜鲁门认为命令麦克阿瑟正式“收回”那一发言，是解决这个问题的最好办法。这样做虽然无法阻止它的传播，但至少可以明确表明华盛顿不同意信件的内容。

8月26日，华盛顿向麦克阿瑟发去了不同寻常的命令：“美国总统指示你撤回致‘全国参加对外作战老兵大会’的信件，因为信中关于台湾的一些提法与美国的政策和在联合国的立场是相对立的。”麦克阿瑟接到命令后“感到极为惊讶”，他向国防部长路易斯·约翰逊提出抗议，说：“以这种方式撤回发言是一严重错误，何况信中表达的观点纯粹是我个人的观点。”华盛顿没有让步，麦克阿瑟被迫正式收回了那封信。

5 仁川登陆 向北进犯

朝鲜人民军在歼灭美军第 24 师并占领大田后，乘胜向金泉、大丘方向追击，接连摧毁美韩军队的一道道防线，直向洛东江逼近。美军已成惊弓之鸟，司令官沃克将军在人民军强大的压力下，准备退守洛东江防线，并准备把他司令部由大丘迁往釜山。麦克阿瑟得知这一情况后，感到战区局势极其危险，遂与参谋长阿尔蒙德一起飞往朝鲜，在大丘与沃克将军一起商讨对策。麦克阿瑟强调必须停止撤退，以保证下一步战役计划的实施。沃克根据这一指令，于 7 月 29 日赶到第 25 师师部所在地尚州，在向部队训示时，他说道：“我们现在是为争取时间而斗争。不容许以战场准备或其他任何理由再向后退。我们的后方再也没有可退守的防线了……”尽管沃克下达了死守的命令，但他的部队还是敌不住人民军的进攻而纷纷败退，沃克无奈只得于 8 月 1 日下令退守洛东江防线。

洛东江防线是利用洛东江主流河道和倭馆至盈德之间的高地群紧急构筑的工事，在大丘、釜山外围构成了一个长方形的外围防线。在这个面积为 1 万平方公里的防御圈内，随着增援部队的到达，美韩军队总兵力已近 17.6 万人，人民军的兵力仅有 9.8 万人。人民军在 8 月 8 日向洛东江防线发起进攻，曾一度强渡洛东江；侧翼部队沿东海岸推进到浦项。由于美军掌握着绝对的制空权，防守兵力和武器装备又都占有很大的优势，双方战场争夺激烈。

人民军的战略目标是，乘美军在釜山一线站稳脚跟之前抢先赶到那里，解放全朝鲜实现祖国统一。虽然与敌人相比兵力相差悬殊，漫长的补给线又受到美军飞机的狂轰滥炸，造成军需品供应极端困难，人民军还是于 8 月 31 日发起了釜山战役，并再次强渡洛东江，向美韩军的防线发起冲击。美韩军队占据有利的地形和坚固的工事进行顽抗，双方多次进行激烈的阵地争夺战。一些阵地几易其手，胜负难分，双方在战场呈现出胶着状态。

当时美韩军队陷入困境，沃克将军要想发动决定性的进攻以打破包围的可能性是很小的。如何摆脱困境呢？麦克阿瑟提出了一个大胆的作战方案：在敌人大后方实施一次水陆两栖和空降协同的登陆行动，这样就能从背后切断人民军补给线，把人民军围困在两栖登陆部队与守卫釜山阵地的第 8 集团军之间。当一支强大的美军突然出现在后方时，朝鲜人民军不得不回过来进行反包围战，这样既可以解釜山之危，又可以使人民军陷入腹背受敌的危险境地。这一作战计划，不禁使人们想起麦克阿瑟指挥美军在莱特岛实施的奥莫克登陆行动。

毫无疑问，这是一个很出色的计划，但存在着一个很大的问题，那就是兵力严重不足。朝鲜战争正赶上美国处于削减军备的时期。陆军、海军和陆战队都只有很少的作战部队。麦克阿瑟没有被困难吓倒，他设法说服参谋长联席会议给他派来了驻加利福尼亚的第 1 陆战师。此外，麦克阿瑟还命令重建驻日本的第 7 步兵师，该师已抽调人员去接替釜山的环形防御。这个师补充了从朝鲜运到日本的 8000 名韩国部队后，便达到了满员。通过这种方式，麦克阿瑟拼凑起一支足以进行两栖登陆的军队。由于参谋长们不同意派出驻在美国的伞兵，这样空降作战计划就取消了。

7月23日，麦克阿瑟首次向华盛顿报告了登陆作战的设想：“计划于9月中旬，在敌军战线后方进行两栖登陆战，拟派两个师的兵力去执行这项任务，目的是同第8集团军在南方发动的反攻相配合，以包围和歼灭敌军。”在报告中未谈到登陆地点和作战计划的细节，他担心，如让参谋长联席会议知道得太多，那作战计划就有被否决的危险。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奥马尔·布莱德雷不久前还公开宣称，两栖登陆作战已经过时，再也不会出现这类行动取得成功的例子了。

当8月6日，杜鲁门派助手哈里曼和陆军副参谋长李奇微将军，去东京与麦克阿瑟会晤时，麦克阿瑟利用这个机会谈到了他的登陆作战计划。后来李奇微写道：麦克阿瑟充分发挥了“那很强的说服力、自信心、雄辩的口才，以及说明一个大胆的作战计划时表现出来的高超技巧。”麦克阿瑟说：“请告诉总统，只要他答应给我增援，我就趁9月15日涨潮时在仁川登陆……”

直到这时，华盛顿方面才知道麦克阿瑟想在仁川登陆。参谋长联席会议认为登陆地点选择等许多方面还有问题，对麦克阿瑟不上报作战细节“日益担心起来”，他们还怀疑“麦克阿瑟是否能做好准备，会不会咬下的太多而消化不了”。因此，两位参谋长——海军的福莱斯特·谢尔曼海军上将和陆军的劳顿·柯林斯上将，于8月19日专程飞往东京了解情况，并同麦克阿瑟研究登陆作战计划有关问题。

8月23日下午，麦克阿瑟、柯林斯和谢尔曼在总司令部开会，参加会议的还有第1陆战师师长奥利佛·史密斯少将，麦克阿瑟的海军司令特纳·乔伊，他的空军司令乔治·斯特拉特迈耶，以及其他重要官员。惠特尼后来说，在这次会议上“进行了美国军事史上最重要的战略辩论”。海军将领们，还有柯林斯将军和史密斯将军——实际上，除了麦克阿瑟以外的所有人——都强烈反对在仁川登陆。假如两位参谋长回到华盛顿，建议取消仁川登陆的话，无疑他们的建议是会被接受的。因为这一原因，这个会议至关重要，这不禁使人回想起1944年麦克阿瑟与罗斯福在夏威夷的那次会晤。

麦克阿瑟把仁川作为登陆点，还是费了许多心思的。他曾把仁川同元川、群山比较过，最后认为仁川防御薄弱，那里距汉城只有40公里，在那里登陆后很快就可以攻占汉城，控制南北方陆上交通枢纽，切断人民军漫长的补给线，从而使其处于绝境。

海军方面首先发言，他们以事实为根据，利用一个半小时的时间充分论证在仁川登陆存在的严重问题。他们指出，仁川是朝鲜自然条件最差的港口，潮差有10米多，那里航道狭窄，只在涨潮的3小时内船才能进港。落潮时淤泥质海滩宽达3公里，船只搁浅在那里会成为敌方炮火的靶子。在登陆部队上岸后，还要爬过高4米多的海堤，在得不到支援的情况下，部队很容易在滩头阵地被消灭。海军上将谢尔曼说：“如果把一切地理上和海军方面的不利条件都列出来的话，那么可以说仁川是样样具备的。”

陆军参谋长柯林斯认为，因距釜山战场太远，在仁川登陆不能对那里的敌军构成直接威胁，而且要想登陆作战成功，势必要从已经十分吃紧的第8集团军防线上抽调兵力，其结果是使那里的防线崩溃。另外，即使能攻占汉城，但能否与240公里外的第8集团军取得联系，并形成

合围的态势，也是值得怀疑的。最后，他建议放弃仁川，改在仁川以南160公里的群山港登陆，因为“群山距现在的战线很近，在地形和潮汐等方面也没有那么多困难问题。”谢尔曼表示同意柯林斯的意见。看样子，仁川登陆计划要落空了。

该麦克阿瑟发言了。这时会议的气氛很紧张，阿尔蒙德在座位上不安地变换着坐姿，他不知道麦克阿瑟将如何回答别人提出的有根有据的问题。麦克阿瑟首先谈到，朝鲜人民军主力正在釜山一线围困第8集团军，他们在仁川必然疏于防范。有关不能在仁川登陆的论点都是正确的，但这“恰恰有助于达到出奇制胜的效果”，“出奇制胜”是取得战争胜利的重要因素。海军提出的自然条件方面的困难是可以克服的。如在群山登陆，则达不到包围敌军，切断敌人补给线的目的。麦克阿瑟整整用了一个多小时，雄辩地为仁川登陆作战作了说明。他最后说：“如果我的判断不准确，遇到了我们无法攻克的防御力量，那么我将亲自赶到那里去，在我们的部队遭受惨重失败之前就把他们撤下来。那时唯一的损失只是我作为一个职业军人的荣誉。仁川之战不会失败，它必将取得胜利！”

麦克阿瑟讲完了。谢尔曼站起来讲了一句含义不明确的感慨话：“谢谢您！这真是伟大事业中的一个最强音。”会后，谢尔曼又同麦克阿瑟私下会谈，似乎还是想让他改变主意，但麦克阿瑟坚持己见。谢尔曼后来对乔埃说：“但愿我也能像他那样信心百倍。”

布莱德雷在听取了柯林斯和谢尔曼的汇报后，总觉得这个孤注一掷的作战计划太冒险，但考虑到麦克阿瑟的计划周密，他又那么有信心，参谋长联席会议还是于8月27日批准了仁川登陆计划，同时又指示只能在“在判明仁川附近的敌军确实没有充分防御准备的情况下”实施。第二天，麦克阿瑟向部队口头下达了实施仁川登陆的作战命令。

这时，由于朝鲜人民军于8月31日发动了釜山战役，多次突破美韩军防线，迫使沃克将军于9月5日将司令部撤到釜山附近。战局的变化使参谋长联席会议又犹豫起来。登陆时间已定在9月15日，9月5日布莱德雷致电麦克阿瑟：“根据战况，我认为有必要对作战计划加以修改。”这封电报激怒了麦克阿瑟，第二天他回电称：“没有必要改变计划”，当天向登陆部队下达了书面作战命令。9月7日，布莱德雷再次致电麦克阿瑟：“我们要求你重新考虑按原计划登陆是否切实可行，是否有获胜的希望。”当一切都准备就绪的时候，还提这样的问题，说不定华盛顿哪位大人物慌了手脚，若不然就是他们为自己留后路，一旦登陆失败好推卸责任。麦克阿瑟大发雷霆，回电用强硬的措词为他的作战计划辩解。他指出，如不在仁川登陆，唯一的选择是，在釜山进行持久而代价高昂的防御战，然后是一场浴血的正面进攻，这将夺去成千美国士兵的生命。这一电报达到了目的。9月8日，参谋长联席会议最后批准了仁川登陆作战计划。

在仁川实施两栖登陆的部队是美第10军总兵力为7.5万人，由麦克阿瑟的参谋长爱德华·阿尔蒙德少将任军长，下辖美军第一陆战师，第7步兵师和南朝鲜军队的两个团。美国远东海军、空军和英国部队也参加了登陆战，动用军舰260艘和500多架飞机。当时，防守仁川的朝鲜人民军兵力不到2000人，防守汉城的兵力约为5000人，不过这是麦克阿

瑟后来才知道的。

美军登陆部队按计划从日本的佐世保、神户两地登船出发。发起进攻的前夜，海面显得非常平静，麦克阿瑟却感到紧张和不安，他唤醒了惠特尼，邀请他到自己的船舱里坐一会儿。后来惠特尼写道：那天晚上，麦克阿瑟在船舱里来回踱着步，“显得孤零零的”，一个人滔滔不绝地讲着。在一片反对声中，他独排众议坚持仁川登陆计划，难道他自己判断错了吗？他最担心保密出问题，假如朝鲜人民军预先知道他们在仁川登陆，有了充分准备的话，那登陆行动就可能一败涂地，就会成为“一场军事大灾难”。惠特尼写道：“是的，危险确实是存在的。这是一场巨大的赌博。”到了凌晨两点半钟，麦克阿瑟终于筋疲力尽，这才倒在铺上睡了。

9月15日早上5点钟，美军向仁川发起了攻击。军舰和飞机猛烈轰击扼守入港航道的月尾岛要塞。两架人民军的雅克战斗机一露面，立即被击落了。6点30分开始在月尾岛登陆，未遇到激烈抵抗（人民军守军只有400人），很快占领了这个面积只有0.6平方公里的小岛。在当天下午涨潮时，美军在炮火的掩护下，用特制的梯子爬过4米高的防护堤，从仁川南、北两翼突击登陆，战斗队未伤亡一人就占领滩头阵地。第二天，美军突破了人民军的防线占领仁川市。麦克阿瑟随第二梯队在仁川登陆后，乘吉普车到前线视察，一切都使他感到非常满意。

在以后的几天里，登陆部队兵分两路，一支部队南下向水源方向推进，以切断人民军的退路，另一支部队直奔金浦机场和汉城。很快美军顺利地攻下金浦机场，并立即利用该机场组织空运，每8分钟就有一架飞机着陆。到9月21日，有5万名美军登陆，有2.5万吨补给品和5000辆军车运到前线。

一支美军部队在金浦东北渡过汉江后，向汉城西侧逼近，另一支美军部队到达永登浦，从南面威胁汉城。釜山的美韩军队已突破人民军的防线，人民军开始后撤，沃克将军的部队在后面追击。9月22日，美军开始进攻汉城，遭到人民军的激烈反击。25日，美军一支部队从西侧攻入汉城市区。26日，南北对进的美军在乌山附近会合，人民军主力撤到三八线以北。28日，美军攻占了汉城，并于29日进抵三八线。

9月29日，麦克阿瑟和李承晚飞到汉城，在一个简短的庆祝仪式上，麦克阿瑟像救世主一样说道：“我高兴地代表联合国把贵国政府所在地送还给你，总统先生……”

关于“联合国军”是否要打过三八线的问题，华盛顿的决策者们在8月中旬就争论过。赞成打过三八线的人认为，“联合国军”已完成使命，如越过三八线，根据联合国安理会6月27日决议，“联合国军”总司令有权实施北进作战，如不打到北边去，人民军还有可能再次向韩国发动进攻……，反对的人则说，打过三八线后，中苏两国就有可能干预，那样战争必然要扩大。

9月1日，杜鲁门发表广播讲话，声称韩国人有权统一祖国，美国和其他国家将帮助韩国行使这个权利；“联合国军”的军事行动将局限在朝鲜半岛，希望中苏两国不要介入。9月11日，杜鲁门批准了国家安全委员会提出的突破三八线的方针：如果中苏两国没有参战的可能，就可以把地面作战扩大到三八线以北。

参谋长联席会议于9月15日，向麦克阿瑟传达了上述决定，并令其制订占领北朝鲜的计划。麦克阿瑟提出的作战计划要点是：第8集团军沿西海岸北上进击平壤；第10军在东海岸元山登陆，然后西进与第8集团军东西夹击，攻占平壤；安州、兴远一线以北作战仅限于韩国军队。9月27日，参谋长联席会议又向麦克阿瑟发出新的指令：如中苏两国未派大部队入朝作战，即可“摧毁北朝鲜的武装力量，如可能，在朝鲜建立统一的民主国家。为达到此目的，授权你在三八线以北进行军事行动”。

9月30日，麦克阿瑟由汉城回到东京后，收到国防部长马歇尔发来的一封电报：“我个人认为，你可以根据战略或战术上的需要，不受限制地向三八线以北推进。”随后，华盛顿又发去一封电报，说麦克阿瑟的北进计划“已得到杜鲁门总统批准”。10月1日，麦克阿瑟向朝鲜人民军发出劝降书，同时向第8集团军下达了越过三八线的命令。在这期间，韩国军队沿东海岸越过三八线向元山方向进发。美军的行动意味着战争的升级，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

早在6月28日杜鲁门宣布干涉朝鲜内战的第二天，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毛泽东就谴责了美国干涉别国内政的可耻行径。7月6日，周恩来总理致电联合国秘书长赖伊，声明反对安理会通过的干涉朝鲜内政、支持美国侵略的非法决议。8月20日，周总理再次致电赖伊和安理会主席马立克，要求在朝鲜停火，撤出外国军队。同时，从8月27月起，中国军队开始向东北边境地区集结，以应付突发事件。8月31日，情报部门向麦克阿瑟和华盛顿报告说：“……我们的情报网报告，从华中到东北的部队调动已进行了一段时间，估计是进入朝鲜战场前的部队调动。”情报部门说，这些部队共约24.6万人（实际是25.5万人）。

9月28日“联合国军”攻占汉城，并向三八线推进，朝鲜战局发生了急剧的变化。9月30日，周恩来总理在庆祝我国国庆大会上发表演说，对美国提出严正警告：“中国人民决不能容忍外国的侵略，也不能听任帝国主义对自己的邻居肆意侵略而置之不理。”10月2日，根据朝鲜政府的要求，中国政府作出重要决定：以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名义派兵支援朝鲜，抗击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发动的侵略战争。10月3日，周总理通过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警告美国政府：“美军正企图越过三八线，扩大战争。如果他们果真这样做的话，我们决不能坐视不顾，我们一定要管……”

杜鲁门政府过低估计了中国人民的决心和力量，他们把中国的严正警告说成是“虚张声势”、“政治讹诈”。拒绝接受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建议，坚持要用武力占领全朝鲜。10月7日，联合国通过“八国议案”，授权“联合国军”跨过三八线，占领北朝鲜。10月9日，参谋长联席会议又给麦克阿瑟下了一道命令：只要有获胜的可能，就可以继续采取军事行动，但不得对中国境内的目标采取行动。同日，麦克阿瑟向朝鲜人民军发出劝降的最后通牒，遭到严辞拒绝。麦克阿瑟随即命令第8集团军大举向北方进犯。韩国第1军于10月11日攻占了元山，沃克的部队于10月15日攻克了金川，打开了通往平壤的道路。

这时，杜鲁门认为朝鲜战争的胜利已成定局，但对中苏两国是否会派兵干预，他心里没有底，想听听麦克阿瑟的意见。杜鲁门后来写道：“我想会见麦克阿瑟将军的主要原因，是我们从未有过任何私人的接

触，我认为他应该了解他的总司令，而我也应该了解在远东战场上的高级指挥官……麦克阿瑟已离开祖国多年，同国家和人民的联系没有那么密切了。他在东方已度过了14年的岁月，他的全部精力都倾注于东方了。我曾通过哈里曼和其他人做出努力，想使他能像我们在华盛顿那样了解全世界的形势，但是我感到我们没有取得多少成功。我认为，如果他能直接从我这里了解到世界新的形势，他也许会使自己与之相适应。中共在北京发出威胁，要在朝鲜进行干涉的消息，是我渴望同麦克阿瑟将军会商的另一原因。我想从他掌握的第一手情报和他对战争前景的判断中得到一些启发。”

马歇尔告知麦克阿瑟，总统打算于10月15日在夏威夷或威克岛与他会见。麦克阿瑟在每一件事上都要争个上风，对总统也不例外，麦克阿瑟以不能长时间离开朝鲜战场为由，把会面地点选在距他最近的威克岛，这就迫使美国总统杜鲁门要多飞几千公里。杜鲁门总统将与麦克阿瑟会谈，这是新闻界极关注的事，有几十名记者被批准去威克岛现场采访。杜鲁门总统的随行人员有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奥尔马·布莱德雷、陆军部长弗兰克·佩斯、助理国务卿杰塞普和迪安·腊斯克、巡回大使艾夫里尔·哈里曼等12人，他们分乘4架飞机。杜鲁门总统曾邀请国务卿迪安·艾奇逊同行，但艾奇逊拒绝了，他说：“麦克阿瑟将军像任何一个外国君王那样难以对付，我认为承认他外国君王似的地位，似乎是很不明智的。”所以我还是不去为好。

10月14日晚，麦克阿瑟在他的主要助手惠特尼等人的陪同下飞抵威克岛。由于东京与那里时差为3个小时，麦克阿瑟不想睡觉，他像在飞机上一样，又在屋内来回踱着步，思考着与杜鲁门会晤中可能涉及的每一个问题……。凌晨2时他才上床，3点30分就起来了。他刮了脸，却没有按惯例穿军礼服，而是像平常一样穿上卡其布军裤，开领衬衫，戴上软帽，只在领子上戴着五星上将的领章。

杜鲁门的“独立号”专机，从华盛顿起飞，在空中飞行了近20个小时，比预定时间晚了半个小时，于10月15日早上6点30分，在威克岛机场降落。载着杜鲁门的助手和新闻记者的3架飞机已先期到达。机场上挤满了记者和摄影师，准备记录下这具有历史意义的时刻。那场面很像是两个国家的元首在会面。杜鲁门走下飞机与前来迎接的麦克阿瑟亲切握手并说道：“我很早就期望见到您，将军。”他们握着手，麦克阿瑟说：“我希望不久以后能再见到您。”

总统和麦克阿瑟首先单独会谈了一小时，没有其他人在场。他们的谈话内容从未完全透露出来。杜鲁门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我们讨论了日本和朝鲜形势。将军向我保证已在朝鲜赢得了胜利。他还对我说，中共不会进攻，日本准备签订和平条约。我概略地向他谈了加强欧洲的计划，他表示理解，并肯定1951年1月可以从朝鲜调1个师去欧洲。他重申已经赢得了朝鲜战争，中共参战的可能性很小。”随后，其他人员也参加进来，开始举行正式会谈。主要讨论对日和约、朝鲜战争结束后美国在亚洲的防务、重建朝鲜等问题。对总统最关心的苏联和中国是否可能介入的问题，麦克阿瑟回答说：“可能性很小。假如他们在战争开始后的第一个月或第二个月进行干涉，可能还具有决定意义。现在我们不再害怕他们的干涉了，也不必再必恭必敬地对待他们了。中国在满洲

（即东北地区）的部队有 30 万人，其中部署在鸭绿江边的大概不超过 10 万到 12.5 万。能够渡江作战的只有 5 万—6 万人。他们没有空军。由于现在我们在朝鲜已经有了空军基地，如果中国人试图前进到平壤，那他们将会遭到灭顶之灾。”

在会上布莱德雷将军提问：“到 1951 年 1 月份，第 2 师或第 3 师是否能抽出调往欧洲？”麦克阿瑟爽快地说了两段以后经常被人引用的话：“我认为，战争在感恩节前就可以结束，在朝鲜北方和南方的正规军抵抗都将终止。”以及“我希望在圣诞节前能将第 8 集团军调回日本。调哪个师到欧洲，那就看你们的了。”

这时会议上所有的人都活跃起来，兴高采烈地谈论，朝鲜战争就要胜利地结束了，可以抽调兵力加强欧洲的防务，杜鲁门总统更是感到高兴。

为了这次会晤，杜鲁门总统还特意准备了一份小礼品——4.5 公斤布隆糖果，请将军转送给夫人。为了挑选礼品总统还专门找助手商量，才去买这种在日本买不到，而他们全家又都爱吃的布隆糖果。临别时，总统把一枚服务优异勋章授予麦克阿瑟，这是麦克阿瑟没有预料到的。

这次会晤，双方都感到满意，而且双方的人品、性格都给对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杜鲁门在回忆录中写道：

“将军对能有机会同我交谈似乎感到很满意，我发现他是个精力充沛，非常有趣的人。我们的交谈是很友好的，比我预料的要友好得多。”但是他对麦克阿瑟的装束却很不满意，他说：“当时他戴着那副臭墨镜，衬衣也不系扣子，帽子上挂满了牌。我真不懂，都那么一大把年纪的人了，何况还是位五星上将，为什么要在大庭广众面前打扮得像个 19 岁的少尉呢？”

6 中朝人民的胜利

“联合国军”和韩国军队越过三八线，进展顺利。1950年10月10日，在东线作战的韩国第1军攻占了元山，17日攻占了咸兴。美军第10军奥立弗·史密斯指挥的陆战师于10月26日在元山登陆，美军第7步兵师在元山以北240公里的利原登陆。在西线，沃克的第8集团军于10月19日攻占了平壤。

10月20日，为切断北朝鲜政府官员和军队主力的退路，麦克阿瑟命令最近刚从美国赶到的第11空降师第187空降团，在平壤以北48公里的石川和顺川实施空降。像7年前在纳德扎布一样，麦克阿瑟在伞兵空降时坐着他的专机在上空飞行。后来麦克阿瑟在平壤机场降落，他向记者们发表谈话说：“我们出其不意地实施了空降作战。估计北朝鲜军队约3万人已被我们包围，这大约占他们总兵力的一半，敌人面临着或投降，或全部被歼灭的命运，别无选择。这次行动，表现出水平高超的军事艺术，敌人已陷入绝境。”事实上，因为伞兵空降时间太晚了，人民军早已撤到了安全地区。

这时，麦克阿瑟认为胜券在握了，为尽快完成“收尾”任务，他于10月24日发布命令，指示沃克和阿尔蒙德“用他们所属的全部部队以尽可能快的速度向北推进”。这一命令显然违反了参谋长联席会议9月27日的禁止在北部边境省份使用非韩国军队和在东西两线之间要建立一道防线的指示。当得到消息后，华盛顿方面感到震惊，参谋长联席会议除重申了既定方针外，还委婉地表示了反对意见：“参谋长联席会议知道你发布这些命令无疑有你的理由，由于你的行动为这里所关注，他们希望能了解这些理由。”

麦克阿瑟用他那典型的冗长的信件作了回答，其大意是：他取消在边境地区使用美军的限制，是“出于军事上的需要”。他争辩说，韩国人既无经验也无领导才能来完成歼灭北朝鲜军队的任务。他还说9月27日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命令不是“最终的”，此外，马歇尔9月30日的信已向他授了权。麦克阿瑟说，更为重要的是，“整个问题在威克岛会议上已进行了讨论”。（实际上，会上并未涉及此事。）

到了这个时候，对麦克阿瑟违抗命令的言行，美国军界首脑本该站出来说话了，却没有人说什么。正如柯林斯说的：“麦克阿瑟在仁川登陆战果辉煌，他的威望随之大增，以致军事首脑们对他后来制订的计划和决策，本该提出意见的，而不敢再提了。”马修·李奇微后来写道：“在五角大楼如同在战场上一样，人们近乎迷信般地敬畏这个不同凡响的军界人物。……有些人认为，要想劝阻他，不但是毫无用处的，反而会使他更加一意孤行，以回敬对他的批评。”当时，眼看就要打到鸭绿江边了，仍未见中苏两国介入，华盛顿也认为迅速造成占领整个朝鲜的既成事实，也许就能消除中苏介入的危险。收到麦克阿瑟的答复后，华盛顿方面并未要求他撤销命令，实际上等于默许了。于是，总追击的命令马上得到贯彻，多路部队纷纷渡过清川江，向鸭绿江挺进。

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4个军和3个炮兵师秘密渡过鸭绿江，向预定战区开进。根据敌军兵力分散，东西两路大军之间缺口宽达80多公里的弱点，志愿军决定采取诱敌深入，围歼冒进之敌的方针。10月25

日，志愿军与韩国第2军遭遇，经过几天的战斗，志愿军重创第2军，韩国军队全线溃退，这样就进一步暴露了沃克的右翼。这时，麦克阿瑟仍不相信中国的大部队已入朝，命令部队继续向北推进。志愿军利用敌人侧翼暴露的有利时机，采用迂回与正面突击相结合的战法，于11月1~3日，在云山地区重创美军第1骑兵师的一个团，并迫使沃克的第8集团军退到清川江以南。沃克向麦克阿瑟报告说，他遭到“组织有方、训练有素的生力军的伏击，其中有些是中共正规部队”。这一战役，美军伤亡1.5万人，我军伤亡1万余人。

麦克阿瑟一心一意想尽快消灭人民军，攻占全朝鲜，让士兵回家过圣诞节，同时他仍然主观地认为中国军队不可能大规模介入。在11月4日他给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复电中，仍坚持说中苏全面干涉的事情不会发生。然而，仅仅过了两天，当他得知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的兵力远比他估计数大得多的时候，他才感到问题的严重性。他在一份公开发表的公报中说道：“目前的战争形势是，最初与我们交战的北朝鲜军队有的已被歼灭，有的已丧失了战斗力……现在与我们作战的是一支生力军，它有强大的后备力量和充足的后勤补给。敌人的后方近在咫尺，资源补给垂手可得，但却处在我们目前军事行动的限定范围之外。这些后备部队是否会增援正在作战的部队，它会向前推进到哪里，这些具有重大意义的问题，有待我们根据事态的发展作进一步观察。”

这时，麦克阿瑟在战术上犯了错误，这是他漫长军事生涯中犯的最严重的错误。他一方面低估了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力量，另一方面又过高地估计了他的空军的阻击能力。他命令他的空军司令斯特拉特迈耶，动员全部空军力量投入对敌作战。麦克阿瑟命令：“如果必要，作战机组人员只要一息尚存就要不断地飞行……摧毁敌人的交通运输线和一切设施、工厂、城市和村庄。”

自从“联合国军”进入北朝鲜后，斯特拉特迈耶的飞机一直谨慎地在限定的范围内进行作战，以免激怒中国人或俄国人。他们不得越过两国的边界，如果遇上敌机，可以在北朝鲜上空对其开火，但不许越过边界“穷追”。他们不能轰炸鸭绿江沿岸的水电站或水坝。

在麦克阿瑟向斯特拉特迈耶下达的其他命令中，有一项是轰炸新义州和丹东之间的鸭绿江大桥，这座公路、铁路两用大桥，是连接中、朝两国的交通要道。麦克阿瑟于11月6日，向华盛顿方面报告了这一计划。

这一消息再一次激怒了华盛顿官府，这是麦克阿瑟又一次抗上行为：违反了不得轰炸距边境8公里以内地区的规定。杜鲁门当即让参谋长联席会议复电：如部队未受到“严重威胁”，轰炸暂缓进行，并询问为何突然下此命令。当麦克阿瑟收到复电时，离轰炸机起飞时间只有1小时20分了，他气得暴跳，认为这是“在保护敌人”，是“强加给战场司令官毫无道理，糟糕透顶的命令”。他马上打电报给参谋长联席会议，不再谈中国不会干涉的话，而是心情激动地提出抗议：

“敌方大量的人员和物资正通过鸭绿江上的桥梁从满洲（中国东北）源源不断地运来，这一行动不仅对我指挥的部队是个威胁，而且还使其面临被全歼的危险……摧毁这些桥梁和北部地区的军事设施，是制止敌增援的惟一方法……我执行你们的命令，暂停这一攻击，但我提出严重抗议，你们这样限制我的行动，将在物资和精神上造成灾难性的后

果，对于这一点，我想无论我怎样强调都不过分。我认为贯彻你们的指示将导致一场大的灾难，我希望能提请总统注意事态的发展，而我对这一点是不能承担责任的。”

面对这一封带有威胁性的电报，参谋长联席会议再次屈服了。11月7日，麦克阿瑟得到指示：“如你认为采取这一行动，对保护部队安全确属必要，你有权按计划轰炸边境地区的目标，包括新义州和鸭绿江大桥朝鲜一侧，但仍不得轰炸鸭绿江上的水坝及发电站。”空军的一位爱开玩笑的人嘲弄地说：“你说说看，半座桥该怎么炸法？”

斯特拉特迈耶的飞机于11月8日开始轰炸，海军的飞机后来也加入了。这时，志愿军已在大桥附近布置了防空部队，迫使美军飞机在6000多米的高空飞行。刚刚组建的志愿军空军，还出动苏制米格—15喷气式战斗机在这一地区上空巡逻，对轰炸机进行攻击后就退到边界那一边的安全区去了。结果是，美机轰炸桥梁不仅迟迟不能奏效，而且还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到了斯特拉特迈耶将桥全部摧毁时，鸭绿江已经封冻了，美国人空忙了一场。

斯特拉特迈耶发动的空中攻势，看起来很壮观，北朝鲜上空成群的美军飞机横冲直闯，炸弹的爆炸声不绝于耳，燃烧弹的火光冲天，城镇乡村变成一片废墟。两周的空中攻势结束后，美军在北朝鲜境内未发现志愿军的踪迹，11月6日发动的试探性进攻也没遇到激烈的抵抗，麦克阿瑟以为志愿军被猛烈的空中打击吓跑了，11月9日，他又乐观地向华盛顿报告说，空军完全有能力阻止中国军队渡过鸭绿江，他的部队不会再受到威胁了。同时，他进一步建议于11月15日再次发动攻势，向北推进以彻底消灭敌人，并声称：“这次行动如果顺利的话，将一举结束战争，恢复朝鲜的和平与统一，使‘联合国军’能迅速撤出。”根据这一报告，杜鲁门立即召开了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决定，继续采取军事行动占领全朝鲜，除不得轰炸中国东北之外，麦克阿瑟有行使一切军事手段的自由。会议还决定，通过外交途径试探，以保证中国的利益为诱饵，阻止中国进一步介入（中国政府对此不予理睬）。

可笑的是，在麦克阿瑟对形势作出乐观估计的时候，志愿军的大部队早已带着充足的补给品进入了北朝鲜，美军空中攻势也没有发挥多大作用。“这些经验丰富的士兵轻装前进，利用夜间行军，白天则小心地隐蔽起来。斯特拉特迈耶对北朝鲜的狂轰滥炸，杀死了无数老百姓，但对中国军队没有造成值得一提的损失。他们大多数都躲在冰天雪地的山区，等待北京发出痛击‘联合国军’的命令。”

因为受到重要盟国英国的压力，华盛顿方面对实施进攻计划仍有许多顾虑。那时，英国已正式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通过香港同中国进行着有利可图的贸易。假如联合国部队（包括英国部队）同中国在北朝鲜发生公开冲突，中国人也许会用夺回香港来进行报复。英国人建议，起码要在边境附近建立一个“缓冲区”。另外，中国军队似乎在全线撤退，其战略意图是很令人怀疑的。这时，参谋长联席会议谨慎地告诉麦克阿瑟，消灭北朝鲜军队的任务可能要重新审查，进攻可能要放弃。

麦克阿瑟在答复中又毫不掩饰地放了一炮：“消灭北朝鲜的武装力量，使朝鲜成为一个统一的自由国家，这是联合国的既定政策，我认为任何偏离这个政策的言行，都是极端错误的。”他坚持发动进攻，“任

何不实施进攻的计划都将彻底瓦解部队的士气，它在心理上的消极影响将是不可估量的。这样势必使我们在北朝鲜困难的防线上，长期地保留我们的武装部队，在南朝鲜人民心中将产生反感，以致他们的部队要么垮台，要么可能掉转枪口打我们”。他还用下面的话恶狠狠地痛斥了关于“缓冲区”的提议：“在中国共产党的侵略面前，如放弃北朝鲜的任何部分，都将是自由世界在近代最大的失败。如果我们真的采取这种卑贱的立场，那将破坏我们在亚洲的领导形象并削弱我们的影响，使我们失去在政治上和军事上的地位”。他最后说，如果“我们的决心不背弃我们”，彻底的胜利是可以取得的。

再一次地，华盛顿没有人敢于同麦克阿瑟较量。尽管有种种忧虑，进攻计划还是被批准了。艾奇逊后来回忆说：“这样，我认为，政府失去了阻止在朝鲜向灾难进军的最后一个机会。总统的顾问，不管是文职的还是军事的，都知道这件事是大错特错了，但是错在什么地方，怎样去认识错误以及采取什么措施去纠正错误，他们也搞不清楚……我遗憾地感到，我们没有一个人，其中特别是我自己，真正地为他（杜鲁门）效了劳。”

发起进攻的时间定在 11 月 24 日，感恩节后的第二天。麦克阿瑟在东京的美国大使馆，同全家人共进感恩节晚餐。在朝鲜的部队，在战场上吃了一顿丰盛的感恩节晚餐，第二天，麦克阿瑟飞到新义州附近的第 8 集团军司令部。沃克仍然严重缺乏补给，但是进攻已不能再推迟了。麦克阿瑟随后前往第 1 军司令部，他兴奋地对米尔伯恩军长说：“如果这一次行动成功的话，我们就有希望在圣诞节把孩子们送回家了。”

部队发起进攻后，麦克阿瑟及其一行登上专机，由几架战斗机护航，飞回东京。当他们升空后，使大家惊愕的是，麦克阿瑟竟命令飞行员飞往鸭绿江口。惠特尼和其他人表示抗议。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行动。但命令没有更改。麦克阿瑟打算“亲自侦察”一下地形，并寻找敌人行动的迹象。到达鸭绿江后，麦克阿瑟命令飞行员转向东，以 1500 米的高度一直飞到俄国边境。幸运的是，没有米格飞机向这一编队发起攻击。

回到东京后，他发表了一份公报，宣布“联合国军”已开始发动总攻，目的是“夺取这场战争的最后胜利”。在一份给安理会的“特别报告”中，他说：“空军已完全控制了纵深地区，左翼部队向前推进只遇到软弱无望的抵抗，右翼部队在海空军和地面部队支援下，可充分发挥其优势。当两翼完全汇合的时候，那就是战争的结束时候。”当一位记者问他“中国在朝鲜战场上兵力到底有多少时，麦克阿瑟脱口而出：“大约 3 万正规军，3 万志愿军。”他还说，一切都将非常顺利，损失也会非常小。

在同一天，华盛顿给麦克阿瑟发去一封电报，指示他在鸭绿江下游以南数公里外即应停止进攻，立即占领附近的制高点，在东北方面的部队不得越过清津江，以免过分刺激中国。麦克阿瑟对此挖苦说：“我认为，中国人的计划决不会因为我的胆怯而改变。”

在发起进攻时，“联合国军”一线地面部队的兵力为 22 万人，作战飞机有 1200 架。他们自以为胜利在望，充满自信地快速向北推进。沃克的第 8 集团军，在几乎未遇到抵抗的情况下，在 36 个小时内向前推进了 20 多公里。

美国作家小克莱·布莱尔这样写道：“……11月25日天黑不久，大难临头了。约20万中国人通过沃克的第8集团军与阿尔蒙德的第10军之间的空隙，向第8集团军的右翼韩国第2军发起了攻击。韩国部队溃败了，仓皇逃跑，使中部的美国第9军暴露出来。第9军先是收缩，然后坚守，最后与在左边的第1军一起后退。两天后，11月27日，在东部战场，另一支中国军队攻击了第10军奥利弗·史密斯的第1陆战师，中国军队穿插到背后，将海军陆战队围困在楚新水库地区。

“局势很快就明朗了，‘联合国军’遭遇的是第一流的军队。令人吃惊的是，中国人纪律严明，指挥有方。沃克的第8集团军被这突然袭击打得晕头转向，很快开始全线后撤。”

麦克阿瑟于11月28日，召集他手下的指挥官开了一次紧急会议。沃克和阿尔蒙德飞往东京，同麦克阿瑟在美国大使馆商谈到深夜。他们得出结论：中国已派精锐的正规军入朝参战了，兵力估计为20万人（实际已达38万人）；部队必须后撤到平壤至元山一线，或干脆撤到各自的防御阵地，待战局稳定后再说。接着，麦克阿瑟致电华盛顿说，他的部队现在“必须由进攻转为防御”，他还说“投入北朝鲜作战的中国军队是大量的，而且数量还在继续增加。任何以志愿或其他名义进行小规模支援的说法再也站不住脚了。我们面对的是一场新的战争”。

收到麦克阿瑟的报告后，参谋长联席会议表示对朝鲜的战局很担心。他们要求把部队尽快从楚山水库地区解救出来，并建议（没有说命令）将东、西两线的军队会合起来，在横贯半岛中部建立一条新防线（这一建议，麦克阿瑟后来以防线太单薄，补给困难为由拒绝接受）。

随后，麦克阿瑟又提出增派援兵的要求，他说：“我所指挥的小部队……在不宣而战的情况下，面对的是整个中国。”他还建议与台湾当局联系，把国民党军队“调来划归联合国军司令部指挥，以增强我们在朝鲜的战斗力量”。他还对英国在使用原子弹问题上从中作梗感到恼怒，说他们胆小怕事。

为研究东、西两线军队后撤问题，在五角大楼举行了一次高级军事会议，乔治·马歇尔、霍伊特·范登堡、马修·李奇微等高级将领都参加了会议。参谋长们再一次向麦克阿瑟屈服了，后来他们给麦克阿瑟回电说：“我们认为当前主要考虑的是保存你的实力，赞成在防御阵地加强部队。”那天散会后，李奇微问霍伊特·范登堡，为什么参谋长们不向麦克阿瑟下命令？告诉他该干什么。范登堡回答说：“那样有什么用呢？他是不会服从命令的，我们有什么办法？”李奇微大声说道：“你们可以撤掉任何不服从命令的指挥官，不是这样吗？”李奇微回忆当时范登堡的反应时说：“范登堡脸上的表情是我永远不能忘记的。他大张着嘴，以一种既困惑不解又惊奇的表情看着我。”

这时，“联合国军”仍在向南溃退，损失惨重，志愿军大举追击，游击队也不断出击。美军第2师和土耳其旅被歼，美军第1骑兵师和第25师受到重创。中朝军队于12月2日攻到肃川、顺川和成川一线，平壤

关于使用原子弹问题，麦克阿瑟从未公开承认，但战后解密的美陆军档案资料证明，1950年12月24日麦克阿瑟曾提交一份“迟滞目标”清单，他估计需要26枚原子弹；其中4枚原子弹用来轰炸“进攻部队”，4枚原子弹用来袭击“敌人空军的重要集结地”。

已近在咫尺，东线美韩军队正在拼死突围。

一般人在打了败仗的时候，都会明智地保持沉默，可这时从东京“一号大楼”却不断发出来玩弄词藻的公报和火气很大的答记者问。话题主要有两个，一个是麦克阿瑟没有冒失地闯进中国军队的伏击圈，他们那一套他早就知道，他只是派出一支“武装侦察部队”，他的部队机智地“逃出了敌人的包围圈”。另一个话题是，“联合国军”此时之所以被压缩在一块狭小的地区，是因为华盛顿当局强加给他的“特殊禁令”。在同《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的记者谈话时，麦克阿瑟公开指责对“穷追”和轰炸中国东北的禁令，对他来说是“一个巨大的障碍，在军事史上是没有先例的”。

麦克阿瑟说的这些话，显然是冲着杜鲁门政府的，杜鲁门再次被激怒了。杜鲁门仍然表现出很强的克制力。后来他写道：“我在当时完全可以解除麦克阿瑟将军的职务。我之所以没有那样做，是因为我不愿让人们误以为他是因进攻失利而被撤职的。我从来不愿意在别人倒霉时落井下石……”

12月6日，总统通过参谋长联席会议发布了一道命令，要求所有高级将领，在公开发表任何有关对外政策的讲话时，事先必须得到上级的批准。这命令无疑对麦克阿瑟是个警告。令人感到惊奇的是，麦克阿瑟好像故意挑战似的，立即傲慢地给参谋长联席会议送去一份谴责华盛顿的公报，要求批准发表。公报主要内容是，他的部队已成功地完成了战术撤退，并正在等待“由于共产党中国参战而需要重新作出的政治决策”，并说“广泛流传的，部队被击退或遭到惨败的说法是无稽之谈”，还把战争失利的责任归咎于中央情报局提供的情报失误和参谋长联席会议对他越界飞行的限制。这时华盛顿方面对他已开始失去耐心，表示不同意发表这份公报，并告诉他，以后公开发表言论时，只能谈已完成的军事行动。

12月4日，麦克阿瑟下令放弃平壤，部队向三八线退却。麦克阿瑟的大溃退在国际、国内引起一片哗然。英国等西欧盟国指责美国刺激了中国出兵，它们认为现在约束美国比约束中国更为重要，而这一看法又得到了以印度为首的“亚非集团”的强烈支持。仁川登陆后，曾经把麦克阿瑟捧为军事天才的美国国内舆论，现在却批评他军事上无能。《时代》周刊说，“这是美军历史上最惨重的失败”。《纽约先驱论坛报》说，这次溃退是一次“严重的军事错误”，它表明麦克阿瑟“已不再是军事领域里的最高权威了”。关于麦克阿瑟的问题，李奇微后来写道：“大家都很清楚，我们的部队之所以不顾后果地在朝鲜全境分散部署，就是因为麦克阿瑟拒不承认中国大规模介入的事实……如果一个人不是被荣誉迷住了心窍，他怎么会面对详细的情报和战场上的实情还坚持自己错误的看法呢？”

12月23日，沃克将军在车祸中丧生。根据麦克阿瑟的推荐，华盛顿任命马修·李奇微中将接任第8集团军司令。圣诞节后，李奇微飞到东京拜会了麦克阿瑟。在麦克阿瑟任西点军校校长时，李奇微是该校的一名年轻的体育教官，他们早就认识。他写道：“从那时起我就敬佩他的领导才能。他思维敏捷，能巧妙地抓住事物的本质并进行通俗易懂的说明，即使反应迟钝的人也能得到要领。尽管他也有一些弱点，但他仍不

愧是一位伟大的军人，一位伟大的政治家和一位有魄力的领袖……我为能有机会同这位不可多得的天才人物再次共事而感到高兴。”

这次会谈的内容是广泛的。麦克阿瑟向李奇微抱怨部队的补给工作组织得不好，空军没有发挥应有的支援作用，特别是他在战场上处于“无所事事”的状态，华盛顿方面只想通过外交途径找出路。他认为，“只有军事上的胜利才能加强我们的外交工作”，他希望“使敌人遭到严重的失败，保住南朝鲜”。他要求李奇微守住汉城。他还特别提醒李奇微，不要小瞧了中国人，“他们是很危险的敌人”，“他们总是插入我们的纵深部位然后发起攻击，他们步兵手中的武器比我们运用得更要充分一些”。最后，李奇微问道：“如果我觉得战局对我有利，您不会反对我发起进攻吧？”麦克阿瑟似乎对发起攻势失去了信心，他说：“第8集团军归你指挥，马修，你认为怎样好就怎样干吧！”

当天下午，李奇微就飞到朝鲜就职去了。在汉城，他向李承晚保证：“总统先生，很高兴能到朝鲜这个地方来，我是要长期留在这里的。”在其后的几天里，李奇微视察了部队，他感到：“这是一支惊慌失措的部队，对自己、对上司都失去了信心，不清楚自己来干什么，老是盼着能早日回家。”

这时，华盛顿的决策者们对朝鲜战争的前途开始担心起来，特别是得到情报说，中朝军队正在三八线附近集结，随时可能南下，他们就更加坐立不安了。如果第8集团军被歼灭，那不但朝鲜保不住，连日本都没有力量保卫了。特别是，他们认为美国的重点在欧洲，担心在亚洲陷入一场不能自拔的持久战。

基于上述考虑，美国制定的政策是：把战争局限在朝鲜。不再派任何增援部队。稳住三八线附近的战线。顽强防守，尽可能多地杀伤敌人，直至使其筋疲力尽，放弃战斗为止。如果能达到目的，就寻求达成停火协议，使朝鲜恢复到1950年6月前的状况。如果不能奏效，就撤出第8集团军去保卫日本。

12月29日，参谋长联席会议将华盛顿方面的意图电告麦克阿瑟。接到电报后，麦克阿瑟感到非常沮丧，他认为华盛顿方面已丧失了朝鲜“取胜的信心”。12月30日深夜，他拟了一份冗长的回电，敦促华盛顿采纳他的下述4点建议：1. 强化对中国的经济禁运，同时对沿海实施海上封锁；2. 用空军摧毁东北和沿海地区的工业中心、交通枢纽、补给基地和部队集结地；3. 接受台湾国民党军队入朝作战；4. 支持蒋介石反攻大陆。

1951年元旦前夜，三八线上炮声隆隆，中朝军队发起了全线进攻，迅速突破敌军防线。1月3日，李奇微被迫命令部队向汉江南岸撤退。1月4日中朝军队攻占汉城，5日渡过汉江，8日占领仁川，并将战线推进到北纬37度线附近地区。这一仗以中朝军队歼敌1.9万人而胜利结束。

1月9日，参谋长联席会议致电麦克阿瑟，称正在考虑他的建议，认为目前采纳这4条建议的条件尚不成熟，仍要求他按12月29日电报指示精神办，并重申：“在确保部队安全和能完成保卫日本的前提下，尽可能地杀伤敌军。当你认为，只有撤退才能避免惨重损失的时候，可以撤军至日本。”

麦克阿瑟认为1月9日的电报是个“圈套”，是否遭到“惨重损失”

要由他来判断，这实际上是把责任都推到了他头上。因此，他马上回电，要求华盛顿明确答复，美国在朝鲜究竟要达到什么军事目的，是坚持打到胜利，还是坚持一段时间以后撤走？他说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他这个总司令就无所适从。麦克阿瑟的逻辑是：如不扩大战争，那就只有撤出朝鲜；不撤出朝鲜，就会面临“惨重损失”。艾奇逊说这份电报的用心之一是，一旦形势恶化，能为自己开脱责任，其二是向华盛顿施加压力，迫使其采纳他的4点建议。

12日，参谋长联席会议给麦克阿瑟发去了电报，14日，杜鲁门的信件以电报形式发给了麦克阿瑟，电报和信件的中心意思都是：要尽可能在朝鲜坚守，实在无望时才可以考虑撤到日本。得到这些信息后，麦克阿瑟对手下的人说：“先生们，现在关于是否撤出朝鲜的问题终于解决了，不存在撤军的问题了。”

1月25日，李奇微利用中朝军队休整之机发动了攻势。到2月11日，西线“联合国军”推进到汉江南岸一线，并占领了永川和永登浦等地；东线进抵至砥平里和横城。这期间，麦克阿瑟曾两度带着助手和记者团到前线视察，以此炫耀自己的实力。

7 从巅峰跌落

1951年2月21日和3月7日，“联合国军”连续发动了两次新的攻势。3月15日，“联合国军”攻占了汉城，并很快进抵三八线附近地区。华盛顿决策者认识到，把中国军队赶出北朝鲜是不可能的，现在面子已保住了，如不利用军事上尚处于有利地位的机会实现停火，以后就再难得有这样的时机了。因此，艾奇逊和他的顾问们，同联合国有关成员国协商后，起草了一份准备由总统发表的声明，呼吁实现停火，为全面解决朝鲜问题开辟道路。3月20日，参谋长联席会议通知麦克阿瑟：“由于侵略者从南朝鲜大部分地区已被赶出去，近日国务院准备请总统出面宣布，联合国准备讨论解决朝鲜问题的条件。联合国一直坚持这样的看法，即在使用大部队向三八线以北推进之前，应为和平解决争端作进一步的外交上的努力。”

停战和谈，对于渴望取得朝鲜战争全面胜利的麦克阿瑟来说是不能接受的。正如罗斯福在当时对他所说的那样：“道格拉斯，我认为你是我们最出色的将军，但我觉得你又是一位蹩脚的政治家。”他考虑问题从单纯军事观点出发，全然不顾已经完全改变了的国际形势。认为战争不是胜，就是负，不败不胜的局面对他来说是难以想象的。他认为，这势必使“一个参加了战争又不能坚持到胜利的大国，终将承担同战败一样的后果”。

为了破坏停火和谈，坚持把战争进行到底，他决定向杜鲁门政府公开挑战，为了拆杜鲁门总统的台，他已不管自己将要付出怎样的代价了。3月24日（东京时间），麦克阿瑟在未经批准的情况下，发表了与政府观点对立的公开声明。这一声明使华盛顿方面感到吃惊和愤怒。它直接违反了参谋长联席会议12月6日颁布的训令，是公然抗上的行为，是对总统和宪法权威的挑战。更为恶劣的是，声明的内容和挑衅性的语句，听起来好像是对中国的最后通牒，似乎在暗示战争将会扩大。这声明似乎是为破坏和平解决朝鲜问题而故意泡制的。因此，声明发表后，华盛顿即收到英、法等许多国家的照会，纷纷询问：“麦克阿瑟声明真实意图是什么？”“是否意味着美国已改变了政策？”

这时华盛顿的被动和尴尬是可想而知的。为了避免混乱，杜鲁门被迫取消了发表和平呼吁的安排。后来杜鲁门写道：“非常不幸，我们细心作的准备，全都白费了。为了得到其他国家的同意而花费的时间和国务院、国防部的首脑们所作的长期努力，都因3月24日麦克阿瑟将军发表的声明而付诸东流了……麦克阿瑟的这一举动逼得我再无别的选择，我再也不能容忍他的抗上行为了。”

翌日上午，杜鲁门召集艾奇逊、国防部副部长罗伯特·洛维特、迪安·腊斯克和其他人到白宫去开会研究此事，艾奇逊写道：“我从未见过洛维特那样愤怒过”，他说麦克阿瑟“一定要撤职，而且要立即撤职”。艾奇逊写道，这一声明是对“参谋长联席会议的藐视，践踏了发给他的通知精神，是对他的总司令的公然违抗”。艾奇逊写道，杜鲁门“那时处于虽然十分冷静，却又强压着怒火的思想状态之中”。杜鲁门写道：“我那天惟一能说的是我深感震惊。对与麦克阿瑟相处会遇到的困难，我从未低估过，但自威克岛会晤之后，我曾指望他起码能尊重总统的职

权……现在我认识到，除了解除这位战场最高指挥官的职务外，没有别的选择了……”

杜鲁门没有马上这样做。他知道，国内有一股强大的力量在支持麦克阿瑟，解除他的职务只能使自己的政府更加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况且，当前朝鲜战局正是进展顺利的时候，如不向人民充分说明麦克阿瑟的主张有多么危险，贸然撤除他的职务，那人民心里会不服的，杜鲁门是以异常小心谨慎的态度来处理这件事的。那一天他并没有提出撤职的问题，也没有透露他的想法，他只是口述了给麦克阿瑟的一份电文，让参谋长联席会议发给麦克阿瑟：

总统指示，提请你注意他 1950 年 12 月 6 日发出的命令。鉴于 1951 年 3 月 20 日发给你的通知，你若发表任何进一步的声明，务必注意不得违反 12 月 6 日的总统令。

总统还指示，一旦共产党的军事领导人要求在战场上停火，你应立即将这一情况向参谋长联席会议报告，以便得到指示。

在这期间又发生了一件事，使事态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3 月 8 日，众议院少数党领袖，一位保守派分子约瑟夫·马丁（马萨诸塞州共和党人）给麦克阿瑟写了一封信：

在目前关于外交政策和总战略的辩论中，我们当中许多人一直感到很烦恼，因为尽管欧洲地区很受重视，但我们一直不了解作为远东司令部总司令，您本人持怎样的观点。

我认为从国家安全和世界战略观点来看，美国应采取更广泛的战略，这一点十分必要。我们真诚地希望，在把欧洲作为战略重点的同时，不要削弱我们在亚洲的地位。

随信寄去我于 2 月 12 日在纽约布鲁克林发表的讲话副本，其中强调了这一重要观点，并建议派蒋介石大元帅在台湾的军队在亚洲开辟第二战场。以减轻我们的部队在朝鲜受到的压力……

如果能把您对这一问题的看法告诉我们，不管是机密的形式，还是别的形式，对我都是非常大的帮助。您的崇拜者成千上万，您赢得了人们莫大的尊重。祝您在您所从事的伟大事业中成功。

麦克阿瑟说过，他认为“有责任坦率地回答每一位国会议员的询问”。于是，他在 3 月 20 日给马丁写了回信，他没有在复信上标注“机密”二字。

4 月 5 日，马丁为攻击政府的现行政策，在众议院的一次辩论会上，公布了麦克阿瑟 3 月 20 日写给他的复信，声称：他“有责任把一位伟大而可靠人士的观点告诉美国人民”。麦克阿瑟在那封复信中写道：

赤色中国在朝鲜与我们交战之后，我已把我对局势的看法和建议详尽地向华盛顿做了报告。总的来说，这些观点是众所周知的，也是能理解的，那就是采用传统的做法，用最大限度的武力去对付武力，我们过去就是这样取得胜利的。您关于使用台湾中国军队的观点，是符合逻辑的，与传统做法也无矛盾。

令人奇怪的是，有些人似乎不能正视这样的现实：共产党阴谋家们已经把亚洲作为他们征服全球活动的地方，我们为粉碎他们的企图，已在战场上同他们进行了较量。我们在这里已拿起武器为欧洲而战的，可是那里的外交家们仍在进行着舌战。他们不明白，如果我们在亚洲把这场战争输给了共产党，则欧洲的陷落就不可避免，我们若是赢得了这场战争，欧洲就完全可能避免战争，保住自由。正如您所指出的，我们必须赢得胜利。胜利不是别的东西可以替代的。

这封鼓吹扩大战争并坚持不夺取胜利决不罢休的信件一经披露，杜鲁门推行的政策再次受到冲击。李奇微后来写道，麦克阿瑟的这些行为所导致的后果是：“拆了杜鲁门的台，激怒了盟友，并把中国人置于如果接受谈判条件，便会丢尽面子的境地。”杜鲁门后来写道：

如果说把马丁议员对台湾问题的意见称赞为合乎逻辑和传统的话，那反过来说，我的政策就是没有逻辑、不符传统的了……麦克阿瑟贬低我们的外交努力，宣称胜利不是别的东西可以替代的……正如布莱

德雷将军所说的那样，如果把战争扩大到亚洲大陆，就是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进行的一场错误的战争”。麦克阿瑟设想的胜利，是指轰炸中国城市，把战争扩大到中国的胜利，但这决不是有意义的胜利……拿破仑在回顾远征莫斯科时说过：“我们每次作战都取得了胜利，但我们却什么也没有得到。”到了该划清界限的时候了。麦克阿瑟的信件表明，他不仅不同意政府的政策，还要向政府的政策挑战，公然背叛他的总司令。

4月6日，杜鲁门再次召集他的高级顾问：马歇尔、艾奇逊、艾夫里尔·哈里曼和奥马尔·布莱德雷到白宫开会。他们用一个小时讨论了对麦克阿瑟该怎么办——在什么时候，用什么方式解除他的职务。艾奇逊和布莱德雷表示应免去麦克阿瑟的职务，但又强调应谨慎行事。艾奇逊还对杜鲁门说：“最重要的是，参谋长联席会议全体成员意见要一致……如果您免去他的职务，您的政府要准备经历一场恶战。”杜鲁门在会上始终不动声色，他只是巧妙地提些问题，而不表明自己的态度。最后，他让马歇尔去查阅过去两年中五角大楼同东京的往来文件，以寻找麦克阿瑟犯有过失的记录。

第二天，4月7日，星期六，上述人员再次在白宫会晤。马歇尔报告和查阅来往文件的情况，结论是：“麦克阿瑟两年前就应撤职。”杜鲁门仍未作决定，他对布莱德雷说：“9日（星期一）想再听听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意见。”4月8日下午，布莱德雷主持召开了参谋长联席会议，全体一致同意解除麦克阿瑟的职务。

4月9日这一天，还是那几个人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开会。除了杜鲁门未表态之外，马歇尔、哈里曼、艾奇逊和布莱德雷都同意解除麦克阿瑟的一切职务。这时杜鲁门才说：“当麦克阿瑟3月24日发表声明时，我就下决心要撤他的职了。”在会议上还决定，麦克阿瑟原来担任的职务均由马修·李奇微中将接任。会议还决定，让当时正在朝鲜视察的陆军部长富兰克林·佩斯于华盛顿时间11日20时（东京时间12日10时），向麦克阿瑟传达上述决定。为了避免麦克阿瑟难堪，没有使用陆军通讯系统，而是通过加密的通信系统向在朝鲜釜山的穆西欧大使发出命令，

让他把指示传达给佩斯。因佩斯和李奇微一起上前线去了，佩斯没能及时得到华盛顿的指示。

10日晚，有人向新闻界泄露了这一消息。奥马尔·布莱德雷急忙赶到白宫报告说，这一消息将于第二天，4月11日上午在《芝加哥论坛报》上发表，这是一家对政府不友好的报纸。杜鲁门担心在接到正式命令之前，麦克阿瑟得到消息，他可能反戈一击，可能主动提出辞职，那就不好办了。杜鲁门现在要把他解职，而不是接受他提出的辞职。这时杜鲁门认为，他“再也无法做到由佩斯部长亲自去传达命令，以表示礼貌了”。他指示他的新闻秘书约瑟夫·肖特，于4月11日凌晨一点这一非同寻常的时刻，举行一次特别的记者招待会。肖特在会上散发了几份文件，第一份文件宣布了令人震惊的总统命令：解除麦克阿瑟的职务。

第二份文件是杜鲁门发给麦克阿瑟的：

我深感遗憾的是，我不得不尽我作为总统和美国武装部队总司令之职，撤销你盟军总司令、联合国军总司令、远东美军总司令和远东美国陆军总司令的职务。

你的指挥权应交给马修·李奇微中将，此令立即生效。你有权发布为到达你选择的地点而必需的命令。关于撤换你的原因将在向你发布上述命令的同时公诸于众。

在东京，杜鲁门的解职令还未送达麦克阿瑟手中，消息就通过商业无线电广播，以特急新闻的形式在全日本进行了广播。当收到这条新闻消息时，麦克阿瑟正在他的大使馆官邸招待客人进午餐。客人有华盛顿州参议员沃伦·马格纳森和西北航空公司的威廉·斯特恩斯。他的副官锡德·赫夫得到消息后来到大使馆，他满脸愁容，眼泪汪汪地出现在餐厅门口。琼看见这情景，就悄悄地走上前去询问，赫夫把听到的消息跟琼说了。琼回到餐桌旁，轻轻拍了拍丈夫的肩膀，然后俯身轻声耳语起来。

在场的人都能听到麦克阿瑟的声音：“琼妮，我们终于要回家了。”午餐继续进行，麦克阿瑟自始至终在外表上保持着镇静。不久，正式命令就通过陆军通信设施发到了，赫夫亲自拿着文件送给他的将军。

解除麦克阿瑟职务的消息公布后，那些对杜鲁门政府不满的人，借机发泄他们的心中怨气，他们焚烧杜鲁门的画像，并把国旗倒挂或下半旗。洛杉矶市政会议宣布休会，对麦克阿瑟遭“政治谋杀”，表示沉痛的悼念。白宫收到成千上万封抗议电报或信件，许多人骂杜鲁门是“白痴”、“猪猡”、“小政客”，要求弹劾他。参议员麦卡锡在一次集会上骂杜鲁门是“狗崽子”。当晚，杜鲁门在格里菲思体育场向全国发表讲话，为他解除麦克阿瑟的职务和他的对朝鲜政策辩护，但被群众喝了倒彩，这是极罕见的。民意测验表明，69%的美国人支持麦克阿瑟，支持杜鲁门的只有29%。

盟军总司令部也深受震动。虽然许多人都知道麦克阿瑟与杜鲁门政见不同，他们之间的矛盾很深，但是没有想到麦克阿瑟会因此而受处罚，当然就更未想到会被撤职。那时，许多人都认为华盛顿方面或许会采纳麦克阿瑟的建议。现在争吵以麦克阿瑟惨败而告终。

那天下午，盟军总司令部外交局局长威廉·西博尔德去“一号大楼”

拜会麦克阿瑟，他后来回忆当时的情景：“……将军站起身来，满面笑容地迎接我。我极力控制感情，以致连话都说不出来了，热泪滚滚而下。当我们在常坐的旧沙发上落座后，麦克阿瑟递给我一支香烟，并为我点燃。有好一会儿，是令人透不过气来的沉默，后来我说道：‘将军，在这种事情上，您是一个远比我们出色的战士’……麦克阿瑟对用这种方式送他回家，心情沉重地说了一些嘲弄的话。他阴郁地说：‘在陆军服役 52 年后，竟受到这样公开的侮辱’。他又补充说，作为一名战士，如果总统打算让他退役的话，哪怕稍作暗示，他也会毫无怨言地这样做。”

麦克阿瑟对这种解职方式表示愤怒不是没有道理的，官方关于命令未能及时送到的解释，包括麦克阿瑟在内的许多人，都不相信。由于解职令立即生效，他无法举行例行的指挥官交接仪式，无法按常规向部队发表告别演说。后来李奇微谈了他的看法，可能许多人都是这样认为的：“粗暴的罢免方式，不必要地伤害了将军的自尊心。”麦克阿瑟后来在回忆录中气愤地写道：“在军队里，司令官历来都是经常调换的，有些是出于某种原因，有些只是出于一时心血来潮，但没有哪一次比对我所采取的手段更粗暴的了，不许申诉，没有为自己辩护的机会，也不考虑过去的功绩……给我的解职令是那么严厉，连一个司令官被解职时按惯例应有的礼遇都不给了，把我当成什么人了！即使是办公室里的一个勤杂工、一个打杂的女佣或随便什么仆人，也不会被这样绝情、不顾起码体面地打发走。”麦克阿瑟那时虽然心中愤愤不平，但他表面上却显得若无其事，使见到他的人更增添了几分敬意和同情。

4 月 16 日早上，麦克阿瑟一家离开住了五年多的美国大使馆，前往厚木机场。那车队简直像去参加国葬，成千上万的士兵、警察和市民站在街道两旁为他们送行。群众挥着手，高声呼喊，有的还流下了眼泪。这情景使麦克阿瑟深受感动，后来他写道：“像这样，不久前还在交战的伟大国家的人民，对以前敌国的司令官能表现出这样的崇敬之情，恐怕在历史上是没有先例的。”

盟军司令部、日本政府的显要人物都来到机场为麦克阿瑟送行。7 点钟，麦克阿瑟的车队徐徐开来，乐队奏起乐曲，在机场举行了简短的告别仪式。他走下汽车，首先检阅了仪仗队。然后，他来到高级官员们的面前，同他们一一握手，脸上现出微笑，并不时地说一两句寒暄话。告别是令人难过的，许多女士当众掩面而泣，一些身经百战的男人也难以抑制热泪长流。

最后，琼离开了告别人群，在麦克阿瑟的搀扶下登上了飞机舷梯。在机舱口，他们转过身来同告别的人群挥手致意。这时，军乐队奏起了“美好的往日”，响起了 19 响礼炮，空军和海军的战斗机列队从空中飞过。他们夫妻俩先是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显出十分感伤的样子，然后进了机舱。麦克阿瑟的私人座机“巴丹”号起飞了，绕富士山盘旋一周后向东飞去。

“巴丹”号途经檀香山向旧金山飞去。为了避免机场上拥来过多的欢迎群众，麦克阿瑟故意把飞机在旧金山着陆的时间安排在深夜。17 日夜，当飞临灯火辉煌的旧金山，透过舷窗向下俯瞰时，满怀激情地对 13 岁的儿子阿瑟说道：“好了，我的孩子，我们终于回到家了。”飞机着陆后，他们意外地受到沃伦州州长等官员、记者和数千名群众的热烈欢

迎，人们站在道路旁向麦克阿瑟欢呼。22 公里的路程，他们的车队行驶了两个小时才到达。在他们下榻的圣弗朗西斯旅馆周围，人群“挤满了一个街区”。

这次麦克阿瑟回国，许多人都认为他会参加 1952 年总统竞选，如能击败杜鲁门也算出了口气。第二天在旧金山市政大厅举行的欢迎仪式上，麦克阿瑟说：“刚才有人问我，是否打算投身政治活动，我的回答是否定的。我没有任何政治抱负。我不打算竞选政治职务。我不希望我的名字在政治活动中出现。我能从事的政治活动都包含在大家都十分熟悉的一句话中——‘上帝保佑美国’。”

回国之前麦克阿瑟应邀定于 4 月 19 日在国会两院联席会议上发表演说，在 4 月 18 日飞往华盛顿的途中，他对讲话再次作了删改、润色。“巴丹”号于半夜 0 点 23 分抵达华盛顿，又出现了群众欢迎的热烈场面，前去欢迎的群众有 1.5 万人。建议将他撤职的几位高级官员也前往机场迎接，他们是杜鲁门的代表哈里·沃恩、马歇尔、布莱德雷、柯林斯、范登堡、谢尔曼。“麦克阿瑟彬彬有礼地同他们寒暄，但是他已注意到这个具有讽刺意味的场面”。见到杜鲁门的代表沃恩时，麦克阿瑟板起了脸，弄得沃恩很难堪。当天晚上，他们一家人住在斯塔特勒旅馆，房间里放满了鲜花。

第二天，4 月 19 日，将军身穿人们熟悉的军服偕同家人，像新当选的总统去上任一样，乘汽车前往国会山。成千上万的群众站在人行道上向他欢呼。一些参议员和众议员们出来迎接他，并把他带到众议院大厅。这次破例规定，可以在众议院中使用电视摄像机。电视曾在 1948 年的政治集会中偶尔使用过，现在却是它拍摄下的第一个发生在华盛顿的重大“事件”。那天的电视观众是有史以来最多的。

12 点 30 分，当麦克阿瑟登上讲坛时，大厅里响起了热烈的掌声。他态度严肃而又庄重。当掌声平息下来以后，他开始发表他那著名的演说。他在演说中回顾了远东形势，介绍了他建议采取的咄咄逼人的政策。演说非常出色、动人，在会议厅内和在收音机、电视机旁的听众仔细地听着他说的每一句话。他的演说是以这样一段话结尾的：

我 52 年的戎马生涯就要结束了。当本世纪开始之前我参加陆军时，我孩童时的全部希望和梦想便实现了。自从我在西点军校虔诚的宣誓以来，世界已是几经沧桑，心中已不再有希望和梦想。但我仍然记得那时最流行的一首军营歌曲中的两句，歌中非常自豪地唱道：“老兵们永远不死，他们只是悄然离去。”

像那首歌曲中唱到的老兵一样，我是一名在上帝指引下尽心尽职的老兵，现在结束了我的军事生涯，悄然离去。再见！

麦克阿瑟的讲话历时 34 分钟，有 30 次被热烈的掌声打断。讲演结束后，议员们全体起立，向他欢呼、鼓掌，许多人激动得流下了眼泪。

当天下午，在华盛顿举行了一次喧闹的汽车游行，并在华盛顿纪念碑广场上举行了正式的欢迎仪式，马歇尔和参谋长们都参加了。翌日，纽约市给麦克阿瑟以巨大的荣誉，为他举行了长达 6 个多小时彩带飞舞的游行，观看的人有好几百万。抛向空中的彩色纸带、纸屑和飘带有上千吨。

麦克阿瑟作为陆军五星上将，按照美国的法律他将永远保留“现

役”，每年享受近 1.9 万美元的固定津贴和政府提供的交通工具、办事人员等待遇，在五角大楼还专门给他保留一间办公室。对这些待遇他并不看重。他把“巴丹”号专机交还给政府。他的副官考特尼·惠特尼和情报处长查尔斯·威洛比退役后，留在他身边任文职助手。麦克阿瑟一家住在纽约市沃尔多夫·阿斯特亚饭店第 37 层宽敞豪华的套房里。室内装饰雅致，柜架上摆满了从远东各地收集来的古董和工艺品，这里既是家又是他的办公室。在他回国后的初期，每天都能接到许多次电话，收到难以计数的来信和电报。在这些函电中，最令他感动的是前总统胡佛写给他的一封信：

您为美国人民所作的贡献是无法估量的。您既是我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将军，又是最伟大的政治家之一……正是您的军事天才使我们赢得了对日战争。正是您的政治家才能，消除了日本人民对我们根深蒂固的敌意。

麦克阿瑟被撤职，这是美国人民和舆论界关注的一件大事。国会中的共和党议员和一些反对杜鲁门的民主党人士，坚持要对麦克阿瑟被撤职一事进行彻底调查。参议院通过决议，由武装力量委员会和外交关系委员会成员组成一个联合调查委员会，秘密进行调查。但每天调查委员会都向新闻界散发经过审查的公报。

调查工作从 1951 年 5 月 3 日开始，麦克阿瑟作为第一证人出席了听证会，委员们听取了他累计长达 22 小时的证词。马歇尔、艾奇逊和参谋长联席会议有关人员也出席作证。在听证会上，26 名议员轮番提出问题，其内容涉及面非常广泛。麦克阿瑟再次宣扬他扩大战争以夺取胜利的主张，攻击政府奉行“失败主义”政策，他还说 1 月 12 日参谋长联席会议紧急会议备忘录能证明参谋长们同意他的主张。参谋长们在会议上花了许多时间否认麦克阿瑟的说法。马歇尔则重点谈了麦克阿瑟被解职的问题，他说政府的政策与麦克阿瑟的主张是有根本分歧的，那就是“麦克阿瑟将军准备冒全面战争的风险，政府方面则恰恰相反”。马歇尔又说，存在这种分歧其实并不新奇，“要说有什么新奇并使我们决定罢免麦克阿瑟将军的事情，那就是一位局部地区的战区司令官，竟然公开地对美国的对外政策表示不满和反对，这种情况确实是前所未有的”。

一直持续到 6 月 25 日听证会才结束，有人认为，这是一场“自从大萧条以来，美国面临的最严重、最动感情的宪法危机”。听证会的证词有上百万字，双方各执己见，似乎都有道理，而且得到各自党派的支持。为避免引起混乱和党派之争，联合调查委员会只是把调查情况如实地报告给国会，而没有做出带倾向性的结论。杜鲁门政府对麦克阿瑟违抗命令的行为没有再进行起诉和审判，认为撤消他一切职务的惩罚已经足够了。后来国会为表达对麦克阿瑟的敬意，特意通过一项决议，授予他一枚金质特殊荣誉勋章，上面刻有：“澳大利亚的保护者、菲律宾的解放者、日本的征服者、朝鲜的捍卫者。”

听证会后麦克阿瑟全力投到他曾声称自己不感兴趣的活动中。他会见各界知名人士，并开始在全国进行演讲旅行。惠特尼称这次旅行是“一次使国家获得新生的远征，是一次用直言不讳的抨击对政府进行的讨伐”。他像所有共和党人一样把矛头对准杜鲁门政府，攻击他们贪污腐化道德败坏，对敌人软弱无能，对外政策“胆小怕事”……他在休

斯敦讲演时说：“我们对外来的进攻威胁不感到担心，我担心的是那些从内部起破坏作用的阴险势力。”在退伍军人大会上，他声称他3月份发表的声明瓦解了美国政府首脑的“秘密计划”，说他们密谋把台湾拱手交给赤色中国，并使北京获得联合国席位，以换取朝鲜和平。在麦克阿瑟对政府“讨伐”过程中，杜鲁门一直采取克制态度不予应战，但这时候他再也忍不住了，奋起反击，说麦克阿瑟在说谎。

听证会上历时数月的大辩论和周游全国的“讨伐”，在政治上并没有给麦克阿瑟带来什么好处。“大辩论”结束后，人们最动感情的时期已经过去，没完没了的争吵已使人感到厌倦，许多人对政府的远东政策开始表示理解，人们需要和平，不愿意扩大战争。有些人甚至开始同情杜鲁门无端遭到污蔑和谎言的攻击的可怜处境。麦克阿瑟因违抗命令被撤职的真相和好战态度也开始被人们所了解，他那顶“英雄”的桂冠已渐渐褪色，声望也开始下降。

1952年，是美国总统竞选年。罗伯特·塔夫脱是争取1952年共和党总统提名的有力竞争者，但是共和党中以马萨诸塞州参议员亨利·洛奇为首的自由派认为，塔夫脱是无法取胜的。因此，洛奇劝说五星上将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出马。不久，艾森豪威尔表示同意参加竞选活动，于是共和党内一些中坚人物开始为他组织竞选活动。这一行动严重地破坏了塔夫脱的竞选总统计划，他当选的可能性明显减小了。

为了争取支持以便与艾森豪威尔竞争，塔夫脱于1951年底，到麦克阿瑟家里，希望能得到他的支持。麦克阿瑟热情地接待了塔夫脱，并对他说：“在过去艰难的岁月里，您一直是共和党有力的领导人，大家都称您为‘共和党先生’，我认为，对我们党来说，如果现在不能团结在您的周围去迎接即将到来的挑战，那就像在将军指挥下已作好战斗准备，却在开战之际撤换这位将军一样，是难以想像的背叛行为。”

6月初，艾森豪威尔辞去了北约总司令职务，回国参加竞选，并在许多州击败了塔夫脱。这时塔夫脱又来请麦克阿瑟充当他的竞选伙伴，并许诺如果事成了，就让麦克阿瑟当“武装部队副总司令”，麦克阿瑟同意了。

7月11日，在芝加哥共和党举行的全国代表大会上，第一轮投票中，艾森豪威尔得614票，塔夫脱得500票，麦克阿瑟只得10票。就这样，当选总统的美梦再次成了泡影，而他以前的副官艾森豪威尔却获得了共和党的提名，并最终在11月的大选中当选为总统。

从此以后，麦克阿瑟慢慢地从公众的视野里消失了。

1952年8月1日，麦克阿瑟听从了老朋友詹姆斯·兰德的劝告，接受了兰德公司的聘请，出任薪俸很高、挂名的董事长职务。一家人住在纽约市沃尔多夫·阿斯特利亚旅馆里，过着隐居般的生活。

1953年下半年，朝鲜战争结束不久，尼克松副总统应邀去麦克阿瑟家作客，他热情地拉着尼克松的手说：“你能来谈谈真是太好了。”尼克松后来回忆说：“这次交谈只是个开头，此后8年间我们两人进行过许多次有趣的谈话。我们通常谈美国政局和外交问题，说得确切一些，是我当听众听他谈。胡佛同我谈论各种问题时，总是不时地问我有什么看法，而麦克阿瑟从来不征询我的意见。”有一次麦克阿瑟对尼克松说，当年在朝鲜时，如果手里有50万国民党军队的话，我就能把中国一分为

二，一举改变世界力量的对比。还有一次麦克阿瑟谈到，如果让他当国防部长或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他将如何削减军费、整顿五角大楼。但没有人想到这位妄自尊大又争议颇多的人，也没有人向他请教什么问题，他心里常常感到愤愤不平。一次，说到现任总统艾森豪威尔给他当副官时的往事时，他嘲弄地说：“只要你出题目，他就能作文章，既能宣扬一个主张，也能批驳这个主张，两样都能做得非常好。”也许这些不好听的话传到了艾森豪威尔那里，一次艾森豪威尔捎信给尼克松说：“最好让这个老家伙立刻滚蛋！”麦克阿瑟对肯尼迪总统也没有好感。1961年4月，美国雇佣军入侵古巴的吉隆滩失败后，他大骂肯尼迪有勇无谋，缺乏判断力。

1960年，年届80岁的麦克阿瑟害了一场重病，严重的前列腺炎差点使他丧命。

1961年7月，在隐居近9年之后，麦克阿瑟应菲律宾政府的邀请，携夫人前往马尼拉参加菲律宾独立15周年纪念活动。他穿着人们熟悉的卡其布军装、戴软帽和墨镜（只是没有再抽那玉米棒芯烟斗），接受成千上万菲律宾人的欢迎。在马尼拉吕内塔公园内举行的庆祝大会，有100万人参加，是菲律宾有史以来人数最多的一次集会。在大会后他前往国会发表讲演，还凭吊了昔日战场。看到昔日荒凉破败的战场，如今又恢复了生机，他不禁感慨地说：“多么光明美好的景象啊！”

1962年5月，他应邀来到了他的母校——西点军校，接受军校的最高奖赏——表彰为国服务优异的西尔韦纳斯·塞耶勋章。在授勋仪式上，他发表了最后一次感人的演讲。他在演讲将结束时说道：

我现在已到了生命的黄昏，暮色已经降临，我往日的风采和荣誉已经消失了。它们带着余辉，随着我往日对事业的憧憬一起消失了。对往日的回忆虽然饱含辛酸的眼泪，却又是那么美好，使我感到亲切和宽慰。我徒然侧耳倾听着，渴望听到起床号那微弱而迷人的旋律，以及远处战鼓急促敲击的动人节奏。

我在梦幻中依稀又听到大炮在轰鸣，听到步枪在作响，又听到了战场上那陌生、哀伤的呻吟。然而，晚年的回忆经常将我带回到西点军校，耳畔回响着，反复回响着：责任，荣誉、国家。

今天是我同你们一起进行的最后一次点名。但我希望你们知道，当我最后离去时，心中想到的一定是你们学员队，学员队，还是学员队。

我向大家告别了。

1960年到1964年，即80岁到84岁期间，麦克阿瑟的生命力在衰退，然而到了1963年，他还在挣扎着写他那冗长的回忆录（有人说那是一部自吹自擂、“隐恶扬善”的回忆录）。1964年初，他更加力不从心了。3月2日，琼陪着他到首都华盛顿的沃尔特·里德陆军医院去看病。等候在那里的摄影记者们，见到的麦克阿瑟已是一个面容憔悴、瘦骨嶙峋的老人，他穿着便衣，戴着灰色毡帽。经过包括摘除胆囊在内的几次手术后，麦克阿瑟于1964年4月5日下午2点30分去世了。

林登·约翰逊政府按着应有的规格为麦克阿瑟举行了葬礼。他的遗体在纽约（第7装甲团大厅）、华盛顿（在国会山大厅）和诺福克供人们瞻仰。他的朋友们在诺福克的市政大厅中，为他建了一座巨大而宏伟

的大理石纪念碑。4月11日，星期六，随着吹奏的熄灯号声，这位著名老战士的遗体被放进了墓穴，一个杰出的名字被永远载入了史册。

